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寒星冷月仇  
(F)

eBOOK  
网络资源 非纸书

寒星冷月仇（下）

陈青云

## 第十二章 天性不泯

眼看一场惨剧无法避免！

陈霖望着那森森利剑，凄厉的唤了一声：“瑛妹！”眼角竟然渗出了泪水！

吴如瑛剑至中途，突然停住，她的手颤抖了！在她的潜意识里，老是觉得眼前这俊美至极的活阎罗，与自己似曾相识！她犹豫了！

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，陈霖不再心存顾忌，猛运“血影神功”，一股强猛的劲流，直向那闭阻的穴道撞去！身形一震，血焰一现而没，穴道竟然在这瞬间撞开了！厅中各人，只见红光一闪而逝，却估不透陈霖在弄什么玄虚，全为之一怔。

陈霖功力尽复，双眼之中，煞光陡炽！

“杀！”

这是心湖里第一个泛起的意念。

吴如瑛仍然持剑如故，还是下不了手！

“三绝姥姥”再次叫道：“瑛儿，你是怎么了，你不敢……”“百幻书生”一看情形不对，急道：“叫瑛儿退回，我来收拾他！”随说随向陈霖欺去……

“瑛儿，退开！”

吴如瑛茫然的向侧闪移数步。

“百幻书生”眼中射出像赤练蛇也似的凶焰，阴声向陈霖道：“活阎罗，我来超度你！”

单掌一扬，朝陈霖脑门拍落……

“砰！”

惨噪之声，随着这一声“砰！”而起，血箭激射中，一条人影，暴弹向厅中……

“三绝姥姥”等齐齐惊呼一声！

“砰！”那人影直向厅中重重的摔落……

众人定睛望处，不由亡魂皆冒，这摔落的人影，竟然是“百幻书生”，“活阎罗”杀气蒸腾的立在廊柱之前……

变化仓促，众人都惊得怔住了！

“活阎罗”数处穴道被制，竟然能自解，真是匪夷所思的事。“百幻书生”摇摇晃晃的挣扎着站起身来，口角兀自溢出鲜血。

一旁的吴如瑛一震之后，突然挺剑向陈霖攻去，口里喝道：“你敢伤我百幻叔叔！”

“三绝姥姥”等人如梦初醒，纷扑而出——

陈霖一看情势，当机立断，身形奇诡的一旋，轻轻夺下吴如瑛手中的长剑，以极快的手法，点上她的晕穴。

吴如瑛“唔！”得半声，仰面栽倒。

陈霖恨意冲胸，杀机直透天庭，迎着“三绝姥姥”等人的身形，猛劈一掌，这一掌挟恨而发，已凝聚了十二成功劲！

劲势之强，骇人听闻！

“轰隆！”巨震之中，木屑飞扬，瓦石迸射，地动天摇，劲气疾旋锐啸，“三绝姥姥”等三人，立被凌空震得倒翻回大厅之中。

接着一声“哗啦！”，厅屋倒坍了一半！

陈霖闪身再进，只这刹那之间，“三绝姥姥”等人已自逃匿无踪。

登时没了主意，呆了片刻之后，恨恨的哼了一声，返身挟起地上的吴如瑛，在石屋之内，一阵搜寻，他失望了，连半个人影都不曾发现！

他料知这石屋之内，必定还有机关暗道之类，不然这多的人何以会遽然失踪，但要寻出秘密暗道，却是不易，撇开仇怨不说，单只为了吴如瑛身中两种奇毒，他就非要寻到“三绝姥姥”等人不可，不然的话，吴如瑛所中的“月月摧命丹”如不解去，只能活一个月的时间，想到这里，不由心胆俱寒。

他又不肯放下手中的吴如瑛，他怕万一又被他们得手。

他再度仔细搜索这间巨大的石室，差不多每一寸可疑的地方都摸索遍了，仍然一无发现，他彻底的失望了。

他望了望被点晕穴的吴如瑛，不由一阵怆然，她命途的乖舛，遭遇的坎坷，并不亚于自己，也许犹有过之，如果得不到解药的话，一月之内，她将玉殒香消。

在万般无奈之下，陈霖抱着吴如瑛离开了“断魂谷”。他希望能找到“飘萍客李奇”或是“猴叟曹貽”，凭他们江湖阅历，也许能想得出其他的办法，挽救吴如瑛的生命。想到猴叟，心里又是一紧，他看管吴如瑛，而吴如瑛却被“百幻书生”夺回，那猴叟此刻是生是死，还在未定之天。猴叟如果遭了不幸的话，所谓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，岂不遗憾终生……

转眼之间，出了“断魂谷”，陈霖重新登临与猴叟分手的那座峰头，只见空山寂寂，哪有猴叟的踪影。

他仰首向天，看着那悠悠白云，变幻不已，不禁一声喟叹！

天下事，有如白云苍狗，令人莫测！

蓦然——

身后的草丛，发出一阵沙沙之声……

陈霖不由一惊，电闪转过身形，一看，不由大喜过望，只见“猴叟曹貽”哭丧着脸，从草丛之中，蹒跚行来！

“猴叟，你受了伤了？”

猴叟且不答陈霖的话，把眼光扫向陈霖手中抱着的吴如瑛，嚷道：“啊呀！谢天谢地，珠还合浦，我猴叟一死不打紧，吴姑娘如果就此重陷魔掌的话，我老猴子罪孽可大了，下辈子还望超生！”

说着已到了陈霖身前。

陈霖忍不住莞尔一笑，道：“猴叟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别提了，我不能看住吴姑娘不说，险些儿老命不保！”

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离开之后不久，那南宫老儿突然在此现身，三句话未说完，就向我出手，这老儿真透着邪门，不知哪来的这身功力，三个照面，打得我老猴儿吐血而退，他意犹未尽，跟踪进逼，看样子是要取我的老命，幸亏我老猴子旁的不行，脚底下还有两下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老脸一红，又道：“我是溜脱了，吴姑娘却丢了，我几乎急得上吊，但转念一想，有你在断魂谷中，而南宫老儿无疑的也奔向断魂谷，所以……”

陈霖噗哧一笑道：“所以你就不上吊了？”

猴叟抓耳搔腮的道：“说真的，少侠，我老猴儿差点没急死，直到现在

才算放下心来！”

“你伤得重吗？”

“不要紧，要不了命，倒是那南宫老儿……”

陈霖俊面一沉，杀机立现，轻轻放下吴如瑛，道：“你真的以为他是南宫先生？”

猴叟讶然道：“难道不是？”

“不错，他根本不是南宫先生！”

“那就奇了，他是谁，怎的形貌如此酷肖……”

“他就是‘百幻书生’乔装而来！”

猴叟惊得跳起来道：“真的？”

“难道还会有假！”

“难怪我总觉得南宫老儿不对劲，功力性格全不对……啊呀！不好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那南宫老儿岂非已遭了毒手？”

陈霖沉思有顷道：“这个目前还很难说，不过南宫先生落在他们的手里，已属毫无疑问！”接着把断魂谷中的一幕约略的向猴叟说了一遍。

“猴叟曹贻”万分凝重的道：“我猜‘三绝姥姥’等人多半已由秘道逃出了断魂谷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既然已经脱出他们的算计，他们岂有不怕令师‘血魔’来报复之理！”

“可是断魂谷中人不在少数，‘和合会’解散之后，会众全部随着他们的会长夫妇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和‘金童柯瑜瑾’匿处谷中！”

“古语说：狡兔三窟，可能他们早已计及这点，总之他们决不敢滞留谷内，最大的一个理由是断魂谷中的毒，不能阻止令师徒！”

陈霖点头同意猴叟的说法。

猴叟又道：“少侠目下作何打算？”

陈霖沮丧的道：“目前最急迫的事是先得设法解去吴姑娘所中的毒，使她回复记忆！”

“这就难了！”

“以猴叟所知武林之中还有谁精擅此道？”

“猴叟曹贻”想了一想道：“有，但远水救不了近火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九指仙翁！”

“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天山！”

“天山？”

“不错，由此去最快的脚程，昼夜不息，也得两月以上才能往返！”

“来不及了，吴姑娘只能活一个月！”

“那除非再找到‘三绝姥姥’师徒之一，否则……”陈霖剑眉深锁，黯然道：“我只有再进断魂谷！总之无论如何我不能让她死！”猴叟道：“那吴姑娘呢？目前又不能解除她的晕穴，在她神志未清之前，她决不会乖乖就范的，而且说实在话，我不敢再负这个责了，前车之鉴，我余悸犹存，我老猴子愿赴汤蹈火，就是不能代你看守她！”

陈霖一想也是，如果再让吴如瑛落入对方之手，可就麻烦了！

两人不由面面相觑，做声不得。

暮在此刻——

破风之声传处，一条纤纤人影，飞射上峰，径朝陈霖他们身前泻落。

陈霖一看来人，不由狂喜，忖道：“妙极了，你自己送上门来，但一想不对，对方既敢公然现身，必有什么目的，或是毒谋！”心念之中，不由脱口道：“何艳华，你来得正好？”猴叟小眼连眨，向陈霖道：“她就是江湖一美何艳华？”陈霖点了点头，但双目却紧紧的盯着何艳华一不稍瞬。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一脸凄然之色，对陈霖的话，充耳不闻，莲步姗姗，径朝沉迷不醒的吴如瑛身前走去！

陈霖大声喝道：“何艳华你与我站住！”

对方仍举步如故。

陈霖一横身，拦在吴如瑛身前，冷冷的道：“何艳华，你意欲何为？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止住身形，恨恨的道：“活阎罗，你别忘了她是我的女儿？”

陈霖不由冷笑道：“何艳华，你还说得出口她是你的女儿？”“为什么不？”“你已经丧失了做母亲的资格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娇躯为之一震，这句话有如一柄利剑，直捅进她的心窝。

“活阎罗，我为什么丧失了做母亲的资格？”

陈霖鄙夷至极的道：“第一、你谋杀亲夫，罔顾伦常，第二、天下会有做母亲的用毒药加诸于女儿身上的道理吗？嘿嘿！”“猴叟曹贻”率性坐了下来，看陈霖如何对付这蛇蝎女人。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粉面绯红，咽了一下口水道：“给她服下毒药，是不得已之举！”

陈霖剑眉一扬道：“这倒是奇闻，你说说看？”

“我不愿我们母女之间演出流血惨剧！”

“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永远阻止她为父报仇？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下意识的退了两步，粉面之上呈现一片凄厉之色，道：“活阎罗，你一定要促成这幕人间悲剧？”“哈哈哈哈哈……何艳华，所谓人间悲剧，你已经在十多年前演过了，现在你怕了，你胆寒了，是不是？既有今日，你又何必当初？”

“这事与你何干？”

“我受了‘无虚剑吴佑年’临死重托，誓必要遵他遗言去做！”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怨毒已极的道：“活阎罗，你尽兴而为吧！但愿你能活着看我一手导演的杰作？”

陈霖冷哼一声道：“我会的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蓦地一咬牙，芳容又呈惨淡之色，伸手向怀中一掏，绕过陈霖身前，又要向吴如瑛欺去……

陈霖又横身一拦道：“你想做什么？”“不用你管！”

陈霖冰寒至极的道：“何艳华，你敢再进一步，我要你横死当场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惨然一笑道：“我要给她服下解药！”陈霖和猴叟同感一震，这事太出人意料之外，令人不能置信，这蛇蝎女人竟然自动送上解药，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。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踌躇了片刻之后，毅然一跺脚道：“活阎罗，我给她解药是母女的情份，我不能任她毒发而死，至于将来报仇与否，那就由她作主了！拿去！”

抖手一扬，两粒小小的丹丸，脱手飞出，陈霖伸手接住！他反而愣住了，这真是奇突的使人不敢相信的事啊！“江湖一美”在抖手掷出解药之后，飞身疾遁。

待到陈霖回过神来，“江湖一美”已失了踪影，不由跌脚道了一声：“糟了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这才站起身形，道：“什么事糟了？”“我不该放过她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百幻书生等的行踪岂不落了空了！”

“现在我看先救吴姑娘要紧！”

陈霖一皱眉道：“你相信这是真的解药？”

“我看不会假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正如那荡妇自己说的，母女天性未泯！”

“如果万一……岂不……”

“谅来她还不至毒到这般地步！”“她能谅害亲夫，难道不会对女儿下手？”

“谋害亲夫是恋奸情热，又另当别论！”

陈霖无奈的道：“那只好冒险一试试了！”

说着挟抱起吴如瑛，半躺在自己怀中，把两粒药丸，纳入她的口中，在下巴上一托，一按，两粒药丸，顺喉而下，半晌之后，预料药丸已开始发生作用，然后，用指轻轻一点，解了她的晕穴！但，奇怪，晕穴被解之后，吴如瑛仍然沉迷如故，毫无动静。陈霖不由大急，冷汗立刻遍体！

“猴叟曹贻”也不由慌了手脚！

吴如瑛昏睡不醒，是被点了晕穴之故，照理穴道被解，应该立即苏醒才对，但她却沉睡如故，这问题就大了。

陈霖颤声向猴叟道：“我看情形有些不对？”

猴叟也看出情形大有蹊跷，答不上话来，心里可就难过万分了，原先陈霖疑惑这解药有假，自己一力主张无妨，现在事出非常，岂非全是自己之过。

突然——

吴如瑛的面色，渐渐苍白，随即又变为紫酱之色！

陈霖顿如五雷击顶，一颗心直往下沉，眼中已蕴了两泡热泪。

在偶然的巧合下，他俩结了合体之缘，他俩也曾互誓白首他沉没在悔恨之海里，他不该冒这奇险给她服下解药。他喃喃自语道：“三绝姥姥、江湖一美、百幻书生、绛珠仙子、金童……我必把你们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！”

“唔！”

吴如瑛的娇躯一动，陈霖的心也随着一震，只见她的面色又已回复正常，呼吸均匀，脉搏转旺……

陈霖满腹愁云一扫而空，激动的道：“猴叟，她没事了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伸手在额上抹了一把冷汗……

“嚶哼？”一声，吴如瑛悠悠醒转，首先映入她眼帘的是一张俊美至极的面庞，她揉了揉眼睛，迷茫的道：“霖哥，这是梦中？”

陈霖怜爱的一拂她鬓边的散发，道：“瑛妹，不是梦，是真的，然而，所经历的确像是一场离奇的噩梦！”

“啊，霖哥，我以为我们此生不能相见了！”

“ 瑛妹，自上次我到‘和合会’后山践约，不见你现身，又发觉‘和合会’已是人去坛空之时，我无时无刻不在探索你的下落！”

“ 霖哥，那天我回会坛之后，立即开始注意你们的行动，于是，我发现了你所说的事实，天啊！这是多残酷的事，我竟然有那么个母亲！我没有照你的话做，霖哥，我无法忍耐，仇火在心内燃烧，热血在沸腾，我要为父亲报仇，然而，我失败了！……以后，日子似乎都在恍惚之中渡过，直到现在！”

说完，泪水已夺眶而出。

于是——

陈霖把“和合会”后山赴约，不见她践约时说起，直到现在为止，这一切经过，一字不遗的说了出来！

吴如瑛听完之后，一跃而起，激动的道：“霖哥！我……”

突然想起旁边还有一个“猴叟曹贻”，不由粉面飞霞，讪讪地向猴叟福了一福，猴叟嘻嘻一笑道：“姑娘不必多礼？”

陈霖解下腰间的“无虚剑”郑重的递与吴如瑛道：“瑛妹，谨遵令先尊遗言，把这剑交给你，令先尊遗嘱我转告要她仗此剑为他报仇，手刃奸夫淫妇！”

吴如瑛含泪接过“无虚剑”，向西一跪道：“爹爹，女儿会照您遗言去做的！”

一场骨肉之间的惨剧，由此萌了芽！

猴叟点头叹嗟不已！

吴如瑛佩好“无虚剑”之后，向陈霖道：“霖哥，我现在就向你说再见！”

“噫！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断魂谷！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报仇！”

“哈哈，瑛妹，你太冲动了，现在你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此去何异羊入虎口，令先尊泉下有知，大概也不乐意你这种做法吧？”“可是，仇不能不报？”

“应该从长计议！”

吴如瑛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低下头去。

陈霖忽地想起一件事来，道：“瑛妹，断魂谷中，是否还有什么秘密通道，或是地下室之类的东西？”

“你问这干吗？”

“我必须找到‘百幻书生’，他本身系着一段武林公案！”吴如瑛不由低头沉思起来，她要在模糊不清的记忆中去找答案，久久才道：“有，是一条出谷的秘道！”

猴叟忍不住插口道：“既有秘道出谷，谷中人十有九成已弃谷他往，你去了也是白费，看来这事只有从她（他）们可能去的方向着手找线索了！”陈霖摇摇头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我仍然要去一探！”

吴如瑛接口道：“霖哥，断魂谷处处皆毒，这位曹前辈恐怕陈霖转头向‘猴叟曹贻’道：“猴叟，仍请你在此稍待如何？”猴叟点点头道：“好！”又复转向吴如瑛道：“姑娘，断魂谷中有否失陷一个叫‘南宫先生’的人？”接着，把“南宫先生”的衣着形貌述了一遍。

吴如瑛毫不思索的道：“没有！”

“这就奇了！”

陈霖接口道：“这个谜只有擒到‘百幻书生’之后，才能揭晓的了！现在我和吴姑娘再进断魂谷一探，就委屈你稍候吧！”两人飞身下了峰头，又向断魂谷中驰去，到达那座巨大石屋之后，由吴如瑛前导，逐屋细搜，果然连半个鬼影都没有，秘道之门大开，看样子，他们已离去多时了！

陈霖气得恨哼不止，运起神功，一阵狂劈猛扫，劲风雷鸣，砂石漫天，“轰隆！”之声不绝于耳，顷刻之间，这座硕大无朋的巨屋，立成了一片瓦砾之场。

“瑛妹，以你所知，他们可能投奔何处？”

“依我看，最可能的是投到幕阜山！”

陈霖不由一震道：“白骨教总坛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何以如此推测？”

“我曾隐约的听他们提到过：‘和合会’总会坛是不会去的，因为怕令师‘血魔’光临报复！”

陈霖不由大感焦躁，白骨总坛所在地，唯一的通道被“白骨锁魂大阵”封锁，此来原是要访“南宫先生”请教破阵之法，不意“南宫先生”竟然遭了意外……

断魂谷，和合会，百幻书生……和白骨教又有什么关联呢？四毒书生是“三绝姥姥”之徒，而四毒书生被白骨教追杀之后失踪，以“三绝姥姥”的淫凶狠毒，难道不谋报复？这其中又是什么蹊跷呢？

他无法揣透其中的道理！

“百幻书生”先后杀了太极、华山两掌门以图灭口，由此推论，父亲必已遭了毒手无疑，但父亲随身所带的“轩辕经”又何以一度落入“双残鬼叟”之手，而后又被那“绛珠仙子朱薇”取回他愈想愈是迷惘。

吴如瑛激动不已的道：“霖哥，我们到白骨教去？”陈霖摇摇头道：“不可能！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

“我们无法通过那白骨锁魂大阵！”

接着陈霖把自己独闯幕阜山，陷入“白骨锁魂大阵”等经过，详细说了出来，他略开了自己与那绝色少妇之间的不可告人的关系，只说偶然碰上绝色少妇把自己带出。

“那目前‘南宫先生’生死未卜，只有再去找那绝色少妇请她指引进阵之法了？”

“我准备这样做！”

“霖哥你以后不会再离开我了吧？”

“瑛妹，不会了，不过……”

“不过什么？”

“目前我们暂时还要分手！”

吴如瑛凄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有要事待办，而你也必须在剑法上再求深造，否则恐怕谈不上报仇！”

“我……我到哪里去呢？世界上除了你，我已是孑然一身了！没有家，没有亲人！”

说至此，语含哽咽，大有泫然泣下之概。

陈霖又何尝不心乱如麻，他想把自己不得已和钟小翠缔结婚约的事告诉她，但此刻，他不愿再使她伤心，他和她相恋于前，和钟小翠订婚于后，两方面都有必然结合的因素，他不能有所取舍。

他的脑海里，又浮上另一个形象，像一朵幽谷百合，超尘脱俗，那是楚玲，现掌“八旗帮”，他想起楚玲被太极掌门之子“青衣秀士李司良”在大别山下脱得一丝不挂，被施以强暴的那一幕，不由俊面发热，一个女孩子的胴体，被人饱览无余，她除了嫁给他，没有第二条路可走，这又是一件不了之事……

一个使人心悸的影像出现了，那是神秘的绝色少妇，她的美，使吴如瑛她们黯然失色，她的身世，她的来路，至今仍是一个谜，她是有夫之妇，然而他无法从心里抹去她的影像，他知道这是一种畸恋，然而，他不能自己，只因为她太美了！

“霖哥，你在想什么？”

“哦！没有什么，我们先出谷去再说吧！”

两人出得谷外，“猴叟曹贻”已迎了上来，道：“情形如何？”

陈霖恨声道：“人去谷空！”“我们的下一步该如何？”

“三绝姥姥等人可能投奔白骨教，这是吴姑娘的判断，至于‘百幻书生’就不知道了，但所有的问题，关键却在‘百幻书生’一人身上……”

“猴叟曹贻”苦笑一声道：“百化书生，化身千百，要找到他确实很难，而且他的身手也相当骇人……”

“我知道他的真面目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在断魂谷中，他以为我准死不活，曾自动显现！”“但你到何处去找他呢？”

“天下无难事，只要肯下工夫！”

“目前我们分途探访如何？”

“好！”

“如何联络呢？”

“暂以八旗帮为中心吧！现在我打算把吴姑娘先安顿在那里！”

“八旗帮……”

陈霖一笑阻住猴叟的话道：“不错，八旗帮，其中因由你暂时不要问，总之很稳当就是！”

“事不宜迟，我们再见了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当先驰离。

陈霖望着他的背影点头赞叹道：“他是一个血性人物，义重如山，为友卖命！”

吴如瑛“嗯！”了一声，道：“霖哥，你要送我到八旗帮？”“是的！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在那里可以专心习练剑术！”

“帮主是谁？”

“她叫楚玲！”

“女的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和她是……”

一种女性特有的敏感，使她心里顿时产生一种酸溜溜的感觉。

“走吧！到时自知！”

“她长得很美，是吗？”

“唔，很美，和你一样！”

陈霖漫不经心的答着，但听在吴如瑛的耳里，却满不是滋味。

“你和她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朋友，偶然认识的！”

“恐怕不止吧？”

陈霖这才听出语意有些不对，讶然道：“瑛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吴如瑛幽怨的叹了一口气，低下头去。

陈霖又道：“瑛妹，我希望你对我俩之间的爱，不要存丝毫怀疑！”

吴如瑛突然抬起头来，向陈霖深深地注视了一眼，她看到的是一副真挚的面孔，眼里流露出，只有热爱中的情侣才会有的那种光彩，于是，她满足了，歉然的一笑道：“霖哥，我们现在就走吧！”

陈霖向她扮了一个鬼脸，逗得她破颜一笑！

两人携手并肩，丽影双双，向山外驰去。

这一天，距八旗总舵已经不远，突然前道之上，远远传来一阵金铁交鸣之声，象是有不少人在交手，听声音当在前面五十丈外的道旁林中。

“瑛妹，我们看看去！”

“好！”

两人身形一紧，如两颗流星般朝前面那片疏林划去！

五十丈距离，转眼即达，两人停身在一株枝浓叶密的大树桠上，只见林空之中，数十人兔起鹘落、混战在一起，地上，已躺了近二十具尸身。

人群之中，一个全身素白的美貌少女，独斗五个壮汉，一柄剑神出鬼没，诡奇凌厉，但那五个壮汉，也各具非凡身手，三个用剑，两个用掌，把那白衣少女圈在居中。

陈霖一看之下，不由心头大震，那白衣少女，正是自己要找的“八旗帮”帮主楚玲，而对方却是“白骨教”门下。奇道：“玲妹怎的会在此与白骨教中人交上了手？”

他看出楚玲使出自己教给她的那套剑法，凌狠有余，而内力不足，不能发挥全部威力，但从她对手的标志看来，都是白骨教中相当于香主堂主一类的高手，以一敌五，这就算是难能了。

其余的八旗帮众和白骨教徒，都在全力猛扑，互有死伤。

陈霖一拉吴如瑛的手道：“瑛妹，她就是八旗帮主，真是巧遇！”

“哦！她人长得美，功力也惊人！”

“将来你会和她相处得很好的！”

“唔！”

时间稍久，只见八旗帮众死伤愈来愈多，而楚玲也呈力竭之势，虽然她靠着奇诡的剑法力敌五个白骨教高手，但内力不继，使她险象环生，再一看到手下几乎死伤殆尽，不由芳心大急，一时又无法抽身他顾，眼见得更不济了……”

陈霖一看情势，不出手是不行了，立即向身旁的吴如瑛道：“瑛妹你暂作壁上观，我去打发这些白骨教徒！”

身形“唰！”的凌霄冲起，绕空一匝，泻落场中！

场中正在交手的各人，被这突然之举，惊得脱口而呼，齐齐收手后退。众人只觉眼前一花，场中已站了一个面如冠玉，眉目带煞的美少年！楚玲一看之下，不由喜极而叫道：“霖哥哥！你来得正好！”

陈霖向她微一颌首。

“活阎罗！”

白骨教众之中，有人惊呼出声！

这一声“活阎罗”，何异于晴空一个霹雳，也等于宣告了死星已经照命！震得所有在场的白骨教众，一个个丧魂落魄，惊怖欲死。

陈霖对于“白骨教”中人，可说恨如切骨，“白骨教”隐匿他的血仇“四毒书生”迭次肆虐桐柏派，再加以从吴如瑛的口中，推断该教与“三绝姥姥”等有密切往还，极可能与父亲的失踪有连带关系，不啻恨上加恨，仇上添仇！

眼光一扫之下，杀机骤然上脸，首先面向刚才与楚玲交手的那五个为首的高手道：“你们是自了还是……”

五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齐齐惊悸的向后退了三步，其余数约二十的教徒，这时也疾朝这五个高手身后靠来！

死亡的气息，立时弥漫全场。

五高手之一硬起头皮道：“阁下为什么处处与本教作对？”陈霖阴冷的道：“这是你们孽由自作，祸由自取！”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我没有工夫和你们废话！”说着转面问楚玲道：“玲妹，怎么回事？”

“他们恃强入我八旗帮地界之内，毁我八个手下！”陈霖不由怒哼一声道：“找死！”

死字出口，旋身疾划，惨嗥声中，立有三个高手横尸当场，各人眉心之间，现出拇指大一个血印。

其余的自知难以幸免，齐齐悲呼一声，涌身扑上。

陈霖又是一声怒哼，双掌一阵挥抡，狂劈猛扫，惨号之声响成一片，人影飞逝，血箭乱喷，待到声息静止，场中一片积尸，惨不忍睹。

那些八旗帮众，哪曾见识过这种杀人手法，为之惊心动魄不止。

陈霖冷眼一扫遍地积尸，然后向楚玲道：“我有件事要和你商量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陈霖且不答应，抬头向远处那株大树高叫道：“瑛妹！瑛妹！”

竟然毫无反应。陈霖不由心中大急，飞身向那树顶射去。

哪里还有半丝人影，吴如瑛已不知在什么时候悄悄地走了。她为什么不告而走？

陈霖飘身下地，望着那他俩原来停身的树榧发愣。楚玲倒是被陈霖这奇突的举动弄得满头玄雾，也自纵身赶了过来。

陈霖茫然而又伤感的道：“她走了！”

“她！是谁？”

陈霖随即把自己和吴如瑛认识的始末，以及此次来此，意在使吴如瑛和楚玲暂时相处，以便研练从前他为楚玲所留剑诀等事，说了出来！

楚玲不由黯然道：“她的身世够凄惨了，霖哥，你必须找到她！”

陈霖感激的望了楚玲一眼，她非但毫无妒意，而且深明大义突然——

楚玲用手指着枝柯间一团白色的东西道：“霖哥，那是什么东西？”

陈霖一颗心不由卜卜乱跳起来，忙不迭飞身取下，竟然是一幅白色罗帕，展开一看，殷红斑斑，赫然是用鲜血写成的留书，眼前一黑，几乎当场栽倒。

楚玲忙一把扶住他的肩头，惶然道：“霖哥，怎么回事？”陈霖噙着两泡热泪惨然一笑道：“你拿去看！”

楚玲接过去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霖哥：我走了！请你原谅我不告而别！在此，我不向你说再见！但有一句话，我得郑重的告诉你，我的身心永远只属你一个人，人间天上，愿常相忆！

我知道你深深的爱着我，但我更发现了还有人更深的爱着你！

请别误会，这不是我要离开你的原因！

古语说：红颜女子多薄命，然而薄命两字尚不足以代表我的遭遇。

我正在串演一幕亘古未有的悲剧，明知是悲剧，但我不能不演完它！

父仇不共戴天，我必得依照先父遗言仗剑诛仇，可是，天啊！仇人之一，却是我生身的母亲，世间有女儿杀母亲的道理吗？但，我能不杀她吗？虽然她的行为，已使她丧失了做母亲的资格，但，母女终究是母女，事实岂能抹煞。

当我报完仇之际，也就是我结束自己悲惨生命之时！

一个弑母的人，能偷生世间吗？我不知什么时候结束生命，愿向你先作诀别。

霖哥，别了！

此生鸳盟已不可期，愿结来世之缘！

愿你珍重，勿以薄命的我为念！在我未死之前，我极愿能为你做件有意义的事，以酬君情和惠及先父之恩！

瑛妹指血留书

楚玲的手在颤抖，她的眼圈红了，终于滴下了两滴同情之泪。

的确，吴如瑛的身世，值得人一掬同情之泪。

“霖哥！”楚玲低唤了一声之后，默然了，她想安慰他几句，然而无从说起，她深深的体味到此刻陈霖的心情！

她把它折好，默默无言的送到陈霖手中。

陈霖仰望无尽的苍穹，他的心在滴血，他所挚爱的人，他曾占有了她的身心，现在，离他而去了，可能是永远的。他感到无尽的空虚和幻灭！

久久之后，他像是自语般的向空一挥拳道：“我必须找到她！”

楚玲也无限伤感的道：“霖哥，我将以全帮的力量，去探访吴姑娘的下落！”

陈霖痴痴地望着这胸襟豁达的美人儿，道：“玲妹，你……你为什么这样做？你不……”

他本想说你不嫉妒吗？但又感到这话太唐突了，到了口边又忍住了。

楚玲粉面一红道：“霖哥、因为……因为我爱你！”说着，低下头去，半晌抬不起来。

“玲妹，你不介意我现在就走？”

楚玲无限依依的看了陈霖一眼，螭首连摇道：“不！霖哥！你该去做你该做的事，不过我希望我们分别的时间不会太长！”“玲妹，再见了！”

他重新深深地注视这百合花般的，内外俱美的人儿一眼，黯然神伤的纵起身形。

他茫然的顺着官道疾驰，他希望会偶然的让自己碰到吴如瑛……

他心里空虚得任什么都不存在，除了吴如瑛的影子。他不知道要向哪里

去，该做些什么！

只一味的狂驰，似乎要把心头的痛苦借狂驰来发泄！蓦然——

一声极为耳熟的呼唤，传入他的耳鼓：“孩子，我正要找你！”陈霖陡然刹住飞驰的身形，一看，面前站立着那神秘的蒙面怪客。

“前辈，是你！”

“哦！孩子，你有什么心事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前辈说正找我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由于蒙面怪客的突然现身，把陈霖一颗虚悬的心，又拉回到现实之中，他想起这蒙面怪客的离奇举止，他曾告诉他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等人已遭了黑道巨孽“丧魂太岁”的毒手，然而“飘萍客李奇”和“猴叟曹贻”都一致声言“丧魂太岁”已不在人世间，十多年前，死于八大门派之手，这事内中大有蹊跷。

“今天我将不顾一切的揭开他的真面目”他在心里暗自作了决定。

于是，陈霖万分沉凝的道：“晚辈有件事要请教！”蒙面怪客眼中奇光一闪而逝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前辈不久前相告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等人系遭‘丧魂太岁’的毒手？”

“不错，有这回事！”

“可是据晚辈所得的消息……”

蒙面怪客立即接住话题道：“丧魂太岁早已死于八大门派之手，是也不是？”陈霖不由一怔，道：“不错，正如前辈所言！”

蒙面怪客哈哈一阵豪笑道：“孩子，你认为我在骗你？”陈霖俊面微热道：“不，我没有这样想，不过我想知道这事的原委！”

“丧魂太岁昔年被八大门派的高手围攻，身受重伤弃尸当场是事实，可是他的尸体却没有被人目睹被埋入土中，以这魔头的一身奇诡功力而言，谁敢断言他不会死里复生？”说完一目不瞬的注定陈霖。

“前辈说的也有道理，但，他既然不死，为什么不向当年下手的各大门派寻仇？”

“这个只有问他自己了！”

“前辈在当时不会看错人吧？”

“决无此事，我自信不会看错人！”

陈霖又茫然了，他无法判断事情的真伪。

“前辈方才说有事要找晚辈，究竟是什么样的事？”蒙面怪客微微一顿之后道：“令师‘血魔’确实是存在‘血池’之中？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对方以前曾问过自己同样的话，不知用意何在，心中疑云顿起，诧然道：“前辈问这干吗？”“当然有道理！”

陈霖心里电似一转道：“我且承认下来，看他说些什么？”随口答道：“不错，家师一直存身在‘血池’之中，只偶尔外出！”“如此，我告诉你一个对于令师切身利益的消息！”陈霖不由好奇之心大炽，道：“请讲！”

“你曾毁了‘烈阳神火教’有这事吧？”“不错，但该教教主却死于‘绛珠仙子’的毒针之下！”蒙面怪客身形微微一震，又道：“问题就在这里，东海离心岛该教的余孽，为谋报复，已悄悄地在‘血池’四周埋了巨量的炸药，要彻底摧毁‘血影门’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巨震，“血池”是本门发祥之地，岂能任人摧毁，而且“血

池别府”之中还有师父和师祖的法体……但他又奇怪何以蒙面怪客会得知这个惊人的消息，而且巴巴地寻来告诉自己，这其中不无可疑之处，当下脱口道：“前辈何由得知？”“我只是偶然发现，信不信由你！”

“他们真敢这样做？”

“烈阳神火教，是以玩火为其所长，如果成为事实的话，包围‘血池’的四峰被炸，足可把‘血池’填平！”

“他们不计后果？”

“心存报复的一方，只求恨怨的发泄，极少会考虑后果！”陈霖愤然道：“我必须去阻止这疯狂的行为！”

蒙面怪客沉声道：“你阻止不了！”

“我不相信我阻止不了？”

“你不相信？”

“我不相信！”

“烈阳神火教中人，既然有心要炸毁‘血池’，无疑的‘血池’四周已预埋了强烈的炸药，如果你贸然出手阻止，四周同时发难，任你功夫通天，也不能同时阻止四个方向的炸药，充其量，你毁了一边，另外的三边仍可足将‘血池’填平！”

陈霖顿时哑口无言，对方分析的极为合理，确实他阻止不了，不由咬牙道：“如果他们真的敢这样做的话，将遭到十倍的报复！”

“那是以后的事，目前他们远从东南而来，势在必炸！”“难道就听任他们去炸……”

“目前最要紧的是你立刻通知令师，速离血池，贵门武功自成一家，而且历史悠久，无疑的，必然有许多重要的事物须携离‘血池’，以免化成劫灰！”

陈霖暗自震惊，何以蒙面怪客处处为自己作想，几乎每一件重大事故，总有他参与其中，他究竟是谁？为什么要如此神秘，他再次下决心要揭开对方的真面目，心念动处，声音沉凝十分的道：“后辈有一不情之请？”

“什么事？你说，孩子！”

“请前辈一现庐山真面！”

蒙面怪客不由自主的向后退了一步，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晚辈渴欲一睹前辈芝颜！”

“我曾说过到了时候，你自然会知道！”

“晚辈想立刻知道！”

“不行！”

“后辈心意已决？”

蒙面怪客不由厉声道：“娃儿，难道你想对我用强？”陈霖在这一喝之下退缩了，蒙面怪客对他有过数次援手之德，而且似乎事事都在关心着自己，对方也曾对“桐柏派”伸过援手，说什么他也不能用强迫手段揭穿对方的真面目，也许对方真的有难言之隐？他踌躇了！

蒙面怪客声音又转和缓道：“孩子，凡事不宜太任性，现在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消息告诉你！”

陈霖心里又是一震，对于蒙面怪客，他更是莫测高深了，讶然道：“更重要的消息？”

“不错，是你急于想知道的！”

“晚辈洗耳恭听！”

“你当记得我曾对你说过，尽我全力探查‘丧魂太岁’的下落？”

陈霖急道：“难道果真被前辈探访到了？”

“不错，正如你所说！”

“请前辈明白相告？”

“这老魔匿居在幕阜山最南端的‘鹰愁涧’！”

陈霖眼睛陡然一亮，恨声道：“我要把他碎尸万段！”“合你我之力恐怕还不是他的对手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我不会骗你！”

陈霖意似不信的大摇其头道：“我不相信天下有这么高武功的人！”

“哈哈，孩子，你太自负了，天下武学深如瀚海，奇人异士所在皆是，你，不错，身手足可睥睨武林，但未见得就是天下无敌！”陈霖也自觉话说得不太妥当，俊面微红道：“总之不管如何，我必得把这‘丧魂太岁’碎尸万段！”

“最安全的办法是请令师‘血魔’劳一次驾！”

陈霖不由暗自好笑，血魔还不是自己，你说我不敌“丧魂太岁”那不一切算完，心里想表面上仍是一脸凝重之色，道：“难道有此需要！”“你别忘了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还在对方手上！”

陈霖一颌首道：“好的，不过家师向来做事喜欢独来独往，如果他出手的话，可能是一人独往！不过我是否可以再请教前辈一个问题？”

“你说吧！”

“前辈是否与‘桐柏派’或是派中某一人有渊源？”蒙面怪客再次哈哈一阵豪笑道：“不错，有极深的渊源！”“什么渊源？”

“孩子，我能告诉你的只有这么一句，目前你不必寻根究底！”

陈霖不禁有嗒然若失之感，他不明白对方何以神秘到这般地步，是故意的吗？还是确实别有苦衷，他无从去想象。蒙面怪客关切的道：“孩子，你该立刻赶返‘血池’向令师传警，迟恐不及了！”

陈霖心里倒是不怎样着急，“血池”之中哪来的“血魔”，“血魔”就是自己，至于“血影门”的一切武功秘技，自己早已熟记于心，“血池别府”纵遭炸毁，本门武功决不虞失传，不过自己既是“血影门”第三代传人，当然不能坐令“血池”被毁。但另一个疑念，悠升心头，急向蒙面怪客道：“前辈得悉这件秘密，距现在多久了？”

“半月左右！”

“那晚辈已无赶回‘血池’的必要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前辈在半月之前得知东海离心岛人要以炸药炸毁‘血池’，如果是事实的话，‘血池’此刻早被炸平了！他们没有理由迟迟不下手！”

蒙面怪客似乎不虞陈霖有这一问，登时沉吟不语起来，好半晌才道：“那也不见得！”

陈霖道：“愿闻其中的道理？”

“照我所推想，要在‘血池’这大的范围内埋设炸药，并不是件易事，同时对方法不敢明目张胆的做，必择月黑风高之夜，隐秘进行，同时，如果不慎败露行藏的话，岂非给东海离心岛带来末日……”

“即使这样，也不会耽延半月之久呀！”

“我们可以再假设他们在等待一个机会，能确切的知道令师徒恰在‘血池’之中，然后再下手，岂非永杜后患！”

“但事实会如理想的发展吗？”

“这就难说了，不过我的目的只是把这讯息传给你，至于如何应付，本人无由参预，但话得说回来，不论事实的演变如何，总要先尽人事！”

陈霖心里忖道：“这话也不无道理，宁可信其有，我且赶回去一探再说！”

随向蒙面怪客道：“敬谢前辈传警之德，晚辈要先行一步了！”

“好的，愿他日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陈霖昼夜兼程，向“血池”疾赶。

这一天，日落时分，陈霖抵达“血池”畔的“生死坪”，只见日薄崦嵫，挥扫出万道灵光，和那“血池”翻滚不停的血浪，互相辉映。

没有任何的朕兆显示，这神秘的地方将要被人阴谋炸毁。

寂静，统治了整个的区域。

陈霖把蒙面怪客的话，重新加以分析，“烈阳神火教”向中原武林插足，目的想要取得领袖黑道的地位，被自己挑了总坛，教主也冤枉的死在“绛珠仙子”之手，教众全部被迫回东海，他们卷土重来，报此深仇是极可能的事，但这消息何以会被蒙面怪客探悉，就不可思议了。

如果说“血池”的四周真的已预置了猛烈炸药的话，随时都可能爆炸，无从阻止，也无从防范！

日落了，晦暝之气四起，千山万壑，渐渐被暗夜吞噬，剩下些朦胧的轮廓。

陈霖兀自疾立“生死坪”上，依然毫无警兆！

他心里想：“如果对方已完成了部署的话，他们在等待什么？莫非被蒙面怪客料中了，他们在等待一个适当的时机，要一网打尽？我必须诱使他们自动现迹！”

心念几转之后，突地撮口轻啸一声，施起身形，绕着“血池”四周的峰头疾驰，一圈又一圈，然后突地凌空而起，一变势，向“血池”垂直下泻！往落至五十丈左右时，猛一提气，疾朝那陡峭的池壁贴去，像一只壁虎般，牢牢平贴在池壁之上。

他冒了极大的险，来施行这诱敌之计，故意使对方发觉他已进入“血池”。

如果此刻，对方蓦然点燃炸药的话，他无疑的难逃一死！

他略事喘息运气之后，遽然提聚十二成“血影神功”，顿时身轻如羽，大有飘然而起之势，然后十指箕张、曲如钩状，交互插入石壁之中，缓缓贴壁向上游升。

将及壁沿之际，改为横移，绕着边沿下方徐徐移动！

这种做法，除非是陈霖身怀盖古凌今的身手，否则决无法办得到。

移行约五十丈之后，突然一阵细如蚊蚋的声音，飘送入耳。

陈霖心里一紧道：“蒙面怪客所言非虚，这四周池壁之顶，果然伏匿有人。”

心念之中，顺着声音传来方向，再移近数丈，距离一近，语音入耳清晰

似乎数人在对语，而且人数不少——

“稟教主，活阎罗已进了血池之中约半刻之久了，但不见出池！”

陈霖心里又是一震，忖道：“奇怪，烈阳神火教教主‘双残鬼叟’分明已死在‘绛珠仙子’的毒针之下，自己亲眼目睹，哪儿又来的教主，莫非是新任的……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另一个声音道：“嗯，你们加紧监视，待‘血魔’师徒离开‘血池’之后，再发动信号！”

陈霖更感到奇诧莫名了，对方竟然要等自己离开“血池”才发号点燃炸药，他们的目的何在呢？难道他们的目的不在毁去自己而志在炸毁“血池”。这就不可思议了！难道他们不畏可怕的报复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这其中定有其他蹊跷，实堪令人寻味……

话声又起：“乘时发动，永绝后患岂不更好？”

“教主当然有他的道理！”

“禁声！”

空气顿呈死寂，谁知道这无尽的暗夜中，一个骇人的阴谋正在进行。时间在不知不觉之中消逝。

陈霖屏息静气，耐心守伺，他想从对方的谈话中，测出些端倪。

一个时辰在漆黑如墨的长夜中，悄悄溜逝。

“稟教主，以本堂愚见：‘血魔’师徒可能已从另外的秘道出池？”

“不会！”

另一个声音道：“愿聆教主高见！”

那被称为教主的的声音道：“血魔师徒，自认武功天下无敌，岂肯悄然离他，最低限度他俩得在附近峰头搜索一遍！”“如果万一被他俩发现任何一处的炸药手……”

“他没有机会阻止，充其量，我们损失一个方位的弟兄，尚有其他五个方位，同时发难的话，仍可把‘血池’填平而有余！”陈霖更觉迷惘了，为什么对方会知道自己入池而又必然出池？为什么会断言自己将搜查四峰？自己的消息来源是蒙面怪客，但对方又何以知道自己已经知警而返“血池”传警……他们为什么要待自己离开“血池”之后才发动？

他竭机尽智，揣不出半丝头绪。

事情离奇得出乎情理之外……

话声又起——

“稟教主，是否要继续守候下去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如果‘血魔’师徒不出池的话呢？”

“一定会出池！”

“本堂在担心一个问题！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万一出了岔子！”

“本教主算无遗策，会出什么岔子？”

陈霖暗地一咬牙道：“你们死定了，还在自鸣得意！”

又凝神听下去——

“以‘血魔’师徒神鬼莫测的身手而论，属下担心其他几个方位的炸药手万一被一一发现的话，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“你过虑了，他们的位置非常隐秘，而且远离池沿百丈之外！”

陈霖心念疾转道：“我只要解决了目前的这一群人，就可以消弭了这次可怕的阴谋，显然所有的炸药手，都在等待着这里的信号，我将使这信号永不会发出，然后逐个予以消灭，同时只要擒住其中任何一人，就可问出事件的真相！”

心念之中，把“血影神功”运到极限，双足轻轻一点岩壁，一式“血影冲霄”身形斜飞而起，如夜霄蝙蝠般，回旋疾掠，探寻他的目标……

距池沿约十丈的一方突岩之后，正有着十个左右的人影，像一群夜鹰，眼睁睁地注视着“血池”上空每一寸空间，不言而喻，他们在守候他们所需要的时刻！

“嘿嘿嘿嘿……”

一阵阴森至极的冷笑，使那伏匿的近十人影蓦然惊觉，纷纷站起身形！

在他们面前寻丈之地，如鬼魅般的现出了一条人影，虽在暗夜之中，仍可看出那人影周身散发的血焰，和两眼所射出的血“血魔！”

“血……”

惊呼之声顿起！

陈霖目光一扫众人之后，冰寒至极的道：“谁是教主？”人群之中，走出一个火云红衫的老者，嘿嘿一笑道：“就是在下！”

“你们要炸毁血池？”

“不错，有这回事！”

“那是你们自己找死！”

“未见得，炸毁‘血池’只在本教主投手之间！”“你们没有机会了！”

血红的身影，向前微挪……

近十的红衫人惊悸的向后涌退，他们做梦也估不到“血魔”会在这里现身，而事先竟然毫无征兆！

他们已意料到那必然的结果——

那自承是教主的火云红衫老者，身形微退半步，阴恻恻的道：“血魔，这是你末日的开始！”

陈霖怒哼了一声，双掌贯足“血影神功”陡然拍出，只见红光一闪……

电光石火之间，一条人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，飞泻而出！同一时间——

惨嚎之声，破空而起！近十条人影，被卷得倒飞三丈之外。一溜紫芒，冲空而上！

陈霖暗道一声：“糟！”不管那些人的死活，疾向那飞遁而去的火云红衫老者追去，但，他仍迟了一步！

这瞬息之间，陈霖急出了一身冷汗。

他一时疏忽，被那自承是教主的火云红衫老者走脱，而且对方竟然在这极快的一瞬，发出了信号：“血池”被毁的命运，已无法避免！……

那火云红衫老者的身手，令人咋舌，竟然能在瞬息之间消逝无踪！

陈霖这一急非同小可，陡然刹住身形，回首顾处，不由胆裂魂飞……

数道红焰，冲天而起，照得山野林樾一片通明，紧接着，“轰隆！”之声，震天而起，一时之间，地动山摇，似是宇宙的末日来临……

陈霖浑身发抖，脑内“嗡！”的一响，几乎当场晕倒，他感到四肢麻木，冷汗涔涔而下，像一尊石像，不动的矗立在当地！

如果他首先对付那火云红衫老者，可能挽回这一场悲剧，可是，现在一切都完了！

.....

天亮了！

这被武林人目为神秘恐怖得不可思议的血池，已被那炸塌的峰岩掩埋了！

“血影门”发祥之地，就这样的沉沦了！

血池——从现在起，将慢慢的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忘，消失！

陈霖像是经历了可怖的一年，虽然仅数个时辰！他悔恨，自责，一时大意坐令本门重地被毁！

渐渐，他的眼中射出了骇人的煞光，俊面之上，全被杀气布满！

“东海离心岛——我要它像血池一样的沉沦，我要他们的血染红每一寸土，要他们的尸体，布满每一寸地！”在他身前不远，静静的躺着被他在昨晚一掌毁去的九具尸体！

晨风，拂着树梢，也拂着岭顶的草叶！尸身上的破碎红衫，也随风飘动——

一个骇人的现象骤呈眼前——

那尸身之上的红衫之内，竟然隐隐露出白骨骷髅头的号志！陈霖心中这一震非同小可，飘前几步，凌虚数抓，破布碎屑飞扬之中，每一具尸身胸前，现出大小不等的一个白骨骷髅头！“白骨教徒！那走脱的火云红衫老者，必是白骨教主无疑！”陈霖目眦欲裂的瞪视着这几具尸体，一时思绪潮涌——白骨教为什么要假冒“烈阳神火教”中人来炸毁血池？该教这一切出人意料的安排目的何在？

蒙面怪客何以会得讯传警，而且事事料中，这是巧合，还是一个可怕的意念，再次登上他的心头——

“杀！”

他对这面目全非的“血池”作了最后的凭吊，怀着满腔的怨毒和杀机飞驰下山！

“血池”被埋没，“血池别府”也告沉沦！

刚下得大别山，一条人影，迎面飞来！

“弟弟！”

随着这一声娇唤，人影乍停，赫然是那美绝天下的绝色少妇！

陈霖心里不由一荡！

绝色少妇满面惊喜的抢步移身，握住陈霖的一只手道：“弟弟，真想不到居然找到了你！”

一阵阵诱人的气氛，散发在周遭，令人不禁生出非份之念，尤其那一双海样深沉，荡漾着媚惑之波的眼睛，看得陈霖一颗心怦怦而跳。

“你要找我？”

绝色少妇情深款款的一笑道：“是的！”

陈霖红着脸道：“有什么事！”

“噫！难道一定要有事才能找你，弟弟，你大概把姐姐我淡忘了？”

陈霖心头又是一阵扑扑乱跳，呐呐的道：“没有这样的事！”“如此我告诉你，我很想见你！”

陈霖夹脖子通红起来，答不上话。

绝色少妇一拉陈霖的手道：“弟弟，我们找个地方谈谈，我有些话要对你说！”

“好！”

两人手携手的径奔山脚一丛密林之中，相倚而坐。绝色少妇，深深地凝视了陈霖半刻之后，正色说道：“弟弟，我现在问你一句话，你必须从心里回答我，是就是，非就非！”陈霖一怔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“你爱我吗？”

这句开门见山的话，使陈霖一时答不上来，他不否认，他确实为对方的姿色而倾倒，如果说到爱，这中间似乎又有着一线之隔，她年纪比他大，而且是一个妇人，他和她的关系如果也称它为爱的话，这该属于畸恋！

陈霖沉吟片刻之后，终于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承认我确实爱你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！”

“为了你好，也为了我自己，你肯答应伴我到一个人迹罕到的地方，弃绝江湖，离开所有的人，渡我们的一生！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不要问为什么，你只说愿意还是不愿意？”

说着，无限期待的望着陈霖！

陈霖的心开始动摇了，眼前似乎已展开了一幅绮丽但又恬淡的远景，常伴伊人，徜徉在青山碧水之间，没有恩怨情仇，也没有得失荣辱……

但另一个意念，又浮上心头，他还有许多事待了，亲仇待报！……

他不愿做一个被武林唾弃的人！

他不愿因自己的快乐而使更多的人痛苦！

于是——他坚决的一摇头道：“办不到！我将辜负你的这一番情意了！”绝色少妇粉面顿现失望之色，幽怨的道：“你说你爱我？”“是的，我承认，但我不能实现你的盼望！”

“告诉我，为什么？”

“我还有无数的事待了！”

绝色少妇凄然一声长叹道：“弟弟，我不知道我俩之间是情抑是孽，也许两者都有，如果说，我一生曾爱过人的话，那只有你一个，这是肺腑之言！”

陈霖歉然道：“姐姐，我万分抱歉！”

绝色少妇银牙一咬，再次正色道：“弟弟，如果我强迫你照我的意思做呢？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稍停才冷冷的道：“办不到！”她完全失望了，毋宁说是绝望；木然的望着树顶出神，久久才像自语般的道：“如果是造物者的安排，无人能扭转命运……”陈霖对她所说的话，茫然不解，不知她是一时的感慨，还是有为而发。

绝色少妇粉面凝霜的向陈霖道：“弟弟，我最后再问你一句话？”

陈霖不敢再正视她的面孔，她似乎有着一种使人无法抗拒的魅力，他怕自己中途无法再坚持自己的意念，闻言之下，怯怯的道：“请讲吧！”

“你真的爱我？”

“我已经回答过了！”

“在任何情况之下，任何转变之下，你都不会改变？”陈霖疑惑的看了对方一眼，毅然道：“是的！”

“好，我满足了！”

陈霖忽地想起一件久悬在心的大事来，俊面一肃道：“姐姐，我有一个要求？”

绝色少妇粉面微微一变道：“什么样的要求？”

“对于我关系重大,对于你仅不过是开口之劳!”“你先说出来听听看?”

“我说出来之后,不希望你以任何借口拒绝我!”绝色少妇先是一怔,继而诧然道:“这也得看我是否能办得到?”

“一定可以,除非你不愿意!”

“你说吧!”

陈霖突地立起身形,俊面一片湛然之色,眉目之间,煞光隐现。

### 第十三章 饮啄前定

“请你指引进出‘白骨锁魂大阵’的诀窍！”

绝色少妇闻言变色，愕然道：“你还要再闯白骨教？”“是的！”

“目的仍在‘四毒书生’？”

“你说对了一半！”

“还有什么目的？”

“四毒书生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而白骨教也与我有三江四海之恨！”

“我不懂？”

“白骨教竟然假冒东海离心岛‘烈阳神火教’之名，炸毁了‘血池’，这笔帐将算在该教所有人的头上！”“血池真的已被炸毁了？”

“当着我的眼前被炸。”

“你为何不阻止？”

“来不及阻止！”

“那你准备怎么办？”

陈霖眼中立时射出骇人至极的凌芒，杀气腾腾的恨声道：“我要血洗白骨教！”绝色少妇惊悸的向后退了一步，眼中射出一种极其复杂的光芒，道：“你怎会知道是白骨教所为？”

“我在四具尸身之上找到白骨教的标志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你是否愿意指引我进出‘白骨锁魂大阵’的方法？”“不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对该阵，仅是一知半解，而且仅只能进到百丈左右，也就是你上次失陷阵中，我带你出阵的那个限度，再深入我可毫无把握！也可以说根本就不可能！”

“你不肯告诉我？”

“并非不肯，而是无能为力！”

陈霖的指望，又告落空了，为了要破“白骨锁魂大阵”，他造访“南宫先生”，但“南宫先生”已告生死不明，他把希望寄托在绝色少妇身上，但她却无能为力……

他的两眼有如利电寒芒，逼视着绝色少妇，似乎要看透她的内心，要测出她所说的话中，含有多少真实的成分！绝色少妇粉面一连数变，也许她受不了他眼神的逼视，也许她确实言不由衷！

陈霖冷凄凄的道：“你不会骗我？”

绝色少妇不由芳心一震，嗫嚅着道：“我……干吗要……骗你？”

“如果有一天我发觉你在骗我……”

“你永不会发觉，因为我不骗你！”

“但愿如此！”“弟弟，你与‘四毒书生’究有何仇？”

“不共戴天之仇！”

绝色少妇粉腮又是一变，道：“你能告诉我是什么样的仇吗？”

“目前不能！”

“你不说我也会知道！”

陈霖不由一震，道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“我目前也一样不告诉你！”

陈霖以为她是因自己不肯说出因由，而在言语上故意逗自己，仅一笑置之！

绝色少妇又道：“你凭什么断定‘四毒书生’必在白骨教中？”“三年之前，四毒书生被白骨教追杀而告失踪，而教主‘白骨尸魔’曾经说过只要我能进得了幕阜山白骨总坛，他就会告诉我四毒书生的下落！”

“告诉你下落，当然是不论生死，同时下落两字并不代表他们置身在白骨教中？”

“我知道，我的目的只是要知道下落！”

绝色少妇声音略显激动的道：“换句话说，如果你得到了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，就毋庸再闯白骨总坛？”

“以前是这样，现在不同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们炸毁了‘血池’，这笔帐不能不讨！”

“如果我为你设法探出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，你肯否不再上幕阜山！”

陈霖讶然道：“你能探得出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？”“我只是这样想！”

“我奇怪你会有这样的想法？”

“不管你奇怪不奇怪，如果我真的能探到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，你愿不愿意放弃对白骨教索仇？”

“难道你与该教有什么渊源？”

“没有？”

“那你为何一再阻我上幕阜山？”

“我不愿你去冒生命之险！”

“这倒不见得！”

“你别忘了你曾险些丧命在‘白骨锁魂大阵’之中？”陈霖俊面一红道：“我不会忘记，但我仍然要闯，不达目的不休！”

“你不愿听姐姐我这片言忠告？”

陈霖心内电似一转，道：“如果你真的能探查得出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，我就听你的话，放弃此举，但我不能禁止家师‘血魔’不向该教寻仇报复！”

绝色少妇顿时面露喜色，道：“只要你不就去就成，令师的事，我岂敢过问！”

陈霖心里感到无比的歉疚，对方对自己这样关切，而自己却在骗她。不由在心里暗道：“姐姐，原谅我，我是不得已啊！我至死也不能放过白骨教！”

当下又道：“我希望有个期限！”

“期限？”

“是的，过了期限而不能得到‘四毒书生’下落的话，我仍然要上白骨总坛！”“不必谈什么期限了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！”

陈霖震惊得紧抓住绝色少妇的香肩，连连摇撼道：“真的，现在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为什么以前你不告诉我？”

“我只是在近日才发现！”

“说吧，‘四毒书生’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你会失望的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四毒书生已不在人世！”

陈霖顿时如置身冰窖之中，从头直凉到脚跟，“四毒书生”如真的不在人世的话，这一笔血债岂非又落了空，将何以慰母亲在天之灵，下意识的大叫道：“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四毒书生还在人间，他们不能死！……”

“可是他们确已墓木拱矣！”

“我不信！你得拿出具体的明证！”

“这是当然的！”

陈霖激动的全身簌簌而抖，牙龈咬得格格作响，道：“什么为证？”

“我发现了他们埋骨之所！”

“什么地方？”

“幕阜山中！”

“我必须亲自去证实！”

“当然，我陪你一道去！”

三天之后，陈霖和绝色少妇，联袂登上了幕阜山。在一道宽约百丈，深不见底，云雾蒸腾的断涧边缘，有一座隆起的坟堆，墓碑上赫然刻着：“故师兄四毒书生之合家师妹何艳华敬立”等字样。

陈霖和绝色少妇双双站在墓前。

陈霖看着这坟墓，满脸俱是悲愤怨毒之色，半晌之后，身形微挫，单掌上扬……

绝色少妇急道：“你准备做什么？”

“掘墓毁尸！”

绝色少妇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冷噤，道：“弟弟，俗语说人死恨消！”

“不，永远不！”

话声中，不再理会绝色少妇，单掌猛然劈出……

一道狂飚卷处，土石飞扬激射，坟墓立被夷平。

“弟弟，不可！”

“有何不可？”

可字出口，又是三掌连环劈出，掌风呼轰中，地上立时现出一个三丈方圆的大坑，坑底露出四具森森白骨！

陈霖双掌交叉一抡一挥，一股疾旋劲气，把坑底的四具白骨骷髅，卷出了坑外。

接着，对准白骨又是一掌，“格吱”声中，骨屑洒满一地。“弟弟，这样你总可消了恨了？”

陈霖恍若未闻，举首向天，悲呼一声道：“母亲，孩儿不肖，不能手刃仇人……”

话才出口，立觉不妥，这样岂非把自己的底细给泄了，顿时住口！绝色少妇，娇躯陡然一震，眼中射出一种极为复杂的光芒，但一瞬即逝，道：“弟弟，四毒书生是你杀母仇人？”陈霖此刻又无法改口，只好嗯了一声，算是答复！

“弟弟，你大仇已报，心事已了，我旧话重提，双双偕隐，啸傲山林！”

“不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还有很多事待了，这不过其中之一！”

绝色少妇黯然一叹。

陈霖一双如电神目，在那些骷髅碎屑之上扫去，忽然大叫一声道：“不

对！”

绝色少妇愕然道：“什么不对？”

“谁能证实这四具枯骨确是四毒书生的遗骨？”

“有墓碑为凭！”

“墓碑岂足为凭！”

“为什么不能？”

“难道不能做假？”

绝色少妇激动不已的道：“你为何有这种想法？”

陈霖正色道：“四毒书生既是被白骨教追杀而毕命，他们的师父‘三绝姥姥’可不是等闲之辈，以淫、毒、狠三绝闻名江湖，为什么不替他们报仇，反而由他们的师妹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在白骨总坛附近为他们树墓立碑，而且据我所知‘三绝姥姥’师徒，似乎与白骨教有极深的渊源，这事不合情理！”

绝色少妇面色微白，道：“他们有这样做的必要吗？”“极有可能！”

“你认为这墓和白骨都是假的！”

“我有这种想法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依我的看法是白骨教因见我师徒必欲得‘四毒书生’而甘心，所以不惜造假冢以瞒人耳目，用意当然是在绝我师徒追索之念，至于其中蹊跷，尚待证实！”

“那这四具枯骨又何来呢？”

“这就更不足为奇了，白骨教为了布设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，派出教徒到处杀害无辜，取骨应用，区区四具枯骨，算什么回事！”“你认定了这坟墓和尸骨都是假的？”

“我的判断是这样！当然我须要证实！”

“如何证实？”

“闯白骨总坛！”

“可是你不能通过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？”

陈霖恨恨的道：“我会的，时间迟早而已！”

绝色少妇废然的叹了一口气，缄口不语，实在她已无话可说了，她知道无法使陈霖放弃任何他既经决定的行动！陈霖抬头从无底绝谷看过去，只见一座孤峰，半隐于云雾之中，他认出了，这正是白骨教总坛所在之地，自己立身的地方，恰当孤峰的右侧。

他缓缓移动身形，向那绝谷边缘走去！

绝色少妇也默默地跟着走过去。

只见这绝谷宽约百丈，下临无底，由上下望，但见雾气氤氲，袅袅娜娜，蒸腾翻卷，岩壁平滑如镜，寸草俱无，猿鸟亦无法托足，令人不寒而栗，隔谷对望，那孤峰的上段，雾锁云封，只隐约露出一一点轮廓，下段隐约于绝谷之中，中段依稀可辨仍是平滑如削，寸草不生！

陈霖出奇的想道：“我为什么一定要经由峰前的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，本门‘血影冲霄’身法，盖世无双，既然能出得了‘血池’，难道就上不了这孤峰，虽然看起来这孤峰的岩壁较之‘血池’更为平峭，但仍可勉力一试，只要落到谷底，穿过这百丈距离，再设法飞升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不由豪雄之气大发，俊面立呈喜色。

绝色少妇靠近他的身边，轻轻的道：“弟弟，你在想什么？”“我……”

我在想如果能从这绝谷登峰，就可以不必通过白骨锁魂阵！”

“渡这绝谷登峰？”

“我这样想！”

绝色少妇格格一笑道：“除非你肋生双翅！”

陈霖淡淡的一笑，也不争辩，他也没有理由争辩，因为想终归是想，是否能做到，他也没有把握，单只谷底是什么一种情况，就是个谜。

绝色少妇又道：“你以为白骨教凭三面绝谷一面布以‘白骨锁魂大阵’竟高枕无忧了？”

陈霖道：“难道不是？”

“你又错了！”

“错在何处？”

“这三面绝谷可算得上是天险！”

“天险，哼！我不相信就无人能援壁飞升！”

绝色少妇又是一声格格娇笑道：“弟弟，你先别自负，我知道你身负绝世武功，但你仍然无法飞越这天险，放眼武林，可以说绝对没有人能渡越，不论是以往或是将来！”

陈霖倔强的道：“我不相信！”

“你认为我是危言耸听！”

“你且说说这天险到什么程度！”

“你知道这谷之底是什么情况？”

“难道你知道？”

“也许！”

“你去过？”

“没有，但有人去过，我从去过的人口里获知！”

“谷底怎么样？”

“这孤峰三面被水环绕，那水的幅度，在五十丈之外！”陈霖心里暗自忖道：“我在‘血池别府’之时，所练的‘血影神功’初步，便是在‘血水池’之内练的，意动即能浮升水面而不沉，五十丈宽的水算得了什么？”当下意态昂扬的道：“水难不倒人！”“不错，可是这水不是普通的水！”

陈霖诧异至极的道：“是什么样的水？”

“弱水！”

“何谓弱水？”

“普通的水，有浮力，只要功夫稍厚的人，均可以借力而渡，甚或是踏波而行，但这水却是鹅毛不载，落叶不浮，所以称之为弱水！”

陈霖不由咋舌，但心里却转念头道：“管它什么水，好歹总得要试试！”

心念之中，傲然道：“即使如此，我仍然要试上一试！”绝色少妇双眉一蹙道：“先别谈弱水，单只深不见底的绝壁，你如何上下？”

陈霖下意识的朝下望了一眼，不禁心里发毛，但冷傲孤僻成性的他，却不甘露出怯态，满不在乎的道：“这不能改变我的想法！”

“你真的不要命了？”

“未必就真的会要得了命！”

“你真的要冒这个奇险？”

“我说了就会做！”

绝色少妇惶急的道：“我不许你……”

暮在此刻——不远处传来一声冷笑。

两人不约而同的侧转身形——

只见一条人影，电闪泻落在两人身前，赫然是那蒙面怪客。绝色少妇芳容为之失色，娇躯猛震。

蒙面怪客，一双犀利如冷电寒芒的眼睛，先朝绝色少妇一扫，然后转向陈霖道：“孩子，你想做什么？”

陈霖暗惊于蒙面怪客何以忽然会在此处现身，想起身边还伴着一个美绝天下的少妇时，不禁俊面发烧，一顿之后道：“前辈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

“嗯，似乎我俩有缘，总是不期而遇，这位是……”陈霖不由大感窘迫，他连她的出身姓名全不知道，尴尬的道：“是我的同伴！”

好在蒙面怪客并未追问下去，改变了话题道：“你已经回到‘血池’向令师传警了？”

陈霖面上煞光又现，道：“血池已被炸毁，但这些不肖之徒，并非如前辈所说是东海离心岛门下！”

“那是谁？”

“白骨教冒名而为！”

蒙面怪客身躯一震，不由自主的退了一步道：“真的？”“是的，千真万确！”

“这倒是出人意料之外的事！令师无恙吗？”

“托福！”

“哦，还有那‘丧魂太岁’劫持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匿身‘魔愁涧’的事，你可曾向令师提及？”

陈霖毫不犹豫的道：“有，家师在近日内将亲赴魔愁涧一行！”

蒙面怪客眼睛陡然一亮，转过话题道：“孩子，你来此准备做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要上对面这孤峰！”

“白骨教总坛？”

“是！”

“如何上法？”

“飞渡这道绝谷！”

“你能吗？”

“勉力一试！”

绝色少妇这时忍不住插口道：“弟弟，我不许你去！”这一声弟弟，当着蒙面怪客之前叫出，使得陈霖面上又是一红，转向绝色少妇道：“我已经决定了要这样做！”绝色少妇满面忧凄之色，颤声道：“弟弟，我怎能眼睁睁地看着你……”蒙面怪客哈哈一笑打断了绝色少妇的话，向陈霖道：“孩子，以你的身手而论，大可一试！”

绝色少妇杏目圆睁，瞪视着蒙面怪客道：“阁下鼓励他去送死？”

蒙面怪客语声转冷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绝谷深不见底，壁立千仞，而下面是鹅毛不浮的弱水！”“妇人之见！”

“我就是不许！”

“哼！”

陈霖急道：“两位大可不必争论，这是我自己的意思，我已经决定了要一试，纵是刀山剑林，龙潭虎穴，我也得闯上一闯……”绝色少妇道：“这绝谷甚于龙潭虎穴百倍！”

陈霖哈哈一声豪笑，身形一起，便向那绝谷之内纵落！“弟弟，不可！”绝色少妇惊叫一声，伸手抓去，却抓了一个空，低头望时，陈霖的身影已消失在那迷漫涌卷的雾气之中……

蒙面怪客厉声道：“你这算什么？”

绝色少妇咬牙道：“我爱他！”

“你爱他？”

“是的，我爱他！”

“有一天你会噬脐莫及！”

“我永不后悔！”

蒙面怪客怒声道：“你在自掘坟墓！”

绝色少妇秀目之中，已蕴蓄了两泡泪水，盈盈欲滴，她再度望了望那无底绝谷，以袖掩面，疾驰而去。

蒙面怪客冷笑数声，也跟着离开。

且说陈霖急于要上白骨总坛，这绝谷是唯一可以一试的通路，毫不迟疑的涌身向下纵落，这下降之势，何等迅快，转眼之间，已没入雾气之中。

他一方面把功力提聚到极限，一方面不断的以足尖轻点那平滑的岩壁，借以缓冲下降之势，每点一次岩壁，身形就在半空划一道圆弧，如此旋飞而下。

雾气极重，能见度很低，以他的如电神目，在雾中也仅能看出三丈远近，三丈之外，就是混沌一片！

久久仍不见底，陈霖不由大感急躁……

忽然——

脚下现出亮闪闪的一片水影。

陈霖不由惊魂出窍，大叫一声：“弱水！”想不到这弱水竟然紧傍壁脚，连一丝缓冲的余地都没有，如果落入其中的话，势将遭灭顶之厄。

当下，身形疾划一道圆弧，待绕及岩壁之际，足尖猛点，身形拔高十丈左右，猝聚毕生修为功力，一式“血影冲霄”，旋空再起，然后双足向岩壁全力一踹，身形似箭般斜斜射出！

这一射足有三十丈远近，下望水影，仍不见边际！

势将竭，身形又往下落！

如果照绝色少妇所说，这弱水的幅度是五十丈的话，现在已越过了中流！

陈霖心头一紧，又复鼓勇运气，虚空旋升而起，待到适当高度，疾朝斜下方射去！

这一射有十丈开外，边缘在望，但已是力竭之势。一咬牙，拚命聚积全身残存之力，作第三次的旋射！他的力量已经告竭，如果这一冲之势，仍不能登彼岸的话，他就算完了！

他闭上眼睛，不敢再望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竟落在实地之上！睁眼看处，双足尖距水边不足一尺，登时骇出了一身冷汗，这可是天大的侥幸，咫尺之差，如果落下弱水中的话，将遗恨千古！

他定了一回神，游目一扫，自己落身的地方，恰当绝壁之下，宽不及三丈的一条带状沙滩，下面的雾气反而较之半空稀落，且有水光反映，视力倒不受阻。

仰首上望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！

原来白骨总坛所在地的这座孤峰，上丰下锐，成了一个倒立的圆锥形，

像极一柄倒插在地上的半开雨伞！

他喃喃的念着：“天险！天险！天……”

“血影冲霄”身法，虽然奇绝天下，但要飞升这数千仞的绝峰，必须借助于岩壁的反弹之力，逐次旋回飞升，像这种平滑如镜而且是倒立的怪峰，却无能为力！

尤其是峰下弱水围绕，只能上而不能下。

他顺手拣起一茎枯草，投向水中，果然入水即沉，证明了绝色少妇所言不谬。

他呆呆的望着那水和岩壁出神，此刻别说登这面的高峰，连要回来时的峰壁都恐怕不可能了，他不能一口气由下而上，飞越五十丈宽阔的弱水！

他激奇的忖想绝色少妇何以能知道这谷中之秘，以他的看法，任何人如想入谷而复出的话，恐怕简直不可能，除非他的功力通玄！而绝色少妇却说她是听人说的，那说这话的人既然能安然出入这谷，其功力就难以想象了，决在自己之上。他又想到绝色少妇救引自己出“白骨锁魂阵”！

她又无巧不巧地发现“四毒书生”的疑冢！

这些是巧合吗？还是……似乎她对幕阜山中的一切了如指掌。

他开始感到绝色少妇不仅是神秘，而且神秘得不可思议。她是谁？

江湖中何以不曾听说过有这么个异于常人的女子？

蓦然——

陈霖发现身旁沙上竟然有几个浅浅的足印，不由骇然惊怪，翻身而起，忖道：“奇怪，难道这绝谷之中，还会有人不成！”他因下峰之时，真力损耗过剧，现在还感到周身酸软无力，心念急转道：“不知道脚印是属于什么样的人，我必须极快的恢复功力，然后按迹一搜！”

转念一想，又觉不妥，如果谷内真的有人说的话，彼暗我明，对方乘自己运功之际猝然施袭的话，倒是防不胜防。

于是，他打消了运功的念头，细察那脚印尖端所指的方向，缓缓走去！

走了一程之后，他不由踌躇起来！

脚印正反都有，而且十分凌乱，使他无所适从。

暮在此刻——

不远处的壁脚石罅之间，似乎有一团黑白相间的东西，蠕动了一下，在好奇心的驱使下，他不管三七二十一朝那东西移去！是一具白骨骷髅！

不，是一个人，身上穿着一件绘成骷髅形的长袍！陈霖这一震非同小可，怎的谷中有白骨教中人出没，难道……

再走近一看，顿时一阵热血沸腾，高声道：“你是白骨尸魔，白骨教主！”但反应毫无！

莫非已经死了？想到这点，不由一阵毛骨悚然！

再走近一看，对方是白骨教主不差，但已是奄奄一息，去死不远了！

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会事实，堂堂白骨教主，会垂死在总坛之侧的绝谷之中，这真是不可思议的事。

他如何会来到这绝谷之中？

他是被人所伤，还是……

白骨教主的身躯又蠕动了一下。

陈霖贯足内力，虎吼一声道：“喂，阁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白骨教主似乎一震，在喘了一口大气之后，双眼徐徐的张了开来，但眼神涣散，显然

已呈油枯灯竭之势！嘴唇动了几动，但却发不出声音来！

陈霖此刻心里的惊讶激动，难以言喻！

只见这掌理江湖中第一大教的教主“白骨尸魔”，双眼迟滞，两腮深陷，颧骨突出，枯瘦得只剩下一层皮包着骨头，使他本来狞恶的面容更加骇人。

他记得“生死坪”之役，他和自己的化身“血魔”交过手，他说只要自己能上得了幕阜山该教总坛，他将告诉自己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！

在闯“白骨锁魂大阵”之时，自己险些丧生在他的手下，他的功力，竟然比在“生死坪”和自己交手之时高出了许多！数天前，“血池”被炸的前一瞬，他亲耳听见有他在场，而后，他以不能想象的速度飞遁而逃，乘机发出讯号，使“血池”沉沦！现在——

他是一个垂死的人，躺卧在这不见天日的绝谷之中。谁能相信这会是事实？

但事实摆在目前，你又能不相信吗？

新仇旧恨，齐涌上陈霖的心头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我先要他供出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，然后我将以最残酷的手法结果他的……”心念未已，一阵细如蚊蚋的声音，出自“白骨尸魔”之口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活阎罗！”

“活……阎……罗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血……魔的传……人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你怎么会……来到这里？”

“我要上贵总坛找你结算几笔新旧帐，想不到在这里碰上了你，这是鬼使神差，也可以说是天意！”

“你准备……怎……么样……对付我？”

陈霖俊面带煞，恨恨的道：“我先要你回答我两件事，然后把你凌迟处死，以消我心头之恨！”

白骨尸魔，声音似乎又大了些，道：“我们之间有这么深的仇吗？”

“哈哈，你还要问，告诉你，我杀了你之后，还要血洗白骨教！”

“白骨尸魔”面皮微微一阵抽搐，嘴唇急遽的颤动，眼中射出两缕骇异但极微弱的光，久久才道：“值得你这样做吗？”“当然！”

“好！这样最好，半年来我和死神挣扎，但，我无法脱出死神的掌握，现在，死在你的手中，也好，让我早些解脱！”陈霖惊愕莫名的向后退了两步，道：“什么，你到这绝谷之中已经半年了？”

“不错，半年！”

“两月之前在‘白骨锁魂大阵’之中暗算我的不是你？”“怎么，你……你闯过白骨锁魂阵？”

“不错，我再问你，数日前率领教徒假冒‘烈阳神火教’之名，炸毁‘血池’的当然也不会是你了？”

“这些我闻所未闻，一概不知！”

“但那自承是教主的人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会不知道？”

“我被人阴谋暗算，陷入这绝谷之中，已足足半年了！”陈霖愈听愈奇，

既然最近几件事，都不是对方所为，仇恨之火也告消灭，率性在他身前一坐，声音趋于和缓，道：“阁下如何被人谋害至此？”

白骨尸魔眼中忽露极其怨毒之色，道：“说也无益，你请动手吧！”“我不杀你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最近发生的事，既非阁下所为，我们之间已谈不上生死之恨！”

“你想知道？”

“是的，如你阁下愿意说的话！否则，在下不愿相强！”“白骨尸魔”喘息了一阵之后，费力的道：“在临死之前，能够一吐积怨也好，我的惨遇，教中可能无一人知晓，除了那阴谋算计我的人而外！”

“谋害你的人是谁？”

“百幻书生兄妹！”

“什么，百幻书生兄妹？”

“不错！你认识他们？”

陈霖切齿道：“我要把他俩碎尸万段！”

“他们与你有仇？”

“比海还深！现在你仍然说你的吧！”

“这绝谷本有一条暗道直通岭顶，教中只有三数人知道……”

陈霖惊喜道：“暗道！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你先听我说，数年之前，我发现了谷中一个秘密，所以时常循暗道入谷探查，这件秘密除我之外，无人知道，半年前的一天，我又来此探视，不料，那暗道竟然在我入谷之后被人炸毁，使我困于这绝谷之内，靠着苔藓和这弱水我活到现在，但也因为饮了这弱水的原故，我的下半身已然全废！”

陈霖不由打了一个冷噤，道：“你怎知害你的人是百幻书生兄妹？”

“白骨尸魔”恨哼了一声道：“百幻书生的胞妹绛珠仙子就是我的爱妾！在出事之前，百幻书生恰好在我总坛之内，所以我断定必是他兄妹所为！”

陈霖心里立时飘上另一件惨事，“烈阳神火教主”“双残鬼叟”是死于“绛珠仙子”的毒针，而“双残鬼叟”自承她是他的新夫人，由此而论，这淫狠的女人果然如江湖所传，以美色去换取武功，这“白骨尸魔”仅是被害者之一而已！

思念及此，不由脱口道：“烈阳神火教教主双残鬼叟，曾自承绛珠仙子是他的新婚夫人，而且双残鬼叟死在她的毒针之下！”

“哦！这不要脸的毒妇，我现在悔之已晚，她出道以来，不知毁了多少高手，如太极掌门，华山掌门，都与她有染，而最后却死于她哥哥百幻书生之手，还有那桐柏派掌门陈其骧也是被害者

之一……”

陈霖一听提到自己的父亲，不由心头巨震，激动至极的道：“桐柏掌门陈其骧也是……”

“不错，陈其骧最先也是被绛珠仙子的美色所迷，最后却被计诱上‘生死坪’，予以毒杀之后抛尸血池……”

陈霖顿时目眦皆裂，悲嘶道：“我不把百幻书生兄妹挫骨扬灰，誓不为人！”

“怎么，你与桐柏掌门……”

陈霖这时恨火焚心，也顾不得隐秘身世，切齿道：“桐柏掌门陈其骧就

是先父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他俩现在何处？”“依我推断，你最近两次所逢的白骨教主，可能就是百幻书生所扮，这狼子易容之术妙绝人寰，同时我被害的原因，必然是这狼子觊觎教主宝座！”

“不错了，定是如此！”

陈霖对这垂死的老魔，不禁油然而生同情之念，接着又道：“我助你疗伤！”

“盛情心领，我不中用了，我饮了谷中弱水，齐胸以下，经脉穴道已完全闭阻，气血不行，皮枯肉尽，任是华陀再世，扁鹊重生，也无济于事了！”

陈霖不由黯然一叹，又道：“你说谷底通往总坛的暗道已被炸毁？”

“不错，已被彻底的炸毁！”

陈霖目光又转到那向里倒倾的岩壁上，废然的叹了一口气，看来此路不通，只有仍然朝峰前的“白骨锁魂大阵”设法了！“白骨尸魔”似乎因说话太多而精神耗端，合目喘息不止。这不可一世的枭雄，想不到会落得这般下场！

陈霖忽地想起“四毒书生”来，正好乘机向对方一探，随出声唤道：“阁下，在下还有点事请教？”

“白骨尸魔”又缓缓睁开失神的眼，道：“什么？”“请阁下相告‘四毒书生’的下落！”

“四毒……书……生……”

“白骨尸魔”口里漫应着，眼睛忽地闪射出奇光，紧紧地注定弱水对面的岩壁，费力的把头扭向那边，喃喃道：“啊！稀世瑰宝，千年难遇……可惜……可惜……”

陈霖不由被他这怪异的举动所吸引，跟着向对面岩壁望去，只见距水面约三十丈高下之间，从那薄雾之中，透出一股血红的光影，愈来愈盛，四周的雾气，似乎被那红光所迫，逐渐散开，顿时露出了清晰的岩壁。

红光扩散至一丈方圆之时，形成一个耀目的光幢，凝聚不动。

陈霖忍不住问道：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白骨尸魔”无力的把头靠回地面，道：“这就是我说的谷中秘密！”

“什么秘密？”

“这是血参，为武林不出世的瑰宝，练武人服下，可平增一甲子以上的功力，最宝贵的是能保元护气，虽遇重击也不虞丧命，我为了它而不断的入谷查探，但我无法飞越这道弱水，我将永远也得不到它了，因为……我……生命之泉已……枯竭了！”陈霖称奇不已，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事！

红光逐渐收敛……

“白骨尸魔”突然惶急的叫道：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，你既能来，也必能去，这东西每月只出现一次，如果红光敛尽，你将无法找寻……快……快去……快……”

陈霖本无得宝之心，被“白骨尸魔”这一叠声的催促，顿时跃跃欲试起来，这时那红色光幢，已收敛到不及先时的一半……“白骨尸魔”急得以手捶地，道：“快，快！我要在死前，一睹这异宝的形象！”

陈霖突被他这句话所感动，忖道：“好，我应该让这垂死的人，在临死之前得到一点满足，我尽力而为吧！”

心念之中，默运“血影神功”，经过这一阵休息，来时的疲乏，已告祛尽，精神为之一振，刹那之间，全身红光熠熠，身形飘飘欲起。

“白骨尸魔”惊愕得张口瞪眼……

红光闪处，陈霖已破空而起，斜向上射到三十丈高下之时，身形一旋，平飞三十丈左右，已过了弱水之半，忽呈下降之势……

“白骨尸魔”哪曾见过这种神功，不由“啊！啊！”连声，惊心动魄不已。

陈霖这一着，本是鼓勇而为，并没有十分的把握，可说是相当的冒险。

当身形降至离水面不及一丈之际，红焰暴涨，又复旋射而起，绕空三匝之后，划空前射近二十丈，这时距那岩壁，仅五丈左右！

但他已呈强弩之末，欲振乏力了！

身形又告下降……

那壁间的光幢，已缩小到原来的四分之一！

“白骨尸魔”已看出情况不妙，干脆闭上了眼睛。

陈霖奋起余力，狠命的一提劲，把身形旋高三丈，向岩壁撞去——

在千钧一发之中，终算贴上了岩壁，十指往壁间一插，稳住身形，再调真气。

光幢更小，几乎已到了尽敛的程度。

陈霖贴身之处，距那“血参”所发的光幢，还差了五丈左右的一段！略事喘息之后，鼓起丹田残存真气，双足一蜷，猛踹岩壁，身形斜射而起，凌空划了一道圆弧，不偏不倚，正好落在那“血参”之旁！

红光敛尽，只见一段粗如儿臂的血红之物，已慢慢向石罅之中缩去。

陈霖不由大急，左手疾抓岩壁，右手电闪向那“血参”抓去，一下抓个正着，往外一带，竟有尺半长短，四肢五官隐约可辨，像极刚生下地的婴儿！

“血参”虽已得手，但他已冷汗遍体了！

“白骨尸魔”这时又睁开眼来，望着对面壁间的陈霖，心中激动不已，“活阎罗”不愧“血魔”传人，能人之所不能……

陈霖握住这罕世难逢的异宝“血参”，不得主意，此刻，他确实已无法再往回飞越弱水，但他曾在心里默许过要让“白骨尸魔”在临死之前，满足他数年来的渴望！

心念几转之后，突然一抖手，把那“血参”朝“白骨尸魔”卧处抛去，无巧不巧的正好落在他的胸口之上！

“白骨尸魔”手抚着那“血参”，满足的笑了，“活阎罗”满足了他临死前的愿望：“活阎罗”冒生命之险，取得“血参”，却毫无贪婪之念，这种胸襟在武林中，可说是绝无仅有！“白骨尸魔”被对方至高无上的品格感动了，枯涩的眼中，竟然挤出了两滴泪珠！这老魔一生作恶，此刻他回复了人性……

他费力的举起了手，向陈霖连招。

陈霖本不打算再回头了，但他想起“四毒书生”的下落还不曾问得清楚，还有，更重要的，他要向他打听出入“白骨锁魂大阵”之法……

于是——

他以两手插入壁中，支持住身形，疾急的调息起来，足有顿饭工夫，功力才告恢复，以同样艰巨的方式，他又越过了弱水，重回到“白骨尸魔”的身旁！

只见“白骨尸魔”双目紧闭，手中还握着那枝“血参”，像是已断了气了！

陈霖疾以右手中指，对正他的“命门大穴”，一缕红色内力，由指尖逼出，射入对方的体内，半晌之后，“白骨尸魔”竟告悠悠还魂！

“白骨尸魔”脸上露出一丝几乎分辨不出来的微笑，把“血参”推向陈霖！

陈霖激奇的道：“阁下这是为了什么？”

“白骨尸魔”久久才挣扎着发出声音来：“这该……归……你……”

“不，这是你发现的，我不过是助你一臂取得而已！”天材……地宝……我……不能糟蹋……我已不中用……了，我也……满足了！”

“不！”

“白骨尸魔”双眼怒视陈霖，一眨不眨，额上冒出黄豆大的汗珠，青筋鼓出，显然他激动到了极度。

陈霖不忍心看对方痛苦之容，只好接过。

“白骨尸魔”的神情，才告平静下来！

“阁下，我有两个问题请教？”

“你……不……听我……先说……迟恐不及了……我在临死之前，要……赎罪！”

陈霖只好闭上了嘴！

“白骨尸魔”突然精神大震，面上现出了一抹红光，双眼瞪视着陈霖道：“听着，你必须……阻止……否则……天下苍生将遭到……空前的毒……”

“请讲，力能所及，我一定办到！”

“四毒书生……现在白骨总坛之内……炼制一种毒药，毒绝天下……”

陈霖忍不住插口道：“四毒书生果然在白骨教总坛之内？”

“听我说，这种毒药，炼成之后，将由所有的教徒，广泛的使用，任你功力盖世，稍沾即死，无法救治，据我揣想，已届完成阶段，如让其炼成使用，无异是武林末日，我请你予以阻止，稍赎我过去的罪忤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一阵喘息！

陈霖暗道：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，这件事若非被他揭发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武林苍生，将死无噍类了！”

“白骨尸魔”喘息一阵之后，又道：“你……我相信……能办得到……”

陈霖点点头道：“在下当尽力而为！”

“白骨尸魔”一顿又道：“百幻书生……兄妹……既然也是……你的仇家……我在九泉……之下，当能看得到……他俩遭报……”

陈霖星目放射奇光，将头连点。

仇踪已明，想不到全集中在“白骨教”总坛之内，只要自己能入得白骨总坛，将可快意恩仇，目前既不能从这绝谷飞升这倒悬的孤峰，只有出谷仍从正面的“白骨锁魂大阵”着手……

“白骨尸魔”似乎心愿已了，双眼缓缓阖上，面上的那抹红光，逐渐消退，变为死灰之色，喉头一阵咕噜急响……

陈霖正想向他追问进出“白骨锁魂大阵”的诀窍，忽见他已然进入弥留状态，不由心中大急，放声高叫道：“阁下……阁下……我请你指示如何破解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？”

连叫三遍，对方反应毫无！

陈霖计无所出之下，急将对方身形侧转，右手掌心紧贴对方“命门穴”要想以本身真元，供他暂时维持住片刻生命。

但，来不及了！

他掌心所逼出的真元内力，已无法透穴而入！

“死了！”

陈霖废然的叹息了一声，收回了手！

这一代魔头，就这样无声无息结束了他生命的旅程。

陈霖悔恨交集，想不到对方这么快便断气，使他无法打听出“白骨锁魂大阵”的诀窍，他望着那已死的白骨教主呆呆出神！

世事的诡谲变化，使他心力俱疲，他感到江湖风涛的险恶，任何一件事，都不是像表面上所看到的那样单纯，其中所包含的复杂成分简直无法想象。

不能问出破阵之法，是他最大的失策，血海仇家都在白骨教中，同时“白骨尸魔”临死吐露的“四毒书生”炼制奇毒之秘，如果不及早予以制止，任其炼成而普遍由白骨教徒使用的话，武林真的要面临末日了！

.....

陈霖埋葬了“白骨尸魔”之后，才把思念回复到那支稀世奇珍“血参”之上。

听“白骨尸魔”说起，这“血参”服下之后，可平添一甲子以上的功力，而且最奇的是能保元护气，与人交手，决不虞重伤而死！

这真是意想不到的奇遇，自己再加上一甲子功力，当可把本门“血影神功”发挥到十成，如是，“血影门”的各项武技，也必创一新的纪元，师父地下有知，也必含笑九泉了！

于是——

他就地盘膝而坐，把“血参”送入口中，一股冽冷奇香之味，立冲鼻观，“血参”入口即融化，化为津液，顺喉而下.....

半刻之后，一股暖流，自丹田之中升起，渐渐热力频传，转眼工夫，已是炙热如焚，陈霖内力本来雄厚，忙以本身真元接引，穿经走脉，循周身运行.....

盍茶时间之后，陈霖已被包裹在一座赤红的光幢之中。

光幢由红转淡，最后，只剩下淡淡一层血影！

这就是“血影神功”的极限！意动即可伤人！

待到血影收尽，陈霖已告功成果满，只觉全身真元充盈满溢，气爽神清，身躯飘然欲起，不由大喜过望！

心里忖道：“我现在不知功力究竟到了什么程度，不知是否已达到了师父遗柬之上所示的极限，照遗柬所示，‘血影神功’到了极限，只剩一层淡淡血影，意动即可伤人，而师父他老人家穷其毕生修为，也只练到了七成，我何不试试！”

心念之中，运起“血影神功”，五成之时，血芒立现，运到七成，周身赤红如火，再加紧凝运，血芒渐敛，只剩下一层淡淡的血影，若有若无的绕着身躯。

不由喜极而仰天祝祷道：“师父啊！您的遗命传人迭获奇缘，已完成了您遗柬中所示的最大限量，三百年后的今天，本门武功，将在武林中再放异彩！”

但当他念及“血池”已然被“百幻书生”以白骨教主的身份，假借“烈阳神火教”之名而予以炸毁，自己一时托大，未能及时阻止，致令本门发祥之地的“血池别府”永沉地下，又不禁恨火中燃，怆然不已。

他转身对着“白骨尸魔”的新冢，长身一揖，道：“阁下，安息吧！当在下手刃仇讎之时，会把你的事提出，正如你阁下所说，如泉下有知，当可见到彼獠遭报，在下并谨志谢相告先父被害经过和仇家，及惠让‘血参’之德，绝谷弱水，常伴君魂，再见了！”

身形一展，如长虹经天而起，凌空三折，轻而易举的越过弱水，到达彼岸，神功再运，施出“血影冲霄”绝技，只见一圈圈的淡红光晕，在薄雾之中盘旋升空，工夫不大，安稳的登上了峰头，仰望白骨总坛所在地的孤峰，仍如巨灵魅影，隐现在云雾之中，下望绝谷，依旧是雾气迷茫。

绝谷之行，他感到些微的失望，因为他不能从绝谷登上对面的孤峰，但却有着更多的收获——

巧获“血参”，使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！

得悉了父亲确已死于血池之中，而主凶是“百幻书生”兄妹！

揭开了“四毒书生”被“白骨教”追杀而失踪之谜，原来所谓追杀，是为了要掩江湖人的耳目，实际上是与“白骨教”狼狈为奸，暗炼毒物，以资横扫武林！

还有，现在的“白骨教主”是“百幻书生”鹊巢鸠占，恐怕除了“百幻书生”兄妹和自己而外，再无人得知了！

他望着不久之前，被自己劈开的“四毒书生”的假冢，不由从心里发出冷笑！

他又想到“百幻书生”把“白骨尸魔”暗算在绝谷之中，凭着易容之术，幻化为“白骨尸魔”掌理“白骨教”，如非自己身入绝谷，恐怕这个谜永远也不会被揭破，那自己今后又到何处去觅仇踪，这真是天网恢恢了！

而“百幻书生”假他人之名炸毁“血池”，却又要俟自己出池之后，才发信号点燃炸药，这就不可思议了，难道他故意要为自己留下祸胎？这其中可能又是一个阴谋……

他愈想愈迷离莫测……

蓦然——

一条人影，朝陈霖立身之处，电闪射来！

陈霖此刻的功力，已到了意动即能伤人的地步，闻声不惊，缓缓侧过身来。

人影一泻落地，赫然是那神秘的绝色少妇。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她竟然还没有离开幕阜山。

绝色少妇乍见陈霖之面，那一份惊喜，简直无法形容，一把握住陈霖的双手，连连摇撼道：“弟弟，你……你……竟然能平安出谷？”

陈霖被她的这一份纯情所感，也激动的道：“姐姐，我没事，让你担惊了！”

“啊！不！弟弟，你知道我现在有多高兴！”

说着在陈霖的额上亲了一下！

陈霖不由一颗心怦怦而跳。

绝色少妇又道：“弟弟，你在绝谷之中，有所见么？”陈霖心念急转道：

“还是以不说为妙，不然话就长了！”随即漫应道：“正如你所说，下面是一道鹅毛不浮的弱水！”“还有呢？”

“倒悬的孤峰！”绝色少妇盈盈一笑道：“如何，我说要想从绝谷登上孤峰是不可能的事？”

陈霖赧然一笑道：“我放弃了！”

绝色少妇激动不已的道：“你放弃了再闯白骨教？”陈霖面容一肃，摇摇头道：“不，我只是放弃了由此登山而已，白骨教我岂能轻易放过！”

“可是你无法通过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？”

“会的，有一天我会的，虽然目前不能！”

绝色少妇粉面一黯，跺了一下脚！

陈霖故作不见，顾左右而言他道：“姐姐，那蒙面怪客哪里去了？”

“你下峰之后就离开了！”

“你知道他是谁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陈霖心念一转，微微一笑道：“姐姐，我们以后最好不要再见面！”

绝色少妇粉腮一变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对你的神秘感到不安！”

“你说过你永远爱我的？”

“不错，但我爱在心里，我在心里永远保留着你的倩影，但在行为上我们还是以分开为妙，不然我会觉得痛苦！”绝色少妇粉腮顿呈苍白，妙目之中流露出极为凄怨之光，颤声道：“可是我不能没有你！”

陈霖心里不由一荡，忖道：“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但我连你的名号都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要如此隐秘身世，这畸恋的结果将是什么？”于是一横心道：“姐姐，我又何尝舍得离开你，但，我总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不正常，这使我痛苦，我不希望这痛苦随时日以俱增，所以……”

“你一定要知道我的身世！”

“不！我不强迫你！你可以照你的意思去做！”

绝色少妇面上掠过一抹痛苦的光影，道：“好，我告诉你！”陈霖想不到自己随便这么一说，对方竟然真的愿意揭开本来面目，这在他正是求之不得的事，究其实，他决不可能从心上抹去她的绝世芳姿的，心里虽然激动，但表面上仍是一副无所谓的神情，道：“如你愿意告诉我的话，我洗耳恭听！”绝色少妇微微一顿之后，毅然道：“我叫沈君璧！”“沈君璧！君璧……这名字好极了！”

“贫嘴！我极少在江湖中走动，所以没有外号，也没有人知道我的姓名！”

“啊！我该称你一声璧姐！”

绝色少妇展颜一笑，有如春花怒放，娇声道：“弟弟，你满意了？”

陈霖俊面又是一整，道：“璧姐，你有丈夫？”

绝色少妇笑意忽敛，一副憾然之态道：“不错，有，但是死了！”

“死了？”

“嗯，你不再说离开我了吧？”

“要！我仍然要说！”

绝色少妇沈君璧松开握住陈霖的纤纤玉手，退了两步，讶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血仇在身，大事未了！”

沈君璧秀目之中，射出两缕奇光，往陈霖面上一边几绕，道：“现在我可以问问你的身世了？”

陈霖点点头，慨然道：“我叫陈霖，先父是桐柏派掌门陈其骧！”

沈君璧一怔之后，道：“你的仇家是谁？”

陈霖俊面之上，立泛杀机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‘四毒书生’和‘百幻书生’兄妹，还有太极和华山两派掌门，但这两个掌门人死了，我知道是死于‘百幻书生’之手，他要灭口，可惜！哈哈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杀了同路人，却灭不了口……”

沈君璧粉面顿呈铁青之色，一连向后退了三步，两手紧紧地抱住螭首。

陈霖不由大感骇异，急道：“璧姐，你是怎么了？”

沈君璧痛苦的道：“哦，霖弟，我恐怕是旧疾突发了！”

“那怎么办呢？我们下山去找医生诊治？”

“不用，一会就好！”

陈霖忙过去扶住她的娇躯，沈君璧乘势倚在陈霖的怀里，双双坐地下来，兀自娇哼不已，一声声敲落在陈霖的心板上，弄得他愁眉苦脸，没个理会处。

足有盏茶工夫，沈君璧呻吟渐止，倚在情郎怀中，沉沉睡去，香泽微微，娇鼾吁吁，软玉温香，伊人似玉，陈霖不由意马心猿……

正在此刻——

破空之声，倏告传来！

陈霖疾推沈君璧道：“璧姐，璧姐！有人来了！”沈君璧星眼半睁，娇慵的伸了个懒腰，“唔！”了一声道：“什么？”

“有人来了！”

“哦！”

哦字出口，人已一跃而起，只见数条人影，朝这边飞驰而来！远远地就可分辨出那刺目的白骷髅号志！

陈霖双目一红，道：“白骨教徒！”

沈君璧粉腮一变，杀机立现，急道：“霖弟，你别动，交给我！”不等陈霖回答，她已飞身划去！

陈霖忽地忆起在枣林之内，两人初次邂逅之时，沈君璧就曾毁了数个白骨教的高手，她声言与该教有仇，现在她抢着出手，自也不好再岔一枝！

数个白骨教徒，见有人迎面驰来，纷纷停下了身形，只见沈君璧射到众人身前之时，更不打话，出手便是杀着！

惨嗥之声，接连响起！

只听其中为首的那个惊呼道：“啊……你……你……”两个你字出口，也跟着横尸就地！

陈霖疾移身上前道：“璧姐，都解决了？”

“唔！”

“我记得你曾说过与该教结有梁子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“哦！这个，我有一个师妹，死在他们的手中，所以我立誓凡见了白骨教中人便杀！决不容情！”

陈霖点了点头道：“原来如此！”

沈君璧看了地下的尸身一眼，道：“霖弟，我们走吧！”“好！”两人并肩驰下了幕阜山，将及官道南北分歧之处，双双停下了身形。

陈霖道：“璧姐，容我向你说声再见！”

沈君璧不由花容惨淡，幽幽的道：“我们何时再见？”“山不转路转，随时都可以见面！”

“你准备何往？”

陈霖几乎脱口说出“鹰愁涧”一想不妥，漫应道：“我先赶去赴一个友人之约！”

“如此，你珍重了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陈霖头也不回的朝南官道划去，蒙面怪客曾告诉他已经探悉“丧魂太岁”的巢穴，在幕阜山最南端的“鹰愁涧”，而这官道，正好是沿山麓向南北延伸。

“丧魂太岁”残杀桐柏派弟子，劫持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，陈霖以身在此山范围以内，所以顺便予以了结！

他却不知这“鹰愁涧”座落何处，只一味的朝南疾驰！但见山脉连绵，无穷无尽，奔行了近百里，兀自不见山缘。彤云密布，电光闪闪，雷声隆隆，眼看大雨将至，陈霖心里忖道：“且先寻个避雨之处，以免变成了落汤鸡！”

心念之中，游目四顾，除了坦荡的官道外，竟然不见半个人家，不由着急起来。

又往前驰赶了数里，天空乌暗如墨，似欲覆压而下，忽见道左林中随约露出一角红墙，心想，不是庙宇必是庵堂，且先去避过这阵雨再说，转身就向林中射去，果然是一间破败不堪的神祠，身才入门，豪雨已倾盆而下。

刚自步入正殿，只见已有人先在，俊目扫处，不由一阵热血沸腾，目眦欲裂，杀机陡然高炽，那人赫然是“樵止山”中被自己掌伤而遁的“南宫先生”，怒哼一声道：“百幻书生，今天你休想遁形了！”

掌随声出，一股重逾山岳的劲气，夹着淡淡血光，电闪卷向“南宫先生”。

“南宫先生”身形微挫，举掌相迎……

蓦在此刻——

一声惊叫，突然传来：“住手，使不得！”

随着这一声惊叫，一条人影，电疾射向陈霖。

陈霖此刻恨火焚身，仇焰蔽眼，哪里还会去分辨那惊叫声的好歹，对扑来的人影，恍如未觉，掌出如故——

轰然巨响声中，夹着半声惨噪，“南宫先生”一个身形被击飞起来，直向那殿壁之上撞去，积尘纷落中，又“砰！”的一声反弹回地上……

就在“南宫先生”刚被震飞的刹那，一股奇狂劲道，已劈正陈霖的身上！

陈霖的功力，自服下了“血参”之后，已达意动即能伤人的地步，掌风及体，一种本能的反应，“血影神功”已遍布周身……

“波！”接着是一声闷哼，那由后袭来的人影，立被一道骇人的反震劲道，震得直向殿外庭心飞射而出，“叭！”的一响，摔翻地上。

陈霖这才回过身来，向庭心之中望去——

只见一个水淋淋的黑影，从庭心积水之中挣扎着起来，连跌带爬的上了阶沿。陈霖细一分辨来人，不由惊叫出声：“猴叟，怎的会是你？请恕我……”

“猴叟曹貽”人本瘦小，这一在暴雨积水之中打过滚，衣袍全贴在身上，更是滑稽得好笑，只见他将手连摇道：“我老猴子死不了，无所谓，南宫老儿被你毁了！”

陈霖恨恨的道：“他死不了，我要留活口有话问他，手下已留了分寸！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瞞人眼目只有一次，难道我还上第二次当？”

猴叟三步两步冲进殿中，口里道：“你把他当谁？”

“百幻书生的化身！”

猴叟跌脚嚷道：“我的天呀！他是真正的南宫老儿呀！”陈霖这一震非同小可，急道：“真的？”

“难道我会骗你！”

“你怎会知道他是真正的南宫先生？”

“你自己去证实吧！”

猴叟说着，已奔到殿壁旁边，双手扶抱起“南宫先生”，一阵探索道：“还好，心脉未断，不然，我老猴可真罪过不轻了！”陈霖疾靠过去，往“南宫先生”的面部一抓一摸，“南宫先生”依旧还是“南宫先生”，既无面具，也未易容化装，这时才感到自己太孟浪了，歉疚至极的道：“猴叟，我是无心的！我决想不到……”

猴叟小眼一翻道：“事情过去就别提了，目前先给他疗伤要紧！”

“猴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猴叟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也是偶然碰上他的，起初我以为又是那假的南宫先生，自忖功力不及对方，迫得绕道暗暗尾随，眼看大雨将临，我们就约而同的入了这神祠之中，我突然憋不住这口气，冒叫一声，岂知他竟然毫无反应！”

猴叟望了望臂弯中的“南宫先生”又道：“我壮着胆现身出来，岂知他竟然不认识我，一副木然之态，我不敢分毫大意，猝然向他攻出一掌，他也举掌相迎，但却劲道平平，被我一掌震退丈余，我才看出事有蹊跷，试着和他说话，他竟然语无伦次，我进一步的查察，证明他确是我那老友南宫老儿无疑，只是想不透何以会变成这等模样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我刚才到殿外方便，眼见你冲入殿来，猝然出手，出声阻止，迟了一步……”

陈霖偏头一想道：“这事的关键，仍在‘百幻书生’的身上！”

猴叟接口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，樵止山的假墓，和‘百幻书生’假冒他的形貌出现等情形来推断，必与‘断魂谷’和‘百幻书生’有关！”

“百幻书生现在已是白骨教之主！”

“有这等事，你何以知道？”

“原来的教主‘白骨尸魔’已经遭害，‘百幻书生’幻化的形貌窃据了教主之位，这事只我一人知道！”

陈霖接着把幕阜山绝谷弱水的事，概略的一说，猴叟啧啧称奇不置。

“猴叟，我已得到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的下落！”

“真的？”“在幕阜山极南端的鹰愁涧中！”

“他还活着。”

“这就知道了，他被那‘丧魂太岁’劫持，而‘丧魂太岁’的巢穴已知是在‘鹰愁涧’中！”

猴叟诧异至极的道：“丧魂太岁果真没有死于八大门派围攻之役？”

“这事只有待进入鹰愁涧之后才能分晓了！”

“鹰愁涧是由乱石叠聚成的两座秃峰夹峙而成的绝涧，寸草不生……”

“你知道地点？”

“知道，距此不足五十里！”

“我现在就是奔赴那里！”

“此事暂且不谈，先给南宫老儿疗伤吧！”

蓦然——

一个人影，无声无息的，有若幽灵似的出现殿中！

## 第十四象 步步惊魂

这幽灵般出现的人物，赫然是一个须发如霜的红面老者！猴叟不由惊“啊！”了一声！

陈霖也是吃惊不小，凭自己的功力，竟然被人欺近到身后三丈才发觉，那来人的功力，必是相当可观的了！

白发老者双目射出两缕慑人寒芒，冷冷地罩定两人。陈霖冷漠的道：“你老尊号如何称呼，现身何为？”白发老者发出一阵屋瓦皆震的笑声道：“识相的快给我滚，否则的话……”

“怎样？”

“老夫居处从不许人涉足！”

“如果不呢？”

“老夫面前还没有人敢道过不字！”

陈霖冷哼一声道：“只怕未见得？”

白发老者嘿嘿一声冷笑道：“娃儿，你有多大道行，敢如此目空四海？”

“在下等路行遇雨，入祠暂避，这碍了你老的什么事？”“老夫要你们滚！”

“我说不！”白发老者，须眉一阵掀动，红润如婴儿的面孔，放出一片异采，仔细的端详了陈霖几眼之后，沉声道：“娃儿，你师承何门？”陈霖依然冷漠的道：“这不劳动问！”

“噫，你倔强得相当可以，大概还有两手？”

“嘿嘿，大概还可自保！”

“你们滚是不滚？”

“现在我请你老暂时离开，在下有同伴受伤亟待施救！”“什么？你要老夫离开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娃儿，老夫在一甲子之前自以为傲得可以，想不到你娃儿较之老夫昔年还要傲上三分，不过，老夫得试试你配不配有这种态度！”

陈霖忖道：“这白发老儿怪得可以！”不经意的道：“如何试法？”

白发老者目中寒芒连闪，缓缓的道：“如你能接得下老夫八成功劲的一掌，今天的事算完！”

“接不下的话呢？”

“老夫将治你以目无尊长之罪！”

陈霖忍俊不置的道：“这罪又如何治法？”

“废去你的武功！再找你的师长理论！”

“如果在下能接你老内力一击呢？”

白发老者不由一窒，接着又不屑的一晒道：“那是奇迹！”陈霖也报之以一声冷笑道：“也许就会有奇迹发生！”这时，风雨已告停歇，只剩下檐头零落的残滴声，庭院之中，积水盈尺，野草蓬蒿，一半被没在水中。

白发老儿向外望了一眼道：“娃儿，这正殿恐经不起一震，到外面来！”说着，脚不移身不动，如一根羽毛般晃悠悠的飘落到庭中蓬蒿梢儿之上！

这一手神乎其技的工夫，使得猴叟小眼睁得滚圆，关切的向陈霖道：“小心，不可托大！”

陈霖侧头一笑道：“我理会得！”

身形一展，如脱弩之箭般平射出去，如游鱼般绕旋三匝，然后轻如无物的落在白发老者对面的草叶梢头！

白发老者不由心中一震，这娃儿的功力似乎不在自己之下，这点年纪，哪来的这高功力呢？身法离奇，究属小巧之技，不知他内力如何？思念未已，对方已开口发话：“你老出手吧！”

白发老者沉声道：“娃儿，如果你没有把握接得下……”

陈霖一笑打断对方的话道：“请你老出手！”

白发老者面色一沉，双掌倏地上提平胸，缓缓推出……

猴叟曹貽虽然明知陈霖造诣不凡，但仍觉放心不下，手里抱着“南宫先生”步出殿外檐前，一目不瞬的看着双方。

陈霖对白发老者推出一掌，视若无睹，依然气定神闭的卓立草叶梢头！

一旁的猴叟倒替他捏了一把汗！

劲风及体，看似轻飘无力，其实潜劲如山，陈霖意动之下，神功玄生妙用，把对方的劲势消卸于无形，有如泥牛入海！

白发老者面上立现骇凛之色，他简直不相信这会是事实，凭自己近百年的修为以八成内力推出的一击，竟然被消卸得点滴无存，这真有些邪门！

猴叟不由倒咽了一口唾沫，这“活阎罗”的功力竟有多深，他无从想象！

这是陈霖见对方年事极高，而且也不类邪恶之辈，所以没有施功反震，否则的话，白发老者非得当场出彩不可！白发老者怔了半刻之后，又道：“再接一掌试试！”试字方落，双掌挟以十成功劲，猛然推出——

“波！”的一声轻震，劲力被消卸了大半不说，一股强猛至极的暗劲，反震过来，比之自己推出的一掌，只强不弱！“轰！”的一击，白发老者在草梢之上，一连滑退了丈余远近，才告稳住身形。

反观陈霖，仍是气定神闲的兀立如山。

白发老者，须眉一阵簌簌抖动，心中的难过可就别用提了，人家尚未还手，仅凭护身功力的反震，就将自己逼退丈余，如果是出手的话，哪还堪想象！

一声长叹之后！扭身就得离……

“你老请留步！”

陈霖口里说话，身形不停，最后一个字出口，人已挡在白发老者之前！

“娃儿，你想怎样？”

“请问尊名！”

“你想羞辱我？”

“在下没有这个意思！”

“那你拦阻老夫则甚？”

“请问尊名难道不可以？”

白发老者激动的道：“老夫从现在起将遁迹深山，与草木同朽，永不再作出岫之想了！”

陈霖心里付道：“这老儿怪得可爱！”当下肃容道：“老前辈这等做法，得毋太过？”

白发老儿双目一瞪道：“娃儿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老前辈如以适才的较技耿耿于心，晚辈心实难安！”

陈霖生性冷傲孤僻，如此对人尚属首次，他只感到这老头儿有一种使人心折的正气，尤其这一份傲气，似乎与自己有共同之处！

白发老儿再次打量了陈霖一遍，叹息道：“娃儿，长江后浪摧前浪，老夫深悔以久隐之身复染红尘！”

“敬请赐告尊讳？”

“你一定要问？”

“晚辈谨望赐告！”

白发老儿长叹一声，缓缓自袖中取出一柄盈尺的玉如意，道：“娃儿可识得此物？”

陈霖瞠目不知所对，他出道日浅，对这些武林中独持的表记可说一无所知。

“猴叟曹贻”意把南宫先生放置廊下，飘身上前深深一礼道：“尊驾可是五十年前名震黑白两道的‘如意叟东方旭’前辈？”

白发老者张口发出一长串撕空裂云的狂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……想不到五十年后，江湖中还有人识得老夫这柄玉如意！”

“前辈齿德俱尊，侠胆佛心，永存江湖后辈的心中！”

陈霖闻言之下，吃惊不小，这老者五十年前即已蜚声武林而被称为叟，那年纪当在百岁之外，他自己可十分清楚，若不是凑巧在最近巧服了“血参”，使功力达于巅峰状态的话，可能不是这老者的对手！猴叟转头朝陈霖喜孜孜的道：“南宫老儿有救了！”

接着重新向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深施一礼。

“后辈曹贻，江湖人戏称猴叟，这位小兄弟是……是……”他不知是否该说出陈霖的名号来历，一张猴脸涨得绯红。陈霖既知对方是一代侠隐，也就认为没有隐秘的必要，坦然道：“晚辈陈霖，江湖人惯称为‘活阎罗’！……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惊愕的退了两步，道：“老夫甫出山，即听人说起你们师徒，令师是……”

猴叟抢着代答道：“血影门掌门人血魔唐中巨！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双目如电炬般的直照着陈霖，身躯在微微的颤抖，他似要看穿这震撼了整座武林的魔尊“血魔”的传人，究竟有什么地方异于常人，久久才道：“血魔？三百多年前的血魔？陈霖立即接口道：“有一天晚辈会把真相公诸武林的！”“如意叟东方旭”像是自语般的道：“老夫输得不冤！”陈霖赧然道：“晚辈适才多有冒犯！”

“谈不上冒犯，老夫自取其辱！”

“老前辈言重了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以目示意陈霖住口，然后恭谨的向“如意叟东方旭”道：“后辈等擅闯仙居，请前辈海涵！”

“哈哈！仙居！一个勉可栖身的所在罢了！”

“后辈有一好友，不知得了何种怪症，记忆全失，木然成痴，敢请前辈赐予一诊！”说着向殿外的“南宫先生”一指！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慨然颌首道：“好！”

三人回到殿外廊檐之下，只见那“南宫先生”依然昏迷不省。“如意叟东方旭”向“南宫先生”看了一眼，白眉微皱，蹲下身去用手一探脉息，不禁大摇其头，站了起来！

猴叟满面惶然之色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没有救了！”

猴叟恍若受了当头雷亟，顿时呆若木鸡，做声不得。陈霖一颗心顿往下

沉，自己竟然在一掌之下，使“南宫先生”重伤而死，虽说是由于误会，但总是一件终生难忘的憾事啊！凄然向猴叟道：“猴叟，小兄弟我不察伤了你的生平挚友，这……这……”

“小兄弟，错不在你，别难过，算它是命运吧！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老脸一沉，戟指陈霖道：“你竟然施出这种江湖下三流的手段？还要假惺惺作态，哼！”

陈霖愕然退了一步，茫然不解。

“猴叟曹贻”语带悲哽的道：“东方老前辈，还有救吗？”“没有救了！”

猴叟被“如意叟东方旭”向陈霖说的那一句，江湖下三流的手段弄得心头一震，茫然的把眼光掠向陈霖，但陈霖也是一脸迷茫之色，但仍忍不住道：“小兄弟，你方才使的是什么手法？”“普通掌功，我以为他又是那贼子易容假冒，所以出手重了些！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冷笑数声道：“普通手法？”

陈霖更是满头雾水，连猴叟也傻了眼了！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接着说道：“豺狼其心，枭獍其性，你功力虽高，只是助你为恶而已！”

说着拂袖退去！陈霖身形电似一旋，拦在他的身前道：“慢走！”“你准备怎样？”

“你把话说明再走！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愤然道：“你们这同行的是否伤在你的手下？”

“不错，但事出误会！”

“这不就结了！”

“老前辈说我使下三流手段这一点……”

“你心中明白就可以了，何必老夫指明出来！”

“我就是不明白！”

“老夫不屑于和你争辩！”

陈霖气得全身簌簌而抖，他不知道这“如意叟东方旭”何以硬指自己以下三流手段毁了“南宫先生”，心里愈想愈气，把适才对这老儿产生的一番好感，冲到无何有之乡去了，当下冷哼一声道：“今天你若不把下三流三个字解释清楚，就别打算离开！”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怒极而笑道：“老夫行年百岁之外，今天生平首次被人胁迫，哈哈……”

陈霖寒声道：“不管你活了几百岁，今天非得把话说明不可！”

“如果不呢？”

“那可由不得你！”

“老夫生平从不向邪恶低头！”

这邪恶两字，不啻火上加油，陈霖肺都几乎要气炸，这东方老儿分明是与自己过不去，竟然莫名其妙的把下三流、邪恶等字眼加在自己头上，可说是他出道以来，第一次受到这种公开的侮辱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，切牙怒哼一声道：“东方老儿，在下要得罪了！”

猴叟在一旁急叫道：“小兄弟，使不得！”

陈霖哪里还听得进去，身形似电，招出如幻……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口里哦了一声，人已退至两丈之外！陈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对方可算是自己出道以来，第一次逢到的顶尖好手，竟然能轻易躲过自己的一式“飞指留痕”。“如意叟东方旭”一退之后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，

猝然实行反击，招式之诡异凌狠，世无其匹！电光石火之间，攻出了三招十八掌！

陈霖身影如幻，避开了对方这一轮疾攻，反拍一掌。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三招落空，已料到对方必施反击，身形疾退数尺，陈霖的一掌恰在此时攻到，忙不迭的举掌而封。“砰！”的一声，双掌接实，陈霖身形一晃，而“如意叟东方旭”却踉跄退了一丈有多，如银须眉，一阵抖动。

陈霖怒气不息，右掌一挥，一道淡红掌风，应掌而发。猴叟急得大叫道：“小兄弟，不可伤人！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早已试出对方功力修为，深如瀚海，岂敢大意，疾聚百年修为内力于双掌，沉凝十分的推出。

“波！”一声巨响，但见断梁析木齐飞，土瓦乱射，“哗啦！”声中，殿廊被激荡如涛的掌风，卷坍了一半。

三人不约而同的横飞到庭院之中。

猴叟手里还抱着那昏昏如死的“南宫先生”。

身形才定，陈霖双掌齐扬，又告出手，一股凛冽罡风，挟以重逾山岳的潜劲，飒然涌击，带着一片淡淡的血影。“如意叟东方旭”也横定了心，双掌挟以毕生功力，陡然劈出，势如长江大河，滔滔洪浪，骇人至极。

猴叟心里极不愿他们生拚死搏，但他无法阻止，他的功力比起场中的两人来，相去天壤，他只有干瞪眼的份儿。一个是当今武林中不可一世的“活阎罗”！

一个是五十年前即已名震江湖的人物！

劲气相触，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巨震，十丈之内，劲风成漩，这本已半颓的神祠，被掌风这一鼓荡震撼，“哗啦！”之声四起！猴叟被这罕闻罕见的对掌，惊得胆颤心摇。

只见陈霖仍一动不动的兀立当地，俊面一片湛然之色。“如意叟东方旭”已退离他原来立足的地方八尺有多，如银的须髯上，殷红一片，显然他已在这一个回合之中受了重伤。陈霖面上浮起一丝歉然之色，但随又被怒气所逐，语冷如冰的道：“请尊驾说出在下什么地方下流，什么地方邪恶？”“如意叟东方旭”登时须眉倒竖，霜发逆立，缓缓自白袖中取出那柄玉如意，身躯簌簌乱抖，喃喃叨念道：“如意！如意！百年清誉，想不到今朝蒙垢！”

老眼之中，竟然滴下了两粒清泪！

陈霖本是一时气愤而出手，看了心中老大不忍，心念疾转道：“此老刚烈强傲，一脸正气，只不知他何以一口咬定自己用下三流手段伤了‘南宫先生’？这其中……”

心念未已，只见“如意叟东方旭”举起玉如意，猛然向自己的天灵击去。

“猴叟曹贻”急得“啊呀！”直叫……

陈霖自从在幕阜山绝谷之中，巧食了武林至宝“血参”之后，功力已达以意驭气之境，手掌本能的电闪上扬，一抹红光，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，闪射而出……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击向天灵的手，被那红色劲风卷得一窒，电光石火之间，手腕已被牢牢执住。

“猴叟曹贻”这才喘过一口气来，疾趋近前道：“东方前辈何故出此下策？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须眉俱颤的道：“如意叟东方旭六个字难道还能存于武林之间？”

“前辈齿德俱尊，武林中无论黑白两道谁不敬畏有加！”“那已成为过去了！”

“老前辈的话，后辈不敢苟同！”

陈霖一时之间，倒是无话可说，松开执住对方的手，退向侧面而立。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扫了两人一眼，转身……

陈霖又一闪身阻住，愤然道：“尊驾今天务必要交代明白再走！”

“有什么好交代的？”

“尊驾说出在下何处使用下三流手段，何处所为邪恶，如果事实俱在，在下立刻自决当场，否则的话……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激动的道：“老夫生平最看不得这等事！”“尊驾仍未说出原因？”

“你非要老夫指明不可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为什么要对这老儿下这毒手？”说着朝“南宫先生”一指。陈霖不由一震道：“毒手？在下因错疑他是别人乔装，所以出手重了些，何得谓之毒手？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冷哼一声道：“他分明是身中剧毒！”“什么！剧毒？”

“剧毒！”

陈霖和猴叟同时惊叫出声。

“不错，剧毒，而且已将攻及心脏，神仙下凡亦难使其回生！”陈霖这才悟到对方疑自己下毒，所以一再恶言相向，当下疾移步到“南宫先生”身前，只见他口唇发青，眼环变紫，果然是中毒的征候！转身向“如意叟”道：“晚辈虽不敢自诩功力，但从不用毒，也不识毒！”

猴叟也插口道：“这点我可以作证！”

“那他何由中毒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陈霖一顿道：“南宫先生可能在我们见面之初即已中毒？”猴叟道：“我看必是如此，但谁下的毒手呢？”

“纵南宫先生此刻醒转亦无济于事！因为他似乎神智不清，而且记忆全失！”

“是呀！”

随着猴叟把遇见“南宫先生”及陈霖出手的始末原因，向“如意叟东方旭”详细述出，“如意叟”一阵凝思之后道：“照此说来，他中的毒当在两种以上，一种使其记忆消失，另一种却使他丧生！据你们这一说，我倒是错怪了小友了！”

陈霖急道：“如果老前辈开始时即说出中毒的话，晚辈也不致如此放肆了！”

“事情已过，算了！小友的功力为老夫生平仅闻仅见！”“不敢当此谬赞，老前辈的修为也是晚辈出道以来仅见！”“哈哈哈哈哈！”

猴叟愁容满面的道：“前辈，我这南宫老友真的没有救了？”“如意叟”惋惜的一点头道：“没有救了，毒已散布周身攻入心脏，而且此毒又非常之毒！”

“唉！他就这样的死了，连替他报仇都感无从着手！”“如意叟”沉吟了片刻之后，道：“有了，老夫尽力一试！”“还有救？”

陈霖和猴叟异口同声的惊问。

“如意叟”道：“施救已属无望，但老夫将尽力一试，希望能使他暂时复苏，解去他丧志失神的毒，或许他能说出被害经过也说不定！”

“如此请前辈一试！”

三人同时移步到“南宫先生”身侧，猴叟乃是至性至情的人，见生平老友落得如此模样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潜然泪下！陈霖虽说找“南宫先生”的目的，是为了请教破“白骨锁魂大阵”之法，但也感到无限凄然！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从怀中掏出一只羊脂玉的小瓶，倒出一粒丸药，撬开“南宫先生”的下腮纳入口中，然后飞指连点他身上数处穴道，复以手掌在他的“命门穴”上用力一拍，奇事发生了——“南宫先生”竟然鼻息粗重，缓缓睁开眼睛来！

“猴叟曹貽”连声叫道：“南宫老儿，南宫老儿……你看着我，我是谁？认得出吗？”

“南宫先生”失神的眼，缓慢的徐徐转动，然后停留在猴叟的面上！猴叟俯下身去，执着他的一双冰冷的手，连连摇动道：“南宫老儿，你认识我！你……你……究竟伤于何人之手，我给你报仇？”

“南宫先生”嘴唇噙张，但却发不出声来！

猴叟急叫道：“你说呀！你说呀！伤于何人之手？”“南宫先生”似乎心里明白，苦于说不出来，脸上泛起一抹痛苦之色，久久之后，才断断续续的发出阵细如蚊蚋的声音道：“绛……珠可……感……百……幻……该……杀……”最后一个杀字，已差不多无从分辨！

猴叟重复道：“绛珠可感，百幻该杀！……什么意思？”陈霖接口道：“南宫前辈必是被‘百幻书生’毒害无疑了，‘绛珠仙子’是‘百幻书生’的胞妹，这绛珠可感四个字倒费人猜疑！”“南宫先生”眼神渐散，眼皮也徐徐下垂！

“如意叟”摇摇头道：“完了！”

陈霖忽地想起久悬心中，也最迫切的事来，急俯下身去，在“南宫先生”的耳边大声疾呼道：“南宫前辈，南宫前辈，那白骨锁魂大阵……”

“南宫先生”已将合拢的眼皮微微向上一翻，但随即更快的合上！

陈霖废然一声长叹道：“他死了！”

猴叟又告潜然泪下。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讶然道：“什么白骨锁魂大阵？”陈霖语含怨毒的道：“该阵是白骨教所设，作为护坛的屏障，阴恶毒绝……”

“与这姓南宫的有什么关联？”

“南宫先生精于各种阵法，晚辈拟向他领教破阵之法！”

“你与白骨教又有什么过不去？”

陈霖恨声道：“晚辈不共戴天的仇人，全在该教之中！”

“哦！”

猴叟对这生平好友南宫先生之死，感到无限的哀悼，招呼陈霖道：“小兄弟，我们先把他埋了吧！死者入土为安！”

陈霖黯然的点了点头道声：“好，就在这神祠之外择地安葬吧！”于是由猴叟抱起“南宫先生”的尸体，两人同时向“如意叟”告了退，出得祠外，

选了一块向阳的地，把南宫先生的遗体葬了，并由陈霖以指功勒石为碑，……诸事妥当，已是一个时辰开外。

猴叟突地道了一声：“该死！”

陈霖不由一惊道：“什么该死？”

猴叟急道：“我们快去找‘如意叟东方旭’这老儿，别被他走了，快！”说着当先纵身入祠。

陈霖被弄得满头玄雾，也只好跟着赶去！

进得祠去，哪里还有“如意叟”的踪影，陈霖讶然道：“猴叟，什么事不妥！”

猴叟连声道糟，且不回答陈霖的话，匆匆的道：“他不是说这神祠是他安身之地吗！我们现在快搜一遍看，先找到这位如意老儿再说，真该死，我到此刻才想起来！”

陈霖蹙着一肚子的疑团，与猴叟两人分头向殿后搜去，祠并不大，仅有前后两进，可以一目了然，但见破瓦残垣，断扉烂椽，蓬蒿没径，蛛网尘封，哪里像是有人住的样子，寻了一遍，又复高声呼唤，了无反应，只好退了出去。

“猴叟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“你不是要急于破白骨锁魂阵吗？”

“不错，但与如意叟有何关系？”

“我忽然想起五十年前，武林中有两个形影不离的老怪物，一个就是这‘如意叟东方旭’精干歧黄之技，以玉如意为表记，另一个是‘牙笏叟褚江’精奇门之学，以一柄玉笏作表记，两人合称武林双老，各有一身出色的功力，形影不离，五十年前，双双失踪江湖，现在只见‘如意叟’而不见‘牙笏叟’，不知是否还在人间，如果在的话，破白骨锁魂大阵当无困难了！”

“你要找如意老儿的动机就是要问‘牙笏叟褚江’的下落？”“不错！”

“可是现在来不及了！”

“只有以后再说了，现在你准备上哪里？”

“鹰愁涧去会‘丧魂太岁’，救出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！”“丧魂太岁昔年传说已死于八大门派之手，而竟然还活着，岂非怪事？”

“我们只可信其有，反正不久就可揭晓！”

猴叟伤感的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生平两个好友，一个是南宫老儿，想不到中毒惨死，另一个便是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，又遭了这灾厄，生死不明，嗨！走吧！”

陈霖心念疾转道：“我曾经向蒙面怪客说过，这事将由‘血魔’出面，如果猴叟和自己一道，岂不泄了底……”当下歉然一笑道：“猴叟，你只告诉我‘鹰愁涧’的方位就可以了，你不要去吧？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事由家师‘血魔’出面，你去了恐怕不便！”

“真的？”“当然不假！”

“令师呢？”

“在前道等我！”

“好，既然如此，你就请吧！反正只要能救出西门俊就得！这‘鹰愁涧’由此循官道南行，到一处三峰并峙的地方入山，三峰之后，两座秃峰夹峙，那便是了！”

陈霖心里感到十分歉疚，但目前他又不能揭开这“血魔”之谜，当下道：“猴叟，谢谢你的指引，我有两件事请你留心代为注意如何？”

“你说吧！”

“第一件事是请你留意那‘牙笏叟褚江’的下落，第二件事是烦代查那天‘断魂谷’出来的那位吴如瑛姑娘……”“噫！她不是和你一道上八旗帮的吗？”

陈霖俊面抹过一片凄然之色，道：“她半途走了！”“好，一句话，我尽力去做就是！”

“我只是请你在江湖中走动之时代为留意，不敢劳你去专门探访！”

“哈哈，废话，我老猴儿旁的长处没有，为朋友卖卖命倒是特长，你走吧！哦！且慢，有了消息我到哪儿去找你？”“八旗帮留讯吧！”

“好！一言为定！”

“有劳了，再见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陈霖与猴叟分袂之后，踏上官道，向南疾赶，两个时辰之后，他到了猴叟所说的三峰并峙的地方，略一审视之后，飞射上峰！

为了实践自己对蒙面怪客说过的话，上峰之后，立即运起“血影神功”，至七成之谱，登时变为一个赤红如火的怪物，血魔。

由峰顶向前展望，果然是两座牛山濯濯，寸草不生的褐色峰岩，心想，这两座秃峰之间，必是那“鹰愁涧”无疑了！

于是——

他缓缓的下了峰顶，朝那两座秃峰之间飘去。

忽然，他发觉情况似乎有点异样，树丛草泽之间，隐隐约约似潜伏了不少人。

难道他们也是为了“丧魂太岁”而来？

也许，他们是为了自己而来，但，不可能，自己此来，除了猴叟之外，无人得知，怎会有这多高手在此伏匿等候呢？

他把目光再度向断石崖洼，树丛草泽之间扫了一遍，索性缓下势子，一步一步向那两座寸草不生的秃峰走去……

静静的山野，布满了无穷的杀机！

这时，秃峰旁侧的一株浓荫如幕的树上，正隐着一老一少两个人，那老的是一个须发虬结的怪老者，他正是“飘萍客李奇”的化身“天音叟”，那年轻的却是一个奇丑少女，她正是陈霖的未婚妻钟小翠。

钟小翠突然用肘一碰旁边的“天音叟”低声道：“李师伯，他真的现身了！”

“天音叟”点点头道：“我看到了！”

普天之下，只有“天音叟”和钟小翠知道“血魔”就是陈霖的化身。

钟小翠眼中流露出一片激动之情，道：“李师伯，我们要不要阻止他进鹰愁涧？”“阻止不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，同时群豪伏伺他决无不知之理，他现身必有道理！”

“奇怪，他为什么要来这鹰愁涧？”

“外间传说‘血池’被炸之后‘血魔’移居‘鹰愁涧’，我看这决不可能，其中定有蹊跷，而且堂堂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和各帮派的高手，会不约而同的齐集在此，这其中就不无可疑！”“他们都是为了他而来？”

“谁说不是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他出道之后，差不多的帮派都或多或少有人丧生在他手下，现在既然知道他落足‘鹰愁涧’，这是报仇的大好机会！”“奇怪，这消息如何会传出江湖？”

“这就不得而知了，也许有人偶然发现也不一定，总之这是一个谜！”

“你看他应付得了吗？”

“大概不成问题，如果没有什么阴谋在里面的话！”

“还会有阴谋？”

“目前很难说，但他的功力几乎无人能敌是事实，群雄如果有心要除去他的话，当然会有所安排！”

钟小翠粉腮一变道：“这未免太可怕了，我们是不是现身助他一臂……”

“我们在暗中更好，你和他的关系，江湖中无人知道！”陈霖已行到那两座秃峰之前，只见两峰高入云霄，苍苍垒垒，似乎全由些怪石叠成，中间，一条宽仅五丈的涧道，涧中寸草不生，是一条干涧，仅有些嵯峨怪石参差错落的点缀其中。他略为一停之后，大踏步向涧中走去——

血红的身影，转眼之间被这深涧所吞噬。

就在陈霖入涧之后，无数人影，纷纷现身，峰顶以迄峰脚，全为人影布满，涧口聚集不下百人之多的各门派帮教的高手，一个个面色凝重，如临大敌！

陈霖缓缓地向涧中走去，心里忖道：“不知道这‘丧魂太岁’隐身在涧中的什么地方，西门俊叔叔不知生死如何？奇怪的是涧外那些隐伏着的高手，不知因何而来？”

百丈之后，渐渐水声潺潺，走近一看，原来是一道涧水，急湍的奔流而来，却消失在前面不远乱石堆中，想来那里必是什么地洞暗道之类！

蓦然——

涧侧岩壁之间传出一声阴恻恻的冷笑，一个冰寒的声音道：“血魔，你送死来了！”

陈霖不由一愣，听声音似传自壁间，但眼光所及之处，又没见有什么洞穴之类，当下朝着壁岩报以一声冷哼道：“你是谁？”那怪声又道：“丧魂太岁！”

“你真的没有死？”

“我为什么要死？”

“昔年八大门派……”

“嘿嘿嘿嘿，血魔，八大门派其奈我何！”

“你敢现身出来？”

“我且问你，你来此为何？”“一方面要你放出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，另一方面吗，和你结算结算你无故杀死该派数十高手的这笔血帐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血魔，桐柏派的事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“这个你毋须问！”

“你要索回西门俊一个活口可以，但有一个条件！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以血影门的武功秘笈交换！”

陈霖不由连声冷笑道：“丧魂太岁，你在做梦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，这是事实不是梦，你进入鹰愁涧，等于是进入了幽冥地府，

要想活着出去，才真是做梦！”

陈霖不由气极，对准那闻声不见人的壁间，猛劈一掌！血光闪处，一阵地动天摇的巨响，砂石激射，碎石纷飞滚落，岩壁之上已被劈开了数丈见方的一个缺口。

“血魔，你劈塌了这座峰岩也没有用！”

“我非把你劈出来不可！”

陈霖忖料这“丧魂太岁”必定隐身在壁间的暗洞之中，但要寻找枢纽，情势在所不许，只好出此下策，想借无俦的神功，劈碎那隐蔽洞穴的机关枢纽，跟着这一声断喝之后，功力又加二成，猛劈而出！

“轰隆！”“哗啦！”声中，又是一大片岩石滚落，但依然不见洞穴出现。

“丧魂太岁”冰冷的声音又告传来，像是又换了一个角度，语含调侃的道：“血魔，不要枉费气力了，我们来谈谈条件吧！”陈霖恨得牙痒痒的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“丧魂太岁”道：“你要不要西门俊的活命？”

陈霖血红的目光一闪，道：“你敢动他一毫一发，我活剥了你的皮！”

“你办不到！”

“你不妨试试看？”

“你听着，现在‘鹰愁涧’之外，各门派帮教的高手遍布，他们全为了你一人而来，此外还有不少久不出山的人物，也在等着会会你……”

陈霖冷笑一声道：“那是他们自己找死！”

“当然，那是另外一回事，不在我们条件之内，我主要的是告诉你，涧中已预置了炸药，我只须举手之劳，就可以使你立成齑粉！”

陈霖不由打了一个冷颤，“血池”被炸毁的那一幕，还清晰的存在脑际，这炸药的威力，确实不是凭武功所能抵挡的，如果对方所言属实的话，自己恐难逃一死。

但另一个意念立刻又浮上脑海！“丧魂太岁”的行踪是蒙面怪客探悉而转告的，自己来此可以说人不知鬼不觉，为什么涧内竟然早有布置，似在等自己入网，而各门派帮教又何以会齐集此间，而据对方说是为了自己而来，这就令人莫测了？……

思念未已，壁间的声音又道：“血魔，考虑好了没有，这件交易你并不吃亏，以‘血影门’的秘笈，换回你的一条命和一个活口西门俊，何乐而不为！”

陈霖怒极而笑道：“你凭什么说我带有‘血影门’的秘笈？‘血影门’有秘笈你又何由知晓？”

“嘿嘿嘿嘿，长言短叙，咱们不谈那些，只谈交易！”“凭你还配要胁我谈交易！”“配与不配一试便知！”

这时，涧口之外，已被数以百计的高手布满。

七大门派各掌门人连同所率的弟子总数在两百人之间，而其他的各色人等也在数百人之谱，其中“白骨教”占了绝大多数。昆仑掌门玄元大师性最急躁，见“血魔”入涧这么久了，仍无半点动静，不禁移身到此行为首的少林掌门悟真大师身侧，道：“大师，我看我们仍按原定计划施用火攻如何？”悟真大师道：“发出邀柬的人，既然声称已有万全部署，我们何妨静以观变！”

“可是涧中毫无动静，如果此刻‘血魔’知警而向涧外退身的话，恐怕

无人能阻，如被他走脱，后果就不堪设想了！”“但老衲以为无妨再稍候片刻。”

崆峒掌门天机子插口道：“各位当不会忘记华山那一役吧，观其徒而测其师，‘血魔’的功力，恐怕难以力敌，还是静候涧中的讯号为上策！”

众人默然不语。

另一面，一株浓密的大树上——

钟小翠颤声向“天音叟”道：“李师伯，我有些担心！”“天音叟”沉声道：“担心又有何用，目前只有静以观变！”“您不见洞口之外那些高手，他们似乎有什么预谋似的？”“禁声，有人来了！”

一阵几乎不能分辨的破风之声传处，两条人影，鬼魅飘风似的落在树侧不远的地方，赫然是一老一少两个妇人。那少妇低声向那年老的道：“师父，血魔入涧这久，怎的还无动静？”较长的妇人道：“放心，他这次坠入壳中，绝跑不了！”钟小翠芳心巨震，一碰“天音叟”，“天音叟”急示意要她不要作声。

只听那少妇又道：“血魔既然不是无虚剑吴佑年的化身，也不是桐柏掌门人陈其骧，他到底是谁呢？不知他是否真的已把血影门的秘笈携出？”

“这很难说，血池被毁，照理他该携出！”

“是否要待他交出秘笈之后才……”

“不一定，必要时只好把他先毁了！”

“还有那个活阎罗呢？”

“只要血魔一死，他的传人活阎罗的性命，取之易如反掌！”“可是那朱……”

“她阻止不了的！”

说到这里，话音顿止。

钟小翠忍不住悄声道：“李师伯，她们是谁？”

“三绝姥姥和她的门徒江湖一美何艳华！”

“她们……”

话声又起——

“师父，那些名门大派的人物还不知死星照命哩！”“别响，当心露了底！”

……

“李师伯，七大门派似乎也在被算之中，看样子这设谋之人居心叵测？”

“情况相当复杂，今天弄得不巧将造成武林空前血劫！走！我们转移阵地！”涧内——

陈霖面对那面古怪的岩壁，计无所出。

那自称“丧魂太岁”的声音又道：“血魔，你真愿意粉身碎骨而死，不愿交出秘笈？”

陈霖心里明白，本门根本没有什么秘笈传下，有，也只是些简帖，但全部已随着“血池别府”被埋而永沦地下，对方口口声声要以秘笈作为交换条件，令人费解，而一切似乎都是预谋，更使人无从想象。

“血魔，你准备牺牲了？”

话声传来，陈霖突地发现了个中蹊跷，那岩壁之间，有很多裂缝，看来这裂缝必定很深，直通岩腹中的暗洞，“丧魂太岁”利用裂隙传声，由于隙缝深邃，所以自己连劈数掌毫无所获！秘密既被识穿，精神陡涨，双掌贯足

十二成“血影神功”，对准那正中的一条隙缝，猛然推出！

一声撼山栗岳的大震过处，一块数丈方圆的岩石，离开岩壁，翻滚而下，眼前顿时现出一个黑黝黝的大洞！陈霖怒哼一声，飞身就待向洞内欺入……

一股强猛至极的劲风，从洞卷出，陈霖猝不及防，将起的身形，又落向原地！

就在此刻——

一条人影，现身洞口，赫然是一个长发披肩的怪人。陈霖大喝一声道：“你就是丧魂太岁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西门俊被你弄到何处去了？”

“后面洞中！”“交出来！”

长发披肩的“丧魂太岁”面对“血魔”竟然毫无惊恐之容，闻言哈哈狂笑道：“你说得倒是轻松！”

陈霖厉声道：“你交不交出来？”

“丧魂太岁”反问道：“你愿意谈条件了？”

“放屁，我要你的命！”

“你不后悔？”

“我先劈了你再说！”

话声中，红影猝然弹起……

同一时间，“丧魂太岁”身形电闪向后一缩，一阵天崩地陷的巨响传处，砂层蔽天而起，巨石碎岩，铺天盖地的倒倾而下，“轰隆！”之声，震得四山齐应，直传到数里之外……“丧魂太岁”真的点燃了炸药。

“血魔”显然已被活埋在崩岩之下。

这一尊魔，难道就真的如此结束了他的生命！

爆炸之声，传到涧外——

少林掌门“悟真大师”一挥手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各位请随老衲入涧一查！”说着当先举步，其余各门派的掌门和所属弟子，总数近两百人，齐随少林掌门之后，蜂涌向“鹰愁涧”内。其余不少黑白道高手，在一惊之后，也跟着进涧！意料中，这不可一世的“血魔”必已被炸得尸骨无存！当然，他们的目的是要一睹现场，亲眼证实“血魔”是否真的死亡！

只有“白骨教”的高手们，仍在原地按兵不动。

七大门派遥遥领先，向涧道之内淌进。“悟真大师”等七个掌门人走在最前头！

虽然，按照原先所约，爆炸声起，就是“血魔”丧生的讯号，但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忐忑不安的，如果“血魔”万一不死，后果就相当严重了。

转眼之间，各门派的高手已深入涧中达五十丈……

蓦在此刻——

一条人影飞泻落在众人之前，“悟真大师”一抬手，全部止住了身形。

这突然现身阻路的，赫然是一个须发盘结，仅露两眼的怪人。

那怪人冷冷的道：“你们不打算活了？”

这句突兀的话，使得所有的人齐齐为之一愣。

“悟真大师”宜了一声佛号道：“施主何人？”

“天音叟！”

“天音叟！”

这“天音叟”三个字听在各大门派的人耳中，确实陌生得很。“悟真大师”又道：“施主阻路却是为何？”

“有人在这涧道之中埋藏了炸药，专等你们各门派的人去送死！”

所有的人脸色遽变。

“施主怎么会知道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们，如果你们想死的话，无妨进去试试！”众高手之中，立时起了一阵嗡嗡嗡嗡之声，他们是跟随各掌门人来此，至于何以“血魔”会在涧中被炸，什么人的策划……等等，也许只有各掌门人知道。“天音叟”的话，使他们感到踌躇不决。

昆仑“玄天大师”接上去向“天音叟”道：“施主不是危言耸听？”

“天音叟”嘿嘿一笑道：“不信尽可试试，我只是不忍见数百生灵涂炭而多句嘴而已！”

太极新任掌门“剑掌双绝朱昌”心切掌门师兄惨死“血魔”之仇，所以对“血魔”的生死最为关切，生怕各掌门人因此而退，忙越众而出道：“我们不能因阁下所说毫无根据的话而就此退出走？”

华山派新任掌门“追云剑伍天雄”也加上一句道：“是呀！我同意太极掌门人的说法！”

“天音叟”冷笑连声，身形一起，没入那叠岩乱石之中。崆峒天机子转身向少林“悟真大师”道：“大师，依在下愚见，我们火速退出鹰愁涧为上策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自称‘天音叟’的怪人，说话决非无因！”

昆仑“玄元大师”不屑的道：“天机道兄如果害怕的话，何不先行退走！”

“哼！”

秃峰之上，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和她的师父“三绝姥姥”眼看七大门派的高手连同掌门人已进入涧道之中，只要再向前进五十丈距离，就可……做梦也估不到会有人现身拦阻。这现身拦阻的是谁？

难道他已知悉全部内幕？师徒俩眼中几乎冒出火来，恨不能把那现身拦阻各大门派进涧的人撕成碎片。

暮在此刻——

一声冰寒至极的冷笑起自身后！

两师徒同时感到一震，惊悸的回转身来，一看，登时亡魂皆冒！”

眼前站定了一个全身赤红如火的怪物！

“血魔！”

“血魔竟然没有被炸死！”

空气之中，由于血魔的现身而圈泛出层层死亡气息。陈霖血红的目光，紧紧罩定“三绝姥姥”，看得这淫、狠、毒三绝的女魔，汗毛直竖，从背脊骨里冒出寒气。

一旁的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更是靛靛不已。

这恐怖的人物竟然不被炸死，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。陈霖阴恻恻的发言道：“三绝姥姥，今天的阴谋诡计是什么人设计的？”

“三绝姥姥”粉腮大变，厉声道：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真的不知道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那我就先毁了你！”

声落掌出，红光闪处，惨噪之声破空而起，“三绝姥姥”被劈得直向涧底飞泻。

涧道之中，各大门派的掌门人和无数的武林高手，正自被“天音叟”的一席话说得进退两难之际，突闻岩顶传来一声凄绝人寰的惨噪——这一声惨噪，救了他们的性命。

纷纷朝外疾退。

惨噪之声刚歇，一声地动山摇的巨响挟以断岩碎石齐飞。

“天音叟”所言非虚，炸药果然爆炸了，分秒之差，他们将逃不了粉身碎骨之死，不由骇出了一身冷汗，一个个丧胆忘魂，向涧口似潮水般涌出。

他们接获一张署名江湖人的柬帖，说“血魔”现下已移居“鹰愁涧”，并已有万全之部署，要一举毁去这恐怖人物，为了防万一起见，请各门派的高手，赶来共成此举，为苍生弥劫，并且约以爆炸声为号，请他们进涧察看“血魔”的生死。

想不到这是一个恶毒的阴谋，竟然要把七大门派的人一举毁灭！

若无“天音叟”及时告警，此刻惨剧已然演成了。

这安排毒计的“江湖人”到底是谁，他们无法忖测。

他们曾眼见“血魔”进入涧道，而后听见了爆炸声，“血魔”是否已经被炸，或许这仅是故布疑阵，也是令人无法想象。

如果说这是“血魔”自己玩的花样，但不合逻辑，以“血魔”的功力而论，他无须费这么大的手脚，他要有心毁去七大门派的高手，相信还不成问题。

到底是谁呢？这成了一个谜。

莫非这居心阴恶的人既想毁去“血魔”，又想一网打尽各大门派的高手？

这极有可能……

岩壁之上——

“血魔”与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对峙。当爆炸之声传来之际，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心里有数，倒无所谓，陈霖却吃惊不小，心里暗道：“好恶毒的安排！”原来当“血魔”现身之际，“三绝姥姥”手持炸药引线待发，她被陈霖一掌劈飞之际，手带动了那引线消息，所以引发了炸药。所幸她先发的那一声惨噪，使涧道中犹豫不决的各门派高手，知警而退。

且说——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见师父“三绝姥姥”被对方一抬手之间劈落岩下，连闪避还手的余地都没有，以自己的功力而论，就别提了，当下，粉腮遽呈死灰之色，惊怖至极的看着“血魔”，像一只猫爪下的老鼠。

“滚吧，我不杀你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几乎不相信这是真的，以残狠恐怖震栗江湖的“血魔”，竟然会放过自己，颤声道：“你不杀我？”“不错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君子不掠人之美，另外有人要杀你，而且是十分迫切的！”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不由打了一个噎，她知道“血魔”口里要杀她的这个人是谁，一时之间，她忘了走，忘了恐怖。突然——

她歇斯底里的叫道：“血魔，你杀我吧？”

“我不杀你！”

“我愿意死在你的手下！”

“我说过不杀你，杀你的另有其人，你等着吧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悲叹一声，踉跄奔离岩顶，这淫毒的女人，居然也知道那因果报应的可怕，然而她并不后悔，她只是怕，她恐惧那惨绝人寰的事实来临！

陈霖在看见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的身影消失之后，散去了神功，回复他本来的面目，向涧口之下射去，他要看看那些原先隐伏的高手，到底是些什么人！

回笔叙及“天音叟”和钟小翠。

当涧内爆炸声传出之际，钟小翠芳心巨震，悲呼一声：“霖哥哥完了！”不顾一切的向涧内飞泻，所幸这岩壁层层叠叠，不愁没有落脚之处，何况她一心惦记未婚夫的安危，还顾及什么危险。“天音叟”也是心胆俱寒，惶急之中，他仍不忘先向七大门派的人示警，然后返身追上钟小翠，向涧内深入。

当他俩到了涧底之处，只见一片碎岩断石，埋没了半截涧道，哪里还有陈霖的影子，钟小翠悲声道：“李师伯，霖哥哥他……完了……”

“天音叟”道：“未见得，以他超凡绝俗的功力，可能会躲过“但他人呢？”

“我们先找找看！”

“如果霖哥哥他……我决不独活下去！”

“我们先在现场找找看！”

蓦在此刻——

断石堆中突然发出一声阴笑！声音冰寒如发自死人之口！”“你们在做什么？”

“天音叟”和钟小翠同时大吃一惊，举目望处，只见身前三丈之外，已出现了一个长发披肩的怪人。“天音叟”一看这怪人形貌，不禁心泛寒意，忖道：“噫，他难道真的没死，怎会在此现身？”心念之中，目注那怪人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丧魂太岁！”

“你不是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丧魂太岁早已死于十多年前八大门派之手！”

“你亲眼所睹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那自称丧魂太岁的怪人阴恻恻的一笑道：“不管是真是假，我问你们来此作甚？”

钟小翠情急忍不住道：“我们来察看‘血魔’的生死！”“嘿嘿嘿嘿，血魔！在这片乱石之下！”

钟小翠眼中倏然蕴上两粒泪珠，芳心尽碎，竟似不信的悲声道：“他死了？”

“不错，粉骨碎身，被埋在乱石之中！”

钟小翠脑内嗡的一响，几乎当场晕倒。

“天音叟”也自丧魂落魄，大声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“我为什么不知道？”

“是你阁下的杰作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天音叟”心念疾转道：“这阴谋毒计既是对方所设，而洞壁之上，阴谋炸死各大门派的却是‘三绝姥姥’师徒，那这人是谁呢？难道他真的是‘丧魂太岁’要向各大门派报昔日被围攻之仇，但他又何以与‘三绝姥姥’勾结，而把‘血魔’也牵入算中，江湖风传‘血魔’移居‘鹰愁涧’，难道他的功力还超过‘血魔’？……”

钟小翠一听炸死陈霖的就是这“丧魂太岁”，目眦欲裂的道：“恶魔，姑娘与你拚了！”

娇躯猛弹，扑向“丧魂太岁”！

“丧魂太岁”断喝一声：“慢来！”倏地朝钟小翠挥出一掌，掌力之雄浑，骇人听闻，“天音叟”见状，大喝一声：“翠儿退下！”亦自闪电般推出一掌！

“波！”的一声巨响，双方身形一窒，而钟小翠也被两股劲气相撞的激流，震得落回原地。

多亏了“天音叟”硬挡了这一掌，否则钟小翠非受伤不可。“丧魂太岁”狞声道：“你俩与‘血魔’是什么关系？”钟小翠咬牙切齿的道：“这个你管不着，反正姑娘今天豁出去了！”

“嘿嘿，不知死活的丫头！”

钟小翠见未婚夫已遭了暗算，惨被埋尸乱石之中，已打定主意不生出此涧，把心一横，又告电闪扑去！

“天音叟”见状大急，也跟着纵身扑上！

“丧魂太岁”冷笑一声，以快逾电闪的速度，划了一个半弧，反绕到钟小翠的侧面，双掌猛挥而出……

这一划之势，堪堪避开了“天音叟”扑来的身形！

惨哼声中，钟小翠的骄躯，被击得飞泻而出，栽倒三丈之外。“天音叟”一扑落空，钟小翠已遭了毒手，不由目眦欲裂，返身变势，向“丧魂太岁”连拍三掌，这三掌是他含愤而发，挟以毕生功劲，势如怒海狂涛，迫得“丧魂太岁”连退了三个大步。“丧魂太岁”一退之后，抡掌反击……

双方都有制对方于死命的心理，出手俱是杀着。

刹那之间，劲风呼啸，激荡排空，在乱石堆上，展开一场武林少见的搏斗，双方势均力敌，不相上下，一时之间，决难分出高下。

涧口之外——

各大门派相继退出之后，一时忖测纷纭，对这奇突而又恶毒的阴谋，想不出半点端倪来！

唯一知道这事始末的，可能是“天音叟”，因为他曾向各门派的人示警！

就在群豪议论纷纷之际——

一条人影，划空而落入当场！其势之疾，快逾殒星下降。群豪不由纷纷瞩目，只见这其来的人影，赫然是一个俊美冷漠的少年。

“活阎罗！”

“活阎罗！”

“血魔的传人，活……”

随着这几声惊叫，人群一阵波动，空出一方隙地，把“活阎罗”圈在居中。

空气由于“活阎罗”的现身而遽呈紧张。

陈霖一看，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居然全部在场，不由骇凛不已，他到现在为止，还不知道这黑白两道的高手，全是为了他一人而来。

他听蒙面怪客说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被“丧魂太岁”所劫持，推断目的是在“轩辕经”，而“丧魂太岁”匿居在“鹰愁涧”中，所以才寻踪而来，想不到会来了这么多的武林人物，而且涧中还预埋了炸药……他百思不得其解。

当他的眼光触及到那些“白骨教”高手，心中的怒火点燃了，俊面之上，顿时浮起一层浓厚的杀机！

白骨教的人在场！

三绝姥姥师徒也介入其中！

而“百幻书生”却是化身的白骨教主，他们都有不可分的关系！

由此推演，此中大有文章。

“太极”、“华山”两掌门心悲前任掌门惨死“血魔”之手，现在“血魔”多半已被炸死涧中，他的传人当然也不能放过，当下双双越众而出。

“太极掌门剑掌双绝朱昌”首先发话道：“活阎罗，你那魔鬼师父已然纳命，你还等待什么？”

“华山掌门追云剑伍天雄”也怒声道：“活阎罗，今天是你师徒的末日来临！”

陈霖愤怒交迸，一时答不上话来，难道今天之局，是七大掌门和“白骨教”……等联手来算计自己。

他不由想起那蒙面怪客来，他因为得了蒙面怪客的传讯才来到这里，莫非他……想到这里，不由不寒而栗，下次遇见时，我非揭开他的真面目不可！他在心里暗自作了决定。

崆峒掌门“天机子”这时缓步上前，悠悠的道：“活阎罗，今天鹰愁涧阴谋一网打尽七大门派的人，是否你师徒的杰作？”这话问得大大出乎陈霖意料之外，难道七大门派也是中了别人的圈套？所有在场的高手，全被“天机子”这句话说得悚然而震，仔细一想，这话委实有道理，涧内的爆炸，可能是一种疑阵，诱使群豪上钩。

人群之中，登时一阵哗然！

这时一个胸绣斗大白骨骷髅头的老者，欺身而出，宏声道：“本教副教主适才遭了‘血魔’毒手，被炸得粉身碎骨！”这一说，更证实了“天机子”推断的不错。

“先毁了他！”

群豪之中，有人怒叫出声，一呼百应，喊杀之声，登时响成一片。

陈霖气得七窍冒烟，心忖：“看来今天只有大开杀戒了！”心念之中，不理身前众人，把目光投向少林“悟真大师”道：“掌门人，你是此行之首，今天之局，本人有口难辩，敝师徒也是被人算计之列，真相未明之前，希望各门派的人不要强出头，否则本人不负后果之责！”

“悟真大师”尚未答言，其余的各掌门人已自冷哼出声。那方才发话的“白骨教”老者，阴阴一笑道：“这种话鬼才相信！”

陈霖本对“白骨教”恨之刺骨，这一来不啻火上加油，咬牙冷哼道：“你不相信我就先劈了你！”

你字余音未落，身形电似一旋！

惨叫声中，一条人影飞泻而出——

这一手看得所有在场的人亡魂尽冒。

没有一个人能看出“活阎罗”如何出手在电光石火之间毁了一个白骨教的高手。“上！”

数十个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纷射入场，一个个脸罩杀气，迎面对着“活阎罗”。

原来先出头的“太极”、“华山”、“崆峒”三个掌门人，反而被迫得退出圈外。

场中空气，遽然之间充满了杀机。

陈霖冷眼一扫迎面的数十个“白骨教”高手道：“你们想死？”数十个白骨教高手齐齐怒哼一声，同时出掌，攻向陈霖，数十道掌风，汇集成一片骇人听闻的劲幕，势如排山倒海，匝地暴卷而出。

这等声势，看得四外的高手为之咋舌，看来“活阎罗”除了闪避，决无法接得下这数十个高手联手的一击。

但，事实却大大出乎群雄意料之外——

“活阎罗”竟然不闪不避，双掌疾扬，硬接来势。

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，挟以一片惨噪之声，血箭乱射中，数条人影，飞泻而出，“叭叭！”连声，直落到五丈之外！人影一阵散乱——

“活阎罗”若无其事的兀立原地，半步也不曾移动。

看得群豪为之胆颤心摇，“活阎罗”功力之高，简直无从蠡测，其中有些曾与“活阎罗”交过手的，更是惊怖莫名，这煞星的功力，竟然较前又高了不知凡几。

陈霖杀机炽烈，一发即难遏止。

就在场内场外尚沉浸在惊怖的境地之际，身形一划，旋向那群白骨教高手之中。

刹那之间——惨噪声震荡四野，人影纷纷倒下，眼看这数十高手，将无一幸免——

蓦在此刻——

一声暴喝陡然传来，有如黄钟大吕，震得所有在场的人，耳膜欲裂。

“住手！”

陈霖也被这喝声惊得一愕，身形电旋回到原地！人影乍停，只见场中横七竖八都是尸体，竟然不下三十具之多！

数十个白骨教的高手，在这转眼之间，剩下不足寥寥十人。如果时间再长一点，相信不会有半个人留下。

在场的白骨教徒，有数百之众，这些出手的都是其中功力较高的人物，他们既然不堪一击，其余的只有噤若寒蝉了。就在此刻——

众人眼前一亮，场中已多了一个面如冠玉的少年！美！美得像一个处女。怪！

难道方才那一声镇慑心志的暴喝，是出自这少年之口，那就有些不可思议了！

所有的目光，都集中在这少年的身上，陈霖也为之惊诧不已！

那少年大刺刺把目光扫了全场一周之后，停留在陈霖的面上，冷冷的道：“你就是活阎罗？”

陈霖见对方那一副盛气凌人之态，不由也报以冰冷的话声道：“不错！”“阁下出手未免太过狠辣了？”

陈霖也是冷傲成性的人，看不惯对方的态度，没好气的道：“这关你什么事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天下人管天下事，为什么不关我的事！”“你要想管？”

“如果有必要的话！”

“怎样才算有必要？”

“我不顺眼的时候！”

陈霖气极而笑道：“阁下未免太不自量力了！”

## 第十五章 离心六魅

俊美少年冷漠如故的道：“量力不量力一试便知！”话声中身形一划，快捷诡奇得不可思议的向陈霖一连拍出八掌，每一掌均攻向不同的部位，而且俱是要害之处，八掌快捷得犹如一掌，令人有闪避无从之感！

陈霖还是首次遇见这等诡异身手的人，登时被迫得连退了五步，方才避过。

这俊美少年出手之间，震惊了全场的高手，这种身手确实匪夷所思！

陈霖避过这一轮快攻之后，冷哼一声道：“你也接我几掌试试！”

俊美少年道：“且慢！”

陈霖不由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的事，等会再解决！”

“我们之间还有事要解决？”

“不错，我是专门找你来的！”

“你找我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陈霖被弄得满头玄雾，自忖与这少年素昧生平，不知他要找自己有什么事，而且从他的身手来看，决非等闲之人，这就令人莫测高深了，登时为之愕然。

俊美少年又道：“你先解决了眼前之事，我们再谈！”“阁下尊姓大名？”

“我说等会再谈！不过，我告诉你不能再杀人！”

陈霖不由怒意横生，忖道：“你口气倒不小”，俊面一沉道：“如果我杀了人呢？”

俊美少年也沉下面孔道：“那我就要伸手！”

“凭你还不配！”

俊美少年不怒反笑道：“算了，我们不能先打一架，事实上七大门派的人是无辜的，何必呢？”

说着退了开去！

这一着又大大的出乎群雄意料之外。

就在俊美少年退开之后，“太极”和“华山”两掌门又欺身过来。

场中的空气，又倏告紧张！

陈霖冷漠瞄了两个掌门人一眼，道：“两位准备怎么样？”“太极门”新任掌门“剑掌双绝朱昌”抢着道：“我们两派的掌门不能白死！”

“你们要报仇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你们认定是敝师‘血魔’所为？”

“难道还有别人？”

“那我再郑重的重申昔日在华山说过的话，这决非敝师‘血魔’所为，这件公案迟早会向各大门派有所交代！”华山掌门“追云剑伍天雄”沉声道：“我们并非是三岁小孩！”陈霖冷声道：“我看也差不了多少！”

太极门“剑掌双绝朱昌”声色俱厉的接口道：“活阎罗，你休逞口舌之利，俗语说：欠命还命，欠债还钱……”

陈霖怒气又生，冷漠冰寒至极的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们是要取我的性命了？”

“追云剑伍天雄”和“剑掌双绝朱昌”同时“嗯！”了一声。陈霖不由爆发出一阵入云狂笑道：“名门大派，尽是个黑白不分，是非不明之辈，哈哈哈哈哈！”

这话说得所有在场的七大门派高手，齐齐面现怒容。“追云剑伍天雄”暴喝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狂个什么劲，告诉你，今天决不让你逃出生天！”

陈霖不屑至极的道：“凭你？”

“哼！”

冷哼声中，“追云剑伍天雄”已掣出长剑，接着“剑掌双绝朱昌”也亮出兵刃，他两人均以剑术称雄，虽然他们是一门之长，照理不该先亮兵刃，但他们心里有数，面对这小煞星，丝毫不敢托大。

场中顿时叠出一片杀机！

陈霖不自禁的目光朝十丈开外的那俊美少年一瞥，意思是说：我不得已只好杀人了，这是你看得到的，我是被动。为首的“悟真大师”知道“太极”“华山”两掌门人决不是“活阎罗”的敌手，很可能出手就要吃亏，立时缓步欺身，其余的各掌门人也不约而同的跟着欺身过去。

各门派不下二百的门人弟子，也纷纷涌上！……眼看一场杀劫，就要展开序幕——

陈霖面上遍布杀机，在被迫的情况下，他可能放手的干，那样的话，今天各大门派在场的人，可能没有几个能活着回去。其余的江湖人物和白骨教众，采隔岸观火之势，他们也许正迫切的希望这一场拚斗赶快展开，看看鹿死谁手，同时也见识一下“血影门”的武功。

陈霖愤然向“悟真大师”道：“大和尚，你们真的要干？”“阿弥陀佛，我佛慈悲！”

“华山之会，我已手下留情，你们还不知足？”

“剑掌双绝朱昌”首先发难，长剑电闪劈出，“追云剑伍天雄”立响斯应，也告出手，两缕剑光，以快极狠极的势态，袭向陈霖！……

陈霖冷晒一声，身形如幻，只一旋，剑芒乍敛！

两柄剑已被陈霖分别用手指钳住！

这一手，震惊了所有在场的高手，“活阎罗”的身手，委实不可思议。

“太极”、“华山”两掌门出手就被制住，不由羞怒交迸，用力一抽，竟然不能把剑抽回来！

其余的各掌门人，骇凛之中，齐齐扬掌作势，但却不敢劈出，因为还有两人在“活阎罗”贴身之间！

“太极”“华山”两掌门抽剑不脱，双双暴喝一声，右手仍执住剑柄，左掌疾劈而出，咫尺之隔，掌发即至。

陈霖两手执住对方的剑，他除了放手撤身之外，别无他路可走！

但他仍然一动不动！“砰！砰！”两声，双掌竟告劈实！

陈霖仅身形微晃，犹如未觉！而两掌门人的手，在劈中对方之后，突告虚软下垂。

群豪之中，发出一片惊呼，也许他们第一次见识到竟有人不闪不接的硬承两个一流高手的两掌。

惊呼之声未已，只见“活阎罗”钳制剑身的手指，蓦然松开……

就这一松之间，“太极”“华山”两掌门人的身形，连连后退，“砰！砰！”两声跌坐在地，“哇！”的一声，各张口喷出一口鲜血。奇怪，受掌

的夷然无损，而发掌的却受了伤！

惊呼之声又掀起另一个浪头。

明眼人一看就知他两人系被对方的护身神功震伤！

两派的弟子见掌门人受伤，纷纷亮剑欺身！

其余的五个掌门人，也缓缓向前移步！

空气在这一刻之中，紧张到了极点，沉重得使人透不过气来。

大战就要爆发了！

陈霖眼看着逼来的人影，心乱如麻，不知如何应付这场面，出手势必要伤人，而事实上他不能不出手，又不能一走了之！但他内心实在不愿伤及各大门派的人！

各门派的高手在距离陈霖两丈之地齐齐停了下来！

陈霖再次沉声目注“悟真大师”道：“大和尚，本人最后忠告，请你们冷静一点，不要逼我出手！”

昆仑“玄元大师”抢着答道：“逼你出手又怎样？”

“你可以想象得到后果！”“什么后果？”

“遍地伏尸！”

七大门派的高手，不由被这句充满了血腥意味的话震得心泛寒意！

的确，以“活阎罗”的身手而论，这后果是相当可怕的，而且差不多是必然的。

少林“悟真大师”低宣了一声佛号道：“七大门派为了武林的命运，不得不冒险一搏！”

陈霖默然了，事实已无转圜的余地！念动之中，“血影神功”立时提聚到十成，周身上下，散发出一层淡淡的血影！这情景使得众人颤心不已！

陈霖为了自己的父亲也是昔年八大门派的掌门之一，所以不惜委曲以求全，但，现实却逼他走向那可怕的极端。当下再次的发话道：“悟真大和尚，你是此行之首，又系佛门高弟，你负一切后果之责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！……”

昆仑“玄元大师”早已不耐，当先扬掌劈出，一人动，百人随——

无数股劲气，有如滔天狂澜，澎湃汹涌，挟以裂空巨吼，猛卷狂伸！

陈霖一咬牙，双掌连圈而出，血光闪处——

一片轰天巨响，震得地动山摇，犹如万雷齐发，千山崩陷……

闷哼声，

惨嗥声，

挟以血箭如雨，人影飞泻！

交织成一幅恐怖的活的图案，有声有色……

当一切停止下来——

只见场中已躺下了不下五十个高手，尚在呻吟蠕动，人群已退到了五丈之外。

“活阎罗”兀立场中，身上的淡红血影，仍在缭绕盘旋！

场外的无数武林高手，也被这石破天惊的一击，震得心旌摇摇，面露骇怖之色。

暮在此刻——

涧中突然传来一阵排荡风云的狂笑之声，笑声刚劲雄浑，似含有无比的威力，使听到的人为之动魄惊心，血行加速，气息闭阻。

陈霖不由心中大震，这笑声分明是化身为“天音叟”的“飘萍客李奇”所发，不知他何以也到了此间，而且看样子是遇到生平劲敌，所以才发出“天音神功”……

“天音叟”既然在涧内遇敌，很可能未婚妻钟小翠也到了这里！

当下不遑细想，神功猛运，电闪射起，只见一缕淡淡的红光，像夜空中拖曳着一条芒尾的殒星，超越群雄的头顶，向涧口内划去，快，快得有如电光一闪，群雄会过意来时，眼前已失了“活阎罗”的踪影。

“追！”

七大门派的高手之中，有人狂呼了一声，于是，一股人潮，开始向涧口方向流去。

突然—— 人影一划——

那始终静静地伫立一旁的秘密美少年，已横身在涧道入口之处，只见他嘴角擒着一丝冷笑，双掌交叉一挥，一股万钧劲道，应掌而发，硬生生的把涌至的人潮堵住。

这一着，大大出乎各大门派高手的意料之外。

少林“悟真大师”排众而出，单掌打一问讯道：“少施主此举为何？”

美少年冷冷的道：“你们真的想去送死？”

这话使得群豪一震，但随即传出一片怒哼之声。

“悟真大师”朝宣一声佛号道：“少施主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美少年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心里应该明白，方才‘活阎罗’已然手下留情，虽然你们伤得不少，但没有一个送命，如果你们一味穷逼，恐怕血劫难逃！”

崆峒“天机子”一闪身到了“悟真大师”身侧，接口道：“血魔师徒不除，武林的末日就快来临了！”

“你们有这个自信，能除得了‘血魔’师徒？”

“天机子”为之语塞，众高手也同时为之一窒，的确，这是事实，要除去“血魔”师徒真有点近乎痴人说梦。

美少年又道：“一个活阎罗，已足够各位对付而有余，何况‘血魔’，假如说，此刻‘血魔’就在这‘鹰愁涧’中，各位想想后果如何？”

这话又问得众高手心头一颤。

“天机子”定了定神，道：“血魔安排这毒计，几乎使七大门派的精英全部葬身此涧，这……”

“何以见得是‘血魔’所为？”“血魔假江湖人之名，柬邀各大门派及江湖群雄到此共谋‘血魔’，谁知却是一条诡计，旨在一网打尽七大门派精英和江湖好手！”

“何以见得这发柬的江湖人就是血魔？”

“我们亲见血魔入涧，而且他的传人也在此处现身！”“这不成理由，也许正如‘活阎罗’所说，他师徒也是被算者之一？”

“少侠此言太过武断！”

美少年不屑的嗤了一声道：“贵掌门是否注意到当七大门派和其他江湖好手相继进涧之时，堂堂第一大教‘白骨教’数百高手，却没有一人行动，这是为何？”

“难道……”

“请向前看那是什么？”

说着朝前面一看，只见那被炸坍的岩石堆上，赫然有一具尸体，而且还

是女的，众高手不由一愣，不知美少年指这女尸是什么用意！

“悟真大师”忍不住道：“少施主何不明说出来！”“各位知道这女尸是何人？她就是‘断魂谷’谷主‘三绝姥姥’！”

“三绝姥姥”四个字听在众人耳中，不殊晴空一个闷雷，这女魔集淫毒狠之大成，昔年曾搅得武林一片风风雨雨。“天机子”讶然道：“这女尸真的是三绝姥姥？”

“不信可以自己去看！”

“她是受害者之一？”

“错了，她是作孽自毙！”“难道这阴谋以炸药加害……”

“一点不错，天音叟发现了这个阴谋所以才现身阻止你们入洞！我还提醒你们一句她的身份是‘白骨教’副教主！”群雄顿时如坠五里雾中，揣不透是怎么回事。

“天机子”激动的道：“难道这毒计会是‘白骨教’所安排？”“目前很难说，但我相信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，单只‘血魔’师徒，就不会放过这主谋的人，各位最好是先行退去，言止于此，听不听在于各位！”

美少年说完，转身向洞内驰去，转眼无踪！

各大掌门人在一阵集议之后，狼狈的退出了“鹰愁涧”。其余的黑白道高手，也跟着离开。

且说陈霖在听到“天音叟”所发的笑声之后，以极快的速度，闪电般朝洞内射去，笑声愈来愈烈，其势差不多可以穿石洞金，震得他耳膜欲裂。

再往前闪射——

星目一扫之下，不由热血沸腾，杀机陡炽。

只见钟小翠娇躯平躺在地上，口角血迹殷然，看来受伤不轻，“天音叟”拳掌笑声双管齐下，堪堪只能与“丧魂太岁”打个平手！

陈霖如幽灵似的显现在两人身前。

高手过招，切忌分神，“天音叟”见陈霖现身，心中一喜，不由一疏神，前胸被掌风扫中，登时踉跄后退……

就在这一退之间，陈霖已抵上了他的位置。

“丧魂太岁”乍见陈霖现身，先是一愕，继而哈哈一阵狂笑道：“活阎罗，你来迟了一步！”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赶不上替血魔送终了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告诉你，血魔永远不死！”

“可是他已粉身碎骨，被埋在崩岩积石之下！”

“区区炸药，能奈血魔何！”

“天音叟”在旁道：“不能放过他，他不是真的丧魂太岁！”陈霖应了一声道：“他插翅难逃！”话声中，电闪拍出五掌，快得犹如五只手掌同时从不同角度拍出！

“丧魂太岁”身形一划，诡异绝伦的脱出掌风之外。这一手使陈霖和“天音叟”同感一震。

就在五掌拍空之际，陈霖冷哼一声道：“接这一掌！”掌字出口，手掌已告电般推出！

“丧魂太岁”正待闪身，忽觉对方这一掌竟然是空的，没带丝毫劲道，不由一愣，这一愣之间，一股其强无比的劲气，突告涌来，他连念头都来不及转，劲气已然及体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如遭万斤锤击，张口喷出一股血箭，

身形摇摇欲倒。

登时惊魂出窍，胆落魄飞！

想不到“活阎罗”竟然已练到含劲不吐，收发随心的地步，他把劲道含于掌心，乘对方一愣之间，猝然吐劲，这一手，神仙难逃。

“天音叟”这时已移身到钟小翠身侧，为她疗伤，看来钟小翠伤势不轻，“天音叟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兀自不能使她醒转。陈霖冷漠无既的道：“丧魂太岁，这一掌滋味如何？”“丧魂太岁”狠狠地瞪了陈霖一眼，并不答话，伸手抹去了口边的血迹，身形缓缓的向后移动。

陈霖冷喝一声道：“你要想走，等于白日做梦，识相的交出‘桐柏一剑西门俊’，我给你一个痛快，否则的话，告诉你死活都难！”

“丧魂太岁”惊怖的向侧移了数步，陈霖紧跟着迫去，这样，陈霖的背部，正好对着两丈不到的被炸毁了大半的洞口。

蓦在此刻——

数股劲风，从洞中卷出，袭向陈霖的背部，其中还挟着丝丝的暗器破空声！

陈霖身形半侧转对着洞口方向，双掌猛然推出，一道赤红的劲气，以撼山栗岳之势，暴迎过去！

轰然一声巨响，洞口岩石被震得崩坍了一大片，那袭来的掌风和暗器，被卷得了无踪影，接着洞内传出数声闷哼！

陈霖身形一晃，以快得不可思议的速度，闪入洞中，又是数声惨噪，四条人影从洞中飞泻而出，“叭叭！”声中，攒得脑浆四溅，赫然是四具尸体，尸体身上，各有一个斗大的白骨骷髅标志！

陈霖紧跟着出洞之时，“丧魂太岁”已逃得无影无踪，不由跺脚悔恨不已！

从这四具尸体来推断，这一次毒计，一定是“白骨教”安排无疑，而“白骨教”的教主，又是“百幻书生”所幻化，洞口之外的岩顶，阴谋炸死七大门派的，是“三绝姥姥”师徒，而“三绝姥姥”与“百幻书生”本是连通一气的，由此类推……

不禁忘形的叫道：“不是，他不是丧魂太岁，他是百幻书生本人！”

一个冰冷的声音接口道：“不错，他正是‘百幻书生’！”

陈霖电疾转身，一看，这发话的却是那神奇莫测的美少年，不由奇诧的道：“你怎知他就是百幻书生？”

美少年露出一排编贝也似的玉齿，展颜一笑道：“噫？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”

弄得陈霖啼笑皆非，忖道：“他怎的生了一副女子相，如果他真的是女子，这一副如花容貌，也足可颠倒众生了！”当下调转话题道：“你说有事要找我？”

美少年面色又变为冷漠之态，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须找一个没有人到的地方！”

“为什么要这样？”

“当然有道理！”

“好，请稍待片刻，我先去看看她的伤势！”

“她，谁？”

“你没有看到？”

“那丑丫头？”

“阁下说话客气些！”

说着走了过去，只见“天音叟”坐在钟小翠的身侧，已然累得满头大汗，可是钟小翠仍然没有醒转的迹象，不由在心里暗道：“她伤得这么重！”

“天音叟”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摇摇头站起身来！那美少年也跟了过来，朝钟小翠扫了一眼之后，不由“哦！”了一声。

陈霖和“天音叟”齐把目光移到美少年的身上。

美少年摇头晃胸的道：“若非碰上我，她准死不活！”这话说得陈霖和“天音叟”同时一震。陈霖冷冷的道：“阁下知道她受的是什么伤？”

“太虚错脉掌！”

“太虚错脉掌？”

“不错，此刻她的穴脉已被错乱堵塞，一般的疗伤法对她没有效！”

“天音叟”不由脱口道：“难怪老夫用尽力气，就是不能攻通她的穴脉！”

陈霖剑眉一蹙道：“阁下知道如何疗治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那就请阁下……”

“我告诉你方法，你自己动手吧！”

“好，这一点我记下，容后报答！”

“我可不稀罕你报答！”

“但我不愿平白受人好处！”

“你倒是狂傲的紧？”

陈霖“嗯！”了一声，不予置答。

美少年略一思索之后，道：“现在听着，用左手中指紧按‘脉根穴’，把内力由指尖逼入穴道，右手自‘天突穴’起，依次点遍三十六大穴，然后掌心拊于‘命门穴’，透入内力，两股真力合流，其穴自解！”

“敬谢指教！”

“这倒不足挂齿，现在我先上峰顶等候阁下，事完之后，请马上来，但记住，只你一个人来！”

说完径朝峰顶射去，瞬息而杳，身法之奇、巧、快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“天音叟”不由大摇其头。

陈霖这才松了一口气，目注“天音叟”道：“师叔，翠妹怎么也到了这里？”

“我们听见江湖传言‘血池’被炸，‘血魔’移居‘鹰愁涧’，怎能不赶来……”

“噫！这就奇了！”

“难道传言不实？”

“小侄系听蒙面怪客传讯，‘丧魂太岁’匿居在‘鹰愁涧’中，为了西门师叔在对方手里，所以才赶奔了来，却不料连七大门派都倾全力而来，聚集了这么多的黑白两道好手，涧中还预置了炸药！……”

“七大门派是被一个署名江湖人的柬邀而来！”

“依小侄判断，那‘丧魂太岁’又是‘百幻书生’易容假冒无疑，可惜被他走脱，他的目的不单是在图谋我一人，还想乘机一网打尽七大门派中人，以遂其独霸武林的妄想，那柬邀各大门派的江湖人，当然也是他弄的玄虚”

了！”

“天音叟”沉凝十分的道：“那蒙面怪客又何以知道这假的‘丧魂太岁’，匿居在此而向你传讯，这件事其中大有蹊跷，你那西门师叔，恐怕早已不在人世了！”

“小侄下次遇见蒙面怪客时，非揭开他的真面目不可！”

“哦！还有刚才的爆炸，你如何脱身的？”

“也许这是侥幸，正当小侄飞身扑向那‘丧魂太岁’之时，也就是他引燃炸药之际，洞中孔道分歧，虽然我没有抓到他，但却避过了被炸之厄！”

“对方此刻仍认为‘血魔’已被炸死了哩！”陈霖不由苦笑了一下。

“天音叟”又道：“那美少年是谁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你会不知道？”

“他在洞外突然现身，说是为了小侄而来！”

“他约你峰上会晤是什么事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嗯！莫非他与这次的事件……”

“是与不是会即可分晓，现在先给翠妹疗伤吧！”

说着，半坐在钟小翠身侧，按照那美少年所示的方法，先以指力透入“天突穴”，然后连点周身三十六大穴，最后把掌心对正“命门穴”，一股奇强的内力，源源透穴而入……两股真元交会，钟小翠果然悠悠醒转。

首先，映入她眼帘的，是她最关切的那人影——

“霖哥！你……你……你没事？”

“翠妹，我没事，倒是你却受了苦了！”

“啊！只要你没事就好了，那‘丧魂太岁’呢？”

“被他免脱了，他不是‘丧魂太岁’，是‘百幻书生’乔装的！”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陈霖概略的把幕阜山绝谷之中，巧遇真正的白骨教主，得悉父亲被害及该教已被“百幻书生”篡夺，兄妹合谋使“白骨尸魔”丧生弱水之滨，而“百幻书生”仗其妙绝人寰的易容术，幻化成“白骨尸魔”，掌理白骨教，以及“三绝姥姥”师徒和其他的白骨教高手也现身此涧……等等说了一遍，钟小翠才告恍然。“天音叟”怦然道：“掌门师兄确已死于‘百幻书生’等人之手？”

陈霖星目蕴泪，俊面透煞，悲声道：“白骨尸魔所述谅来不假，侄儿誓要把他（她）们挫骨扬灰！”

“那‘桐柏派’传派之宝‘轩辕经’……”

“一度落入‘双残鬼叟’之手，后又被‘绛珠仙子’取去，我必将之寻回！”

钟小翠秀目充满激愤至极的光影，道：“那我们上白骨教……”

陈霖恨恨的道：“白骨总坛三面是绝谷弱水环绕，峰壁倒悬，高入云表，人，决无法登临，而正面却被‘白骨锁魂大阵’封锁！”“以你的功力难道……”

“这并非功力所及的事，我为此而竭力探访精通阵法的‘南宫先生’……”

“找到没有？”

“找到了，可是他又死了！被毒杀的！”

“天音叟”和钟小翠同感一震，陈霖接着又道：“他仍然是死于‘百幻书生’之手！”

“天音叟”摇头一叹道：“南宫先生性虽怪僻，人却正派，与我曾有数面之缘，想不到……”

“南宫先生临死之时说出‘绛珠可感，百幻该杀！’八个字，从后一句看，他是死于‘百幻书生’之手无疑，因为‘百幻书生’曾冒他的形貌出现过，至于绛珠可感四个字却无从想象了！”钟小翠道：“难道天下除了一个南宫先生再没有人通晓阵法了？”

陈霖将头微点道：“有！”“谁？”

“武林双老之一的‘牙笏叟褚江’！”

“天音叟”接口道：“武林双老五十年前即已退出江湖，算年纪已在百岁开外了，是否仍在人间还成问题，同时传说中此老也是怪僻绝伦！”

陈霖道：“我曾见过双老之一的‘如意叟东方旭’，而且还与他动过手，他的功力，据我看武林中恐很少敌手！”“哦！武林双老出必成双，莫非‘牙笏叟’已然物故，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同……”

“事后才想起，问之无及了！”

“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西门师叔的好友‘猴叟曹贻’相告的！”

“这猴儿是个血性人！”

“是的，他为了西门师叔的生死下落，四处奔走，寻觅仇踪……”

陈霖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美少年之约，急向“天音叟”二人道：“师叔，翠妹，我要去赴一个约会！”

钟小翠讶异的道：“什么约会？”

“连我此刻也不清楚，对方是一个武功奇高的少年人！”“我跟你去看看？”

“不，他一再声明，只能我一人单独赴约！”

钟小翠深深的看了陈霖一眼，道：“霖哥，我很放心你的功力，但你谨防诡谋！”

陈霖感激的一笑道：“翠妹，这个我理会得，再见了！”“天音叟”一拉钟小翠道：“翠儿，我们到前面洞里搜搜看，也许能得到些有关你西门师伯等人的线索！”

“好！”

陈霖也在这时展开“血影冲霄”绝技，如一缕淡红轻烟，向峰顶飘升。峰顶上，山风振袂，一片苍苍莽岩，寸草不生，那美少年卓立鹄候，如果不是他穿着男装，还真以为他是一个绝色美人呢！

美少年面对陈霖露齿一笑道：“此地不妥，我们换个地方！”不待陈霖回答，当先纵身驰去！

陈霖对于这美少年真有点莫测高深之感，只好跟着驰去，连越数峰之后，来到一处苍林隙地之上，陈霖忍不住开口道：“阁下有话可以说了？”

美少年冷冷的道：“令师‘血魔’确已被炸身死？”附霖忖不透对方何以要这样问，冷傲的道：“血魔永不会死，鬼蜮伎俩，值不得一道！”

“嗯！好大的口气！”

“请阁下说出来意？”

美少年寒着脸道：“你是否认为自己武功天下第一？”陈霖又好气又好

笑的道：“在下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天下武术深于瀚海，谁敢自夸天下无敌！”

“但江湖中如此传说？”

“阁下说这话的用意何在？”

“我要证明一下！”

“证明什么？”

“看你的武功是否真的是天下无敌！”

陈霖不由怒意横生，心想，你这不是无理取闹吗？当下面寒如冰的道：

“你找我就是为了这个？”

“也许是也许不是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找你较技不错，但我有条件！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

“如我幸胜的话，我要知道血魔之秘！”

陈霖心愤对方太过于自大，傲然道：“你永远不会知道！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自己去想吧！”

美少年深沉如海的双眼眨了两眨，哈哈一笑道：“活阎罗，你的意思是我决胜不了你？”

“也许！”

“好，我们来证明一下！”

“且慢！”

“兄台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“请阁下报出名号！”

“这个……没有必要！”

“嗯，你划出道来吧？”

“我们互换三掌！”

陈霖俊目神光湛然，在对方面上连绕几绕，美少年被陈霖这一看，却不自禁的红晕上颊，这一来，更像是一个女孩子，陈霖心中不由一动，难道他真的是……

美少年一掀鼻子道：“怎么样，敢不敢接受这挑战？”“阁下要和我比掌功？”

“难道你没有听清楚？”“那这样好了，咱们三换一，如何？”

“三换一？”

“不错，我接阁下三掌，还攻一掌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活阎罗，你太目无余子了？”

“在下一掌已经足够！”

美少年怒声道：“如果我接下你这一掌又怎么说法？”陈霖傲然道：“如果阁下能接在下一掌，如约奉告‘血魔’之秘，而且‘活阎罗’三个字从此将不再现江湖！”“你不嫌赌注太大？”

“与阁下作赌不算大！”

“如果你三掌之后没有机会出掌的话呢？”

“在下当场自决！”

“这未免太严重了？”

“在下尚有要事待办，恕不能久候，现在就请发掌！”“三掌换一掌还是你先发掌吧！”

“在下例不僭先，请！”

“如此我就不客气了，准备好！”

“请！”

陈霖在鹰愁涧外，已大略的看出了对方的功力造诣极深，而且大话在先，岂敢托大，当下身形微挫，两手虚虚下垂念动之中，“血影神功”随意而生，登时全身散发出，一层淡淡的血影，他要以不世神功，硬接对方三掌。

美少年，神情凝重，身形前移三步，把两人之间的距离，缩短到一丈左右，然后缓缓提起双掌，平及胸部……

暮在此刻——

破空之声倏告传来，听声音，来者不在少数。

美少年不由一皱眉，说了声：“讨厌！”松去劲势，陈霖也散去了功力，不知来人是冲着自己而来，还是路经此处……

思念未已，数条人影飞泻入场，紧接着“嗖！嗖！”连声，无数人影纷泻入林，看样子当在百人以上，远远的布成了一个栲栳

圈。

来入之中，有一部分是白骨教徒，绝大多数人是身着红衫的东海离心岛“烈阳神火教”中人。

陈霖不由大感奇怪，“烈阳神火教”自教主“双残鬼叟”丧命之后，业已被逐回东海，想不到会卷土重来，他记得在“风雷谷”中，曾以“血魔”的面目，告诫该教不得再插足中原武林……

那落入场心的，赫然是六个身着火云红衫的狰狞老者，其中之一把一双凶芒灼灼的眼睛，朝陈霖和那美少年扫了几眼之后，粗声暴气的道：“谁是活阎罗？”

陈霖冷冷地注视了对方一眼道：“活阎罗就是本人！”

那老者嘿嘿一阵怪笑道：“活阎罗，老夫等六人奉教主之命，要你传话你那鬼师父‘血魔’，他侥幸躲脱被炸之厄，正好留下命来清结旧帐，本教重返中原，再振‘风雷谷’！”

陈霖心里疾忖道：“奇怪，他们怎知我没有被炸死？啊！对了，我曾以血魔面目掌毙‘三绝姥姥’，放走了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，消息可能由她传出，但不知他们的教主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既敢入中原向‘血魔’正式挑战，必然有所依恃！”

心念之中，脱口问道：“你们的教主是谁？”

那老者阴恻恻的一笑道：“这个你不必多问，你只传话就是了！”一旁的美少年，早已不耐，抢步上前，冷冷的向那六个老者道：“此地现在有事，你们快给我滚！”

六个老者不由面上变色，原先那老者道：“小鬼，你算什么东西？”

美少年俊面倏罩寒霜，声音更加阴冷的道：“我要你们挟紧尾巴快滚！”

六个老者齐齐怒哼出声，六双凶睛齐射向美少年，看样子恨不能把他生吞活剥下去，美少年不屑的哼了一声，又道：“你们滚是不滚？”

六老者之一欺前一步，狞声道：“小鬼，你敢是活腻了？你师父给你提到过东海离心岛的‘离心六魅’没有？”

美少年冷笑连声道：“你到中原听说过‘人间地藏王’没有？”六魅之一的老者不由一愣神！其余五魅也面现讶然之色！陈霖心里暗道：“难道这美少年叫人间地藏王，这名字倒别致！”

美少年扫了“离心六魅”一眼，接着道：“你们真的是‘离心六魅’？”

“难道还有假的？”

“那真是巧极了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美少年一指旁边的陈霖，道：“他叫活阎罗，我叫人间地藏王，都是掌管鬼魅幽灵的，你们今天算是撞正了板了，离心六魅碰上了活阎罗、人间地藏王……哈哈哈哈哈！”

陈霖这才听出美少年是故意调侃对方，几乎失声出笑。“离心六魅”这才过意来，气得吹胡瞪眼，哼声不绝！

那刚才发话的老者，暴吼一声道：“小鬼，我先毙了你！”

掌随声出，一股如山劲道，猛卷向美少年，挟愤发掌，其势万钧。

美少年冷哼一声：“找死！”身形不闪不避，举掌封出……

两道劲风相接，发出一声震天巨响，美少年寸步未移，那老者却被震退到一丈之外，这一手，使所有的人为之骇然变色。

美少年冷冷的道：“你们滚是不滚？”

那被震飞的老者，虎吼一声，抡掌又进，挟以毕生功力，猛劈而出，势如骇浪惊涛激起周遭气流成涡！

美少年双掌疾圈，对方其强无比的劲道，在他几圈之下，被消卸得一干二净，有如泥牛入海，突然，疾圈的双掌，募改为外推之势，这一着确实厉害！

闷哼声中，那老者蹬蹬蹬踉跄退了五个大步，口角沁出两缕鲜血。

另五个老者，眼看同伴受伤，而且堂堂“离心六魅”甫入中原，便栽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娃儿手里，这事传扬出去“离心六魅”这块招牌便得拆了！当下齐齐欺身进步，眼中凶芒乱闪，气势汹汹！

美少年不经意的一笑道：“你们齐上最好，不过话说在先，现在我要开始杀人了！”

五老者之一恨声道：“小鬼，到阴司去逞能吧！”

陈霖身形一欺，挡在美少年的身前。

美少年急道：“你这是算什么？”

陈霖回头看了他一眼道：“这是在下的事，理应由在下处理！”“你以为我打发不了他们？”

“哪里哪里！在下出手比较恰当些！”

“好，三招之内打发他们走，否则还是由我来！”陈霖嗤的一笑道：“谨遵台命！”

五个老者被他俩言来语去，视若无物，几乎气得半死，齐声怒喝道：“不知死活的小子！”五道奇猛劲风，同时劈出，势道之强，惊世骇俗。

陈霖有意要试验自己的功力，究竟到了什么境地，当下不闪不避，意动功生，双掌扬处，一道血红掌风，电卷而出。一声石破天惊的巨响过处，尘砂漫空飞卷，四周木叶萧萧，五个老者被震退一丈有多，强忍住不使闷哼出声，陈霖也在这一招中，身形连晃。

美少年大叫一声：“好，要得，还有两招！”

这时原先受伤的那老者，经过一阵调息，又站起身来！“离心六魅”一个不少，在互施一个眼色之后，纷纷错步欺身，围着陈霖绕起圈子来，越转越疾，令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给，最后，变成了一道红色的圈子！

陈霖奇诧的看着六魅大转其圈子，不知对方要施展什么绝着！

蓦然——

只感一股强猛绝伦的涡流漩劲，向自己身上漩来，一个身形，被那下流的劲流，压迫得重若千钧，连举步都难，口鼻顿生窒息之感！

漩劲愈来愈猛，直似要扭断躯体，气血渐起逆转之势！美少年在旁不由看的呆了，这种功夫，连听都没有听说过，但他却不知道置身圈中的陈霖，已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！

陈霖觉出危机迫在眉睫，若不及早毁去这诡奇无伦的阵势，一旦气血被逼逆行，无法提聚神功，后果岂堪设想！

心念之中，猛把“血影神功”提聚到十成，疾劈而出！轰然一声，身形几乎栽倒，原来劈出去的掌风，被那涡流一带，反而顺势疾漩，压力遽增，若非他功力通玄，怕不立时伤在自己掌风之下。

这一来，不由大感急躁！

美少年耳里听到轰然雷震，但却看不出圈内的陈霖有何异样！

“离心六魅”之一，得意忘形的边转边道：“活阎罗，这‘轮回极乐’的滋味不错吧，任你功夫通天，也难逃逆血攻心，真气倒窜之厄，你等着超生极乐吧！”

美少年听清楚了这几句话，才觉出事态严重，难怪“活阎罗”被困其中，久无动静，但眼看着这所谓的“轮回极乐”怪阵，却有无从下手之感，心想：“管它，把这飞漩的人圈打散，不就结了！”心念之中，略不犹豫，抡掌就向那圈子劈去！

这一下，陈霖可就危急万状了！

美少年这一掌，无异是助长了那漩流劲涡的势道，陈霖本已呈不支之势，这一掌劈去，压力遽增千钧，顿感逆血回涌，真气倒流，眼前金星直冒，忍不住闷哼了一声，咬紧牙关，硬把气血调回正道。

全身汗出如渾，危机已告千钧一发！

如果美少年再加上两掌，陈霖非横尸阵内不可！

美少年一掌劈出，不但不能击溃阵势，反而从圈内传出一声闷哼，不由呆了一呆，一呆之后，募集全身功劲于双掌，心想，我就不相信以自己的功力不能撞开这六人飞漩的圈子，身形半侧，正待……

蓦在此刻——

一声苍劲柔韧的语音，遥遥传来：“傻瓜，你不要他的命了？”

美少年不由面色大变，忙不迭的散了劲势！

这一声遥唤，连陈霖都听见了，但此刻他正对这绝阵作殊死之斗，也不知这发话的是谁？对谁而发！

渐渐他感到势将无法遏止那急血的逆行，由于那劲流是由内向下而漩，力道万钧，要想以“血影冲霄”身法，从空中脱出阵外也不可能……

“难道我陈霖就这样毁在这六个老狗的手里？”

他愈想愈急，也愈感不济！

忽然，脑中灵光一现，心想，如果时间再久些，非毁在这阵中不可，既然这阵是以漩力制人，顺势而攻，当然反而助长压力，我何不逆势而行！

心念动处，狠命把“血影神功”提到极限！

心里暗道：“生死存亡在此一举了！”

一咬牙，双掌齐扬，向涡流的反方向挟以毕生功力，猛推而出！

这一推之势，劲道之强，足可扫平一座小丘！

一声天崩地陷的巨响，裂空而起，远山近谷，一片隆隆回响，凄绝人寰的惨噪，跟着传出，人影四射，其中两条人影，飞泻而出，直落到五丈之外！

陈霖也同时被反震之力，震得耳鸣心悸，眼冒金星，跌跌撞撞的奔出十几个大步，才勉强拿桩立稳。

心神未定，一声暴喝，破空传来：“退！”

退字余音尚袅绕耳际，一团红影，电泻入场，一股劲风，猝然袭向心神未复的陈霖，这突来之变，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！“砰！”接着一声闷哼，陈霖只觉如遭雷殛，一个身形，直被震飞到两丈之外。

美少年被这一连串的怪事，惊愕得不知所措，陈霖的闷哼声，把他从愕然之中唤回，只见场中已多了一个身着火云红衫的白发老者！“离心六魅”和四外林中的那些徒众帮伙，已然走得一干二净！

美少年目瞪口呆，厉声向那红衫白发老者喝道：“你是谁？”“娃儿，你问老夫？”

“难道还有别人？”

“老夫离心岛主！”

陈霖在神智未复之际，被一掌震飞，这一掌把他的功力劈散了一半，略一喘息之后，又翻身而起，朝这边移来！目赤似火的向“离心岛主”道：“你是离心岛主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烈阳神火教的新教主？”

“错了，那只是老夫门人而已？”

“你也接我一掌试试！”

试字出口，一道红色劲气已电闪奔向“离心岛主”！虽然他此刻的功力仅及平时的一半，但挟愤出掌，威力仍然大得惊人。美少年只好把身形朝旁边一让！

“离心岛主”哈哈一笑道：“来得好！”举掌相迎，“波！”的一声大震，双方各退了一步，但陈霖身形却连摇不止！“活阎罗，老夫看你强横到什么程度！”

声落，其势如电的向陈霖攻出了九掌，掌掌俱有开碑裂口之威！

陈霖连封带架的应付过九掌，还攻了三掌，迫得“离心岛主”闪退不迭。

美少年对陈霖这一份豪雄强傲之气，心折不已。

“离心岛主”乍退又进，双掌贯足十二成功劲，从极其诡异的角度，回环拍出，陈霖此刻功力仅及平时的一半，加之傲性使然，掌掌硬接！

劲气横溢，掌风呼轰！

转眼之间，双方互换了五十掌之多，陈霖已有力不从心之感！

而“离心岛主”却是掌掌加劲！斗到分际，掌势陡然一变，转以奇幻步法，迫得陈霖步步后退！

蓦闻“离心岛主”断喝一声，左三右四，同时劈出七掌！陈霖仍然不闪不让，咬牙苦撑，勉力封挡了六掌，却躲不过最后一掌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结结实实的击正前胸！眼前一黑，几乎当场栽倒！

美少年不由惊呼了一声！

“离心岛主”得理不让，双掌又告电闪劈出，惨噪声中，陈霖被震得飞泻而出，“砰！”的一声，扑倒四丈之外。美少年恨哼一声，举掌便向“离

心岛主”攻去！

刹那间，一老一少忘命的狠斗在一起，各施奇招，猛扑狂攻！三十个照面之后，仍是相持不下，显见功力悉敌。

陈霖一阵喘息之后，又告立起身形，颤巍巍的又向场中欺来！

“离心岛主”瞥见之下，不由大是骇然，“活阎罗”在连中了自己两次掌击之后，意料中即使功力再深厚，纵不当场死亡，也得心脉断绝五腑离位去死不远，想不到他在转眼之间，又能撑起身来，这岂非怪事！

原来陈霖在幕阜山绝谷之中巧服“血参”，除了平添功力之外，“血参”的功用主在保元护气，所以才不虞伤重致命！

“离心岛主”猛攻数招，迫得美少年向横里闪让，身形似电，疾扑向陈霖。

这一扑之势何等迅快，美少年欲救不及，不由惊魂出窍，眼看着这不可一世的“活阎罗”，决难逃出对方掌下！

美少年急得尖叫出声！

陈霖见对方电疾射来，十指罩向自己的上盘十二大穴，闪避封挡，均所不及，情急之中，勉聚残存之力，以攻还攻，一式“飞指留痕”倏然展出……

一声闷哼传出，“离心岛主”掩面而退！

这一着大大出乎美少年意料之外！

“飞指留痕”是“血影门”绝技之一，放眼江湖，能躲过这一式的，恐怕寥寥可数，总算是陈霖在力竭气衰的情况之下施出，而且是以攻应攻，自不免心中慌乱，所以威力大减，否则的话，对方决难逃一死！

“离心岛主”厉喝一声道：“活阎罗，留你活口传语‘血魔’，风雷谷中候驾！”

说完，红影一闪，破空而去！陈霖怨毒无限的朝对方逝去的方向扬声道：“老匹夫，‘血魔’现身之际，就是你等丧命之时！”

美少年走近陈霖深深地注视了他几眼道：“兄台伤得不轻？”陈霖傲然一笑道：“无所谓，在下仍能奉陪阁下如前言三掌换一掌！”

美少年一摇手道：“兄弟向不乘人之危！”

陈霖微微一笑道：“这是在下心甘情愿，谈不上乘人之危！”美少年俊面一变道：“活阎罗，如非你太过狂傲，就是根本不把在下放在眼内，告诉你，你把在下估计得太低了，你自信在这种情况下你能承受得了三掌？”

“尚可勉强一试！”

“你别忘了你的赌注？”

陈霖不禁悚然而震，他记得他说过接不了三掌的话，自决当场，但狂傲的性格使他改不了口，冷冷的道：“我不会忘了赌注！”“可是我不同意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样将无法证明我所要证明的事，而且，不公平的决斗，我视之是一种侮辱！”

“好，请你稍候半个时辰？”

“半个时辰！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半个时辰之内你能恢复全部功力？”

“也许还不需要半个时辰！”

美少年激动而迷惘的看了陈霖一眼，对他，他感到莫测高深了，他心里

升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，但除了他本人，别人无法知道这感觉是什么？他的脸又红了！

“好，我等你半个时辰！”

陈霖就地盘膝而坐，闭目垂帘，凝神内视，不大工夫，便已入了无我无相之境，一盏热茶工夫，周身已被一重血影红光所笼罩。

美少年目不稍瞬的注视着正在恢复功力的陈霖，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，虽然他是男子，但这笑意却是迷人至极，撩人遐思，可惜除了他自己没有人欣赏！

蓦然——

一个幽灵似的影子出现了，缓慢的，毫无声息的向他的身后移来！

他似乎沉浸在一种幻想之中，竟然毫无所觉，以他的功力而论，是绝不可能的事啊！他不知道魔鬼的手，已向他攫来！

近了——

五丈——

三寸——

一丈——

林中突然传出一声树枝断折的“咔嚓！”声，这一声，使美少年不期然的回首探视，一看之下，不由大吃一惊，一个美书生站在距自己不及一丈之地，不由暗道一声：惭愧！这岂不算是栽了，被人欺近到身后而不自知。

美书生俊美绝伦，但他的一双眼，却闪射出一种使人心惊的光焰，这光焰是邪恶阴险、奸猾等的组合，使人看了不寒而栗。

美少年略含愠意的道：“兄台意欲为何？”

美书生阴阴一笑道：“阁下与这位行功的兄台是朋友？”“噫！这还用问！”

“那敢情好！”好字才落，猝然出掌奇幻至极的抓向美少年。美少年不虞对方会猝然施袭，几乎着了道儿，怒哼一声，奇绝的一旋身，堪堪避过这迅捷诡辣的一抓，就旋身之势，右手电般扣向对方抓来的腕脉！

应变之速，出手之快，令人叹为观止！

美书生一袭不中，身形飘退数步，嘻嘻一笑道：“兄台身手武林罕见！”

“你这是算什么？”

“开开玩笑而已！”

“在下见兄台神仪超凡出众，想来必是内家高手，所以出手相戏，冒昧之处，尚望见宥！”说着长身一揖。

陈霖身上血影渐敛，俊面一片湛然神色！

美少年一时却不好发作，谁知对方这一揖之间，一缕异香，触鼻而来，心知有异，口里方喊得半声：“好小子……”便自仰面栽倒！

美书生一闪扑向正在行功中的陈霖，举掌便按向他的“天灵”大穴……危机千钧一发……

电光石火之间，不远处的林内传出一声冷笑，“嚓！”的一声，美书生的头巾，突被击落在地，不由亡魂皆冒，惊悸的收手后退，游目四顾，哪有半个人影，头巾之上，穿了一根松枝。陈霖恰在这时睁开眼来！

美书生不由丧胆亡魂，一长身向林中电闪遁去。

陈霖这一瞥之下，已看出那美书生正是两度现身的“百幻书生”所化，但他迟了一步，立起身形之际，对方身形已杳，不由一顿脚，正待飞身追……

忽然瞥见躺在身旁的美少年，又惊“哦！”了一声，只好止住去势，正待俯身探视美少年的伤势……

突然——

一声苍劲而柔韧的声音，从不远处的林中，飘送而来！“活阎罗，不许你碰他！”

陈霖茫然的向后退了三步，望着那声音传来的方向，惑然不已！那声音又道：“你退到三丈之外！”

陈霖激奇的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别管我是谁，现在我命令你退开三丈！”

“在下不惯于接受命令！”

“哼，活阎罗，你不接受也得接受，退开！”

陈霖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“你真的不肯退开？”

“告诉你办不到！”

“你想要他的命吗？”

这句话确够力量，顿时使陈霖踌躇起来，他对这美少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，是好感抑是好奇，他也无法分辨，但这美少年不问可知是在自己行功之际，被那幻化为美书生的“百幻书生”所伤，究其实还是因自己而受伤！

他想不透以美少年的身手，竟然会不敌“百幻书生”？现在听那林中人的语气，似乎他还有性命之忧，当然他不能坐令他就此死去，当下冷漠的对着林中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“告诉你不必问！”“那我的事也不劳操心，请吧！”

“你自信能救得了他？”

“那是我自己的事！”

“你知道他受的什么伤？”

“难道你会知道？”

“当然！他中了‘百幻书生’的‘迷魂香粉’！”陈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对方不但知道这美少年是中毒而非受伤，还能指出是“百幻书生”所为，这就有些不可思议了，刚才对方要自己不许碰触美少年，为了什么？

那声音又道：“如何，你没有解毒的把握吧？”

“难道你能解得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，所以我命你退开三丈，我来为他解毒！”“为什么一定要在下退开？”

“当然有道理！”

陈霖心念疾转道：“我知道你安的什么心，在我活阎罗之前，没有你卖弄玄虚的余地，我非要你显形不可！”

心念之中，半声不吭，猝然向那声音所传的林中射去，疾逾电闪——

冷笑声中，一条人影从另一个方位飞泻而出，射向场中的美少年，快！快得并不亚于陈霖。

陈霖方自射入林中，眼角人影一晃，电闪转过身形，只见一条灰影，正俯身在美少年身上，心中不由巨震，身形再起，往回飞泻……

几乎是他闪身射起的同时，那灰影已告从另一面的林中射去，一闪而没。陈霖气得暗自咬牙！心想，我如让你脱出手去，就枉叫“活阎罗”，身形在半空中猛一加劲，快如流星飞矢，疾迫而去……“兄台回来！”

陈霖不由一窒，飘落地上，扭头望处，美少年已立起身形，在招呼自己，急道：“阁下稍待，我必须追到他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给你解毒的那个灰衣人！”

“不要追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是家师！”

“哦！”

陈霖只好悻悻然的走了回来，道：“令师何故如此神秘？”“他不愿见任何人的面！”

“令师尊讳？”

“无从奉告！”

陈霖心里暗道：“你俩师徒如此神秘，有一天我会揭开你们的底！”但仍忍不住下意识的脱口道：“令师不愿见任何人的面？”“不错！”

“难道是伤心人别有怀抱，或是……”

美少年俊面一变，截住陈霖的话道：“阁下说得太多了！”陈霖被他这一说，不禁赧然，心念一转，道：“我们有三掌换一掌之约？”

“这何须重提！”

“现在我也有一个条件！”

“你也有条件？”陈霖含有深意的一笑道：“如果在下幸胜的话，请你说出令师徒的来历！”

美少年不由面现难色，久久才道：“这个恐怕难以办到！”陈霖心中想到：好哇，我输了就要告诉你“血魔”之谜，你输了却来个难以办到，天下会有这种只赚不赔的交易，当下冷笑一声道：“阁下的算盘倒是精到，这种交易，恐怕世间少有！”美少年不由俊面飞霞，讷讷的道：“家师严令不得把他老人家的本来面目泄诸江湖，做弟子的岂敢故违！”

“那在下难道又可以擅泄家师‘血魔’之秘？”

美少年不由语塞，低头苦思一阵之后，道：“兄台另提别的条件交换如何？”

陈霖自忖胜券在握，对方决承受不了自己的一掌，“血魔”之谜，不虞揭穿，不忍对方太难堪，口气一变道：“可以，只怕你又是难以办到？”

“兄台说说看？”

“阁下专程而来找在下较技，目的却在探知‘血魔’之谜，现在就以阁下探查‘血魔’之谜的动机作为交换条件如何？”“好！这个我可以答应！”

“那我们现在就开始，如何？”

“好！”

两人相对而立，距离在一丈开外。

双方都面色沉凝，这一场别开生面的较技，各自怀有不同的目的。

陈霖不但为了维护“活阎罗”的令名，“血魔”的秘密，而且也想知道对方此来的动机。美少年则是一心要探出“血魔”之谜！

陈霖立把“血影神功”提足十成，周身上下，全被血影淡光所包裹，他深知这美少年的身手，在江湖中已属顶尖之流，要硬承他的三掌，多少带点冒险性……

美少年身形半侧，脸上透出湛湛神光，双掌缓缓上提平胸“阁下准备好

了？”

“请发掌！”

“有僭了！”

话声方落，双掌已告徐徐推出，一股潜流，猛撞而来。“波！”的一声轻震，只见血影一闪，这潜劲如山的一掌，立被神功消卸于无形。

美少年不由心头大震，双掌倏收乍放，这一放之间，一道骇人的劲气，又告狂撞而出，这一手，他已贯足了十成内力！“波！”一声郁也似的沉响，陈霖但觉一阵气翻血涌，俊面为之失色，身形一连三晃。

美少年两掌无功，心中大是沮丧，“活阎罗”的功力竟然远超出他想象之外。

现在，剩下了最后一掌，然后他得接受陈霖还击一掌！如果这最后一掌不能击倒对方的话，这次的赌约，他就算彻底的失败了！

陈霖也知道这第三掌必是相当骇人的一击。

美少年沉思有顷之后，身形微向后挫，沉凝万分的聚劲提掌，眼中射出逼人奇芒，长长的吸了一口气之后，猛然推出，这一掌，他寄托了无穷的希冀，挟以毕生功力而发，劲势之强，武林罕有其匹……

轰然一声巨响，陈霖身躯猛震之下，蹬蹬蹬一连退了五个大步，始才稳住身形，强忍住一口上冲的逆血，苦笑一声道：“在下勉强接下兄台三掌，侥幸之至！”

美少年一语不发，俊面呈现懊丧至极之色。

陈霖又接着道：“这最后一掌在下认为不如免了，算是和局如何？”

美少年俊面一寒道：“不行！”

“兄台一定要接？”

“阁下是否存心侮辱，认为我接不下你这一掌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请准备了！”

“请！”

陈霖单掌上扬，猛然劈出，忽然一个意念电袭心头：万一他接不下这一掌？……硬生生的把掌力撤回了三成。

血红的劲浪卷处，传出一声闷哼，只见美少年身形连摇疾晃，有如风中弱柳，“哇！”的喷出了一口鲜血，“咚！”的一声，跌坐在地！两脚齐胫陷入土中，尚未拔出，可以想见他是以何种态度承受了陈霖七成劲道的一掌。

陈霖心中大是不忍，忙趋前道：“抱歉之至，在下略尽绵薄，助兄台一臂疗伤！”

美少年双目一瞪道：“别碰我！”

陈霖不由愣在当地做声不得！

美少年喘息片刻之后，站直身形，伸手一抹口边血迹，怏然一笑道：“活阎罗，我败了，败得很惨！”

陈霖歉然道：“彼此较技性质，何必一定斤斤于胜败！”“话虽如此，我觉得十分愧对家师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使他失望了！”

“令师希望你能胜过我？”

“也是也不是！”

“这我就不懂了？”

“胜你的目的，在于想知道‘血魔’之谜，并不是名气之争！”“我！‘血魔’之谜对令师重要吗？”

美少年点点头，道：“方才我答应阁下如果我输了，就说出此行动机，现在如约奉告……”

陈霖心里也极愿知道对方的动机，当下微微一笑道：“在下敬聆！”

“家师十数年来，在追寻一个人的下落，而这个人家师怀疑他可能就是‘血魔’，所以才……”

陈霖不待对方说完，急问道：“令师寻找的这个人是谁？”“就是那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

一声断喝，倏告传来，打断了美少年将要出口的话。

## 第十六章 罗刹血命

这一声断喝，使得两人同时一震。

美少年一脸尴尬之色，向陈霖道：“兄台，家师不许在下说出原因，师命难违，实在……”

陈霖毫不为意的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就作为罢论，再见！”说完转身……

美少年双眉一蹙，朝四下扫了一眼之后，道：“兄台请稍待！”陈霖闻声回头道：“阁下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我们是否可以做个朋友？”

美少年出众的人品和武功，早已给陈霖留了一个很好的印象，但他的故作神秘，不肯吐露姓名来历，却又使陈霖感到些微的反感，当下冷冷的道：“可以，但不是现在！”

美少年讶异的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等我知道阁下的大名和底细之后，我们再交朋友吧！”美少年面孔一热，好半晌才道：“我叫黄幼梅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他怎的取了个女人的名字，脱口道：“黄幼梅？”

“不错，你是否觉得这名字有些脂粉味？”

这话反而问得陈霖不好意思起来，心想，这小子好聪明，一下就能道中我的心念，当下赧然一笑道：“哪里！哪里，黄兄多疑了，我叫陈霖，咱们再见！”

说完疾驰下峰，他心里惦记着未婚妻钟小翠和“天音叟”，所以不愿再和黄幼梅谈下去，依原路驰返“鹰愁涧”中，但已看不到二人的踪影，只好出涧而去。

美少年黄幼梅怅惘的看着陈霖的背影在视线中消失，脸上浮起一抹像是失望又像是茫然之色……

一条灰色人影，毫无声息的落入场中，赫然是一个缁衣老尼。

美少年黄幼梅恭敬的唤了一声：“师父！”

“嗯！”

“弟子十分惭愧，未能完成师父交代的任务！”

“你功力不及对方，也是无法的事！”

“但弟子总觉得心内不安！”

“你方才说要和他做朋友？”

黄幼梅脸一红道：“是的！”

“你别忘了他是‘血魔’的传人？”

“弟子想以另一种方式完成师父的心愿！”

缁衣老尼目中陡射奇芒，紧紧的注定黄幼梅，似乎要看彻她的内心，黄幼梅被老尼的眼神逼得缓缓低下头去，心如鹿撞。“徒儿，为师的遭遇可以作你的借镜，望你随时保持灵台明净！”

“是的，师父！”

“我们该走了！”

两条人影，闪身出林而去，瞬息无踪。

且说陈霖一路电掣般驰向涧外——

数声暴喝，隐隐随风飘送入耳，不由奇道：“什么人在涧外交手，难道各门派的高手们还没有离去？”接着又传来数声惨噪

陈霖身形一紧，如一抹淡烟，向涧口疾飘电闪而去！

方出涧口，果然黑压压一片人潮，但这时却寂然无声，不由缓下了身形，想先看看个究竟！飞上了右方约五丈高处的一块突岩，居高临下，场中情势，一览无余。

见人群之中，露出一方空场，场中央立着一个身披黑色风毡，面蒙黑巾的女人，场中地上，横七竖八的摆着几具尸身，那些尸体道俗俱有，一望而知是七大门派的弟子，心里想到，难道堂堂七大门派斗不过一个女子，这黑衣女子是什么来路？……目光再度掠向人群之中，只见除各门派外，还有“白骨教”、“烈阳神火教”的徒众渗杂其中。

一时之时，他倒被这异像愣住了！

偌大一片人潮，却静得落针可闻。

蓦然——

身侧传来一声十分熟悉的轻唤：“霖哥，到这里来！”

陈霖侧目看处，只见距自己约莫五丈的另一块突石之后，正坐着未婚妻钟小翠和以“天音叟”现身江湖的“飘萍客李奇”，不由心中一喜，纵身过去。

陈霖忽然瞥见“天音叟”和钟小翠面上全是惊怖之色，大感意外，急问道：“师叔，那黑衣女子是谁？”

“天音叟”一扬手示意陈霖禁声，悄声道：“你看！”

陈霖依言向下看去，只见人群之中，走出两个和尚，在黑衣女子的面前停了下来。

一阵诱人而带磁性似的笑声，发自那黑衣女子之口……

笑声清越柔脆，听来十分悦耳，但却夹有一缕说不出的异香，使人不自禁的心旌摇摇，以陈霖如此深厚的功力，兀自有如是感觉，旁的人就不用提了，难怪钟小翠和“天音叟”皆面露惊悸之色，看来这黑衣女子决不简单。

“天音叟”不由脱口叹道：“看来武林浩劫在所不免了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一震，忍不住再次问道：“这黑衣女子是什么样的人物？”

“天音叟”恍如未闻，仍自顾自的道：“七大门派在场的可能一个也逃不了！”

钟小翠侧顾了陈霖一眼道：“这黑衣女子如果不是‘黑衣罗刹’本人，必是她的传人！”

陈霖却不知道“黑衣罗刹”是何等的人物，心里忖道：“管你什么罗刹，我陈霖可不在乎，撞在我的手上，我一样要杀你！”心念未已，突然传来两声凄绝人寰的惨嚎，两个少林高手，不知怎的，又已毁在那黑衣女子的手下，好快的手法，竟然使人连看都看不出来。

只听那黑衣女子冷哼一声道：“悟真和尚，别仅耽延时间，姑娘我不耐久等，如果每一个掌门至尊都像你这样，这七只手臂，一天也收不完！”

钟小翠悄声道：“她不是黑衣罗刹本人，她自称姑娘，看来是她的传人！”

陈霖眼光注定场中，口里道：“你怎知道？”

“黑衣罗刹算来已是七十开外的人物，当然不会自称姑娘！”话声中，只见少林掌门悟真大师越众而出，沉声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女施主今天定要令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各个自残一臂？”黑衣女子冷若冰霜的道：“不错，今天姑娘我非要带走七只手臂不可！”

“女施主的作风较之令师昔年毫不逊色？”

“没有这么多废话，难道要姑娘我亲自动手？”

黑衣女子公然要各取七大门派掌门的一只手臂，这事确属骇人听闻。

“悟真大师”尚未答言，只见四条人影，电闪扑向黑衣女子！黑衣女子连头都不曾转，只见她身上的黑色风披飘荡了一下，就这风披一飘之势，四条人影，立被拂得倒撞而回。这一手功力，看得陈霖全身一震！骇然不已，出道以来，他所见的高手之中，这黑衣女子是最高的一個，看样子她的功力决不在武林双老之一的“如意叟东方旭”之下。

“悟真大师”宏声道：“女施主确实是‘黑衣罗刹’的传人？”“难道还会有假！”

“令师要你取老衲等七人的手臂复命？”

“我已说过两次，还用问！”

“令师‘黑衣罗刹’在江湖中杀孽如山，人神共愤，所以三十年前黑白两道高手和八大门派联手毁去她的一臂，她正该孽海回头……”

一声娇喝，打断了“悟真大师”的话：“住口，家师不为已甚，当年失去一臂，今天向你们各索一臂，天公地道，你如胆敢再辱及家师，你们七大门派的人就别想全身而退！”

一片怒哼声中，另六个掌门人缓步而出，和“悟真大师”站在一排，一个个面色凝重，目射威凌。

黑衣女子格格一笑道：“这真是天假其便，难得你们全部来到此地，免了姑娘我逐门逐派的拜资费事，你们是自己动手，还是要姑娘我效劳？”

堂堂领袖中原武林的七大门派掌门人，即使拚着肝脑涂地，也不会屈服在一个女子手下，何况对方仅是“黑衣罗刹”的传人，纵然是一代女魔“黑衣罗刹”亲临，也不见得就能使七个一派之长乖乖的自残一臂。

陈霖心里暗道：“七大门派是非不分黑白不明，动辄就联手对付别人，今天让黑衣罗刹的传人教训他们一下正好！”

七大掌门在听完黑衣女子的话之后，齐齐怒哼了一声，人影一阵挪移，倏地成扇形散开，把黑衣女子圈在半月形的包围圈内。

这一来，场中空气骤至紧张，眼看一幕惨剧将要上演。

黑衣女子冷笑连声，不屑已极的道：“你们还敢反抗不成？”

昆仑“玄元大师”声如雷鸣也似的喝道：“女施主若再不识进退，今天就先毁了你！”

“凭你们，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天音叟”这时才开口说话道：“霖儿，你去阻止她！”

陈霖疑惑的看了“天音叟”一眼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当初八大门派联合黑白道高手大战女魔，‘桐柏派’也有一份，你父亲虽说已遭不幸，但他是‘桐柏派’的掌门人，如果他在的话，今天也是各掌门人中的一员！”

“就凭这一点？”

“你不愿意？”

“我恨透了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名门大派人物！”

“那是另一回事，万事必须顾大体，你既然不愿管，我只好伸手了！”

陈霖顿了一顿之后，勉强应道：“我去试试看！”

就在黑衣女子笑声一落之际，只见她身形一划，转了一个半圆，并未出手，竟然把七个掌门人迫得连连后退。

“天音叟”慨然道：“看来这小女子已得了‘黑衣罗刹’的真传，至少八成！”

陈霖讶然道：“八成？那黑衣罗刹的功力岂非更骇人听闻？”

“嗯，三十年前，黑衣罗刹搅得武林一片血雨腥风，杀人如麻，‘罗刹令’所到之处，任他一等一的高手也无法幸免，所以才激起武林公愤，联手对付，她当年的名头，和你现在以‘血魔’姿态出现所子武林的震撼差不多！”

说到这里，陈霖不由感慨万千，道：“当年‘黑衣罗刹’疯狂的杀人，必有其原因，正如我不也是被武林中人目为不可一世的恐怖魔头吗？”

“传言中‘黑衣罗刹’幼遭奇惨变故，父被分尸，母被轮奸，当她长大艺成之后，竟然无法查出昔日的仇人，所以迁怒所有江湖中的人！”

“这就难怪了！”

两人这一对答之中，只听见一声凄厉刺耳的啸声，划空而起！

“天音叟”惊悸的道：“罗刹令！”

只见黑衣女子手中，持了一件乌光闪亮的东西，抡动之间发出凄厉怪啸！七大掌门人似乎被这“罗刹令”所震慑，已然退离黑衣女三丈之外。

就在此刻——

一条人影划空泻落场中，赫然是一个须发如银的老者。陈霖一见这老者现身，不由喜出望外，脱口道：“如意叟东方旭”，身形一起，疾向场中射去！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现身，“活阎罗”接踵而来，两人仅先后脚之差！

高手群中，立时起了一阵骚动。

七大掌门人各心里暗道一声：“苦也！”黑衣女子应付之不暇，又来了个“活阎罗”，看来今天必是不了之局。“血魔”师徒，已搅得整座武林地覆天翻，再加上“黑衣罗刹”师徒，武林的末日行将来临了！

陈霖现身，不唯七大门派的人震惊莫名，连那黑衣女子，似乎也吃惊不小，从她微微颤抖的娇躯来判断，显然十分激动！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朝陈霖扫了一眼，道：“娃儿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

陈霖兴冲冲的道：“晚辈正在四处打探老前辈的下落，可巧今日得遇！”

“你找老夫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想向老前辈打听一个人的下落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牙笏叟褚江！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惊奇的注定陈霖，好半晌才道：“你要找牙笏叟褚江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找他做什么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自从“南宫先生”遇害之后，武林中唯一能精通奇门之学的，只有武林双老之一的“牙笏叟褚江”，当着这么多江湖人，而且还有“白骨教”教徒在内，陈霖当然不便说出要向他请教破“白骨锁魂大阵”的事，沉吟了一下之后，道：“老前辈来此何为？”

“管闲事！”

这“管闲事”三个字不言可喻是指眼前场中的事而言。

陈霖莞尔一笑道：“那就等老前辈管完了闲事之后，晚辈再行详细奉告。”

“好！”

黑衣女子把蒙着黑纱的脸，转向“如意叟东方旭”，冷冷的道：“老头儿你虽然名列武林二老之一，但今天的闲事，你恐怕管不了？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哈哈一笑道：“管不了也得管！”

场中除了陈霖，没有一个人能道出“如意叟东方旭”的来历，因他隐迹已将近五十年，武林中仅传诵武林双老之名而极少知其人，那天在荒山神祠之中，若非这老儿亮出玉如意，“猴叟曹贻”见闻再广，也不会道得出他的来路。

黑衣女子冷哼了一声，手中“罗刹令”就空一划，鸣的一声怪啸，使得场内场外的人，全为之心泛寒意，然后冰寒至极的道：“罗刹令的规矩，谅来各位都知道！”

三十年前，黑衣罗刹自订了一个规矩，罗刹令现，见血方回！这是江湖中人尽皆知的事！此语一出，群雄心神又为之一颤！

黑衣女子是专为了七大门派而来，场外各帮教及黑白两道的高手，本是抱着一种看热闹的心理而逗留下来，及至陈霖现身，他们恍悟到此次来到“鹰愁涧”的目的，是为了配合所有黑白两道的高手，图谋“血魔”，现在看来他的传人一副从容之态，“血魔”定然无事，说不定就潜伏在附近，可怕的报复行动，可能跟着而来，心念及此，寒意顿生，纷纷悄悄退离！尤其“白骨教”“烈阳神火教”的徒众们，走得更快，但暗中仍有不少人匿身留下。

刹那之间，走个罄净，只剩下七大门派的弟子们，仍寸步未移，紧注现场。

陈霖这才看清那所谓的“罗刹令”，竟然是一个乌光油亮，长仅尺余的梭形之物，一端尖锐如剑尖，另一端却是一个狰狞的兽头……

想不到这小小的玩意，就曾是使黑白道丧胆亡魂的“罗刹令”。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狂笑声中，欺前数步，声如沉雷般的道：“女娃儿，川东三杰，鄂北一燕，天南八剑，这些人是否你下的毒手？”

黑衣女子略不为意的格格一阵娇笑道：“老头儿，你还没有说全，土城一霸，北邙双凶，雁荡四邪……等，都是姑娘我超渡的，怎么样，你要为他们找场？”

所有在场的各门派高手，和暗中留下来的群众，全为之机伶伶打了一个冷颤，她所数说的，都是黑白两道中不可一世的人物，想不到都做了令下亡魂。

陈霖对于七大门派，可以说毫无好感，而且还多少有些恨的成分，静静的站在一旁，冷眼看热火。

黑衣女子接着又道：“八大门派昔日参与联攻‘黑衣罗刹’的，已全部不在人世，所以家师才特别从宽发落，命各取一臂，否则的话，罗刹令下，例无活口！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怒哼一声道：“住口，老夫眼前，就是不许伤人！”

黑衣女子笑不可抑的道：“恐怕你办不到！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怒不可遏的道：“我就毁了你替武林除一祸患！”

患字方落，一道如山劲气，已告暴卷而出，势道之强，骇人听闻。

黑衣女子冷笑一声，纤纤玉掌一扬，竟然要硬接对方的掌力

.....

“波！”的一声巨响，双方各退一步，秋色平分。

陈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“如意叟”成名一甲子之前，已是百岁开外的人，黑衣女子硬架硬接下去，竟然不分轩轻，的确骇人听闻。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也是惊愕莫名，一怔之后，怒气又生，身形一旋而进，连攻三掌，这三掌挟以毕生功力而发，势如裂岸狂涛，五丈之内激起缓流成涡，隐有风雷之声。

黑衣女子似也看出这三掌的威力非同小可，身形一划，像一只据点黑鹰，风披鼓荡如翼，飞旋了一个圆弧，堪堪避过这凌厉无比的三掌，又落回原地。

乌溜光华闪过凄厉啸声破空而起，“罗刹令”已脱手射向“如意叟”，其快如电。

“如意叟”袍袖一挥，拂出一道罡风，“罗刹令”被罡风扫得直荡开去，又是“呜”的一声刺耳怪啸，那“罗刹令”竟然绕空飞划而回，快！快得不可思议.....

“如意叟”不虞有此，顿感手足无措，亏他功深力厚，身法玄奇，在这间不容发之间，一划脱出圈外，但已唬出了几点冷汗。

黑衣女子娇笑一声道：“我说你管不了这闲事，如何？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怒哼一声道：“老夫管定了！”

一扬手之间，现出一柄白玉如意，晶莹夺目。

“如意叟！”

崆峒“天机子”不禁脱口呼出，其余各掌门人齐齐面现喜色，此老既然伸手，说不定今天可以逢凶化吉。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齿德俱尊，宇内同钦，各掌门人相继为礼。

黑衣女子也不由一怔，继而轻笑一声道：“小女子蒙武林双老之一的如意叟赐教，荣幸之至！”

这话并非谦词，能得与武林双老一较高下的，在武林中确不多见。

各大门派的人，又不期然的把目光转向陈霖，适才陈霖和“如意叟”对答的情景，已深印他们心中，望重武林的如意叟，竟然和一代恐怖人物“血魔”的弟子拉上了关系，这确是匪夷所思的事。

“活阎罗”不言不动的态度，使各大门派的人忐忑不已，不知这小煞星在转什么念头。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手中玉如意一划，罡风怒卷之中，玉如意化成漫空幻影，如缤纷花雨，向黑衣女子当头洒落。

黑衣女子身形曼妙的一划，捷逾鬼魅的飘退两丈有多，娇斥道：“如意老儿，你一定要管这件事？”

“老夫管定了！”

招随声出，如影附形般闪身进击，玉如意幻出如山白影，层层叠叠，有若滔天白浪，漫空堆絮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根本就分不出招式来！

黑衣女子身形疾划，又脱出白影之外，道：“本姑娘尊敬你的声望地位，一再容让，若不知进退，莫怪出手得罪？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充耳不闻，招式更紧更密，劲风呼轰，激起砂尘滚滚，草叶齐飞，凌狠厉辣令人叹为观止。

黑衣女子娇哼一声，身形有若幽灵魅影，径行穿越那如山白影，踏中宫走洪门而入，乌芒一闪，一声刺耳怪啸，“罗刹令”电奔对方胸前要害。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这一震非同小可，想不到对方的身法竟然诡奇到如此地步，自己从未失过手的绝招“如意三幻”竟然封挡不住，忙不迭的收势疾闪，饶他身形如电，前胸衣襟仍被“嗤！”的划了半尺长一道口子！登时老脸变色……

所有在场的各门派高手，齐齐面上失色，心旌摇摇。

陈霖面冷如冰，一无表情，但内心也为之怦然而震。

黑衣女子一招得手，立即收势，冷冷的道：“如何，我说你管不了？”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气得须发逆立，一张红润的面孔涨成紫酱之色，他遁迹了五十年重入江湖，首次败于“活阎罗”，现在又受挫于黑衣女子，而两个都是刚出茅庐的年轻小娃，这口气怎么也吞不下去！略一喘息之后，旋身再进，大喝一声：“老夫就不相信有管不了的事！”左掌玉如意，势若奔雷骇电，狂风疾雨，翻卷而上。黑衣女子登时被这一轮武林罕见的疾攻，迫得倒退不迭。七大掌门身为一派之长，而且本身系属当事之人，别人义伸援手，自己岂能袖手旁观，互相一眼之后，纷纷欺身而进。空气在七掌门人欺身上步之间，紧张得无以后加。

黑衣女子在退了数步之后，纤掌连扬，骇人至极的劲波，层层涌出，“波！波！”连声之中，“如意叟”的攻势立时受阻……几乎是同一时间，怪啸声起，一溜乌芒疾射而出，迎向欺身而来的七大掌门人。

“罗刹令”有如灵蛇，闪晃飘忽，圈划之间，红光立现，两声闷哼传处，“华山”、“昆仑”两掌门人首当其锋，挂红而退！“如意叟东方旭”暴吼一声：“你竟敢伤人！”

拚聚全身功力，猛扫狂劈！

五个掌门人在一窒之后，同时扬手发掌！

刹那之间，只见白影如幕，掌影似山，劲气激荡排空，地动山摇，风云失色。

黑衣女子仗着奇诡的身法，玄奥的招式，居然有攻有守，丝毫不乱。

这真是一场罕见的搏斗，令人目震心悬，如置身惊涛骇浪之中。

“华山”“昆仑”两掌门人匆匆的敷创服药之后，又投身战圈之中。

这一场恶斗，震撼了每一个在场高手的心，黑衣女子竟然能挡得住武林一代异人“如意叟”和七大宗派之长的联手合攻，实在骇人听闻。

黑衣女子在激斗数十合之后，杀念陡生，心忖道：“今天要想完成师父交托的使命，只有先打发了‘如意叟’，否则的话……”心念之中，招式倏变，纤掌如真似幻，凌狠无前，“罗刹令”发出阵阵撕空裂云的怪啸，有若鬼哭狼嚎，刺得人耳膜欲裂，心颤神摇！

她对七大掌门人的攻势，仗着惊世骇俗的身法，一味避实就虚，集中全力对付“如意叟东方旭”，这一来，情势大变。

七大掌门人出手尽成虚招，由于黑衣女子的身法过于玄奇，捉摸不定，观之在左，忽焉在右，弄得不时自己人打自己人，狼狈不堪！

黑衣女子这一发狠，攻势愈来愈凌厉，也愈奇诡狠辣，迫得“如意叟”渐处下风。

如果不是有七大掌门人的牵制，“如意叟”早已落败多时了！

陈霖仍然冷漠的注视场中，根本没有伸手的打算。

蓦然——

一声惨哼过处，“如意叟东方旭”蹬蹬蹬连退了十来步，一屁股跌坐地

上，胸前已被鲜血染红了一大片，敢情是被“罗刹令”所伤！

陈霖不由悚然而震，他对这“如意叟”自神祠一会之后，深具好感，正待……

又是一阵惨嗥传来，一条人影踉跄退出圈外！

那人影竟然是华山掌门“追云剑伍天雄”，半身染血，右臂齐肩而断。

“如意叟东方旭”双目喷火，呼的站起身来，一阵摇晃，又跌坐下去，看来他的伤势相当不轻！

惨嗥之声又起，昆仑“玄元大师”失臂而退！眼看不须几个照面，七大掌门人将无一幸免。

两条人影，泻落陈霖身侧，原来是“天音叟”和钟小翠。“天音叟”怒气勃勃的向陈霖道：“你真的忍心袖手旁观？”就这眨眼之间，“太极”掌门“剑掌双绝朱昌”跟着断臂退下。七大掌门人之中，已经有三人被黑衣女子断臂。

“天音叟”暴吼一声，飞身扑进，他一出手，陈霖自不能袖手，也只好随着缓缓欺身过去！

“天音叟”身形未稳，“呜”！的一声，“罗刹令”已告当头射来，忙不迭的侧身一让，但那“罗刹令”似乎是长了眼睛般的，竟然如影附形的紧随着身形闪动，不由心冒寒气，直退出两丈之外。

“住手！”

陈霖这一声断喝，声音不大，但发自“活阎罗”之口，威势自是不同！

黑衣女子收势后退，面向陈霖，不知她黑纱的后面，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。

“少林”、“武当”、“崆峒”、“峨眉”四个掌门人也余悸犹存的退步转身！

四周的七大门派高手，如梦初醒，纷纷扑入场中！

“活阎罗”的目的何在？谁也不知道。

黑衣女子声音微带激动的道：“活阎罗，你要插手？”陈霖冷冷的道：“我希望你适可而止！”

“今天本姑娘说过要带走七只手臂，缺一不可！”

“恐怕你难以如愿！”

“你一定要伸手管别人的恩怨？”“七大门派的掌门人已有三个被你毁去一臂，难道你意犹未尽？”

“天音叟”身形欺前一丈，向黑衣女子道：“昔年‘黑衣罗刹’杀人无数，江湖中遍地血腥，百死不足以偿其辜，所以才引起武林公愤，她断臂之后，应当猛醒回头才是，竟然对昔日的事施这惨酷的报复，而且目前在场的各掌门人，也非三十年前参与其事的人，你这种做法，违情悖理……”

黑衣女子冷眼一扫“天音叟”，转向陈霖道：“活阎罗，我来问你，你为什么杀人？”

这话问得陈霖一怔，半晌才道：“我自然有杀人的理由！”“难道别人杀人就没有理由，而要你来干预？”

“我杀人乃是事逼至此，不得不然！”

“嘿嘿，本姑娘我也是一样！”

“住口，你只不过是为你师父‘黑衣罗刹’逞其魔焰而已！”“可是，活阎罗，你可别忘了令师的名讳也有一个‘魔’字！江湖中对令师徒的看法，

恐怕还超过家师‘黑衣罗刹’？”“你不知实情，岂能妄自论断别人！”

“那阁下你呢？”

陈霖不由语塞，黑衣女子说得不错，当今武林之中对“血魔”的恐惧怨恨，确实超过昔年的“黑衣罗刹”！

钟小翠这时也立身到“天音叟”身侧。

黑衣女子冷笑数声道：“活阎罗，如果你能放弃‘四毒书生’和‘百幻书生’兄妹等人，姑娘我抖手就走，你办得到吗？”“天音叟”和钟小翠同时一震。

陈霖更是震惊莫名，想不到黑衣女子竟然能一语道出自己的仇家姓名，这就令人莫测高深，当下强持镇定，反问道：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难道你自己不清楚，要我当众说出来？”

“你就说出来听听看？”

“你真的要我说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‘四毒书生’和‘百幻书生’兄妹是你的血海仇家，对不对？至于你的大名，我想还是不说出来为妙！”

提到仇家，陈霖不禁热血沸腾，一股恨意直冲顶门，俊面之上也现出了骇人煞光，但对黑衣女子又感到万分的困惑，看来她对自己的身世，必然了如指掌，除了“血魔”之谜外。她是谁？

她为什么会知道自己的底细？

难道这其中会牵连到“黑衣罗刹”？

陈霖百思不得其解。

就在陈霖一意思忖心事之际，黑衣女子猝然发难，娇躯猛弹，扑向那四个掌门人。

快！快得不可思议！

娇躯才起，“罗刹令”已电射而出！

谁也想不到黑衣女子会猝起发难，待到“罗刹令”的怪啸传出，陈霖蓦地惊觉是一回什么事，连念头都不曾转，电闪劈出一掌，但，迟了一步……

惨嚎声起，峨嵋凌风师太和武当玉虚道长，已在“罗刹令”下，各毁了一臂！

差不多是同一时间，陈霖的掌风，已告击中黑衣女子！闷哼声中，黑衣女子被震得踉跄退离一丈之外！

惨嚎声，震惊了所有在场的人……

“天音叟”、钟小翠，飞身疾扑！

各大门派的弟子，蜂拥而上！

陈霖稍一犹豫，也跟着闪身进击。

场中杀气弥漫，空气由紧张而开始爆炸。

黑衣女子身形犹如鬼魅，在人潮之中滑似游鱼，捷逾奔电只见黑影一闪，两闪……

又是两声惨嚎突破了暴喝声，掌风号啸声，金刃破空声，喊杀声而传出，“少林”、“武当”两掌门人，仍然没有逃得过“罗刹令”的摧残！

陈霖和“天音叟”本可以阻止这不幸事件的发生，但由于各大门派的弟子报仇心切，一涌而上，投鼠忌器之下使黑衣女子乘乱得手！同时，黑衣女子的功力，恐怕仅仅次于陈霖，而且出手又快，各门派高手的浪潮式进身出

手，不但碍了陈霖的手脚，而且助长了黑衣女子乘机出手的机会！

黑衣女子得手之后，从高手群中，拔空而起，黑色风披抖开似一片乌云，向圈外电闪射去！

陈霖大喝一声：“哪里走！”

身形紧跟着射起，如长虹经天，疾划追去！

两人都具有惊世骇俗的身手，只转眼之间，便双双消逝在林莽之中。

待到其余的高手们追及莽林，哪里还有半丝人影。

堂堂七大门派的掌门人，全部在“罗刹血令”之下，各失去了一臂，这真是旷古绝今的奇事！

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戏闭幕了！

人，相继散去！

武林中，除了“血魔”的恐怖外，又加上了“罗刹令”的恐怖！且说陈霖愤然急起追那黑衣女子，两人都具有超凡绝俗的身手，这一全力追逐，有若风驰电掣，像两缕轻烟，飘忽而逝！连越数座峰头之后，陈霖大感不耐，这黑衣女子的轻功身法，是他出道以来所仅见的，当下把功力展至极限，电飘疾射，以骇人的速度，划落在黑衣女子的身前！

黑衣女子，硬生生地刹住势子，两人成了面对面之局。陈霖寒着脸首先开口道：“请问芳名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！”

“你心狠手辣不让令师专美于前？”

“别人可以如此说，你活阎罗却没有资格指责我！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血魔师徒对当今武林来说，无异是洪水猛兽！”

陈霖闻言之下，俊面倏寒，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黑衣女子发出一阵悦耳至极的轻笑道：“我的意思是说一般武林人物的看法，至于我本人，我倒是认为令师徒造此杀劫，也许和我一样，各有苦衷！”

“你焉知我不是嗜杀成性？”

“我武断的说不是！”

“根据什么？”

“你陈霖心里明白！”

陈霖心头又是一次巨震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不但能指出自己的仇家，而且一口就道出自己的名字，心忖：今天我非要问个水落石出不可！

“你怎么知道我叫陈霖？”

“岂止知道你叫陈霖，我还知道令尊就是桐柏掌门陈其骧！”陈霖全身为之一颤，星目陡射奇光，逼视着对方黑纱蒙盖的脸，激动的道：“你……你到底是谁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！”

“我说你的尊名大姓？”

“这个将来你自会知道，目前不便相告！”

“既是如此，在下决不强你所难，现在请你明告何以对本人的身世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

黑衣女子道：“这并不是偶然的事！”

陈霖更奇了，急道：“不是偶然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既非偶然，那当然是必然了！在下愿闻其详！”“我是受人之托，要

转告你，即使今天我们碰不上面，但总有一天我也会寻到你，把她的话转知你！”

“她是谁？”

“吴如瑛！”

陈霖宛若被雷轰头顶，周身发麻，禁不住簌簌而抖，往事电闪心头，他想起他和她的海誓山盟，也想到她的不幸人生，他多么渴望用爱来填补她心灵上的创伤，然而她却留书诀别！他因此而伤心落泪，他发誓要找到她——第一个把身心交付与他的人！

现在，想不到这渺茫的希望萌了芽！他的面孔因激动而扭曲，半晌才迸出一句话来道：“她……她……没有死？”

黑衣女子声音微颤的道：“没有，但这事随时都可能发生！”陈霖在心里大叫道：“不！不能！我不能让这可怕的事成为事实，我要阻止？瑛妹不能死？”当下激情的道：“她……她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不！你知道的，你不愿意告诉我！”

黑衣女子似乎也非常激动，久久才道：“是的，我不愿告诉你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她不愿再见到你！”

陈霖颤抖的声音道：“不！决不！她不会拒绝见我？”黑衣女子蒙面纱巾在微微晃动，声音低暗的道：“我已经答应过她，永不把她的行止泄露给任何人！”

“包含我在内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，特别是你！”

陈霖似乎感觉到一把利刃，正正的戳在心上，大叫道：“不，你非告诉我不可，我一定要找到她！”

“歉难从命！”

陈霖气极道：“今天无论如何得请你说出她的行踪！”“如果不呢？”

“那在下为了达到目的，不惜采取非常手段！”

“对付我？”

“我可能会这样做！啊！不！我请求你，我陈霖生平第一次向人低头，我请你告诉我她的行踪，我会永远感激你！”

黑衣女子的胸部，在风披的半掩下，急剧的起伏，幽幽的道：“江湖中讲究是一言九鼎，我答应过她不告诉任何人，即使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说，不过，话又说回来，你活阎罗也未必能伤得了黑衣罗刹第二！”

陈霖声音充满了绝望的意味道：“我知道她内心仍然是希望见到我的！”

“也许会，也许她真的希望再见你一次，但决不是现在！”

“一次？再见我一次？她这样说？”

“不，这是我的推测！”

“你凭什么要这样推测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……她深深的爱着你，如你爱她一样，但命运的拨弄，使她不能走完这一段爱的历程，她心中的痛苦，或许比你更甚。女人是痴心的，一生只能爱一个人，一个女人的生命，只容许一个男人点缀，而男人却可以同时爱上几个女人，虽然爱有深浅的不同，她既然爱你，在她决定自己要走的路之前，可能会再见你一面！”

陈霖默然了，黑衣女子的话，直打进他心的深处，他有了未婚妻钟小翠，虽然他只是因了感恩图报的心答应这件婚事，但毕竟是名份已定。

他想起那美如空谷幽兰的白衣女子楚玲，她不是也痴心的爱着自己吗？

另一个影像浮上心头，使他不自觉的打了一个寒噤，那是美绝天下的绝色少妇沈君璧，他分不清他和她之间的关系是建筑在爱上，还是基于欲！总之他无法抛下她，她有一种使人无法抗拒的魅力……而在最近，他似乎已体验出沈君璧确实也是痴情的爱着自己……他感到无比的内疚，他觉得在爱神的祭坛前，他是一个罪人。

黑衣女子见陈霖良久不出声，轻哼了一声道：“如何，你不否认我的话吧？”

另一个意念，倏然涌上陈霖的心头，忖道：“瑛妹交付了她的身体，也献出了她的心，但是，我，我给她了些什么？不！我必须再见她，帮助她报仇，有了她，我什么不能抛弃，只待自己恩清仇了，两人携手归隐，永离这诡谲的江湖！”

想到这里，不由脱口道：“不，我非要寻到她不可！”黑衣女子娇躯一震，道：“你爱她吗？”

陈霖面上立时流露出一种湛然的神色，略不思索的道：“当然，有逾自己的生命！”

“你既然爱她，就不该做她所不愿的事？”

“你是指她不愿见我而言？”

“不错，你不愿使她心碎吧！”

陈霖一怔之后，毅然道：“不，我非要见她不可！”黑衣少女沉声道：“你知道她为什么不愿见你？”陈霖愕然道：“她都告诉你了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在下愿意一听！”

黑衣少女默然了片刻之后，用一种哀伤的声调一字一句的道：“她爱你，永恒不渝的爱你，不幸的命运，使她不能用一颗残破的心，罪孽的身，每天忍受那无限的创痛来陪伴你渡过一生！”“她不必把事情想得那么严重？”“你这是自私之谈，试想，父亲的遗命要她报仇，她岂能违忤，置遗命于不顾，但仇人之一却是她的生身之母，她在执行遗命之后，除了死，别无他路可行！”

“她的母亲伙同奸夫，谋害亲夫，杀之并不为过？”“可是她是她的生母不假，世间哪有做女儿的手刃亲母之理！”

“那是她父亲临死的遗命，她只是执行遗命！”

“话虽如此，事实岂能抹煞！”

陈霖心乱如麻，激动使他额上冒出了汗珠，吴如瑛竟然和“黑衣罗刹”的传人搭上了关系，而且是这样的密切，令人费解，当下疑云满脸的道：“吴如瑛与你是什么关系？”“师姐妹！”

“什么？她拜在黑衣罗刹的门下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陈霖心里想道：“瑛妹可能是心切复仇，自知功力不逮，而投在‘黑衣罗刹’门下，但对方是一代女魔，这未免太危险了！自己曾给她安排好，到八旗帮楚玲那里暂住，研习自己所创的剑招绝技，何愁不能如愿以偿，想不到她竟然留书诀别……”于是，他想见吴如瑛的心也更切，再次向黑衣女子

道：“我一定要见到她！”

“但你不能从我这里得到她的行踪！”

陈霖心念既决，那冷傲孤僻之性顿发，冷冷的道：“我非要得到不可！”

黑衣女子向后退了一步，沉声道：“阁下准备如何得到？”陈霖顿了一顿之后，毅然决然的道：“请你见告！”“我说过办不到？”

“既然如此，在下说不得只好得罪了！”

“你想用强迫手段？”

“那是你逼我这样做！”

“逼你，哈哈！也好，姑娘我正好借此领教‘血影门’的绝学！”

“你真的不肯见告？”

“多说是废话，办不到！”

“如此休怪在下了！”

了字余音未落，身形一划，双掌已告电闪拍出，一道带着淡红血影的掌心，挟以雷霆万钧之势，暴卷狂涌而出。黑衣女子娇躯曼妙的一旋，黑色风披鼓荡飘舞，劲风飒然之中，竟然把陈霖的掌风引向另一个方向。

陈霖料不到对方竟然有这样奇诡的身手，能把自己的掌风引走，不由骇然。

黑衣女子轻笑一声道：“来而不往非礼也！”

娇躯半转，玉掌连扬，数股如山劲气，几乎是在同一时间之内拍出……

陈霖微微一晒，双掌平推疾迎过去！

“波！波！波！”一阵连珠也似的密集巨响中，黑衣女子当场被震退了三步。

陈霖在一掌震退对方之后，身形一划，其疾似电，猝然欺近到黑衣女子身前伸手可及之地，“飞指留痕”顿告施出！黑衣女子但觉眼前一花，对方的指头已点到面门之间，不由芳心大震，急切中玉掌电疾一翻，奇诡快速已极的圈划而出，遥取对方要害大穴，反应之快，出招之速，骇人听闻。

陈霖当然不愿与对方两败俱伤，只好收势侧移！

双方这一个回合，只在电光石火之间完成，出招变式间不容发。

“飞指留痕”出手落空，而遭反击，在陈霖来说，尚属首次。

黑衣女子以攻改守，脱出“飞指留痕”之下，却也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陈霖施身又进，依然是那招“飞指留痕”，黑衣女子但觉这一封架无从，若功力稍差的话，连闪避都办不到，功力到了巅峰的高手，讲究的是动在意先，对方身形才进，不待招式递出，她已一划而开。

陈霖原式不变，如影随形般连环出手，登时迫得黑衣女子手忙脚乱，娇喘可闻。

黑衣女子身手确实不同凡响，在一阵连闪急晃之后，陡地乘闪避之势，迅快已极的斜拔而起，凌空一折，向陈霖当头扑下，疾逾殒星飞天。

双掌幻成一片网幕，笼罩丈许方圆。

陈霖只觉眼前人影一闪而没，劲风贯顶而来！他连头都不抬，双掌向上一扬，劲气应掌而发，当空劈去。

“轰！”然一声巨响，黑衣少女但觉一股骇人听闻的劲气，把自己的身形向空托去，风披猎猎飘荡声中，如巨鹰鼓翅，振翼高举。

蓦一用劲，娇躯在半空一窒，又复迎头飞扑而下。

如此一连三次，均被陈霖的强猛掌风卷向半空，根本无法近对方的身，

娇躯一扭，泻落三丈之外。陈霖暗自惊讶黑衣女子的身手，竟然强到如斯地步，怪不得武林二老之一的“如意叟东方旭”会伤在她的手下。

黑衣女子落地后，停身不进！

陈霖冷冷地注定对方，道：“你该乘早撤出‘罗刹令’，否则的话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你会后悔！”

黑衣女子冷笑数声道：“罗刹令见血方回，我俩之间似乎不需要到流血的地步？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！”

“你的意思是要拚个你死我活？”

“这个，嘿嘿！恐怕谈不上拚，如果在下十招之内不使你低头，抖手就走！”

“好大的口气！”

“你无妨试试！”

黑衣女子纤掌一摇道：“我们的争端到此为止，如何？”“你愿意告诉在下吴如瑛的行踪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那对不起，在下不达目的不休！”

“你可否听我说完应说的话？”

“你说说看！”

“方才我声明过，我是受了师妹吴如瑛之托，专程来找你的！”

“她托你什么事！”

“你记得她给你留的血书之上最后的两句是什么？”陈霖神情一黯，酸楚的道：“这个我记得，她说：在我结束生命之前，将为你做一件有意义的事，以酬君情，并报恩及先父之德……对吗？”

“不错，她现在就要实践她的诺言！”

陈霖摇摇头道：“我不要她替我做任何事，我只希望能见她一面！”

“她已经为你做了！”

“什么？她做了什么？”

“她为你探查到了昔日的仇家！”

“仇家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这个在下早已探查清楚！”

“真的，你说说看？”

陈霖俊面之上，不期然的流露出一种怨毒之色，眉目之间，煞气隐隐，恨声道：“迫杀家母的是‘四毒书生’，毁家父的是‘百幻书生’兄妹，太极掌门‘阴阳掌李政芳’和华山掌门‘美髯客陆文龙’，其中太极华山两掌门已先后死于‘百幻书生’之手！”“你说对了一半！”

“一半？”

陈霖心中这一震非同小可，自己以为十拿九稳的仇家，对方竟然说只对了一半，难道其中还另有蹊跷不成？

黑衣女子又道：“迫杀令堂的是‘四毒书生’不假，至于杀害令尊的除了‘百幻书生’之外，还另有其人！”

陈霖激动至极的道：“绛珠仙子朱薇和太极华山两掌门难道不曾参与其

事？”

“你说对了！”

“那另外的人是谁？”

“这事需从头说起！”

“请讲！”

“十五年前，武林中出了一个美赛天仙的女人，她就是‘绛珠仙子朱薇’，专以自己的美色，媚惑黑白两道的顶尖高手，换取武功，令尊也是其中之一……”

陈霖不由为之一颤！

黑衣女子接着道：“绛珠仙子虽说人尽可夫，但对于令尊却是另眼相看！”

陈霖倒吸了一口凉气道：“这不要脸的女人爱上了家父？”“不错，她真心实意的爱上了令尊，后来令尊知道了她的为人之后，愤而与她绝交，不久与令堂‘武林之花郭漱玉’结了婚，绛珠仙子因爱成恨……”

“所以她们阴谋报复？”

“你听我说，令尊因修习‘轩辕经’之故，功力高绝，江湖中罕有匹敌的人，要想对他报复，可不是件易事，首先，绛珠仙子盗走洞柏派传派之宝‘轩辕经’……”

陈霖忍不住又道：“‘轩辕经’曾落入‘双残鬼叟’之手，其后又被绛珠仙子取回？”

黑衣女子一点头道：“‘双残鬼叟’是离心岛主之子，原不叫这名字，也是绛珠仙子面首之一，他为了觊觎‘轩辕经’而被绛珠仙子兄妹剜目残臂，但他仍以重创之身，挟经而逃……”“那为什么绛珠仙子后来又成了‘双残鬼叟’的新婚夫人，终

至以毒针猝然袭击‘双残鬼叟’夺回了‘轩辕经’，难道他不计那剜目断臂之恨？”

“这就是绛珠仙子异于常人的地方，她的美，她的手段，使人无法抗拒！”

陈霖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，暗忖道：“不知这绛珠仙子的美是否比得上绝色少妇沈君璧？”

心念未已，突听黑衣女子继续道：“于是‘百幻书生’柬邀令尊至‘血池’畔的‘生死坪’决斗，言明以‘轩辕经’为这次决斗的彩物，谁胜就归谁所有……”

陈霖越听越奇，热血也跟着阵阵沸腾。

黑衣女子一顿之后又道：“令尊以‘轩辕经’乃是传派之宝，即使拚却性命也得要取回来，所以匆匆前往赴约，正落入‘百幻书生’的算中……”

陈霖面上杀机云涌，恨恨的哼了一声。

黑衣女子用手牵了牵蒙面黑纱，接着道：“‘百幻书生’安排的诡计够毒辣，他同时预置了三路高手，一路是绛珠仙子和太极华山两掌门人，埋伏途中，以阻截闻风驰援令尊的人……”

陈霖这才恍然伯父“玉金刚陈其骥”被绛珠仙子及“华山”“太极”两掌门人联手残害的原因，原来伯父是驰援父亲而被阻截。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另一路人‘巫山神魔’及其十八弟子，‘云梦二鬼’、‘乌石堡’堡主宋大庆，于令尊赴约的当晚，袭击桐柏派所在地的‘碧云山庄’，使该派在一夜之间冰消瓦解，终至从八大门派之中除名。”

陈霖又重重的哼了一声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凡昔年参与其事的，我陈霖当逐一拜访，以血还血！”

黑衣女子又道：“但这些参与袭击‘碧云山庄’的黑道巨擘一念之贪，上了‘百幻书生’的大当，他们不知道‘轩辕经’已落入绛珠仙子之手，更不知‘百幻书生’的另外打算，一心以为令尊既被邀离开‘碧云山庄’，其余的派中高手不堪一击，‘轩辕经’唾手可得，焉知却扑了一个空……”

陈霖心里暗道：“不管如何，单只垂涎重宝，血洗‘碧云山庄’，使桐柏派瓦解冰消这一点，就死有余辜！”当下又道：“那家父……”

黑衣女子声音微带激动的道：“百幻书生自和三绝姥姥一路，双战令尊于‘生死坪’，但两人联手，仍非令尊之敌，最后施用毒攻，所以令尊遭了不幸，被抛尸‘血池’之中……”

陈霖全身血脉贲张，目眦欲裂，歇斯底里的狂呼道：“杀！

杀！杀……”

良久之后，才稍告平静下来。

“三绝姥姥”已被他在“鹰愁涧”的岩壁之上劈落涧中而死，可算是报了仇了，但推源祸首，当然仍是“百幻书生”兄妹。

“百幻书生”谋害了“白骨教主”之后，以独步武林的易容术，幻化成“白骨尸魔”的形象掌理“白骨教”，杀母的仇人“四毒书生”也在“白骨教”总坛之内，但一座“白骨锁魂大阵”，使他无法直捣总坛，快意亲仇！

心念及此，不由大叫一声：“糟了！”

黑衣女子讶然道：“什么糟了？”

“在下的仇家，元凶首恶都在白骨总坛之内，而白骨总坛唯一的一面道路，却为‘白骨锁魂大阵’所阻，目今江湖中能精于此道的只有‘南宫先生’和武林二老之一的‘牙笏叟褚江’，‘南宫先生’已死于‘百幻书生’之手，另一位‘牙笏叟’遁迹已五十年，唯一知道他行踪的只有‘如意叟东方旭’，这老儿适才被你的‘罗刹令’所伤，此刻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要想找他可不是件易事！”黑衣女子幽幽的道：“也未见得天下除了这两人，就没有第三人懂得奇门之术！”

陈霖心中一动道：“谁？”

“南宫淑惠！”

“南宫淑惠？”

“不错，南宫先生的胞妹，十五年前削发为尼，法名圆净！”“她现在何处？”

“邛崃海云庵，我曾三次造访不遇，可能云游在外！”“你也要找她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为你！”

“我？”

陈霖顿时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，大惑不解的望着对方。黑衣女子发出一串银铃也似的轻笑道：“你感到很奇怪是吗？我不是早说过，敝师妹吴如瑛誓要以她有限的生命，为你做件有意义的事，以上我所说的这些事，全是她费尽心力探悉的……”

陈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，怆然道：“可是，她为什么不见我？”“她很想见你，但，她不敢！”“这又为了什么呢？”

“人的情感是脆弱的，她以最大的决心离开你，为的是要完成她父亲的遗令，她宁愿忍受最大的痛苦，不和你见面，她怕见了你之后，决心会动摇！”

“这是何苦呢？”

“也许她比你更痛苦！”

陈霖缓缓地低下了头，他仿佛看到自己的心在滴血，竭力忍住两眶热泪，这种痛苦除了身历其境，实在不易体味得出来！爱的力量是无可比拟的，但由于爱而产生的痛苦，也是无涯的。

沉默——

谁也不再开口说话，悲哀的气氛，充满在整个的空间。痛苦——无情地撕扭着他的心！

绝望——像一支箭射穿了他的胸膛。

情感与理智，在激烈的交战；他是否不顾一切的去寻找她，还是尊重她的意见不和她见面……

久久之后，黑衣女子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寂，道：“她还有一句话要我告诉你！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她说在她心愿未了之前，她会常在你的身边！”陈霖茫然的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懂得这个意思，她永远在我心里，如同在我身边！”

“哦，不久以前，涧外那奇丑的少女是你的什么人？”“她……她是我的师妹，也是我的未婚妻！”

黑衣女子下意识的退了一步，道：“她是你的未婚妻？”“是的，她的父亲是我的师叔，也是为我牺牲的恩人，我受她父亲的遗命照顾她，同时遵从她母亲临终的愿望和她订了婚约！”

“哦！”

陈霖怔怔片刻之后，道：“我们该分手了！”

黑衣少女语音略带凄哽的道：“是的我们该分手了！”了字声落，身形电射而起，黑色披风鼓荡飘飞，像一头巨鸟展开了翼翅，翩然消逝在林空之中。

陈霖望着她的背影消失，心里充满了辛酸、苦痛、失望、幻灭

……

命运之神，竟然活生生的扯断了两人之间的一线红丝，不由仰天一叹道：“造物何妒！鬼神何私！”

正待飞身……

蓦在此刻——

身后风声飒然，旋身望处，一条人影，飞泻落在面前文外之地，赫然是那神秘的蒙面怪客。

陈霖心里疾忖道：“来的好，今天我非要揭穿你的面目不可！”

蒙面怪客仍如往常一样，语音沉凝的道：“孩子，我来迟了一步……”

陈霖心感对方迭次援手之德，在真相未白之前，不愿失礼，忙一抱拳道：“前辈也赶来了！”

“令师呢？”

“他走了！”

蒙面怪客一声太息道：“江湖诡譎、变幻莫测，想不到‘丧魂太岁’会安排下这等毒计！”

陈霖神目如电炬，照定蒙面怪客，似要看透他隐在蒙面青巾之后的面目，恨声道：“前辈仍以为他是‘丧魂太岁’本人？”“难道会不是？”

“‘丧魂太岁’早已于十多年前死于八大门派之手！”“这就奇了！”

“他是‘百幻书生’的化身！”

蒙面怪客连退了三步，声音中充满了惊异激动之情，道：“‘百幻书生’！可能吗？为什么他要冒充‘丧魂太岁’呢？”陈霖冷哼了一声：“狼子野心，他在自掘坟墓！”

“你怎能断定他是‘百幻书生’？”

“他的易容术称绝武林！”

“话虽如此，但岂可因此而遽下断语！”

陈霖本想说一切经过，但一想不妥，蒙面怪客身份可疑，他第一次阻止自己杀太极掌门，而太极掌门不旋踵之间被“百幻书生”所杀，第二次向自己传警说东海离心岛“烈阳神火教”阴谋炸毁“血池”，结果仍是“百幻书生”所为，第三次他探悉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等人被“丧魂太岁”所杀，“丧魂太岁”挟持西门俊匿居“鹰愁涧”，结果却是这么大一个毒谋，主凶仍是“百幻书生”？这是巧合吗？

抑是……他无法忖测其中的道理，总之蒙面怪客的作为令人莫测高深！他在心里再次作了决定，今天无论如何要揭开对方的面目，当下话题一转道：“晚辈有一个不情之请！”

蒙面怪客讶然道：“什么事你说吧！孩子？”“请前辈展示庐山真面目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请前辈一示庐山！”

“孩子，这个我不能答应你！”

陈霖把心一横道：“晚辈今天斗胆请前辈务允所请！”蒙面怪客又向后退了一步，激动的道：“孩子，你这种要求不合理，武林人各有不得已的隐衷，岂能强人所难！”“前辈有何隐衷？”

“既属隐衷，当然不足为外人道，否则就无所谓隐衷了！”“前辈示惠桐柏派于先，援手晚辈于后，这为了什么？”“哈哈哈哈哈！武林人讲究的是为所当为，我记得曾向你解释过一次，是为了‘侠义’两个字！”

“晚辈对这个解释不满意！”

“不满意！为什么？”

“怨晚辈放肆说一句，前辈迭次所为似乎都与‘百幻书生’的阴谋巧合，这使晚辈悬疑不释，为了打破心中的疑团，所以只好……”

蒙面怪客身形微微战抖，显见内心非常激动，大声道：“孩子，办不到！”

“那晚辈只好开罪了！”

“你要对我出手？”

陈霖不由一窒，委实他下不了手，蒙面怪客对他有数次援手之德，但另一个意念，又在促使他非要揭开对方的面目不可！心念数转之后，毅然道：“前辈对晚辈援手之德，将来当有以报，至于今天之局，晚辈必欲如言办到！”蒙面怪客冷笑一声道：“活阎罗，想不到你是如此的一个人，算我看错了人，你下手吧！”

这话说得陈霖大感难堪，讷讷的道：“晚辈乃是情非得已！”“多说无益，你出手吧！”

两股怨毒的眼光，从蒙面青巾的两个小孔中射出，看得陈霖为之心中一

颤。

“前辈真的不愿出示真面目？”

蒙面怪客愤然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陈霖已是横定了心，歉然道：“那晚辈只好得罪了！”了字出口，身形一划，指出如电，向蒙面怪客的面上抓去！蒙面怪客怒哼一声，以骇人的速度，向侧横移五尺，避过这惊人至极的一抓。

陈霖一招抓空，身形再划，如影附形般又告再次抓出……蒙面怪客功力确属不凡，奇诡至极的一旋，反欺陈霖侧后，闪电般劈出一道无俦劲气，陈霖两抓落空之下，怒气顿生，心想：今天若连你的面巾都扯不下，还在江湖中充什么字号，明知对方出掌，故作不觉，意动之下，神功立生……

“砰！”的一声巨响，硬承了对方一掌，身形连退三步。蒙面怪客也同时被反震的退了一个大步，心中的骇异莫可名状，对方竟然硬承了自己八成功劲的一掌而夷然无损！陈霖略一定神之后，闪电进身，双掌十指如幻，连环抓出。蒙面怪客心胆俱寒，双掌直竖如刃，护住面前，身形左闪右晃，“嗤！嗤！”两声，面前虽已躲过，前襟却被抓裂了尺余长的两道口子。

陈霖得理不让，双掌又告抓出……蒙面怪客亡魂皆冒，身形暴退一丈，举右掌横向自己天灵。陈霖见状只好收势停身。

蒙面怪客厉声道：“活阎罗，你如再要相逼，本人自碎天灵！”陈霖顿感手足无措，进退两难，心念数转之后，终觉下不了手，对方于自己有恩是事实，至于对方的行止可疑仅属一种忖测，自不能因此而逼对方走向自决之路，万一对方真的是语出真诚，侠义为怀的话，岂不遗憾终生！

但孤傲的性格，却又使他不肯就此罢手！

一时之间，倒没了主意，不知如何办才好！

突然，另一个意念，电闪心头，忖道：“凭自己的身手，难道不能阻止对方自决，如果我阻止他自决，仍然可以使他现形，反正此地只有自己两人，他纵有什么隐衷，自己守口如瓶，又有何碍！”

心念之中，一扬手，射出一缕指风！

蒙面怪客不知是无意自决，抑是陈霖出手太快，轻哼声中，横向天灵的右掌，嗒然下垂，显然已被指风点中穴道！陈霖身形一欺，右手五指猝然抓出……

蒙面怪客大喝一声：“休狂！”

左掌猛劈而出，这一掌系拚命之着，挟以毕生功劲，势如狂涛怒卷。

陈霖疾改抓为掌，神功猛运，由掌心逼出一道淡红色的劲风

……

“波！”的一声巨响，闷哼之声立传，蒙面怪客被震得连连倒退，“咚！”的一声，跌坐在地，蒙面青巾濡湿了半截，鲜血点点滴滴落胸前。

陈霖心中大为不忍，几乎没有勇气再行出手，转念一想，事已如此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摘落对方的面巾再说！

心念之中，缓缓向蒙面怪客走去！

蒙面怪客身形霍地站起，厉声道：“活阎罗，你敢再进一步，本人与你同归于尽！”

陈霖不由一惊，止住了脚步，不知对方所说同归于尽是什么意思，难道他还有什么毒着不成，论功力，他此刻已如待宰的羔羊。

蓦在此刻——

一条人影凌空疾射而来，不带丝毫破空之声，如飘絮般落在当场！

“弟弟！”

“璧姐！”

来的正是绝色少妇沈君璧，只见她黛眉深锁，玉颜憔悴，绝美之中透出三分楚楚可怜之态，反而显得分外撩人情思，陈霖不由心里一荡。

蒙面怪客冷哼了一声，两股满含恨意的眼光，一不稍瞬的注定沈君璧。

绝色少妇沈君璧转头看了蒙面怪客一眼之后，又把目光移到陈霖身上。

陈霖见蒙面怪客恨意浓炽的眼光，从面巾的小孔中透射而出，狠狠的盯着沈君璧，心中大惑不解，讶然向沈君璧道：“璧姐！你认识他吗？”

说着把眼光照向蒙面怪客。

绝色少妇沈君璧螭首微摇道：“不认识！”“真的不认识？”

“难道我会骗你不成？”

“璧姐怎的会在此地现身？”

“我听闻令师徒大闹‘鹰愁涧’，所以才特地赶了来，我以为见不到你了，想不到会误打误撞的在此碰上了你！”“有事吗？”

“难道我找你非有事不可？”

陈霖赧然一笑道：“我只是随便问问而已！”

沈君璧冲着陈霖情深款款的展颜一笑道：“你猜对了，我正有事找你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沈君璧粉面一肃道：“关系非常重大的事！”

突然——蒙面怪客半声不吭，转身向林外飞射……陈霖急叫一声：“留步！”

身形划空而起，快逾电掣，向蒙面怪客身前划落！出手如风，抓向对方面门。

沈君璧尖叫一声：“霖弟不可！”惊呼声中，蒙面怪客的面巾已被扯落，陈霖一看之下，不由心头剧震，全身激动得簌簌而抖。

## 第十七章 元凶现形

眼前陡地现出一个面目阴沉的中年人来。

他正是“百幻书生”。

陈霖做梦也估不到“蒙面怪客”竟然是“百幻书生”的化身。绝色少妇沈君璧芳容惨变，连连后退。

“百幻书生”真面目被揭穿，惊怖之状可想而知。

谜——

在这一刻之间全部揭晓。

“百幻书生”化身“蒙面怪客”，表面示惠“桐柏派”，实则把“桐柏一剑西门俊”等人一网打尽，把“桐柏派”命脉斩断。“百幻书生”无数次示惠陈霖，他明知他是生死对头而不把他除去，目的在“血魔”之谜未解，他想得到“血影门”的武功，也想揭开“血魔”的真面目，他从陈霖的身上着手。

“百幻书生”杀死“太极”、“华山”两掌门，旨在灭口。“蒙面怪客”在陈霖心目中造成的许多疑团，全部得到了答案，因为他是“百幻书生”的化身……

陈霖目眦欲裂，血脉贲张，仇恨之火，在胸中熊熊燃烧，俊面，扭曲成可怖的怪状，身躯在剧烈的抖动，钢牙咬得格格作响，两道怨毒而充满了杀气的骇人目光，紧紧地逼射在“百幻书生”的脸上，一不稍瞬。

久久，才咬牙切齿的道：“百幻狗贼，小爷要把你寸磔活剐，然后挫骨扬灰！”

“百幻书生”全身为之一颤，倒退了三步，狞笑道：“小狗，你等着瞧吧！”

吧字方落，双掌挟以毕生功劲，猛劈而出，势若骇浪惊涛。

陈霖冷哼一声，劈出一道红色劲浪……

劲气甫自接触的一瞬，“百幻书生”突地弹身向后飞射。

陈霖估不到对方竟然以退为进，抢先出手，中途飞遁，但他的功力已到了动在意先的地步，反应何等之快，双掌尚未撤回，人已电射而起，宛若流星划空般，“唰！”的超越“百幻书生”的头顶，凌空顺势拍出一股如涛劲气。

“百幻书生”身形不谓不快，但对方更快，只觉头顶人影一晃，劲气已告凌空卷来，身在半空，急切里无法封挡，终算他身手超人，一扭身，斜飘落地。

陈霖也在一掌拍出之后，泻落地面，略不稍停，欺身进击。

绝色少妇沈君璧似乎是愣住了，不言亦不动。

“百幻书生”身甫落地，骇人的红色劲浪，已告卷体而来，他自知功力不及对方，岂敢硬接硬架，一旋身，飘开五尺，反掌还攻。

陈霖杀机罩脸，仇火焚心，面对血海仇人，恨不得把对方一下撕成碎片，出手之间，尽是杀着，就在一掌拍空之下，电疾转身，第二掌又告出手。

这一掌正好迎上“百幻书生”反攻的一掌。

“波！”的一声巨响，“百幻书生”身形一个踉跄……

陈霖第三掌又告劈出，出掌之快，间不容发。

“百幻书生”不由肝胆皆寒，就这踉跄之势，电旋而开，粟米之差，避

过这一击。

陈霖恨恨的哼了一声，左掌跟踪劈出，右掌原式不变，改掌为指，五缕血红指风，逼射而出。

“百幻书生”登时亡魂大冒，心头电似一转，就掌避指，他知道对方的指风穿心过体，而且无法封挡。

心念之中，身形一偏，避开指风射向的方位，双掌疾推而出。

“砰！”然一声巨响，劲气激撞如潮之中，又被震得连连倒退。

陈霖快逾电闪的乘势进身，只一晃，便欺到了“百幻书生”身前伸手可及之地，“飞指留痕”倏然出手。

“百幻书生”曾化身“蒙面怪客”与陈霖不时接近，对他的身手知之甚稔，就在对方欺近的瞬间，几乎与对方出手是同时，双掌一竖一切，封住面门。

“飞指留痕”奇诡快狠俱皆称绝，任何人无法躲闪，“百幻书生”抢占机先，与对方同时出手，侥幸封住，但横封的手掌却被飞指点中，闷哼一声，抱手而退。

陈霖一式未能奏功，身形随着对方跟进，十指如钩，飞快的疾抓而出，一抓面门，一抓前胸。

“百幻书生”双脚不移，上身齐膝盖以上，向后平仰，双掌一翻，以托塔之势向上疾推，这一式闪避出掌，可说诡异兼备。

陈霖双手抓空，对方掌已临体，念动之中，神功立生。

“砰！”

陈霖前胸硬承了对方一掌，当场退了三个大步，一阵气涌血翻。“百幻书生”也在这电光石火之间，足尖微一用力，平射两丈之外。

一来是“百幻书生”出掌仓促，力道平平，二来是陈霖神功护体，否则的话，势非受伤不可。

陈霖不由暴怒如狂，厉吼一声：“你还逃得了！”

身形一划，其势电如，“嗤！”的绕了一个半弧，旋绕之际，连攻八掌，掌挟如涛劲气，呼轰如雷鸣。

“砰！”的一声巨响，夹以一声惨哼，“百幻书生”被震得飞泻两丈有多，口角，沁出了两缕鲜血，面容凄厉如鬼。陈霖一咬牙，旋身再进……

突然——

场中传来一声尖叫，“百幻书生”已到了绝色少妇沈君璧的身后，一手按在她的“命门大穴”，另一手搭在她的“肩井穴”上。这一着大出陈霖意料之外，不期然的止住进逼的身形。绝色少妇花容惨变，秀眸紧闭，娇躯簌簌而抖，以她的功力而论，决不可能轻易的让“百幻书生”制住。

这事令人无法索解。

“百幻书生”阴残的一笑道：“活阎罗，你敢再进一步，我就毙了她！”

陈霖目中喷火，肝胆皆炸。

今天，他势不能放过这血海仇人，但他能牺牲绝色少妇而来完成自己的心愿吗？

绝色少妇杏眸微睁，凄然叫了一声：“弟弟！”两滴晶莹的泪珠，挂下了如花粉靥。

陈霖手足无措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仇、不能不报，但，牺牲绝色少妇，无论从哪方面讲，都不应该。

“百幻书生”见陈霖踌躇之状，得意的一笑道：“活阎罗，毁了她，你舍不得吧？”

陈霖被这话一激，怒火登时淹没了一切，心忖，我不能为一个女子而坐失报仇的机会，心念之中，狂吼一声道：“纳命来！”

双掌倏告劈出。

“百幻书生”估不到对方竟然不受要挟，登时面目失色。

绝色少妇杏目电张，但瞬又阖上，似乎她毫无反抗的接受着这可怕的命运。

这一掌劈出，“百幻书生”可能幸免，但绝色少妇势非当场横尸不可。

千钧一发之际，陈霖把劈出的掌势，硬生生的收了回来。

绝色少妇的盖世姿容，和她那副从容待毙之态，使他下不了手，虽然，他俩之间，存在着的是一种畸形的爱，但他俩曾经身心交融是不能抹煞的。

“百幻书生”面上又浮现胜利的阴笑，他看出对方决不会手下绝情。

绝色少妇，凄然一声长叹道：“弟弟，下手吧！否则有一天你会后悔！”

这话说得陈霖心头一震，他一时想不透对方说这话的意思。难道她愿意死而让自己完成报仇的心愿。

“百幻书生”面色又是一变，按在少妇香肩之上的五指，蓦一用力，绝色少妇娇躯一颤，娇哼出声。

陈霖心如剑扎，虽然他身怀盖古凌今的武功，但此刻，英雄无用武之地，他再快也不及对方掌心吐劲，五指下抓的便利。为了报仇而牺牲一个痴心爱着自己的人吗？

不，这样，将终生为之不安。

放过这奸狡狠毒的血海仇人吗？

他心有未甘。

如果陈霖及早运起“血影神功”，“百幻书生”决无法得逞，现在，为时已晚。

绝色少妇，再次凄声道：“弟弟，不要犹豫了，否则你将后悔无及，我……我愿意死在你的掌下，那样，我会心安理得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语音哽阻，泪水簌簌而下。

“不！”

陈霖怒叫一声，像是回答绝色少妇，又像对自己而发。“百幻书生”脸色不停的变幻，他在分析可能的后果和该采取什么行动。

陈霖怒目切齿的喝道：“放开她！”

“百幻书生”阴恻恻的一笑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要你放开她！”

“办不到！”

“你准备怎么样？”

“百幻书生”略一踌躇之后，道：“活阎罗，放她可以，但有条件！”

陈霖咬紧牙关道：“什么条件，说？”

“第一个条件，我放开她之后，咱们之间的这笔债，改日再算！”

陈霖心里想道，错开今天，还怕你飞上天去，反正“白骨教”总坛之内，总会找到你的，还有绛珠仙子、四毒书生……当下强忍满腹怨毒之气，道：

“可以，让你多活几天！”“百幻书生”得意的一点头道：“还有一个条件！”

“讲！”

“令师血魔究竟是谁？”

“血魔就是血魔，还能是谁？”

“三百多年前的血魔本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我不相信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！”

“好，活阎罗，我相信你一次，迟早会水落石出的，现在我要告辞了！”  
了字声落，人已在十丈之外，再闪而没入林中。

为了绝色少妇沈君璧，陈霖眼睁睁的看着不共戴天的仇人，从容而遁，心中恍若打翻了五味瓶，那股滋味，简直无法形容。他自己问自己：“我做对吗？我该这样做吗？”绝色少妇沈君璧如花粉靥抹了一层幽凄之色，莲步姗姗，向陈霖身前移近。

陈霖失神地望着“百幻书生”消失的方向，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一件事，也做对了一件事，他放走血海仇人，是错了，但他保全了沈君璧的生命，是对了，究竟是对还是错，无法分辨，总之，他在悔恨之中感到了一丝安慰。

“霖弟！”

一声富有磁性般的娇唤，把陈霖从沉思中拉回，他苦笑了一声，道：“璧姐！”

“霖弟，你做了一件将来会使你悔恨的事！”陈霖第三次听绝色少妇说这同样的一句话，不由心中一动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后悔？”

“你在该出手的时候不出手！”

“但，我怎能那样做呢，你在他挟持之下？”

绝色少妇沈君璧一双凄然欲绝的眸子，紧紧地盯在陈霖俊美的面庞上，久久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过去了，不提也罢，但来的，仍然要来！”

两行清泪，滚下粉腮，宛若带雨梨花，揭露芍药，真是我见犹怜。

陈霖茫然的和她对视着，他心中泛起朵朵疑云，对方何以尽说这些没头没尾的话？她的身手不弱，何以方才会被“百幻书生”轻易的制住？……

但，这些疑云，散了，远了！剩下的是那令人沉醉的丰姿。“璧姐，你不能说明白些？”

“过去了，别提了！我有句话问你！”

“什么话？”

“你真的爱我吗？”

陈霖怦然心跳，讶然道：“璧姐，这句话你已经问过许多次了！”

“但我还要问！”

“你怀疑我的心？”

“不！我只是想听你亲口说，想确切的知道！因为……”“因为什么？”

“我怕这绮丽的梦消逝得太快！”

“我们之间是一场梦？”

686

——“不错，一场春梦，短暂的梦，也许它是一场……”“不！璧姐，你为什么要这样说！”

“难道你认为不是梦？傻孩子，人生也不过是一场梦，何况这人生中的片段！”

陈霖倏地想起了未婚妻钟小翠，与自己海誓山盟，且有夫妻之实的吴如

璜，还有现任的八旗帮主，美如空谷幽兰的楚玲，而自己面对的，是一个年纪比自己大的寡妇，这是畸恋……他的脸色，随着意念在变，他想，是的，这可能是一场短促的梦……

“霖弟，你说，你爱我！”

那带磁性的声音，那绝世的姿容，那富有魅力的眸子，加上薄怨轻愁……

他的心开始浮动起来，俊面感到一阵燥热，情不自禁的道：“璧姐我爱你！”

“霖弟，我满足了，我永远记住这句话，现在，吻我！”说完，樱口半张，秀眸微闭。

四片唇瓣，终于胶合一起，身躯合而为一……

这一刻，世上的一切，似乎都已不复存在，有的，那是两人的心跳。

一股热流，缓缓上升。

陈霖脑际灵光一闪，我不能这样做，血仇在身，还有几个女子的感情在心，于是，他轻轻地推开了她！

绝色少妇沈君璧粉面红若涂脂，眼中闪射出一种使人沉迷陶醉的光影，她松开了圈住陈霖颈项的玉臂，幽幽的像梦呓般的唤了一声：“霖弟……”陈霖心里又是一荡。

就在此刻——

破空之声，倏告传来。

两人同时一怔。

沈君璧深深地凝住了陈霖一眼，道：“我走了！”

“为什么不说再见？”

“再……再……”

见字还未出口，人已飞射到十丈之外。

陈霖忽地想起一件事来，急弹身直追，边叫道：“璧姐慢走！”绝色少妇，只好刹住身形，惶然向四周一张望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说找我有极重要的事，可是你没有说出来！”

“哦！接住！”

绝色少妇，抖手掷出一物，是一个小绢包，正想打开……风声飒然之中，两条人影，翩然泻落。

陈霖急把小绢包塞入怀中，缓缓转过身来。

面前，站的是“飘萍客李奇”和未婚妻钟小翠。

钟小翠已抢先开口道：“霖哥，方才那女人是谁？”陈霖不由俊面一红，讷讷的道：“她……她……叫沈君璧！”“沈君璧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的朋友？”

陈霖从心底升起了一丝歉疚，含糊的答道：“可以这么说

“唔！”这一声“唔”使陈霖的心大大的震荡了一下，讷讷地转向“飘萍客李奇”道：“李师叔，有事吗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他是以“天音叟”的姿态出现江湖，须发虬结，仅露两眼，面部表情，无法看到，但从叹息声里，可听出事不寻常。

钟小翠除了盈盈如秋水的双眸外，奇丑的面上，永远是那么木然无表情。

陈霖不止一次惋惜钟小翠有一个美妙的喉咙，话声如流莺百啭，有一双迷人的眸子，一副窈窕的身材，然而，却配上了一副奇丑的脸，这真是造物者的恶作剧，当然，他对这些是不介意的。“飘萍客李奇”在长叹了一声之后，悲愤的道：“霖儿，你走后，我和小翠曾搜查‘鹰愁涧’中的洞穴……”

陈霖心知必有所见，急道：“结果呢？”

“在一个支洞中发现了你西门师叔等人的尸体，他们已被集体屠杀！”

陈霖星目倏露煞光，咬牙切齿道：“‘百幻书生’万死莫赎！”“怎么，那冒充‘丧魂太岁’的就是‘百幻书生’？”“不错，也就是那神秘的‘蒙面怪客’！”

钟小翠激动道：“‘蒙面怪客’就是‘百幻书生’？”“是的！”

“他在‘碧云山庄’留柬示警，杀了那么多袭击桐柏派的高手，原来他是别有用心，这狗贼的确够阴残狠毒，但，为什么呢？”“他因见我以‘血魔’身份援手桐柏派，所以怀疑我是先父化身，故意示惠桐柏派，目的在探查‘血魔’之秘，另一方面，要把桐柏派仅存的门人弟子，一网打尽！”

“他化身‘蒙面怪客’，为什么不乘机毁了你，他下手的机会很多？”

“他想得到‘血影门’的武功秘录！”

“你怎么发现的？”

“不久前，我揭开了他的真面目！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被他免脱了，但他逃不了的， he 现在是白骨教主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和钟小翠几乎是同时发出一声惊“噫！”于是陈霖简略的把自己闯白骨总坛，入绝谷弱水，得遇“白骨教主”，道出一切前因后果等情，述了一遍，听得两人啧啧称奇不已。

钟小翠激动无已的道：“霖哥，那‘四毒书生’既在白骨教总坛之内，可以说仇家已经聚集一丘了！”

“是的，除了‘百幻书生’、‘绛珠仙子’、‘四毒书生’之外，实际上摧毁桐柏‘碧云山庄’的，另有其人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和钟小翠同声道：“谁？”

“‘巫山神魔’及手下十八弟子，‘云梦二鬼’，乌石堡堡主等人。”

“哦！霖儿这消息从何得来？”

“‘黑衣罗刹’的门人所告！”

“她怎会知道？”

陈霖不愿在此说出与吴如瑛之间的一段关系，含糊的道：“这不得而知，似乎她对我的一切遭遇，了如指掌！”

钟小翠轻“嗯！”了一声道：“蒙面怪客可引为前车之鉴，如果她别具用心的话，就太可怕……”

陈霖脱口道：“这倒不会！”

钟小翠讶然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不会？”

陈霖自知失言，不禁面上一红，忙以笑容掩饰道：“她只告诉我仇家的姓名，这是可以查证的事，谅来假不了！”

“嗯！不过仍以小心为上！”

“翠妹说得是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似在思忖一件重大的事，仰首向天，久久无语。

陈霖和钟小翠互望了一眼，也暂时沉入了静默中。

片刻之后，“飘萍客李奇”以沉重的口吻道：“霖儿，西门师兄一死，这复兴桐柏派的担子，就要你来担上了！”

陈霖略一迟疑道：“师叔，霖儿秉先师遗训，已是‘血影门’单传第三代掌门，这复兴桐柏派的事，盼师叔能继西门师叔之后，出面振兴，霖儿誓以全力效劳，报仇雪恨，追回失经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半晌无言。

钟小翠在一旁语音凝重的道：“三师伯，派中遗老，恐怕只剩您一人了，祈望不要再以飘萍自居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眼中奇光一闪而逝，慨然道：“事逼至此，夫复何言！”又转向陈霖道：“霖儿，我即日起收纳旧有门人弟子，唉！恐怕幸获生存的寥寥无几了，你下一步作何打算？”

陈霖道：“目前最重要的事是能破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，直捣‘白骨总坛’，快意恩仇，精擅奇门之术的‘南宫老人’已死，‘牙笏叟褚江’可能已不在人世……”“那你……”

“我已探悉尚有一人精通奇门阵法！”

“谁！”

“南宫淑惠，也就是‘南宫老人’的胞妹……”

“哦！但天涯茫茫，你到何处去找她？”

“她在邛崃山海云庵削发，法名圆净。”

“你打算怎样？”

“我马上动身前去拜访，‘四毒书生’在白骨总坛之内，炼制一种极其霸道的毒药，如果不及早摧毁‘白骨教’，让其炼成，武林将面临一次浩劫！”

钟小翠一听提到“四毒书生”，眼中立射恨毒的光芒，她父亲“风雷掌钟子乾”就是因了救陈霖而死在“四毒书生”之首的“白衫夺命剑”下。

陈霖目光触及钟小翠的眼神，心里不由一阵刺痛，他恨不能立刻手刃所有的仇人，当下意存抚慰的向钟小翠道：“翠妹，渴饮仇血的日子不远了，目前所有仇家已全部探悉！”

“霖哥，愿你此行能有所获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沉声道：“霖儿，我和小翠先上‘乌石堡’，索讨本派被毁的这笔血债！”

陈霖剑眉一蹙道：“李师叔，可否等小侄邛崃之行以后，再展开行动？”

“不必了，我们分头行事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你担心我的功力不足以应付仇家是吗？哈哈哈哈哈！”陈霖赧然道：“小侄不是这个意思，只要破了白骨总坛，元凶授首，其余的根本不值一道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激动的道：“我不知仇家则已，既知道了，寝食难安，从现在起，还我本来面目，‘天音叟’三个字让它随时间消逝吧！”

说着抓下假发面罩，回复五绺长须飘拂的中年豪客。陈霖也不由激动的道：“邛崃事了，小侄当赶来会合！”“好，时间分秒必争，你就动身吧！”

“师叔翠妹请珍重！”

“珍重！”

“再见！”

陈霖在再见声中，不胜依依的瞥了未婚妻钟小翠一眼，展开身法，划空

而去。

目的地是邛崃山“海云庵”。

他听“黑衣罗刹”门人黑衣蒙面女子说，她曾三访“圆净老尼”而不遇，那自己此来，是否能遇上，也在未定之天，但他不能不去，因为除了“圆净老尼”之外，再难找出能破“白骨锁魂大阵”的人。

“白骨锁魂大阵”不破，就无法快意恩仇。

这一天薄暮时分，陈霖进入了邛崃山区。

偌大的山区，要去找一间庵堂，可不是件易事，林木苍郁，暮霭沉沉，较远的地方，视线一片模糊，更加不易看出。陈霖深自后悔，不在入山之初，先问个清楚，寻找起来，也较为方便，现在山里别说人家，连猎人樵子都没有半个。他越了一峰又一峰，飞过一涧又一涧，毫无所见。

新月斜挂，星斗参横，空山寂寂，只有夜泉时而发出两声凄厉的哀鸣。

这时，他停身在一座高峰顶上，他希望能发现一丝灯火之光，或是钟磬之声，但他失望了，穷极目力，只见一片黝暗灰蒙。他颓然坐下，心想，我是否该等待到天明！像这样的盲撞，白费气力，于事无补。

忽地——

他想起绝色少妇沈君璧，交给他的那个小绢包来，何不乘此时打开看看，到底是什么东西。

她为什么要送自己这小包，是纪念品，还是……

绝色少妇美绝天人的娇靥，又浮上心头，一颗心不自禁的怦怦而跳。

他想，如果不是自己血仇未了，真的愿意抛开一切，和她息隐林泉，不复再在风涛险恶的江湖里浮沉。

他小心翼翼的从怀中取出那小绢包，一缕淡淡的幽香，透入鼻观，这熟悉而令人沉醉的香味，使他不期然的感到心里一荡，绮念横生……

这小绢帕一定是沈君璧随身所用之物，不然哪来这香味。他激动又好奇的打开了那绢包。

一本薄薄的小册子，呈现眼帘，仔细一看那小册封面上的字，不由惊得直跳起来，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，他再看一遍，没有错，三个古体篆字：“轩辕经”。

“轩辕经！”

陈霖忍不住惊叫出声。

“轩辕经”一度为“双残鬼叟”所得，而后被“绛珠仙子朱薇”取回，怎么会到了“绝色少妇沈君璧”的手里？

她为什么不据为己有，而要送给自己？

“轩辕经”上古宝笈，武林人谁不垂涎三尺，父亲为了它而惨死“血池”，“桐柏派”也因它而冰消瓦解，从八大门派之中除名。这“轩辕经”在“绛珠仙子”的手中，她何以能得手？沈君璧身手不弱，但“绛珠仙子”也非寻常之辈，这事令人莫测。

如果绝色少妇沈君璧为了爱，而替自己做了这么一件大事，的确令人深深的感动。

他在想——

从认识了她以后一直到现在所经过的一切，最初，她是那样的神秘，以后她说出她的名字叫沈君璧，从她对自己的态度行为看来，她实在是深深地爱着自己……

她曾救自己脱出“白骨锁魂大阵”！至今想起来，发觉可疑之点甚多，她入阵出阵何以不受拦截？她说她对该阵一知半解，怎能适时入阵救出自己？

她曾试图阻止自己向白骨教寻仇，为什么？

她指示自己“四毒书生”的坟墓，但却是假的！

她三番两次要自己随她离世索居！

她轻易的被“百幻书生”制住，而毫无反抗惊怖的表示，为什么！

她催促自己下手，愿意与“百幻书生”同归于尽，曾再三的说，如果自己不下手，将会后悔无及用意何在？

自己在揭开“百幻书生”真面目的刹那之间，她不速而至，大叫：“霖弟不可！”难道她知道“蒙面怪客”就是百幻化身，为什么要阻止自己？

想！

穷极思虑的想！

蓦然，一个可怖的意念闪上心头，难道她会是……

他不由机伶伶的一连打了三个寒颤！

“不！不会是她，那未免太残酷了！”

他在心里大叫，但，一片片的疑云，驱之不散，这判断非常接近事实。

天啊！如果绝色少妇沈君璧，真的会是淫毒盖代的“绛珠仙子朱薇”，这是多么可怕而残酷的事。

自己和她发生了不寻常的关系，而她也曾与自己父亲发生了关系……

他顿时感到手足冰冷，头皮发炸。

他不敢再往下想，但思潮却波波相连，纷至沓来。

真是她吗？

他越想越觉得可能性极大。

他试行分析，当她初见自己之时，不知道自己曾是被她（他）们一手摧毁的“桐柏派”掌门陈其骧之子！

以后，她知道了一切，但她已深深陷入爱的泥淖而无法自拔，于是，她想弥补这情天缺憾，她想避免那可怖的后果，她要自己随她离世遁迹！她在万般无奈之下，送回了“轩辕经”……她本是人尽可夫，朝秦暮楚的武林淫娃啊！

陈霖浑身起了一阵鸡皮疙瘩。她玩弄了父亲，又玩弄我！

悔、恨、怒、仇，使他几乎发狂，他竟然做出终身遗憾的事。“我非杀她不可！”

陈霖在心里大声疾呼。

但，另一个意念又升上心头，她真的会是“绛珠仙子”吗？也许，很多事情是巧合，他此刻祈望他所推想的不是事实，不然，太可怕了。

陈霖重新包好“轩辕经”放入怀中，它是“桐柏派”传派之宝，目前“飘萍客李奇”已答应出面重整门户，那他就是当然的掌门人，这“轩辕经”应该交给他。

暮在此刻——

忽听一阵衣袂振风之声，摇摇传来，举目顾盼之下，只见数十条黑影，从他停身的峰脚之下，疾驰而过，看来都具有非凡的身手。

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奇怪，荒山静夜，突然出现这多江湖人，事情定不寻常，我何不跟去看个究竟。

心念之中，展开“血影冲霄”身法，如一缕淡红的烟雾，盘空数匝，落

到峰脚，然后朝那人影消失的方向疾追。

他一口气驰出数里，连越两个山嘴，方才的人影踪影俱无，不禁奇道，这些人难道上了天不成，他真不相信只这眨眼工夫，会把人丢落视线之外。

他止住身形，愣望着朦胧的山野峰峦……

突然——

数声暴喝，飘传入耳。听声辨向，似来自身后，心想，自己可能追过头了。又是数声暴喝，遥遥传来，荒山静夜，声音分外清晰，他听出这声音至少在两里之外，于是掉头飞奔。

暴喝之声，频频不断，随着他奔行的速度而很快的移近。距他原来停身的那峰头不远，一片黑丛丛的苍林，暴喝声，就是传自那林中，而且掌风激撞之声，也隐约可辨。他断定有人在交手，身形一紧，如殒星飞矢般投入林中。树深林密，黑暗得星光不透，但凭他如电神目，景物还清晰可辨。

入林未几，眼前忽然现出一间陈旧的古刹，阵阵喝斥之声，由古刹之内传出，陈霖一连两闪，到了刹门之前，抬头一看，不由后退了两步。

“海云庵”三个字，赫然入目。

原来这“海云庵”卷藏在这片树海之中，所以不被自己发觉，如果不是追赶这些形迹可疑的人影，自己得有一阵好找。这些人何以不迟不早，在自己抵达之时前来寻衅？

他不遑多想，一飘身上了屋面，似幽灵鬼魅般的朝里淌进。越过一重殿脊，只见院中人影幢幢，拚斗正烈。

正殿檐前，一盏琉璃灯，淡黄的光焰，照着斗者的脸谱。一个高大丑恶的老者，和一个缁衣老尼，打得难解难分，另八个中年劲装汉子，围攻一个妙龄少女。

旁边，十个劲装中年汉子，和两个枯瘦如柴的老者，作壁上观。

陈霖一个也不认识，但他猜想那缁衣老尼准是“圆净师太”无疑。

只不知这些人何以深夜来此寻仇！看来，这些人都不是善良之辈。

当他的眼光，再度掠过那妙龄少女的面上时，不由停住了，他觉得这面孔十分厮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，但一时又想不起来。

一声清叱传出，那高大丑恶的老者，被老尼一招奇诡的招式，迫得连连后退。

那妙龄少女独斗八个壮汉，似乎游刃有余，迫得对方如走马灯般乱转。

突然——

陈霖脑际灵光一闪，浮现出一个俊美潇洒的影像，那不正是这妙龄少女吗？在“鹰愁涧”外，她突然现身，阻止自己向七大门派的人下手，她和自己赌招，三掌换一掌，她输了，临走时，她自承名叫黄幼梅，她曾自我解嘲的说，这名字像个女人名字。

他越看越断定自己所料不差，她，确实是那美少年黄幼梅。

心念未已，场中陡地传出两声惨嚎，那八个中年劲装汉子，已有两个伤在妙龄少女的手下。

虎吼声中，旁观的另十个壮汉，立即有五个纵身扑入场中，加入那六人战团。

那边——

高大丑恶的老者已被老尼迫得险象横生，看样子支持不了几招，势非落败不可。

暴喝之声，震耳欲聋。

陈霖的心，又回到了刚才的思念之中——

如果自己猜想不错，这妙龄少女确实是那美少年黄幼梅的话，那今夜自己来得正是时候，黄幼梅和自己赌约三掌换一掌，目的是要打听“血魔”的真相，她曾说她师父怀疑“血魔”是某一个她想象中的人化身。

如此说来，这个谜底马上就可揭晓。

场中——

情势又是一变，十六个壮汉，把那妙龄少女围在核心，战况惨烈十分，另两个枯瘦如柴的怪人，加入了另一方，和那丑恶老者三战缁衣老尼。

缁衣老尼突然大喝一声：“住手！”

双方人影，霍然而分。

那高大丑恶的老者，桀桀一阵怪笑道：“圆净秃尼，有什么后事交代？”

陈霖暗自点头，自己所料不差，这老尼正是自己要找的“南宫老人”的胞妹“南宫淑惠”，出家后法名“圆净”。

“圆净师太”厉声道：“‘巫山神魔’、‘云梦二鬼’，今夜率众驾临荒庵，请说明来意？”

“巫山神魔”怪眼一翻道：“来取你的性命！”

陈霖一听场中交手的竟然是昔日摧毁“桐柏派”的凶手，“巫山神魔”和手下十八弟子及“云梦二鬼”，登时热血沸腾，杀机潮涌。

这真是天假其便，竟然让自己碰上。

昔年，“巫山神魔”及其手下十八弟子、“云梦二鬼”、“乌石堡堡主”等一干魔头，受“百幻书生”的蛊惑，夜袭“碧云山庄”，使“桐柏派”在一夜之间，冰消瓦解，掌门人陈其骧，被“百幻书生”诱上“生死坪”，毒杀之后抛尸血池。

“圆净师太”怒目圆睁，激愤无已的道：“贫尼深山伴古佛，自分与世无争，尔等夜闯清净地，意在何为？”

“云梦二鬼”之一的“活无常”阴森森的一笑道：“你一定要知道？”

“圆净师太”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不错，贫尼好决定是否开戒！”“哈哈哈哈哈，告诉你，因为你是‘南宫老人’的妹妹，所以“你们把贫尼俗家兄长怎么样了？”

“云梦二鬼”的另一个“拘魂使者”立即接口道：“不怎么样，只不过他比你先行一步而已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登时目眦欲裂，凄厉的道：“你们毁了他？”“巫山神魔”怪笑一声道：“你错了，‘南宫老儿’是‘白骨教’超渡的，不过老夫可以告诉你，武林中凡通晓奇门阵法的，只有两条路走，一条是归顺‘白骨教’，另一条就是……死！”一旁的妙龄少女，似乎已忍耐不住，高叫了一声：“师父！”“圆净师太”杀机上脸，偏头朝那妙龄少女道：“梅儿，出手无须留情！”

“徒儿遵命！”

屋顶上的陈霖一听“圆净师太”唤那妙龄少女做梅儿，证明了自己的推断完全正确，她，正是那美少年黄幼梅。

场中，立时笼罩上了一层杀机。

“巫山神魔”狞声道：“秃尼，你选择了第二条路，是不是？”“圆净师太”气得口不能开，闷哼了一声后，举掌便向“巫山神魔”攻去，挟恨出

掌，威力更加骇人，一上手便把“巫山神魔”迫得退了三个大步。

那边，黄幼梅娇斥一声，也发动攻势，攻向那十六个中年汉子。

“云梦二鬼”四只鬼爪一抡，加入战圈，与“巫山神魔”联手合攻“圆净师太”。

一场惨烈的拚斗，再度展开。

双方各出绝招，尽朝对方要害下手。

刹那之间，但见人影闪晃，拳掌翻飞，砰！砰！之声，震耳欲耳。

闷哼声。

惨嗥声。

不时传出，转眼之间，“巫山神魔”手下十八弟子，又有三人毁在黄幼梅手下。

“圆净师太”力战三魔，已渐迫走下风。

“巫山神魔”掌劲雄浑，采取硬接硬架的打法，“云梦二鬼”身手诡异狠辣，忽掌忽爪，乘隙蹈虚，使“圆净师太”连缓手的机会都没有，不时被迫的与“巫山神魔”双掌硬碰！

一盏热茶工夫之后——

“圆净师太”已被三个魔头迫得险象环生。

黄幼梅在这段时间里，又伤了对方两人，但压力并未稍减，对方尚有十一人之多，此际也是香汗淋漓，娇喘吁吁了。“巫山神魔”边打边得意至极地狂笑道：“圆净秃尼，你不后悔？”

“圆净师太”不理不睬，招式更紧更密，但显然已成了强弩之末。

“巫山神魔”再次道：“秃尼，你师徒死后将随着这庵堂一起化为灰烬！”

陈霖从对方口气里已然听出，他们已投入了“白骨教”下，为了稳固基业，所以凡足以威胁到“白骨锁魂大阵”的人，都要予以毁灭。

闷哼之声传处，黄幼梅娇躯连晃，看样子她已挨了一记重的。

“圆净师太”被这一声闷哼，惊得一窒，高手过招，切忌分神，这一疏神之际，“活无常”的鬼爪，倏然罩肩抓下，快逾电闪。

急切里塌肩扭身，粟米之差，避过这一抓。

就在扭身闪避的电光石火之间，“巫山神魔”的双掌，已迎身劈至，封挡闪退，均所不便，一咬牙，以攻还攻，右脚闪电踢出，指向对方“丹田”要穴。

“巫山神魔”如不撤招，势非两败俱伤不可，当下硬生生的撒掌退后一步。

同一时间，“云梦二鬼”之一的“拘魂使者”并指如戟，戳向“命门”大穴。

“圆净师太”踢出的腿尚未收回，身后已感微风拂体，一咬牙，就这一踢之势，旋身反扫，这一着可谓妙到毫颠。

“拘魂使者”果然应势而退，但“圆净师太”本人已是神疲力促，汗下如雨了。喘息未定，“巫山神魔”和“活无常”又已双双攻到，一攻正面，一袭侧翼。

暴喝声中，挟以一声闷哼……

“圆净师太”化解了正面的攻势，已无力兼顾侧翼的突袭，左肋被“活无常”的掌缘扫中，一阵剧痛攻心，踉跄倒退三步。她这一退，恰好退到了“拘魂使者”身前伸手可及之地……“别动！”

随着这一声冷喝，“拘魂使者”的手掌，已抵上了她的“命门”大穴。

“圆净师太”暗道一声完了，双手下垂，骇然而立。

那边黄幼梅一眼瞥见师父被制，不由亡魂大冒，拚出全身残余功力，“八方风雨”、“惊涛拍岸”、“横扫千军”一连三招，迫得围攻的十一个中年汉子齐齐向外闪开，就乘这瞬间的空隙，弹身而起，扑向“拘魂使者”。

“丫头找死！”

暴喝声中，“巫山神魔”双掌齐扬，劈出一股如山劲气，迎着黄幼梅扑来之势卷去，既疾且狠。

黄幼梅一个劲的前扑，是一个急势，兼且身在半空，如何能闪避得开……

“砰！”夹着一声惨哼，黄幼梅娇小的身躯，被震的凌空泻向三丈之外。

“叭！”的一声，伏地不起。

那边原来与她交手的十一个大汉，立时一涌而上……

危机千钧一发。暮在此刻——

一声冰寒彻骨的冷笑，倏告传来！

场中所有的人，全被这一声冷笑，惊得一窒。

笑声未落，一条火红的怪影，电泻入场，紧接着红光一闪惨噪之声，撕空而起，那扑向黄幼梅的十一个“巫山神魔”手下，已有八个横尸当场，另三个骨软筋酥，瘫痪在当地，寸步难移！

“血魔！”

“血魔！”

场中传出数声惊叫。

谁也料不到这代表着神秘、恐怖、死亡的人物，会在此地现身。

就在众人惊怖莫名的当口，又是一声惨噪传出。

“砰！”人体栽倒的声音。

那原本制住“圆净师太”的“拘魂使者”，横尸当场。场中，顿时被极度恐怖的气氛所笼罩。

所有惊怖骇怪的目光，全照在“血魔”的身上。

原来陈霖见场中几个魔头，都是不可一世的巨憨，如果不施展“血影神功”恐怕要大费周章，同时，他存心不让这些人有半个活着离开。

因为，场中都是昔日参与摧毁“桐柏派”的主凶。所以，他疾运“血影神功”，以“血魔”的姿态现身。他一掌毁去了八个扑向黄幼梅的中年汉子，乘场中众人惊惶失措的当口，以迅雷闪电的手法，用指风毁了“拘魂使者”使“圆净老尼”脱出控制。

这一着，也可说是侥幸，否则以“拘魂使者”的身手，当不会如此轻易的被毁，如果他以“圆净师太”作挡剑牌的话，陈霖势难得手。

主要的原因是“血魔”的名头，震慑了他们。

黄幼梅也在这个时候，颤巍巍的站起娇躯，移步到她师父身边。

静！

静得一根针落在地上都可听到。

但，静中却蕴蓄了恐怖的杀机。

“血魔”——

何以会在深更半夜，光临这深山古刹？

他的来意为何？

谁也无法蠡测，但从他出手的对象来判断，显然是站在与“巫山神魔”

等一干魔头敌对的一边。

“巫山神魔”、“活无常”，恐怖至极的怔望着这不可一世的怪物，冷汗涔涔而下，死亡的阴影，已罩上他们的心头。另三个中年劲装汉子，仍痴立原地，筛糠也似的抖做一团。“圆净师太”在骇然之中，透着一丝迷惘，她曾派遣她的徒儿黄幼梅，乔装接近“活阎罗”，目的想要证实“血魔”是否她想象中的人……

黄幼梅倒是无惊恐之态，她想象中一定是“活阎罗陈霖”把自己与他之间的那一场闹剧，告诉了他师父“血魔”，所以“血魔”才会突然光降。

“巫山神魔”在一阵激动之后，勉强定下心神，胆怯的道：“老前辈此来有何赐教？”

陈霖嘿嘿一阵冷笑道：“你们此来是否奉了‘百幻书生’之命？”

“巫山神魔”和“活无常”惊怖的互望了一眼，嚅嚅着答不上话来，既不敢承认，又不敢否认。

陈霖见对方不答腔，再次发话道：“昔年夜袭桐柏派‘碧云山庄’，你们在场的都有份吧？”

“巫山神魔”和“活无常”暗道一声，苦也，“血魔”何以会翻出这笔旧帐？他竟然代“桐柏派”索讨血债，不知其中关键何在？看来今天凶多吉少。

难道“血魔”真的是“桐柏掌门陈其骧”的化身？

不可能呀！陈其骧已被毒杀抛尸血池，那他是谁呢？

难道真的是三百多年前的“血魔唐中巨”？

陈霖紧迫着问道：“你们不否认吧？”

“巫山神魔”和“活无常”本是凶残桀傲之辈，心虽惊怖，野性仍存。

当下，“巫山神魔”咬紧牙关反问道：“老前辈与‘桐柏派’是何渊源？”

“很简单，桐柏掌门陈其骧之子，是老夫的传人，明白了吧？”“圆净师太”身形陡地一震。

“活无常”颤声插口道：“老前辈准备如何办……”

陈霖冷冰冰的道：“血债血还，你们自绝了吧，可落一个全尸！”

两个魔头，情不自禁的向后退了三步，全身簌簌而抖。求生，是人的本性，只要在抵抗力还未完全丧失以前，没有不图冒死一拚的，所谓困兽犹斗，临死还会反噬。

死的威胁，激起了两个魔头的凶性。

眼中，骇怖之色逐渐消失，代之的是一种凶残的光焰。陈霖焉有看不出来的道理，当下在心里暗暗祝祷道：“父亲在天之灵有知，今夜为儿的要为您昔年同门和弟子们索还血债了……”

祝祷未已，“巫山神魔”和“活无常”已双双出手猛击。这两个魔头在求生欲的鼓舞下，企图背水一战，先下手为强，这一出手，已蓄足了毕生修为内力，势如江河倒倾，怒海狂澜。

陈霖双掌一扬，一道红焰焰的掌风，暴卷而出。

“轰！”然一声巨震，势若海啸山崩，地陷天塌，四周屋瓦破碎之声，哗啦啦响成一片，惨哼之声，随之而起，两条人影，飞泻而出。

掌风余劲，激荡如潮，迫得一旁的“圆净师太”师徒等，倒退不迭。

这石破天惊的一击，使得“圆净”师徒，胆战心摇，咋舌不已。“巫山神魔”和“活无常”一阵滚动之后，又摇晃着站起身形，口角，兀自不断的

溢出鲜血，面目凄厉如恶鬼。

陈霖这一击已用足十成“血影神功”，对方竟然不死，也不由暗赞对方的功力确实不弱。略略一顿之后，赤红的身影，缓缓地移向二魔的身前。两个魔头，像两头待宰的羔羊，眼睁睁的望着死神步步移近，但，此刻，他们既无力逃生，更无力反抗。

他俩面上的肌肉开始抽搐，目中凶光已荡然无存。陈霖在距两个魔头丈外之地停下，冷森森的道：“昔日参与摧毁‘桐柏派’的谁也逃不了，这叫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天假其便，你等先行一步，其余的不久当到阴司地府来与你们聚会！”声落，双掌徐徐上扬，十指笔直前伸。

十缕血红的指风，倏然射出……

两声凄绝人寰的惨嚎，震动了这座荒山古刹。

火箭喷射之中，两条身影，“砰！”然栽倒。

“圆净师太”阖目垂眉，念了一声：“阿弥陀佛”。黄幼梅惊得杏目圆睁，直打哆嗦。

陈霖转身，又向那三个中年劲装汉子走去。

三个大汉，不由魂散魄飞，双腿一软，齐齐跌坐在地，面罩死灰之色。

红光闪处，惨号又起，三个大汉，五腑尽裂，狂喷鲜血而死。陈霖舒了一口长气之后，抓起院中地上的尸身，飞射出寺，三个来回，已把所有的尸身，全数抛到寺外野林之中，然后才走向“圆净师太”道：“骚扰宝刹，罪过之至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合十为礼道：“哪里话，贫尼敬谢尊驾解厄之德。”

陈霖心念一连几转之后，道：“敝门人陈霖有事求见师太，不知是否肯予延见？”“圆净师太”眼睛睁得大大的，紧盯着这不可一世的魔尊，想看出一点什么，但她所看到的，是一团血红火焰包着一个隐约的人影，她什么也看不出来，闻言之下，不由一怔道：“贵门下要见贫尼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他有事要见贫尼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他是桐柏掌门陈其骧之子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他现在何处？”

“寺外候见！”

黄幼梅似已忘了伤痛，喜孜孜的道：“师父，我去叫他进来！”“圆净师太”瞥了黄幼梅一眼，不予置答，黄幼梅小嘴一嘟，低下头去。

陈霖道：“在下告辞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似乎非常激动的道：“且慢！”

陈霖讶然道：“师太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“圆净师太”欲言又止，似乎有什么话说不出口。

陈霖故意哈哈一笑道：“在下尚有要事待办，恕侵扰之罪。”说罢转过身去……

“圆净师太”急道：“尊驾不能屈留片刻？”

陈霖道：“恕失礼，无法久留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一见“血魔”执意要走，心中一急，脱口道：“我有话问你！”这句不像是发出自出家人之口的话，使得陈霖心头一动，道：“师太有

什么话要说？”

“圆净师太”自知失言，不禁面上一热，顿了一顿才道：“贫尼希望施主坦白答复一个问题！”

陈霖心中奇诧万分，但嘴里仍冷冷的道：“请讲！”“圆净师太”转过头去向黄幼梅道：“徒儿，你先下去休息，为师的有话要和这位施主一谈！”

黄幼梅疑惑地看了师父一眼，应了声“是”转身退下。“圆净师太”这才向陈霖道：“可否请到客室待茶？”“不用了，师太有话就请说出来吧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又是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态，好半晌才道：“尊驾到底是谁？”

陈霖一怔之后，哈哈一阵狂笑道：“我还能是谁？”“圆净师太”面上一片激动之情，道：“尊驾知道贫尼是谁？”陈霖略不思索的道：“方才‘拘魂使者’不是分明说过师太是‘南宫先生’的胞妹吗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又道：“不错，算贫尼多此一问，可是贫尼却知道尊驾是谁！”

陈霖不由吃了一惊，忖道：“莫非她已看出了破绽？”当下仍然阴冷如故的道：“师太知道我就是‘血魔’，对吗？”“圆净师太”一摇头道：“不！我说你的本来面目！”陈霖口里“嗯！”了一声道：“师太说说看？”

“圆净师太”激颤的道：“我说出来，你不承认也是枉然！”陈霖好奇之心大炽，不知对方把自己当做了什么人，心里倏涌起黄幼梅在“鹰愁涧”外的峰头上对自己说过的一句话：“家师十多年来，在追寻一个人的下落，而这个人家师怀疑他可能就是令师‘血魔’……”

当下半真半假的道：“如果师太说对了，在下没有不承认之理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当然？”

“你就是桐柏掌门陈其骧！”

陈霖闻言之下，心头一震，下意识的退了一步……

“圆净师太”欺前两步，颤声道：“你不否认吧？”

陈霖心念一转道，难道她与父亲昔年有什么过节不成，如果是的话，我必须问清楚，代父亲了结，想到这里，一按心神，漠然的道：“师太错了！”

“什么，你不是陈其骧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面上掠过一片黯然之色，喃喃的道：“前尘如梦，贫尼已是皈依我佛之人，应该灵台明净，心如止水，但，这一丝孽念未除，使贫尼无法坚心向道，更难正果！”

像是梦呓，充满了哀怨幽伤之情。

陈霖冰雪聪明，他断定“圆净师太”当年定与父亲有一段情缘上的纠葛，但他又不能冒充已死的父亲，骗取对方口中的话，他想现出本来面目，坦承一切，但又不愿自己揭破“血魔”之谜，这对将来索仇的影响很大，一时筹思无计……

“圆净师太”见对方沉默不语，认定自己所料不差，凄然一声长叹道：“陈其骧，往事已矣，没有重提的必要，但你的至亲骨肉，你不能不承认吧？”

陈霖又不期然的退了两步，一颗心怦怦而跳，看来事情相当不简单，他隐约的猜出了一点端倪，当年父亲定与这老尼有过不寻常的关系……

暮在此刻——

黄幼梅突从大殿中奔出，边叫道：“师父，天亮了，那位陈少侠还候在

寺外哩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不由一皱眉。

陈霖心想，别要露出破绽，我且先回复本来面目再说，等到破“白骨锁魂”大阵之法得手之后，再设法打开这个谜底，她的徒儿黄幼梅可能尽知。

心念之中，哈哈一笑道：“师太，我坦诚的奉告，我不是你所说的人，现在告辞了！”

说完，红影一闪，破空而去。

“圆净师太”张口结舌，望着“血魔”的背影消失。黄幼梅关心的道：“师父，您说他是谁？”

“圆净师太”轻轻用手一抚爱徒的秀发道：“梅儿，为师不告诉你的事，不要多问，唉！……”

长叹声中，两粒清泪，滚落腮边。

黄幼梅第一次看到师父这种不寻常的神情，不禁惘然失措。且说，陈霖出得寺外，神目向四周电扫一转，见没有可疑的事物，方才卸去血影神功，回复他英俊的本来面目。大着步向“海云庵”再度走进。这时，天光大亮，但“海云庵”在古木丛林遮掩之中，仍显得黑沉沉的，只偶尔由树隙之中，透进几丝天光。

他自听了“圆净师太”那几句没头没尾的话后，心里又多了一重心事，难道自己还有什么手足之情的人不成，但，从未听母亲或李奇叔叔他们提过呀！

他怀着莫释的心情走进庵门，来在原来的庭院之中，“圆净师太”师徒尚未离开，忙自上前，深施一礼道：“晚辈陈霖参见师太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单掌打一问讯道：“不敢，小施主来此何事？”陈霖的眼光触及老尼身畔的黄幼梅，只见她杏眼含晖，粉面染霞，正呆呆的望着自己，故意“哦！”了一声道：“这位是……”黄幼梅不由羞的低下头去。

“圆净师太”道：“你们见过面了，小施主敢是想不起？”陈霖装模作样的看了她几眼道：“晚辈想不起什么时候见过这位姑娘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道：“不久前，她乔装少年……”

陈霖故作惊奇之态，既而像是恍然而大悟的样子，道：“哦！她就是黄幼梅兄台……不，姑娘……”

黄幼梅娇羞不胜的抬起头来，福了一福道：“小妹正是黄幼梅！”

陈霖立即一揖道：“姑娘太谦了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一摆手道：“小施主，请到客室再谈如何？”“遵命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当先带路，穿过中殿，到了一间点尘不染的精舍之中，坐定，黄幼梅立刻去捧了两杯香茗出来，然后站在一旁。陈霖发觉黄幼梅的一双明如秋水的眼睛，始终不离自己，不禁怦然心惊，暗道：“自己已牵惹了许多情孽，无法自了，岂能再惹烦恼！”心念之中，一张俊面，变得更冷更寒，正襟危坐，目不斜视。

“圆净师太”首先开口道：“听令师说小施主有事要见贫尼？”陈霖恭声应道：“是的，后辈有一事奉闻，一事请教！”“你说出来听听看？”

“要奉闻的是师太的尊兄‘南宫老人’已遭了‘百幻书生’的毒手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面色大变道：“‘巫山神魔’他们说是真的了？”“不错，他被灌服了一种奇毒的药物，与晚辈见面时，毒性已经发作，神仙难救，是晚辈和‘猴叟曹贻’把他葬在一座神祠之外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不由潸然泪下，道：“贫尼誓要替兄长报仇……”陈霖接口道：“这个晚辈自当效劳！”

“小施主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晚辈曾在南宫前辈墓前誓言要代讨这笔血债！”

“小施主盛情可感，但贫尼若坐视不理问心何安！”

“是的，凭师太，但晚辈仍要履行誓言！”

“小施主说还有一事……”

“不错，晚辈专程请教而来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白骨教摆下了一座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，作为总坛的屏障，晚辈此来就是要请教破这‘白骨锁魂大阵’之法！”“圆净师太”吃惊的道：“白骨锁魂大阵？”

陈霖将头一点道：“是的！”

“这阵十分歹毒！”

“不错，晚辈几乎丧命阵中！”

“你与白骨教有什么过节？”

“晚辈与白骨教主仇比海深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略一迟疑之后道：“听令师说，小施主是桐柏掌门陈其骧之后？”

陈霖目中顿时蕴了一层薄薄的泪光，黯然道：“是的，先父死于‘百幻书生’兄妹的毒谋，先母死于‘四毒书生’之手……”“哦！这与‘白骨教’何由？”

“仇家悉数都在该教之中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令师‘血魔’……”

说到这里倏然住口，陈霖知道对方想说，令师“血魔”不是陈其骧的化身了！当下也不追问，仍话归本题道：“所以晚辈特来请教，万望师太不要见拒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激动的道：“你确知令尊已遭害？”“是的！”

双方顿时沉默了下来，客室之中，被一种悲哀的气氛笼罩。黄幼梅见陈霖对自己连看都不看一眼，冷漠得令人生畏，芳心不禁感到一阵莫名的酸楚，她对他在初次见面时，就已情愫暗生，一见钟情，现在再次见面，那处女芳心，顿时奔放起来，无法控制……久久之后，“圆净师太”才开口道：“天下阵法，皆有所本，万变不离其宗，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，是属于‘销魂宗’一类，不过，阵式之中，有的用竹木削器，亦可代以白骨骷髅，若再加上一个‘毒’字，那就可不同日而语了！”

陈霖点点头道：“愿闻其详？”

“圆净师太”接着说道：“因为毒这东西，并非武功所能克制，你纵然懂得破阵的诀窍，如果不能克制毒的话，一切仍是白费，你既然进过该阵，是否有毒的布设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那就大费周章了！”

陈霖心里忖道：“自己修习‘血影神功’，百毒不侵，这倒不必为虑！”但他并未说出口来，一顿之后，道：“只请师太指示破阵之法，其余的晚辈另有打算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道：“该阵有两种方法可破！”

“请问哪两种？”

“第一种方式，采用火攻，但必须有庞大的人力和火器，才能办得到！”

“第二种方式呢？”

“先了解阵势的构造和生克之理，逐一破除！”

“那就请师太指示第二种方式？”

“这个，好，稍停贫尼绘一张图给你，你照图行事！”“敬谢师太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转头向黄幼梅道：“梅儿，你去准备早斋！”

“唔！”黄幼梅的眼光又飘向陈霖。

陈霖恰在这时，无意间抬头一瞥，四道目光相接，他看到的是一双充满了恋慕热情而又微带幽怨的眼神，忙不迭的收回视线，一颗心怦怦而跳。

“圆净师太”看在眼里，不禁双眉紧蹙，面上肌肉一阵抽动。黄幼梅转身出室。

“圆净师太”立即取出文房四宝，飞快的一阵描划！陈霖在一旁静静的等候，他的一颗心，此时已飞到白骨总坛之内，他似乎看到那些仇人，一个个的横尸掌下，倒卧血泊……“小施主，好了！”

陈霖被这一声叫唤，拉回了现实，忙起身趋近前去。“圆净师太”指着阵图，详细的解说了一遍，陈霖立时心领神会，收起阵图，向“圆净师太”恭恭敬敬的行礼致谢。他忽地想起“飘萍客李奇”和未婚妻钟小翠已然奔赴“乌石堡”，去报那“桐柏派”被摧毁之仇，自己说过事了就要赶去，他实在有些放心不下。

但方才“圆净师太”的一句话，又使他心负重压，亟想澄清这个疑团。

根据那句话的意思，自己可能有兄弟或姐妹之类流落在江湖中。

“……但你的至亲骨肉，你不能不承认吧！……”

陈霖再次在心里，把那句使人迷茫的话重温了一遍。但他一时之间，又无法启齿动问，因为那句话是“圆净师太”把自己的化身“血魔”疑为自己的父亲而发，而现在自己是“血魔”传人的身份。

如果她未出家之前，确曾与父亲有过情感上的纠葛，那此刻，即使问，她也不会告诉自己，因为自己坦承是陈其骧的儿子了！她怎会把情爱的事，告诉情人的儿子呢？问了也是多余。当下心念一转道：“这事必须要从她的门人黄幼梅口里查探，或是再等机会，以‘血魔’的身份出现，向她本人查探。”心念之中，长身一揖道：“晚辈告退！”

“你要走了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梅儿已去准备早斋？”

“晚辈有急事在身，不能久留，盛情心领，请向黄姑娘致意！”“圆净师太”面容一肃道：“小施主准备何时上白骨教？”陈霖触动仇思，激愤的道：“想在一月之内！”

“届时贫尼准备出山一行，为兄长稍尽绵薄！”

“这个，如果师太执意要去为南宫前辈尽复仇之意的话，就请在这个月内，移驾‘八旗帮’总舵，在该处会齐如何？”“圆净师太”点点头道：“好，一言为定！”

“如此，晚辈失礼告辞！”

“盼小施主珍重！”

“谢师太！”

陈霖出了客室，穿过中殿，前庭，正想走出庵门……蓦然——  
一条人影，横拦身前。

## 第十八章 变生肘腋

这突然现身拦阻的，赫然是那“圆净师太”的门人黄幼梅。只见她面带薄愁，眼含幽怨，一副楚楚动人之美态，望着陈霖，一语不发。

陈霖已意识到对方的动机，不由怦然心惊，故意装得极其冷俊的道：“姑娘有话要对在下说吗？”

黄幼梅眼圈一红道：“兄台要走了？”

“是的，在下有要事待办，恕无法久留！”

“兄台记得在‘鹰愁涧’峰头之上，曾说过一句什么话？”陈霖不由一愣，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黄幼梅道：“要不要我说出来？”

陈霖冷冷的道：“姑娘说说看？”

“你曾答应我们可以交个朋友！”

“哦！这个，我们既然正式相识，已经是朋友了！在武林之中，除了敌人，就是朋友，姑娘以为是吗？”

“不！我……”

她低头播弄衣角，我什么，她没有说来。

陈霖焉有不明白的道理，心里暗道：“梅姑娘，我已是订过婚的人，而且情孽牵缠，岂能再增情债，你的心意，只好辜负了！”当下故作痴呆道：“黄姑娘，就是要告诉在下这么一句话？”黄幼梅幽幽抬起头来，道：“陈兄台，你是否认为我不够资格和你交往？”

这话问得陈霖大感窘迫，但他冷漠成性，表面上仍毫无异样，道：“黄姑娘这话在下不解，在下已然说过彼此认识，就是朋友！”

黄幼梅眼角噙起一抹泪光，满面幽凄之色。

陈霖接着又道：“姑娘如果没什么话要说，在下告辞！”黄幼梅两滴泪，终于滚下了粉颊。

陈霖不由大感为难！走既不成，不走也不是！心忖，你何必作茧自缚！当下把心一横，转身便走……

“你回来！”

陈霖只好收住脚步，回身道：“姑娘还有话说？”

黄幼梅紧咬下唇，似乎在尽量克制内心的激动，好半晌才道：“我有句话问你！”

“请讲！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已有了意中人……”

陈霖莞尔道：“不错，我已订了婚！”

“你订了婚了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黄幼梅顿如冷水淋头，直凉到脚心，惨然一笑道：“陈兄台，你请便吧！”

陈霖忽地想起一事，脱口问道：“姑娘追随令师多久了？”“你问这干吗？”

“没有什么，随便问问！”

“我想大概在我还未懂事的时候，就已蒙恩师收在身边！”“哦！令师好像也是个情海伤心人？”

“噫！你这话从何说起？”

“我从她的语意里猜测！”

“对不起，子不言父过，徒不论师非，无可奉告！”

陈霖碰了一个软钉子，讪讪地满不是意思，心想，这事只有待将来再以“血魔”的姿态向“圆净师太”查询，同时，“猴叟曹贻”既然与“南宫先生”相交莫逆，对于“南宫淑惠”的往事，也许能知道一些，有机会时向他打探，或可寻出端倪。

心念既决，一抱拳道：“黄姑娘，再见！”

见字出口，人已弹身而起，疾奔而去。

他关怀着“飘萍客李奇”和未婚妻钟小翠赴“乌石堡”索仇的事，所以急逾星火的驰赶而去。

“白骨锁魂大阵”的破法，已然得到，这使他心里如释重负，眼看快意恩仇，只是时间问题了。但另一件事，却使他感到些微的怅惘，就是“圆净师太”所透露的那句话，似乎父亲还有骨肉流落在江湖中……

黄幼梅在陈霖离开之后，再也忍不住那伤心之泪，滚滚而落。

陈霖的冷漠态度，大大地伤了她的处女芳心。

“梅儿，你一个人在这儿做什么？那孩子走了？”

黄幼梅一听师父的声音，终于抽咽起来。“圆净师太”长叹了一口气之后，道：“傻孩子，你这是为什么？”“他……他……”

“他怎么样？”

“他欺负我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不由一怔道：“谁欺负你？”

“活阎罗！”

“他怎样欺负你？”

“他……他……他冷酷无情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登时打了一个寒噤，心里暗道：“遭了，看情形梅儿爱上了他，这怎么可以，我必须阻止，不让这可怕的事演变下去！”心念之中，上前两步，轻轻地抚着黄幼梅的如云秀发，慈祥无比的道：“梅儿，到后面去，有话慢慢的说！”

黄幼梅拭去了斑斑泪痕，突地回身，激动的道：“师父，我想求您一件事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心头一震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黄幼梅一咬香唇，道：“求您替我削发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惊愕的连退两步，颤声道：“什么，你要落发？”黄幼梅坚毅的一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求师父剃度，愿此生常伴枯叶青灯！”

“孩子，你冷静一点！”

“师父您老人家答不答应？”

“不，徒儿现在就要知道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激动得浑身抖战，发出像是哀求般的声音道：“梅儿，你为什么这样？”黄幼梅又告潸然泪下，她说不出为什么！她也说出口，她只觉得万念俱灰，天地之大，似乎已没有她容身的地方……“师父，我觉得这样比较好……”

“梅儿，你不能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佛门虽广，却不能容纳你！”

“弟子不懂？”

“因为……因为你不是佛门中人！”

“佛门广大，渡一切众生，为什么弟子不是？”

“梅儿，我佛只渡有缘人！”

“弟子诚心皈依，无缘亦是有缘，只此一念向佛，便是有缘！”“圆净师太”被说得无词以对，颤声道：“梅儿，你为何如此执迷不悟？”

黄幼梅悲声道：“师父，您成全弟子吧！”

“不！”

“昔年师父何以会出家，难道是与佛有缘？”

“圆净师太”不虞黄幼梅会说出这种话来，登时面色陡变，眼中竟然滚落两滴泪珠，一连退了几个大步，身形摇摇欲倒。可能，黄幼梅这句话，触动了她断肠往事。

黄幼梅睹状，不由悚然大震，忙上前抱住“圆净师太”道：“师父，恕梅儿无状，让您生气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一摆手，暗哑着声音道：“梅儿，我们进去吧！”师徒两人，相依着进入后院……

黄幼梅扶着师父进入禅房之后，告退回归寝室。正当她一脚跨入偏殿之际，秀目掠处，登时毛发逆立，手足发麻，惊叫了一声：“鬼！”踉踉跄跄直向后退，全身冷汗如渑。殿堂居中的供桌之上，端然摆着一具白骨骷髅。

黄幼梅惊魂入窍之后，定睛细看，这才看出原来是一个人，身上穿了一件绘有白骨骷髅的长袍，登时胆气一壮，娇声喝道：“什么人装神伴鬼，擅闯本庵？”

一种阴森冰寒的声音，发自那身着骷髅袍的怪人之口：“老夫白骨教主！”

黄幼梅不由打了一个冷颤道：“你是白骨教主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意欲何为？”

“本教主亲临迎接你师徒，嘿嘿嘿嘿……”

笑声阴森刺耳，不像是发自活人之口。

“梅儿，什么事？”

“圆净师太”一听见黄幼梅惊叫之声，疾步奔出，顺着黄幼梅的眼光一瞧，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，但她毕竟功高识广，还不致惊惶失措，冷声喝道：“来的敢是白骨教主？”

“白骨教主”嘿嘿一笑，下了供桌，口里道：“正是本教主！”“圆净师太”心头电似一转，先有“巫山神魔”和“云梦二鬼”为数十人，前来寻衅言中之意，似受了“白骨教”的指使，而后，“血魔”师徒先后来临，询问破“白骨锁魂大阵”之法，现在“白骨教主”又告现身，看来事出非常……

心念之中，愤然道：“贵教主驾临荒庵，有何见教？”“白骨教主”目射凌芒，阴恻恻的道：“本教主特派‘巫山神魔’等二十一高手，前来接引庵主，想不到全部都蒙庵主成全，这份功力，确乎出人意料之外，嘿嘿嘿嘿……”

“圆净师太”怒声道：“贵教主到底是何居心，请明白的说出来吧？”

“白骨教主”沉声道：“请令师徒到敝教一行？”

“办不到！”

“这恐怕由不得你了！”

了字声落，破空之声，响成一片，无数人影，纷纷泻落，刹那之间，把一座偏殿围了个水泄不通，屋上屋下，全是人影。“圆净师太”和黄幼梅，同时感到心头巨震，看对方分明是蓄意而来。

“白骨教主”得意的一笑道：“庵主，‘血魔’的传人‘活阎罗’来过没有？”

黄幼梅气呼呼的道：“过来了，怎么样？”

“白骨教主”目中顿时闪射骇人煞光，转向“圆净师太”道：“你是否已指示他破‘白骨锁魂大阵’之法？”

“圆净师太”心头电似一转，忖道：“如果照实说的话，对方极可能变换阵式，这对于陈霖大是不利，而且自己的杀兄仇人，也在该教之中！”当下冷冷的道：“我为什么要指示他？”“真的没有？”

“哼！”

“如此，请令师徒随同本教主返白骨总坛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怒哼了一声道：“我说过办不到！”

“白骨教主”态度忽然变为温和的道：“本教主系代副教主传达意思，去与不去，听由尊便。”

“圆净师太”不禁心中一动，惑然的道：“什么副教主？”“陈其骧！”

这三个字，有如晴天焦雷，震得“圆净师太”耳鸣心跳，神浑气促，蹬蹬一连退了三个大步，激动已极的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“白骨教主”沉凝十分的道：“陈其骧，桐柏派的掌门！”“这话是真的？”

“要假也假不了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顿时意乱神迷，浑身颤抖，她像是一个乞儿突然捡到一锭金子，手足无措，分不清是惊是喜，也许两者兼而有之。桐柏掌门陈其骧竟然仍在人世！

自己十多年来的渴望牺牲总算没有落空！

虽还能说苍天有眼，鬼神有私？

激动一阵之后，她又慢慢的冷静下来，她在想：江湖传言桐柏掌门神秘失踪，桐柏派于一夜之间冰消瓦解……

而不久之前，“血魔”的传人“活阎罗”，也就是陈其骧之子陈霖，曾说他父亲已被“百幻书生”联合其余魔头毒害抛尸血池，难道他所言不实？

心念数转之后，脱口道：“不对！”

“白骨教主”目中奇光一闪而逝，平静的道：“什么不对？”“圆净师太”道：“陈其骧传说早已死于‘血池’畔的‘生死坪’上……”

“谁人眼见他身死？”“他就算仍在世间，堂堂一派掌门之尊，何以会去当江湖帮会的副教主？”

“事情分析起来简单不过！”

“请讲！”

“第一、桐柏派瓦解之夕，他不在派中，事后要想在废墟中重建基业，谈何容易。第二、传派之宝‘轩辕经’遗失，在未追回之前，无法向门派交代。第三、他必须要查出昔日摧毁该派重地‘碧云山庄’的凶手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昔年袭击桐柏派的是‘巫山神魔’及其手下十八弟子，‘云梦二鬼’，还有‘乌石堡’堡主和他的手下……”

“师太何以会知道的如此清楚？”

“这没有告诉阁下的必要！”

“可是陈其骥本人至今还未知悉？”

“哼！”

“还有第四点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疑信参半，陈霖对她说的话，已开始动摇，是的，陈霖也不过是揣测之词，他并没有亲眼看到他父亲被害，任何人也不曾看到，否则何以不会传出江湖！当下激奇的道：“第四点是什么？”

“他迷恋着‘绛珠仙子’！”

这句话，为一柄利剑，直戳向她的心窝，这是事实，十多年前就已经存在的事实。她觉得自己不能不相信。“那他找我做什么？”

“你心里明白的！”

一旁的黄幼梅，呆了，傻了，此刻，她对眼前双方的话，半句也没有听进去，她的心，又遥遥地飘向“活阎罗陈霖”。“圆净师太”踌躇了，“白骨教主”的话，她无法不相信。但眼前的仗阵，又使她悬疑莫释。

“那大教主率这多徒众，气势汹汹，又作何解释？”“白骨教主”略不思索的随口答道：“为了要对付‘血魔’师徒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道：“大教主知道‘血魔’的传人是谁？”“活阎罗！”

“我说他的身世来历？”

“陈其骥之子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顿时哑口无言，对方说的无一不合理，无一不中的，但她仍不敢完全相信，冷冷的道：“你说要对付‘血魔’师徒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凭这些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恐怕是螳臂挡车，以卵击石！”

“庵主，你错了，他们不凭武功！”

“那凭什么？”

“你看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循声向四周的人群一扫，只见每一个白骨徒众，手里各执了一个竹筒，筒口全对着场中央，不由讶然道：“这算什么？”

“这叫雪掩大地！”

“贫尼不懂？”

“他们手中的竹筒，全灌满了毒绝天下的毒汁，稍沾即死，如果全部发动的话，毒汁可以洒遍十丈方圆的每一寸空间，神仙难逃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不由毛骨悚然，暗自心惊不已。

“白骨教主”见时机成熟，紧迫着道：“庵主如何决定？”“圆净师太”虽然已经动心，但仍悬疑不释，一时沉吟不语。是的，她极希望见到陈其骥，这是她十多年来的梦，也是一副沉重的担子，如果这副担子不卸下，她无法潜心礼佛，参悟正果。

现在，梦居然成为事实，可是却令人难以置信。

黄幼梅经过了一阵迷幻之后，又回到了现实，师父脸上不停变幻的神情，使她激诧不已……

“圆净师太”经过片刻思量，突然道：“陈其骥既在在世，为何不亲自

来此？”

黄幼梅讶然向“圆净师太”道：“师父，您说他的父亲还在人世？他不是……”

“圆净师太”瞪了她一眼道：“不要多嘴！”

“白骨教主”眼光朝黄幼梅一瞥，又道：“庵主，他为什么不亲自前来一节，恕无法奉告，不过，他有件东西，庵主定会认识的！”说着，伸手朝袍底一撩。“圆净师太”不由惊叫一声：“龙绞剑！”

“如何，庵主识得这剑？”

“不错，这确是陈其骧的随身兵刃！”

“庵主相信本教主之言不虚了吧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陈其骧真的舍桐柏掌门之位，去做白骨教的副教主？不近情理……”

“白骨教主”嘿嘿一笑道：“他的目的是借此而徐图恢复桐柏派基业！”

黄幼梅心细如发，她从“白骨教主”的眼神里，看出了蹊跷，那是一种阴险狡诈的眼神，使人不寒而栗的眼神，于是轻轻一碰“圆净师太”道：“师父，不可能，当心诡计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不由悚然而震，她一心惦记着陈其骧而使她的灵明蒙蔽，经黄幼梅这一说，立时灵智恢复，仔细一分析，果然对方的举动，前后矛盾，不近情理，“巫山神魔”一行据陈霖指出，是奉“百幻书生”之命而来，而“百幻书生”又置身“白骨教”中，白骨教主刚临之际，开头就问自己是否已把“白骨锁魂大阵”的破法，告诉了陈霖，与“巫山神魔”等寻衅的借口同出一辙……不禁脱口道：“不错，是一个阴谋！”

“白骨教主”身躯一震，道：“什么阴谋？”

“圆净师太”一看对方摆下的阵势，不敢发作，冷冷的道：“请转告陈其骧要他亲自来此！”

“这恐怕办不到！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本教主已答应他无论如何带人回去！”

“圆净师太”顿时怒火上升，愤然道：“办不到！”“白骨教主”阴恻恻的一笑道：“南宫淑惠，这可由不得你！”“圆净师太”闻言之下，参以适才自己的分析，断言对方说的全是鬼话，目的仍是图谋自己师徒，以防“白骨锁魂大阵”之秘被泄，当下怒目圆睁恨恨的道：“白骨教主，你想一手遮天，毁去所有识得奇门之术的人，以巩固你的基业，对吗？可是你错了，多行不义必自毙，你懂得这个道理吗？”

黄幼梅立即也蓄劲待发。

“白骨教主”声音中充满了杀意的道：“那就休怪本教主手下绝情了！”

空气，骤呈无比的紧张，叠出了阵阵杀机。

“海云庵”院中的血迹未干，另一幕血的惨剧又将上演。“圆净师太”衡量情势，四周全是蓄势而发的毒药手，师徒两人恐怕很难全身而退，她深自后悔，自恃“海云庵”位处荒山僻角，与世无争，不虞被入侵扰，枉费一身奇门之术，丝毫未加以布置，现在祸到临头，噬脐莫及。

如果万一不幸，岂不遗恨千古。

她更后悔，不曾把心里的话，坦白的告知陈霖。

心念未已，只听一声娇喝——

黄幼梅年少气盛，已抢先出手，扑向“白骨教主”。她这一扑之势，快逾电闪，且是挟愤而发，其势令人咋舌。“白骨教主”不虞对方猝然出手，被迫得向殿门倒退。“圆净师太”一看机会难得，师徒俩如能进入偏殿，可以躲过毒药手所布的毒网，脱身尚可有望。

心念之中，就乘“白骨教主”被黄幼梅迫得一退之际，以十成功劲，电闪劈出一掌，口里大叫一声：“梅儿，进殿！”掌风过处，“白骨教主”果然被震得退入殿内，瓦灰飞扬之中，“圆净师太”师徒两人，跟着窜入殿中。

“梅儿，先离开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只见神龛两侧的偏门之内，“刷！”的闪出两排人影，手中各持着一根竹筒，显然又是毒药手。

“圆净师太”当机立断，双掌挟以毕生功劲，电闪劈向近身堵住侧门的一排毒药手，势如骇电奔雷。

惨噪突起，血箭狂喷，人影四泻！

轰然巨响之中，偏门连同殿壁同时崩坍！

“圆净师太”一拉黄幼梅，电闪射出……

事起仓促，出乎白骨教人意料之外！

“白骨教主”一怔之后，跟踪闪身疾退。

另一排毒药手，齐齐一声呐喊，转身涌向后院。

“圆净师太”和黄幼梅，身形方落入后院之中，正待腾身……吆喝声中，后院四周屋脊之上，无数人影，同时现身。“白骨教主”身形未落，暴喝一声：“放！”

那些现身的毒药手，竹筒齐举……

“圆净师太”不由亡魂出窍，这毒药一道，并非功力所能抵挡！

骇然之中，一拉黄幼梅，双双暴弹而起，射向左面的屋顶黑雾漫空，腥臭触鼻。

毒药手已开始喷毒。

“圆净师太”身形一挫，袍袖猛挥，卷出一道强烈劲风，扫开正面一条空隙，抓住黄幼梅的手，电疾向前一送，喝声：“速走！”黄幼梅连念头都来不及转，已被推出两丈之外……

挥袖推人，同时而为，竟然险极的把黄幼梅送出毒圈子之外，而“圆净师太”本人，已在这一个动作之间，沾染了不少毒汁，顿感头晕目眩……

所幸她功力深厚，双掌倏然狂劈而出，怒涛卷处，十几个毒药手立被震飞。

同一时间，无数蓬毒雨，朝她罩身喷来！

一阵头重脚轻，仰身栽倒屋面。

“白骨教主”恰在这时上了屋脊，狞笑声中，横扫一掌……“砰！”然暴响之声，“圆净师太”整个身躯被震得朝另一偏院之中飞泻。

她为了让黄幼梅脱险，而不惜身挡毒液。

如果在那千钧一发的俄顷，她不当机立断，挫身全力发掌，开始挡毒的话，师徒俩可能无一幸免，现在她舍己救徒。黄幼梅在猝不及防之下，被师父一掌推送出两丈之外，就势一个“云里翻鹞”，飘飞到另一重殿脊之上。

蓦地转身，正好看见师父毒倒被“白骨教主”一掌震飞。见状之下，不由心如刀绞，狂呼一声：“白骨老魔，姑娘与你势不两立！”身形一弹，反扑而回，生死早已置诸度外。

“白骨教主”突然高喝一声：“停发，务要生擒！”喝声未已，黄幼梅业已扑到。

众毒药手在教主停发下，齐齐收回竹筒。

“白骨教主”身形一偏，双手十指箕张，迎着黄幼梅来势抓出。

黄幼梅也在一扑之间，凌空出掌。

双方都是急势……

“砰！”“嗤啦！”挟以一声惊叫。

“白骨教主”承受了对方一掌，在瓦面上滑退了五尺之多。黄幼梅外衫被抓裂了一道尺长口子，险被抓个结实。“白骨教主”可真估不到这小妮子掌劲如此雄浑，一怔之后大喝一声：“擒下！”

徒众之中，立时应声扑出四个壮汉。

黄幼梅心切师父惨死，悲愤填膺，杀机罩脸，皓腕一翻，迎着四条扑来的身影连拍一十八掌……

惨噪挟以闷哼，破空而起，四个壮汉一个被震的凌空飞起，另三个一溜翻滚，跌落院地之中。

黄幼梅一个照面之间，使对方一死三伤，这份功力，的确令人咋舌。

“白骨教主”冷哼一声，身形一划，捷逾鬼魅的一闪便到了黄幼梅身侧，伸手便抓，这一抓之势，迅捷诡辣兼而有之，看似平平无奇，其实中藏无数变化，使人摸不准抓向什么部位，而且可能闪避的方位，似都已在掌爪控制之中。黄幼梅此刻已不计及生死利害，就在对方掌爪罩身而来之际，既不闪让，也不拆解封挡，双掌一抡，挟以十二成功劲，猛劈而出。

“白骨教主”见她这种拼命的打法，也不由暗地心惊，身形一拧，避过正锋，左掌原式不变，改抓为拿，扣向对方“腕脉穴”，左掌改抓为点，戳向对方胁下的“云台穴”，侧身变势，快得有如一瞬。

黄幼梅身手煞是不弱，双掌劈空之下，本能的随势错出二尺，毫发之差，避过这一拿一指。

“白骨教主”两式走空，当着这多教众，心中老不是意思，双掌一翻，向后微退半步，暴喝一声：“下去！”

一道寒飈，挟以星星绿磷，飒然卷出。

黄幼梅未及变势，只觉一阵腐尸恶臭触鼻而来，头脑一阵晕眩栽倒屋面。

“白骨教主”一挥手，道：“带走！”

立有一个老者，闪身上前，一把挟起黄幼梅的娇躯，纵落地面。

“白骨教主”鹰鹫般的目光向四周一扫，然后向近身的一个老者道：“鲁堂主！”

“本堂在！”

“传下令去，迅速退出邛崃山区，分批回帮！”

“遵令谕！”

“白骨教主”嘿嘿一阵冷笑之后，当先越屋而去。

接着，人影晃动，破空之声盈耳，刹那之间，走个罄尽。

“圆净师太”被毒液喷中，复被“白骨教主”一掌劈落屋面，滚到侧院之中，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竟然悠悠醒转，忽感全身痛如刀割、阵阵恶臭，触鼻而来，转目一看，不由三魂杳杳，七魄悠悠。

原来她身上被毒液泼中的地方，已开始腐烂，血气已染湿了半边身，腐臭之气，就是自己身上发出，心知不出一刻时光，定必全身化为浓血而死。

也算她功力深厚，如换常人，早死多时了。

全庵陷在一片死寂之中，显然对方已离去多时。

她绝望的转动着黯淡的眼睛，她希望发现什么，但，什么也没有。

“梅儿！”

她的嘴唇一阵嗡动，但却发不出声音，她在心里绝望的叫道：“梅儿难道也遭了不幸，你不能死呀，你……不能死……我死不瞑目！”

这时——

一条神秘的人影，闯进了“海云庵”，只见她面蒙黑纱，身披风毯，一路过殿穿房，口里不断的喃喃道：“迟了，我迟了一步……迟了……”

她是谁？

她正是“罗刹令”的传人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。

再说“圆净师太”但感真气渐散，血行窒阻，知道奇毒已攻入内腑，她像是向死神抗议般的在心里大叫道：“我不能就此死去，我该做一件事！”

一股莫名的力量，使她从濒死的边缘振作起来，她撕下了半幅前襟，用口咬破中指，咬着牙，苦撑起头来！

写！

鲜红刺目的，歪歪斜斜的字迹，染上了那半幅衣襟。血！

流尽了！

人——

斜枕在那幅血迹斑斑的衣襟上。

“圆净师太”在尽了最后的一点力，把心里的话留在衣襟之上，死了！

蓦然——

一条人影，幽灵似的游走到这偏院之中，惊叫一声，疾朝尸身扑去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她死了，死不瞑目！”

这人影，正是方才入庵的“黑衣罗刹第二”。

她怔怔地望着“圆净师太”的尸身出神，久久之后，才道：“咦，怎么不见她的尸身？莫非她……”

她一眼瞥见枕在“圆净师太”头下的那块血迹斑斑的衣襟，不禁脱口叫了一声：“血书”，忙俯身拾起，一看之下，激愤得簌簌而抖。

她折叠好那半幅血襟，藏在怀里，然后，恭恭敬敬的向“圆净师太”的尸身一拜，祝祷道：“老前辈，您老死的瞑目吧，晚辈会替您完成这样心愿！”

说毕之后，只见圆净师太双目已然阖上。

她，瞑目了！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不由为之一阵怆然，两滴清泪，自蒙面黑纱之后，悄悄滴落。

她就侧院之中，掘了一个坑，埋葬了“圆净师太”，只这片刻之间，尸身腐化得只剩下了一半。

她摇摇头，叹息了一声，离开了这座阴森可怖的荒庵。一路之上，她不断的思索：“我要到哪里去才能找得到她？”陈霖离开“海云庵”，出了邛崃山区，一路扑奔“乌石堡”。当然，他做梦也想不到“海云庵”在他离开之后不久，已遭了惨变。

第二天过午时分，陈霖已到了距“乌石堡”不及五十里的“崇阳镇”，望着那酒帘市招，顿时引起饥肠辘辘，心想：且打个尖再赶路吧！

心念之中，进了一间叫“新洞天”的酒楼。

刚上得楼来，只听一个极其耳熟的声音道：“妙啊！否则可要了老猴儿的命了！”

陈霖俊目扫处，只见靠角落的一个酒席上，“猴叟曹贻”醉态可掬的立起身来，忙急步走到他的座前，道：“猴叟，怎么回事？”“为了找你，我跑断了腿！”

“找我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有事吗？”

“走，到外面说去！”

“我有点饥火中烧！”

“好，将就吃点充饥。”

酒保送上饭来，陈霖胡乱吃了两碗，被猴叟一叠声的催着上路。

两人出得镇外，猴叟已迫不及待的道：“前天我碰到‘黑衣罗刹第二’……”

陈霖心中一动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你听我说呀，她要我设法通知你，务必要在明天午时之前赶到‘碧云寺’，如果错过时间的话，你可能会遗无穷之憾！”陈霖悚然一震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个我不曾问得，她只说你届时自知！”

“奇怪，她这是什么意思，莫非……”

“猴叟曹贻”急道：“你别管是什么意思，最好立刻动身赶去！”

“碧云寺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距此大概一天路程，我老猴儿可以向导！”

“可是目前我还有事待办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要到乌石堡！”

“乌石堡？”

“不错，距此不足五十里，一个时辰可到！”

“到乌石堡有何贵干？”

“你如有兴，我们可以一道，边走边谈如何？”

“好呀！”

两人同时掉头，扑奔“乌石堡”方向。

“猴叟曹贻”边驰行边道：“为了什么，你说吧！”陈霖心念电似一转，忖道：“猴叟曹贻，义薄云天，我不该欺骗他！”心念之中，正色道：“猴叟，你知道我是谁？”“奇了，谁不知道你是‘血魔’的传人‘活阎罗’，这还用问！”“不！我是说身世！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桐柏掌门陈其骧就是先父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惊“哦！”了一声，不期然的止住身形，一把抓住陈霖的手臂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桐柏掌门就是先父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难道这还能假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小眼连眨，激动得簌簌而抖，怪叫道：“难怪你对桐柏派

如此关心，原来有这关系在内，那令师……”

于是陈霖把自己出身及获奇缘等经过，简略的向他说了一遍，听得猴叟目瞪口呆，好半晌才颤声道：“兄弟……”“什么，你叫我兄弟？”

“为什么不？”

“师叔桐柏一剑西门俊是你至交好友，算来你高我一辈……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别提这个，如论辈份，令先师‘血魔唐中巨’三百多年前的长者，这又该如何算法呢，干脆，我叫你兄弟，你仍叫我猴叟，直接了当！”

“这如何使得？”

“别酸了！”

“那就恭敬不如从命！”“这才像话！”

陈霖面孔一黯道：“猴叟，我西门师叔已不在人世了！”“猴叟曹贻”陡然一震道：“真的？”

“百幻书生化身‘蒙面怪客’把西门师叔等骗到‘鹰愁涧’中，全部予以杀害，不久前才由三师叔‘飘萍客李奇’查悉这件惨案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不由老泪纵横，悲声道：“我生平两个好友，都先后死在‘百幻书生’之手，拼着肝脑涂地，我老猴儿也要为老友卖上一命！”

陈霖对这血性老儿，由衷的发出敬意，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三师叔李奇和四师叔的女儿钟小翠已先我赶赴乌石堡……”“哦！为了什么？”

“乌石堡主也是昔年参与摧毁桐柏派的仇家之一！”“此去是要索讨这笔血债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那我们疾赶一程！”

“好！”

两人再度弹身疾驰。

不多时，一座黝黑巍峨的石堡在望，“猴叟曹贻”低呼一声：“到了！”

奔近堡前，双双刹住身形，只见堡门紧闭，堡门之外，躺了数具尸身，看样子是堡丁无疑，陈霖急道：“我们进堡！”说着首先射起身形，落到堡墙之上，猴叟也跟踪而上，展目一望，堡内房舍鳞次栉比，但却静悄悄的毫无半点声息。陈霖不由心里发毛，忖道：“莫非李叔叔和翠妹得手走了，否则便是遭了不幸。”心念之中，一长身，如一缕淡烟般越屋飘进，将及最后一重院落，才隐隐听到人声。

身形再进，眼前现出一块方场，伏身屋脊朝下一望——顿时目眦欲裂，杀机云涌。

只见场地正中，未婚妻钟小翠被两个老者分别扣住左右手，“飘萍客李奇”浑身浴血，颤巍巍的兀立当场，地上，尸体狼藉，四周约百来个堡丁团团圈住，“飘萍客李奇”的正对面，站着一个虬髯绕颊的凶猛老者，老者身后，并排站着八个执剑壮汉。“猴叟曹贻”这时也来到了陈霖身边，悄声道：“场中那虬髯老者就是乌石堡主宋大庆，他身后是‘石堡八龙’，以剑术见称江湖，八龙联手，很少人能接得下！”

陈霖点了点头。

“猴叟曹贻”又道：“看样子‘飘萍客李奇’伤势不轻？噫！那奇丑女子是谁？”

“我四师叔的女儿！”

“风雷掌钟子乾的千金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蓦听“飘萍客李奇”虎吼一声道：“宋大庆，老夫与你拚了！”话声中，抡掌扑上……

乌石堡主宋大庆，身形一闪，横移八尺，他身后的“石堡八龙”同时划出一剑，正好迎上“飘萍客李奇”的攻势。剑光如幕之中，“飘萍客李奇”被硬逼了回去。

“石堡八剑”逼退了“飘萍客”之后，按剑在原地不动。钟小翠被人制住，除了双眼露出怨毒至极的煞芒外，丑脸之上，一如往日，冷冰冰的，毫无半点表情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一退之后，身形侧转，再度扑向乌石堡宋大庆。

宋大庆嘿嘿一声冷笑，挥掌疾迎……

“波！”的一声巨响，“飘萍客李奇”闷哼一声，连退三个大步，他那拂胸长髯之上，已现出一片殷红，宋大庆也在同时退了一步。

陈霖声音中充满了杀机的道：“猴叟，我要出手了！”说着，“血影神功”立运，顿时成了一个血红的怪物。“猴叟曹贻”对这神功咋舌不已，若非他眼见，还真不相信天下会有这种奇绝怪绝的武功。当下激动的道：“我老猴儿也有一份！”

陈霖用手一按他的肩头道：“你在这里看热闹吧！”

乌石堡主宋大庆，向“石堡八剑”一挥手道：“上，不许杀他，把他活活累死！”

“石堡八龙”轰隆一声，人影闪晃之中，各站一个方位，向“飘萍客李奇”逼去，森森剑气，令人不寒而栗。

钟小翠厉叫一声，用力一挣，那两个扣住她左右手的老者，阴阴一笑，腕上加力，其中之一道：“丑丫头，乖乖地看着吧！”钟小翠一挣没有挣脱，反而痛得惨哼出声。

蓦在此刻——

一阵撕空排云的狂笑，震天而起。

场中乌石堡众循声一望，不由惊魂出窍。只见屋顶之上，站着一个血红的怪物。

“血魔！”

“血魔！”

“血……”

惊呼之声，响成一片。

所有场中的人，齐齐面露极端悻怖之色，只有“飘萍客李奇”和钟小翠，喜出望外，他和她已知道来的是谁！

“血魔”会突然在此现身，的确出乎每一个人意料之外。这不可一世的魔尊出现，将会带来什么后果，他们连想都不敢想。

自堡主以下，全部呆若木鸡。

死亡和恐怖的阴影，罩上每一个人的心头！

全堡被笼罩在惨雾愁云之中，恍如末日来临。

空气，在这一刻之间，似乎是凝结住了，使人窒息得透不过气来。

就在全场惊魂落魄的当口，“血魔”冉冉飘落场中。“血魔”的现身，不啻是“死神”光临。

乌石堡主宋大庆，身为一堡之主，虽然明知是死路一条，也不得不硬起

头皮走上几步，当下强行按捺心神，一抱拳道：“老前辈光降敝堡，有何指教？”

他所得到的答复，是一阵阴森刺耳的冷笑！

这笑声代表什么？

所有的乌石堡众，被这笑声笑得靛靛不已，寒气从脊骨里直冒。“血魔”冷笑数声之后，向那执住钟小翠的两个老者道：“放开她！”

这似乎是一种使人不敢违忤的命令，两老者果然依言松开了手。

钟小翠被松开之后，顺手就是两掌……

“啪！啪！”

两老者各挨了一记耳光，顿时鼻青脸肿，口吐血沫，但他们似乎是被吓傻了，既不闪避，也不还手。

钟小翠娇躯一扭，站到“飘萍客李奇”的身旁。

“血魔”双眼射出两道血芒，直勾勾的照在乌石堡主的脸上，沉声道：“宋大庆，当年夜袭‘碧云山庄’，你有份吧？”乌石堡主顿时面现死灰之色，连退了数个大步，答不上话来。

“血魔”竟然是为了替“桐柏派”索债而来，令人无法想象，这魔尊与“桐柏派”究竟有什么渊源？

“血魔”再次发话道：“宋大庆，你承认了？”

乌石堡主额头上的汗珠滚滚而落，一个意念，倏闪心头：逃！

当然，他明白这想法近乎痴人说梦，在“血魔”之前，谁能妄谈脱身，但，求生是人的本能，谁也不愿束手待毙。心念之中，向“石堡八剑”一挥手道：“上！”

八支长剑，抖起万朵剑花，漫空飞罩……

就在“石堡八剑”出手之际，宋大庆身形暴弹而起，闪电般向屋面射去。

“找死！”

血红的劲浪卷处，惨号之声，撕空而起，剑射人飞。乌石堡主刚上得屋面，眼前一花，红光闪处，一道劲气兜胸撞来，不由亡魂尽冒，一个倒翻，落回场中。

地上，散散落落的多了八具尸体。

“石堡八剑”在一个照面之下，毁于“血影神功”。“血魔”能在出手之后，把乌石堡主疾逾星飞的去势挡回，这份身手，简直是匪夷所思。

所有在场的乌石堡众，一个个魂散魄飞，像一群待宰的羔羊。

乌石堡主，自知今天是死定了，但他不甘心俯首就戮，狂吼一声：“本堡主和你拚了！”

了字出口，人已和身扑上，形同疯虎。

紧接着人群之中响起一阵悲愤的呼声，十几条人影，飞身扑入场中。

他们，与堡主存着同一的心理，作垂死之争。

“砰！”挟以一声惨哼，乌石堡主口喷血箭，踉踉跄跄的倒退一丈开外，身形摇摇欲倒。

同一时间，血红的身影迎着那扑进场中的十几条人影一连来回两闪……

又是一阵凄绝人寰的惨嚎传出。

地上——

又多了十几具尸身，每一具尸身的额头眉心之间，现出一个拇指大的血印。这是“血影门”的绝技，“飞指留痕”。

乌石堡主，狂叫一声，连喷数口鲜血。

“血魔”转身又向“乌石堡主”身前移近，语音如利刃般的道：“宋大庆，桐柏派在一夜之间冰消瓦解，门人弟子，几乎悉数罹难，‘碧云山庄’变成了尸山血海，今天昔年惨剧，将在这里重演！”

这无异是宣布了乌石堡的末日。

宋大庆，面孔一阵抽搐，嘶声道：“血魔，你准备怎样？”“血魔”一字一顿的道：“血洗乌石堡！”

四周的乌石堡众，一阵哗然惊呼，有的竟然当场晕绝。乌石堡主宋大庆身形一晃，又喷出数口鲜血。

钟小翠和“飘萍客李奇”虽说是索仇而来，而且几乎性命不保，但此刻看了这种血腥恐怖的场面，也不禁心生恻然。“猴叟曹贻”在屋面之上，索性闭上了眼。

“血魔”又向“乌石堡主”逼近了两步，道：“宋大庆，你悔不当初吧！”

“血魔，本堡主变鬼也不饶你！”

“那你就立刻变鬼吧！”

吧字方落，手起一掌，血红的劲浪，轰然卷出……

乌石堡主惨嚎得半声，被震飞到三丈之外，方始“砰！”然坠地，已然是骨碎肉糜，变做了一堆血泥。

“血魔”转过身来，双目赤芒如火，向场外的乌石堡众一扫。“飘萍客李奇”疾步上前，悄声道：“霖儿，不要赶尽杀绝，这样足够了！”陈霖被这一说，心中的杀机顿时去了大半，低低地应了一声：“好！”

红影一闪，越屋而逝。

“猴叟曹贻”跟着出堡。

紧接着“飘萍客李奇”和钟小翠也纵身离开。

到了堡外，陈霖散去了“血影神功”，回复本来面目，四人会合，陈霖为猴叟引见“飘萍客李奇”和钟小翠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慨然一叹道：“若非霖儿及时赶来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我和翠儿被堡中高手车轮攻击，虽然对方死伤枕藉，但我和翠儿也告力竭！”

钟小翠淡淡地看了陈霖一眼，道：“霖哥，海云庵之行如何？”陈霖随把经过情形，述了一遍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目射奇光，激动的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昔日参与摧毁本派的凶手，都已全部伏尸，只剩下元凶‘百幻书生’兄妹二人了！”

陈霖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元凶授首之朝，所在不远了！”“霖儿准备何时上白骨教？”

“只在近日之内，请师叔和翠妹静待好音！”

“什么，你要独闯白骨总坛？”

“白骨锁魂大阵虽然已蒙‘圆净师太’绘给阵图，自可按图索骥，予以破除，只是阵中四处皆毒，旁人恐怕不易为力？”钟小翠恨恨的插口道：“四毒书生与我有杀父之仇，我要手刃元凶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道：“一木难支大厦，这事非同小可，必须从长计议，如果再让元凶漏网，纵使把白骨总坛夷为平地，于事何补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忍不住道：“兄弟，这事要慎重行事，免贻后患，你的功力，固然胜任有余，但仇人众多，岂能一一兼顾，难免会有漏网之鱼！”

钟小翠道：“霖哥，我们不如先回‘碧云山庄’，一方面正式开始复派

工作，一方面策划进攻白骨总坛之计，如何？”

陈霖天性倔强，但在你一言他一语之下，他也无法争辩，同时他们的话不无道理，想了一想之后道：“这样好了，在‘八旗帮’总舵会齐！”

钟小翠讶然道：“为什么要在‘八旗帮’总舵会齐？”

陈霖微微一笑道：“圆净师太师徒届时也将参与，说好在那里会集，同时‘八旗帮’帮友众多，在探刺消息，了解江湖动态等方面也方便些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道：“这样也好，我们就动身吧！”

陈霖忙道：“侄儿还另外有件事赶着要办，请师叔和翠妹先行一步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是一个传言的约会，到底是件什么事，目前还不知道！”

钟小翠杏目如电，似要看穿陈霖的内心，沉声道：“你不能把话说得清楚些吗？”

陈霖用手一指“猴叟曹贻”道：“猴叟可以代我说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遂把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托自己传讯，要陈霖在明天午时之前，务必要赶到“碧云寺”，至于为什么，她只说届时自知！等情说了出来。

钟小翠“唔！”了一声，不再作声，陈霖是她的未婚夫，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是女子，这其中当然使她有一种微妙的感觉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面容一肃道：“碧云寺？”

陈霖道：“是的！碧云寺，距此大概一天路程，猴叟可任向导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为什么要你赶去碧云寺？”

“难道这其中有什么不妥？”

“碧云寺从来没有武林人物敢于涉足，这……”

陈霖不由一怔神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转向“猴叟曹贻”道：“猴叟，你对碧云寺的传说，有耳闻否？”

“猴叟曹贻”小眼一眨，连连搔腮道：“啊呀，我几乎忘了，一心只顾传话，碧云寺据江湖朋友传说是‘彩衣怪尼’潜修之所，从来不许武林人涉足……”

陈霖奇诧的道：“彩衣怪尼，没有听说过？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接过去道：“彩衣怪尼年已百岁开外，名望在‘武林双老’之上，平时惯着一袭五彩袈裟，武功高不可测，性情也怪僻绝伦，所以有‘彩衣怪尼’之号，已数十年不履江湖，不过碧云寺仍然被武林人视为禁地，不知‘黑衣罗刹第二’此举，是何用意？”

陈霖好奇之心大炽，暗想，我倒要见识一下这“彩衣怪尼”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当下毫不为意的道：“不管她是什么用意，届时自知！”钟小翠道：“你一定要去？”

陈霖委婉的道：“翠妹，彼既如此传讯，谅来必非无因，我岂能不去！”

“希望你小心谨慎！”

“谢翠妹关怀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沉吟有顷，道：“那你们就动身吧，迟恐不及，我们准‘八旗帮’总舵见面！”

陈霖忽地想起一事，急从怀中掏出一个小绢包，递与“飘萍客”道：“师叔，请收下！”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轩辕经！”

这话使得旁边的三个人同感一震。

“飘萍客”伸手接过，眼中竟然布起一层泪光，激动的道：“霖儿，你如何得回的？”

陈霖心头电一转，忖道：“如此刻说出绝色少妇沈君璧的一节事来，又是缠夹不清，同时沈君璧何以会把桐柏派传派之宝‘轩辕经’送给自己，目前还是一个谜！”当即道：“这个以后慢慢再奉陈吧！”

“可是，霖儿，这是掌门师兄昔年个人所获之物，应该由你……”

提到这里，陈霖不由一阵怆然，语音含悲的道：“虽然是先父所获之物，但为了这本经，使桐柏一派瓦解冰消，应该列为传派之宝才对，我想先父的原意也必如此，目前师叔已是桐柏派的当然掌门人，交给师叔是天经地义的事！”“好，霖儿，我收下，我将誓以此身恢复掌门师兄昔日的派誉！”

陈霖感动的望了“飘萍客”一眼，道：“师叔，翠妹，再见！”“猴叟曹贻”也向“飘萍客”二人拱手道别，和陈霖双双上道，朝“碧云寺”方向，疾赶而去。

陈霖边奔边向“猴叟曹贻”道：“猴叟，你认识南宫淑惠其人吗？”

猴叟小眼瞪得滚圆的道：“当然，不过已十几年不见人了，她现在在哪里？”

“她就是‘圆净师太’！”

“哦！她出了家，这……这……”

“这什么？”

“你想知道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这事的起因……要怪令先尊……”

陈霖心中不由一震，看来自己的推想不错，“圆净师太”昔年确与父亲有不寻常的关系，猴叟一定知道详情，急声道：“怎么样，快说！”

“你为什么突然问起这个？”

“我从‘圆净师太’口里听了一点话头，却不知真相如何！”“好，我告诉你，南宫淑惠对你父亲陈其骧可说一片痴情，两人过从甚密，后来你父亲忽然和令堂‘武林之花郭濂玉’结婚，她情海断肠之下愤而出走，想不到她竟然在‘海云庵’出了家！”陈霖喃喃的道：“这也许是先父的错！”

猴叟道：“往事已矣，管它是谁错，也许其中另有别情也说不定，局外人无从知晓！”

“你可曾听说过先父还有什么后人流落江湖？”

“这个，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曾听‘圆净师太’透露了一句话，我去时是以‘血魔’的姿态出现，她和很多武林人的想法一样，认为‘血魔’是家父的化身，她说：‘……难道你连至亲骨肉都不承认了……’，所以我怀疑话出有音！”

“这个，我无法答复你！”

陈霖不由感到些微的失望，忖道：“待将遇到‘圆净’师徒时，再设法打听吧！”心念之中，话锋一转道：“我们还是紧赶一程吧，免得误了时辰！”

“好！”

“好！”

猴叟展尽轻功，全力驰行，陈霖倒是漫不为意的跟在他身后。

黄昏时分，他俩在一个小镇甸打了尖，又继续攒程，连夜疾赶。

第二天辰巳之交，两人舍却官道，转入山区，“猴叟曹贻”朝一座插天巨峰遥遥一指道：“那峰上便是武林人视为禁地的‘碧云寺’！”

陈霖顺势一看，只见那高峰半入云表，巍峨雄峙，陡地一停身道：“猴叟，我想单独上峰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“‘黑衣罗刹第二’传讯要我来此，必有用意，不过我可以断定决无恶意，‘碧云寺’既然是‘彩衣怪尼’潜修之地，不许武林人涉足，你去了也许不便……”

“猴叟曹贻”江湖阅历何等丰富，此行自己不过是带路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分明也是个少女，说不定其中又是男女情爱之事，何必去横在其中呢？想毕之后，嘻嘻一笑，慨然道：“好，我带路到此为止！”

陈霖歉然道：“猴叟，做兄弟的十分抱歉，望你莫介意，我们仍在‘八旗帮’总舵碰头吧，此间事了，我立即回头！”

“好，一句话，兄弟，一切小心，再见了！”

说完转头出山。

陈霖望着他的身影消失，才又展开绝世轻功，向那座高峰驰去，眼望那神秘的高峰，想着这次神秘的约会，一颗心不由怦然而跳！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此举是何用意，的确费人猜疑？

她说吴如瑛已投在乃师门下，她们是师姐妹，莫非这事会与吴如瑛有关？

想到吴如瑛，他不禁黯然神伤，他想起“和合会”石牢中绮旎的一幕，他想起在后山中两人的海誓山盟，岂知造化弄人，当吴如瑛知悉了身世，她的母亲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竟然是谋杀父亲的凶手时，她突然留书决别……

他曾发誓要找到她！现在，很可能是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替自己和她作的巧安排，思念及此，不由心跳加速，俊面发烧，精神为之大振。蓦在此刻

一缕极其轻微的破风声，隐隐传入耳鼓。

陈霖循声看去，只见一条纤纤人影，如飞而来，不禁心中一动道：“来人分明是一个女子，看样子是奔向‘碧云寺’，莫非她是……”

心念及此，疾朝一丛浓密的花树之中隐起身形。

顾盼之间，那人影已临切近，略不稍停，一闪而过，只在一瞬之间，陈霖已看出来，来的赫然是那绝色少妇沈君璧。他这一震，委实非同小可。

绝色少妇沈君璧何以会来“碧云寺”？

他想发声阻止，他想纵身赶上，但他却没有动，这事太过突然，他需要冷静的分析一下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要自己来此，莫非与沈君璧有关？为什么？

他想起沈君璧替自己寻回“轩辕经”。

他想起不久前自己根据迹象所作的推测……

太可怕了，可怕得近于残酷。

如果自己的推断属实的话……

陈霖猛然打了一个寒颤，他简直不敢想下去，如果沈君璧真的如所料是“绛珠仙子朱薇”的话，天啊！这是多么可怕的事。“不！决不！她不会是！”

他激动至极的吼叫出声。

“绛珠仙子”是一个为武林所不齿的荡妇淫娃，也是自己的仇人，她曾与父亲发生过关系，与无数的人发生过关系。他想起自己和她发生的不可告人的关系，他和她互相示爱，他为她的美色倾倒……

他感到手足发麻，全身冰冷。

歇斯底里般的大叫道：“我做了什么？天啊！我究竟做了什么？”

“我要杀她！”

“不，但愿事实不是如此！”

一道强烈的阳光，从叶隙之中，照射到他的脸上，他猛然惊觉，午时将至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要自己在午时之前，务必赶到“碧云寺”

他抛开了一切意念，再度展开身影，把功力施展到极限，如一抹淡红光影，疾掠上峰，将及峰顶，参天巨树之中，隐隐现出一座寺院的轮廓。

“快到了！”

他自语着，一颗心也跳动得更加厉害。

突然——

迎面现出一块木牌，上面写着四个刺目的红字：“到此回头！”

陈霖不由一窒，刹住了身形，转念一想：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既然要自己来此，必有道理，不能误了时刻，管它，闯！心念之中，举步便走，刚走得三步，一声冷喝，倏告传来：“来人速即回头下峰！”

陈霖不期然的止住脚步，只见一个宽衣大袖的女尼，现身出来，看她年纪，当在五十上下，当即长身一揖道：“在下陈霖，有事前来宝刹……”

那老尼一挥手道：“此间从不许人涉足，识相的赶快回头下峰，不管你是谁！”

陈霖顿感手足无措，他只听“猴叟曹贻”传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的话，要自己赶来此间，究竟为了什么，他根本不知道，但，他又不能真的就此回头，他深信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此举必有深意，当下尽量把话放得温和道：“在下系应约而来！”

“应约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应何人之约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！”

“她要你到碧云寺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那老尼面孔一沉道：“此地没有黑衣罗刹第二其人，赶快下峰吧！”

陈霖大感难堪，强忍住一口怨气道：“她分明要在下在本日午时来此！”

老尼厉声道：“你到底滚是不滚？”

陈霖冷傲性成，哪能吃得下这一套，同时他身负绝世神功，出道以来，还不曾被人不当回事的呼叱过，不由怒意倏起，冷冷的道：“不走！”

## 第十九章 彩衣怪尼

老尼冷笑数声，道：“碧云寺数十年来，还不曾有人胆敢公然侵犯！”

陈霖也报以一声冷笑道：“今天将要打破往例了！”老尼眉毛一竖，厉声道：“最后警告你，你走是不走？”陈霖依然冷漠如故的道：“在下也最后告诉你一句，我来定了！”

老尼面色一变，双目陡射骇人凌芒，沉声道：“你敢再说一个不字，立刻要你后悔无及！”

陈霖不屑的道：“不！不！不！”

老尼在陈霖第三个“不”字出口之际，袍袖一拂，一道凛冽罡风，应这一拂之势，电卷而出。

陈霖面不改色的挥掌迎去！

“波！”的一声巨震，陈霖寸步未移，而老尼却退了一个大步。老尼面上顿露骇然之色，可能她第一次遇到功力如此高深的对手。

陈霖虽说占了上风，但心里也不由一惊，对方这一拂劲逾千钧，除非是他，如换了一般武林高手，恐怕接不下来。

老尼一怔之后，冷哼一声道：“施主艺业果然不凡，难怪如此张狂，不过，要进碧云寺恐怕还差了些！”

陈霖一看日色，已然是午正时分，忖道：“不能再厮缠了，时间不待，别误了事！”心念之中，举步便向里闯……

“你敢！”

暴喝声中，那老尼身形似魅，一闪便横拦在陈霖身前，双袖交挥攻出一招。

陈霖但感劲风如剪之中，隐隐幻出一片掌指交织的网幕，罩身而来，每一要害部位，都在攻击之下，而且连左右的空间都被封堵，使人连闪避的余地都没有，心中微凛之下，不退反进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，施出绝着“飞指留痕”。

惊“噫！”声中，老尼极其诡异的一闪一晃，退出八尺。

陈霖大感骇然，对方竟然能安然避过这一式“飞指留痕”，这可是他出道以来，绝无仅有的事，不由豪念大发。

闪电进身，又是一招“飞指留痕”出手。

老尼生平从未见过如此凌厉诡辣的招式，寒气大冒之中，又飘退八尺，粟米之差，避过了这骇人的一击。

“碧云寺”曾有武林人物冒闯过，但都被她三招两式打发下峰，今天，这俊美冷酷的少年，竟然迫得她连还手之力都没有。

急怒攻心之下，冷哼一声，反攻九掌，掌掌俱具开碑裂石之威，而且攻出的部位角度，大异武林常轨，每一掌之中，又含几个变化，令人防不胜防，封挡招架，均有无从着手之感。

陈霖登时被迫连退了四个大步，不由冷傲之性大发，忖道：“连这区区碧云寺都进不了，还枉称什么‘血影门’的掌门人！”

就在对方九掌刚过的瞬间，冷喝一声道：“在下要得罪了！”掌随声出，这一掌他贯足了十成功劲，淡红色的劲浪，涌卷呼啸而出。

那老尼发觉对方掌风有异，而且劲风未至，已有窒息之感，岂敢硬接，一闪身躯，向侧横移……

陈霖有心要击倒对方，好进碧云寺，就在对方闪身之际，掌势一偏，斜卷向对方横闪的身形，左掌以同样力道，劈向对方闪避的方位！

变势之奇，出掌之快，令人咋舌。

老尼这横闪之势，不谓不快，但却料不到另一道劲风对住闪避的方向……

“砰！”挟以一声闷哼。

老尼被淡红色的劲浪，卷飞两丈之多，重重地摔翻地上。陈霖道了一声：“得罪！”

弹身向寺门方向射去……

一声怒斥，倏告传来：“好狂妄的小辈，竟敢闯寺伤人！”怒斥声中，一条灰影，迎着陈霖射起的身形，电疾撞来，人影未至，一道排山劲气，已先人凌空卷涌而来。

陈霖这弹射之势，何等快速，电光石火之间，排山劲气，已罩身而来，身悬半空，事出猝然，要想变势，已自无及，心念动处，神功立时应念而生……

“波！”的一声巨响，挟以一声惊“噫！”两条人影，同时泻落当场。

陈霖借神功护体，硬承了对方凌空既发的一掌，一阵气涌血翻，暗自骇异对方的功力不弱。

那灰影一掌劈出，对方不闪不封，那反震的潜劲，竟然震得自己如中闷雷，落地之后，一连退了数步，方始稳住身形，不由惊“噫！”出声。

陈霖俊目扫处，只见这猝然出击的，赫然又是一个灰衣老尼，满面的大黑麻子。

麻面老尼骇然瞪视了陈霖几眼，冷冷的道：“小施主功力不凡，不过你撒野找错了地方！”

陈霖一心一意要闯进寺去，到底为什么？他不知道。吴如瑛是第一个把身心交付给他的人，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自承是吴如瑛的师姐，凭这一点，他认定她不会骗他，在下意识里，他认为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要自己来此，必有深意，说不定与爱人吴如瑛有关，他一看时光入午，心急如焚，哪还有工夫与对方对答，冷笑一声道：“我没有找错地方，可能你拦错了人！”

人字方落，双掌挟以十二成劲道，疾劈而出，劲势之强，惊世骇俗！

麻面老尼，心头一凛，忙不迭的横飘一丈。

陈霖为了此来情况尚未明朗，所以不愿施展杀手，就在对方闪避之际，一提丹田真气，再度弹身向寺门方向射去。

麻面老尼暴喝一声：“哪里走！”跟着纵起身形，只这分秒之差，陈霖已到了二十丈之外，待到麻面老尼身形两个飞落之间，已失去了陈霖的身影。

那原先受伤的老尼，经过了这片刻的调息，功力已告恢复了几成，也跟着追去。

陈霖急于要进寺揭开这个谜底，快得如一缕淡烟。

几个起落之后，眼前现出一座建筑宏伟的大寺，寺门之上，一块油漆斑剥的大匾，上书三个斗大的金字：“碧云寺”。“到了！”陈霖心里想着，一晃身，穿入寺门，绕过“韦陀殿”，眼前是一片院落，怪石玲珑，奇花异卉，杂以参天古柏，清幽之中，透着庄严。

就在此刻——

“一阵梵唱，夹着钟磬之声，绕耳而来。

陈霖不遑多想，通过院落，径往里闯。

越过一重殿堂，又是一个院落，一色的水磨砖铺砌。

迎面——

首先入目的是“大雄宝殿”四个金碧辉煌的大字，目光再转，不期然的止住了脚步，只见香烟缭绕之中，一个法相庄严的老尼，身披五彩斑斓的袈裟，阖目垂帘，迎着殿门方向而立。两侧雁翅般排了一十二个老尼，刚才的梵唱，想必是发自她们之口，但此刻，却已寂然，对陈霖的现身，似乎毫无反应。陈霖一看，就知背对神龛面外而立的五彩袈裟老尼，必是“碧云寺”住持“彩衣怪尼”无疑。

“彩衣怪尼”身前，蒲圈之上，跪着一个纤细人影。

陈霖一看那跪着的女人背影，不由怦然心惊，几乎脱口而呼她——

正是绝色少妇沈君璧！她来此何为？

难道她会是“彩衣怪尼”的门下？

在峰脚之下，陈霖曾见她朝这方向飞驰，想不到正如所料，她真的上了“碧云寺”，难道她……

心念之中，忽然一眼瞥见靠近“彩衣怪尼”身边的一个尼姑，手里捧了一个香盘，盘里放了不少东西，最上面，却是一把剃刀！陈霖恍然而悟之下，一颗心也怦怦乱跳起来……

这分明是在举行“剃渡”的仪式！

绝色少妇沈君璧竟然来此请求“彩衣怪尼”剃渡，确属匪夷所思！

她为何要出家？

陈霖想起他与她交往的经过，他和她曾发生过不寻常的关系，他们互相示爱，不正常的爱——畸恋。

他和她姐弟相称。

一时之间，思潮泉涌……

忽然，他想到他最近对她所作的推断，不由机伶伶的打了一个寒颤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传讯要自己来此，莫非就是为了她？难道她真的会是……

想到这里，不自禁的又打了一个冷战，心念疾转道：“如果她是的话，我非杀她不可，这万恶的女妖！”

蓦在此刻——

身后一阵风声飒然，一看那两个阻路的女尼，已一先一后，奔了进来。

陈霖心念一转，一弹身，直向“大雄宝殿”殿门之外飘落。

那两个老尼，追到殿前庭中，刹住身形，一副欲前又止之态。

“彩衣怪尼”双目倏然睁开，两道如电炬般的眼芒，直朝陈霖逼射而来，陈霖不由一骇，从眼芒中，他看出对方的功力深湛无比。

这时，排列在“彩衣怪尼”两侧的一十二个老尼，也齐齐转头注目，面露惊诧骇怪之容。

第一次，“碧云寺”被人闯进。

“碧云寺”并非龙潭虎穴，但一般武林人栗于“彩衣怪尼”之名，而不敢稍事殒越，今天，这二十不到的少年，打破了数十年的惯例。

院中的两个老尼，战战兢兢的行到殿前阶沿之下，躬身低头合十，齐声道：“弟子无能，不能阻止闯寺之人，敬候师父发落！”

“彩衣怪尼”仍目不转瞬的逼视着陈霖，对那两个老尼之言，恍若未闻。空气显得万分的沉凝。

陈霖的双目，却紧紧地盯着那跪在蒲团上的绝色少妇沈君璧的背影。

他再三思忖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要自己来此的目的，是否就是她！

“彩衣老尼”把眼光移向那两个呆立院中的老尼，沉声道：“明心、明性，怎么回事？”

被叫做“明心”“明性”的两个老尼，身形一震，其中那麻面的道：“弟子二人该死，不能阻止……”“彩衣怪尼”冷笑一声，打断了她的话道：“我问你怎么回事？”

“这位小施主登峰闯寺，却又不肯道出原因，弟子闻声出视之时，明性师妹业已受伤，弟子曾竭力阻止，但……”“嗯！你二人非他敌手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的，师父！”

“凭你俩数十年精修，仍然如此不济？”

两尼唯唯，木讷不能出声。

“现在你俩把他撵走！”

明心、明性两尼，恭应了一声，齐齐向陈霖停身之处迫来。陈霖心里忖道：“这怪尼确实怪得可以，这不是分明要这两个尼姑好看，她的门下俱都是五十开外的老尼，她本人当在百岁之外了……”

心念未已，两尼已迫近身前，一左一右，半声不吭，出手便扣，这一扣之势，快逾电闪，而且奇诡绝伦。

陈霖身形一划，如鬼魅的脱出圈外，神目如电，射向殿中的“彩衣怪尼”。

两尼出手落空之下，双双一划身，就地如划一道半弧，又成左右夹击之势，攻向陈霖，掌影如幻，劲风扑面生寒。陈霖再度飘身闪退……

两尼各个冷哼了一声，如影附形般跟踪而进，各劈三掌。她俩在“彩衣怪尼”严命目睹之下，出手之间，已挟其毕生修为而发，掌影晃处，响起一片轰雷之声。

陈霖到此时，还无法猜出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要自己赶来“碧云寺”的用意，见对方全力出击，不由怒意横生，心想，先打发了这两个再说。

心念之中，左右开弓，分迎两尼……

“波！波！”两声巨震，劲气横溢，积尘纷落，两尼各被震退数步。

“彩衣怪尼”清叱一声：“退下！”

两尼如获大赦，顶礼而退。

陈霖如利剪般的目芒，再度逼射向“彩衣怪尼”。

“彩衣怪尼”向两旁的十二个女尼看了一眼道：“把来人擒下！”

十二个女尼，齐齐一躬身，纷纷弹身涌出殿门。

绝色少妇沈君璧，仍一动不动的跪在蒲团之上，显然，她还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。

十二道如涛劲道，从不同角度卷向陈霖，劲势之强，骇人听闻。

陈霖被迫一个倒纵，飘落院地之中。

十二个女尼，大袖飘飘，如十二头巨鸟，紧跟着扑落。叱喝声中，人影闪晃，劲气呼轰，一场罕见的搏斗，展了开来

十二个女尼，个个皆具不凡的身手，在江湖中足当一等一的高手而无愧，这联手合击之势，令人咋舌。

陈霖虽怀盖世功力，但也不敢稍存大意，凝神沉着应战，直到此刻为止，他还没有伤人的打算，是以搏斗虽说激烈，还没有人死伤。

转眼之间，双方交换了不下五十回合之多。

陈霖越打越狂，似乎真力如浩瀚大海，用之不竭。

十二个女尼，对这怪少年，越打越觉心寒。

“彩衣怪尼”看着场中打斗的情况，两道白眉紧锁，面上的皱褶，不停的颤动，她对这功力高得骇人的怪少年，也感到莫测高深。

陈霖边打边想：“时已过午，寺中除了绝色少妇沈君璧剃渡之事，稍见突出外，其他不见有什么惹眼的事，可能‘黑衣罗刹第二’要自己赶来此间，与沈君璧有关是十有九成无疑义的了，看样子，自己的推断可能不差，她就是……”

想到这里，不由一阵热血沸腾，念头再转道：“久缠无益，反正迟早要揭开这个谜！”心念之中，功力再运，呼呼劈出一十八掌。

人影散乱之中，夹着几声闷哼，四个女尼，踉踉跄跄的退出圈子之外。

乍分又合，其余的八个女尼，又复亡命的狂攻而上，招式更见凌厉，出手之间，尽是杀着。

一时之间，陈霖被迫得一阵手忙脚乱。

不由怒气冲胸而起，立把功力提聚到了十二成，双掌抡动之间，骇人狂澜，翻滚而出，劲道如山，八个女尼登时迫走下风。

怒喝之声传处，挟以一声闷哼，又是一个女尼，跌跌撞撞的退了开去。

“住手！”

喝声不大，但却刺耳如割。七个女尼，齐齐收势跳出圈外。

陈霖也在这喝声之中收住了势，俊目扫处，只见“彩衣怪尼”缓缓踱出殿来。

“彩衣怪尼”行到距陈霖三丈之处，停下脚步，沉声道：“娃儿身手不弱，报上你的出身门派！”

陈霖不由一怔，出家之人开口便称人娃儿，这确实有点怪，当下冷冷的道：“血影门！”

所有在场的人，全被这三个字惊得面上失色。

“彩衣怪尼”面色微变之后，道：“什么？血影门？”“不错！”

“哦！那你就是现在江湖中盛传的‘活阎罗’了？”

“不敢，正是在下！”

“来此何为？”

“嗯！这个……”

陈霖一时之间，不知如何回答是好，他听“猴叟”传言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要自己赶来此间，为了什么，他还摸不清楚。“彩衣怪尼”冷笑数声道：“你以为身手天下无敌，所以到我‘碧云寺’撒野来了，是不是？”

陈霖俊面一变，道：“在下此来并非炫耀武功，乃是被迫出手！”

“你已伤了我六个门下？”

“在下手底已留了情！”

“什么？你手底留情？”

“不错！”“哈哈哈哈哈，想不到贫尼门下还要人出手留情！”陈霖傲然道：“如果师太不信的话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无妨当面一试！”

“彩衣怪尼”白眉一扬，厉声道：“你敢向我老人家挑战？”陈霖冷声答道：“如果师太如此解释的话，亦无可！”“彩衣怪尼”目中陡射逼人奇光，面上的皱褶一阵牵动，怒极反笑道：“数十年来，第一次被人打破本

寺禁例，第一次有人出言挑战，娃儿，我准许你离开碧云寺，叫你师父‘血魔’来！”陈霖不由心里暗笑，但表面上仍是冷冰冰的道：“家师不会来此，而在下却又不想离开！”

“彩衣怪尼”突地前欺一丈……

空气在“彩衣怪尼”欺身之际，骤呈紧张。

陈霖虽说口气托大，但他不由心中微凛，他不知自己不用“血影神功”是否可以胜得过这百岁开外的怪尼，如果运起神功的话，“血魔”之谜岂非当场揭穿。

“彩衣怪尼”一袭五彩斑斓的袈裟，无风自鼓，再度发话道：“娃儿，我先教训教训你，再问你闯寺伤人之罪！”陈霖冷哼了一声，蓄势而待，他知道这将是石破天惊的一击。

“看掌！”

喝声之中，“彩衣怪尼”双掌平胸推出，一道狂飚，挟撼山栗岳之势，涌卷而出。

陈霖心头一紧之下，全力发出一掌，硬接来势。“轰隆！”一声震天巨响，有如山崩海啸，劲气鼓荡如涛，震得四周殿屋的窗棂，格格作响，碎瓦破片，哗啦啦洒了一地。陈霖在暴震之中，退了三个大步，“彩衣怪尼”仅只身形一摇，不由大感骇然。

旁观的女尼，齐齐面目失色，不自禁的向后退身。

就在此刻——

一条人影，飞风般现身场中。

她——正是在殿中等待剃渡的绝色少妇沈君璧。

沈君璧满面凄苦之色，匆匆地瞥了陈霖一眼，然后向“彩衣怪尼”身前一跪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与佛无缘，不求剃渡了！”陈霖愕然的望着这美赛天仙的绝色少妇，登时百感交集。“彩衣怪尼”目注沈君璧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沈君璧凄声道：“佛门虽广，不渡无缘之人，晚辈不求剃渡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……这位……少侠是为了晚辈而来！”

陈霖不由心中大震，一幕不可思议的可怕的惨剧，已拉开了帷幕。

“彩衣怪尼”面色一寒道：“你尘心未尽，凡念又生，是不是？”沈君璧痛苦的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

“彩衣怪尼”面色数变之后，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你走吧！”“请老前辈准许这位少侠和晚辈一同离寺！”

“这个……办不到！”

“望老前辈俯允？”陈霖这时，心里不知是什么一种滋味，他不明白沈君璧为什么突然放弃剃渡？难道她为了爱……

她会是自己猜想中的可怕人物吗？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要自己来此，是为了阻止她出家吗？抑是……

他迷惘了……

“彩衣怪尼”沉吟了半晌之后，道：“你们走吧！”此举大出人意料之外，这以怪闻名武林的老怪物，今天竟然如此好说话。

沈君璧站起身来，幽幽地向陈霖道：“走吧！”

陈霖漫应着转过身形。

两人双双出了“碧云寺”，来到峰腰一块三丈宽阔的突岩之上，止住身

形，沈君璧声音低沉暗哑的道：“弟弟！”这一声“弟弟”，使得陈霖一颗心怦怦而跳，往事又涌心头——

他曾为她的绝世风姿而倾倒！

他曾说过他爱她！

他和她发生过不可告人的关系！

她和他姐弟相称！

然而，现在，某些可疑的迹像，造成的可怖的阴影，笼罩在他的心头，使他恐惧，使他俩之间，划上了一道鸿沟，他不敢想象这谜底的后果，他希望事实来推翻他心中所恐惧的事实！“弟弟，你是为了我而来？”

“这个，也许是！”“为什么是也许？”

“因为事实还没有证明！”

沈君璧媚眼之中，闪射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光影，如花的粉靥，蒙上了一层幽凄之色，她似乎突然之间老了许多。陈霖激动不已，他准备开门见山，提出心里的忖测，那可怕的推断，不知为了什么，他仍存着万一之想，希望事实否定那可怕的推断。

沈君璧惨然一笑道：“弟弟，证明什么？”

陈霖一咬牙，忍住内心的激荡，道：“证明你是谁！”

“我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认为我是谁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”

他怕说出那可怕的字眼，但他不能不说，俊面登时绷得紧紧的，眼中射出一种凌人之光，牙齿咬得格格作响，双拳紧握，手心渗出了汗水。

“弟弟，你说吧！”

“你是‘绛珠仙子朱薇’！”

绝色少妇粉面遽呈死灰之色，骇极的退了两步，颤声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陈霖咬牙道：“你否认吗？”

“不！”

“那你承认了？”

“我承认！”陈霖脑内嗡的一响，眼前金星乱冒，几乎当场栽倒，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实，想不到她真的会是淫贼毒辣的“绛珠仙子朱薇”。她玩弄过无数武林知名之士！

她玩弄过自己的父亲！

她又玩弄了自己！

他在发抖，这蛇蝎女人，正是自己朝夕要得之而甘心的仇人之一。

“绛珠仙子朱薇”粉面煞白，娇躯乱颤，喃喃的道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造物者为什么这样残忍……”

突然——

陈霖大吼一声道：“朱薇，我要杀你！”

话声中，俊面之上，已罩起一层恐怖的杀机。

“绛珠仙子朱薇”却显得意外的沉着，幽幽的道：“弟弟……”“住口！谁是你的弟弟，你这毒如蛇蝎的女人，不要脸的江湖败类！”

“不错，我是一个不要脸的女人，可是你当不会否认，你曾叫过我姐姐，你曾说过你爱我，不论在任何情况之下！”这些话，如一柄利剑，戳向陈霖

的心窝，他几乎要发狂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这将是终生难忘的憾事。

“绛珠仙子朱薇”又继续道：“当你在‘碧云寺’中现身之时，我知道你将要做什么，我放弃了遁迹空门的意图，我也不准备一走了之，你知道为什么？”

这话使得陈霖一阵愕然，不错，以她的身手而论，不见得她不能一走了之，尤其在寺中之时，“彩衣怪尼”师徒和他对峙之际，她要走，易如反掌折枝，但她竟然不走，为什么？当下不由脱口道：“你走不了！”

“未见得！”

“那你为何不走？”

“因为我爱你，生平，第一个……”

陈霖俊面一寒，厉声道：“朱薇，你在放屁，你在当初玩弄了我父亲，现在又玩弄我，你……你还算是人吗？你比狗还贱！比人尽可夫的娼妓还要无耻！”

“绛珠仙子朱薇”娇躯一连几晃，惨然一笑道：“陈霖你骂得好，不过我告诉你，当初我爱令尊是不错，但我们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，至于你，也许是命运的安排，我生平第一次爱上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你，以后，我知道了你的身世，但迟了，我已不能拔……”

陈霖咬牙切齿的道：“我不要听你说这些，朱薇，我要杀你为先父报仇！”

“绛珠仙子朱薇”螭首微点道：“我会成全你的，否则我早走了！”

其音凄切，字字断肠。

陈霖虽在仇焰恨火炽烈焚烧之下，仍不禁为之黯然，事实上他确曾爱过她，与她发生过不寻常的关系，为她的姿色倾倒。

当然，在此之前，他做梦也估不到她会是“绛珠仙子朱薇”。稍顿之后，恨火重炽，厉声道：“朱薇，先父是如何死的？”“我事后方知！”

“胡说，你兄妹是主谋的人！”“我的初意，只是想得到你父亲的爱……”

“先父怎么会上‘生死坪’？”

“绛珠仙子朱薇”头上一阵痛苦的抽搐，暗哑着声音道：“家兄当时只说为我出一口气，想不到他竟然……”

“你以为我会相信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！”

“那先伯父陈其骥被你和‘太极’‘华山’两掌门联手残害这回事你不否认吧？”

“真正下手的是‘太极’‘华山’两掌门！”

“朱薇，狡辩并不能使我改变主意！”

“我并没有这个存心！”

“朱薇，你在死前还有什么话说没有？”

“绛珠仙子”惨厉的一阵狂笑之后，道：“有！”

陈霖目射煞芒，直照在对方苍白的粉靥之上，道：“你说！”“我有三件事要告诉你，还有一个最后的要求！”

“嗯，第一件事？”

“为了你使我兄妹成为水火之势……”

“哼！”

“我曾私纵‘南宫先生’，为的是助你破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，诚然，我欺骗了你，我不会告诉你破阵之法，因为我不能完全绝灭手足之情！”

“可是‘南宫先生’并不曾逃出你们的毒手？”

“我事后知道，是家兄所为！”

陈霖此刻才悟到当日“南宫先生”临死时说的“绛珠可感，百幻该杀”八个字的意义，原来是“绛珠仙子”私自放了他，一顿之后，道：“这一点，我感激你，但我不能不杀你！”“绛珠仙子”用手一掠鬓边的散发，接着道：“第二件事，‘白骨锁魂大阵’之秘，恕我不能告诉你！”

“这毋须你告诉我！”

“第三件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我决心成全你复仇的心念！”

陈霖心里微微起了一阵激动，他当然不能放过她，但，他也感到无言对答。

“绛珠仙子”默默地注视了陈霖片刻，两粒豆大的泪珠，滚下了粉腮，凄然道：“我最后有一个请求！”

“你说说看？”

“允许我再叫你一声霖弟，并再说一遍你爱我！”

说着，无限期待的注视着陈霖。

幽幽痴情语，哀哀断肠音，这淫毒的女人，确实确实把全部的爱付给了陈霖。

陈霖心里一阵惘然，他几乎想改变主意，掉头一走，他知道她的话的确出自内心，但，心念几转之后，终于硬起心肠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“绛珠仙子”娇躯猛地一颤，幽幽的道：“你吝嗇这最后的一点感情？”

“我与你之间只有恨，只有仇，没有感情！”

“在此之前，你的感情是假的？”“可是现在，一切已化为乌有，我恨我自己做了终生难忘的憾事！”

“我不，我仍然爱你，直到永恒！”

陈霖不由低下了头……

“绛珠仙子”凄凉的唤了一声：“霖弟！”

陈霖心弦一颤，毕竟人并不是冷血动物，“仇”和“爱”虽是两个极端，不相容的东西，不能并存，但，曾经发生过的事实，表面上可以抹煞，实质上仍然存在。

终于，他下意识的叫了一声：“璧姐！”

“绛珠仙子”笑了，笑得非常凄惨，颤抖着声音道：“霖弟，沈君璧是我随口捏造的假名，但，愿你记住它，沈君璧，你的仇人是绛珠仙子朱薇，不是沈君璧！霖弟，你说，你爱我！”陈霖像是梦呓般的应声道：“璧姐我爱你！”

“绛珠仙子朱薇”突然歇斯底里的狂笑起来，笑声哀怨凄切，令人鼻酸，不！这不是笑，是哭，一种比哭更凄惨百倍的哭！久久，才道：“霖弟，我满足了！”

陈霖一阵怆然之后，蓦地警醒过来，大喝一声道：“朱薇，我要杀你！”话声未落，一条人影，倏然泻落面前。

陈霖一怔之下，俊目转处，只见来人赫然是“彩衣怪尼”，不由大感愕然。

“彩衣怪尼”冷电般的目芒，朝两人一扫，然后对陈霖道：“娃儿，一

念为善，百恶俱消，你不能放过一个孽海回头的人？”陈霖咬紧牙关道：“办不到！”“你非要杀她不可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如果贫尼出手阻止……”

“谁也阻止不了我报仇！”

“你真的要这样做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她并非真正凶手？”

“窃走桐柏派传派之宝‘轩辕经’，使桐柏派一夜之间冰消瓦解，使先父命丧‘血池’，先母横尸‘生死坪’，推源祸首，她是引祸的元凶！”

“可是我已答应为她剃渡？”

“那是老前辈自己的事！”

“娃儿，你目空四海，竟然连贫尼也敢顶撞？”

陈霖冰寒至极的道：“老前辈一定要过问这件事？”“彩衣怪尼”白眉一扬道：“这不容贫尼不过问！”陈霖俊面一寒，星目倏射骇人煞光，愤然道：“老前辈这样做法，是否太过分了？”

“贫尼一生行事，言出不改！”

陈霖冷哼一声道：“在下也是如此，言出如山！”

“那你无妨出手试试看，能不能毁了她？”

“这有什么能不能！”

就在陈霖即将要出手之际，身旁突然传来“噗通！”一声。陈霖和“彩衣怪尼”同感一震，转目望处，只见“绛珠仙子朱薇”娇躯横陈在地，脸上露出一丝安详的笑意，右手中指，兀自触在右“太阳穴”之上。

这一代魔姬，自绝了！

她淫荡一生，最后，她懂得了爱的真谛，然而也到了生命的尽头。

她在最后一次离开陈霖时，本意要遁入空门，忏悔孽债，然而陈霖找上了她，于是，她决定接受这命运的安排，为了忏悔，也为了爱。

陈霖木然了，他曾经必欲杀之而后甘心，现在，他却感到一阵怆然，虽然他们之间发生的是孽缘，是畸恋，但，对方的痴心冲淡了他心中的恨。

人死了，一切随之而逝，恩怨情仇，瞬化云烟。

“彩衣怪尼”低宣了数声佛号之后，冷冷的向陈霖道：“娃儿，人死恨消，何况你们之间还有过一段孽缘，你该埋葬了她！”陈霖茫然了片刻，终于把“绛珠仙子朱薇”埋葬了。“彩衣怪尼”在一旁看着陈霖埋葬了“绛珠仙子”之后，发话道：“娃儿，你要找的人死了，但我寺里还有六人受伤？”陈霖马上会意道：“老前辈莫非非要讨回公道！”

“不错，你很聪明！”

“如何还法？”

“要你师父‘血魔’出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别问为什么。”

“老前辈是否不屑于和晚辈交手？”

“可以这么说！”陈霖心念一转道：“这个公道不必讨了！”

什么话？”

“不是晚辈夸口，老前辈恐非家师的对手！”

“彩衣怪尼”老脸一变道：“贫尼数十年不出江湖，此次因事下山，听闻传言，‘血魔’师徒把整座武林搅得一片血雨腥风，是以想见识一下令师的身手！”

“老前辈执意要如此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如此老前辈请回寺去，家师也许已在寺内相候！”“彩衣怪尼”年已百岁开外，功力之高骇人听闻，方才在寺中对掌之际，陈霖已测出如非施展“血影神功”，决非其敌，所以一口应允。

“什么？令师已来到‘碧云寺’中？”

“晚辈这样推想，家师可能已听到老前辈适才之约！”“哦！你们师徒是一道而来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好，贫尼回寺相候！”

说完，一弹身，如一缕轻烟般飘逝。

陈霖待对方身影消失之后，立时运起“血影神功”转眼之间，遍身火焰缭绕，变成了一个赤红如火的怪物。

跟着弹身追去。

“血影冲霄”身法盖古凌今，施展到极限时，有若一抹红光，乍闪即逝。

“彩衣怪尼”驰迫寺中之后，立即吩咐门下弟子，不闻传唤，不许现身，然后静坐在大殿之中，静待“血魔”光临。她的心是忐忑的！她想借此来考验自己百年来的修为究竟到了什么境地。同时，她也存着一般武林人同一的心理，她不相信三百多年前的“血魔”能活到现在，她想揭开这个谜。一声冰寒彻骨的冷笑，传自殿顶之上。

“彩衣怪尼”百年以上修为之身，仍不免一阵毛骨悚然，“血魔”果然如约而来了，她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紧张。五彩袈裟拂动之中，“彩衣怪尼”如一头彩凤，飞落院中。同一时间，血红的身影闪发，院中多了一个赤红如火的怪物。

“彩衣怪尼”一定心神之后，沉声道：“阁下就是‘血魔’？”“不错！”

“令徒打破本寺禁例，闯寺伤人……”

“血魔”冷冷的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贫尼要讨回公道！”

“如何讨法？”

“领教高招！”

“有什么条件没有？”

“有！”

“请讲！”

“以三掌为限……”

“血魔”冷冰冰的打断了她的话道：“一掌已足够了！”“彩衣怪尼”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对方口气之大，可说是她生平仅见，即道：“阁下这话不嫌太狂？”“血魔”仍然是以那种使人不寒而栗的声音道：“尊驾之意是要判明高下，抑或是要见真章？”

“印证一下即可！”

“那一掌足够了！”

“如果阁下胜了，令高足闯寺伤人的事一笔勾消，如贫尼幸胜的话，那

就请阁下道出‘血魔’之秘！”

“好极，老夫同意！”

“彩衣怪尼”满脸凝重之色。功运一周天之后，道：“请阁下先发掌！”

“强宾不压主，尊驾请！”

“如此我们同时发掌！”

“好！”

场中虽然只有两人，但空气仍然显得紧张无比。

“彩衣怪尼”身形半挫，五彩袈裟鼓胀如球，面色沉凝十分。“血魔”毫无异样，仍然火焰缭绕，兀立如山。

“彩衣怪尼”双掌缓缓上提平胸，然后吐气开声，狂然推出。这一掌，挟以百年精修功力而发，势如海啸山崩。

同一时间，红光一闪，血红的劲浪，以撼山栗岳之势暴卷而出。

“轰隆！”一声巨响，有如地陷天坍，四周的殿堂，齐齐晃动起来，屋瓦破碎之声，响成一片，院中的花树，枝残叶落……“彩衣怪尼”踉踉跄跄退到三丈之外，身形摇摇欲倒，口角，挂下了两缕鲜血。

“血魔”仍兀立原地，因为他全身火焰包裹，无法看出他此刻的表情。

“彩衣怪尼”用袍袖一抹口边的血迹，凄然一声长叹道：“贫尼输了，此生将不再出江湖！”

“血魔”冷冷的道：“老夫告辞！”

红光一闪，越屋而逝。

出得寺外，散去神功，又回复了他的本来面目。

就当陈霖神功一散之间，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惊“噫！”陈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自己的秘密，岂不尽入来人眼底，回首望处，自己也不由惊“噫！”出声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静静地站立在两丈不到的地方，黑衣斗篷，随着山风飘舞，蒙面黑纱也在不停的拂荡。

陈霖赧然一笑道：“姑娘也来了，在下有礼，敬谢传讯之德！”说着，长揖到地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扑哧一笑道：“活阎罗，这就是‘血魔’之秘？”

陈霖尴尬的道：“姑娘看到了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此事请姑娘暂代守秘？”

“可以！”

“姑娘此来是……”

“你的事办好没有？”

“姑娘指的是‘绛珠仙子朱薇’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她的坟墓在距此半里的山间！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略一颌首道：“恭喜你去了一个仇人！”“这得感谢姑娘传讯……”

“用不着谢我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是我那师妹吴如瑛费尽心力为你探查得来的！”陈霖全身起了一阵痛苦的痉挛，一个美赛天仙，刁蛮任性的倩影，立时浮现脑海，这第一个以身心奉献给他的女子，在想象中是相隔得那么遥远，他在心里，迅速的重温

了一遍往昔的旧梦，她离去时所留的血书，又一字字的在眼前跳动，不由脱口道：“我要见她，我一定要找到她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裹在风披中的娇躯，微微一震，冷冷的道：“你说谁？”

陈霖痛苦的道：“吴如瑛！”

“可是她不愿见你！”

“姑娘，在下诚恳的要求你，让我见她一面，即使是一瞥，姑娘，我……”

“你很痛苦是吗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但你见她之后，将给她带来多大的痛苦，你想得到吗？”“我知道她一样的想见我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”

“只是什么？”

“一种成见在作祟！”

“你错了，并没有任何成见促使她不见你，而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原因，使她虽想见你而不敢，她内心的痛苦，并不亚于你！”陈霖眼圈一红道：“既然彼此都痛苦，为什么不见面？”“那样更痛苦，那将影响她既定的决心！”

“在下不以为然？”

“你知道她悄悄地离开你的怀抱时，是下了多大的决心，用多大的勇气，如果她再见你，会粉碎她的计划，她将没有勇气去执行那计划，她会痛苦一辈子，你愿意造成这样的后果吗？”“可是，我只想见她一面，别无所求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声音微带激颤的道：“会的，有一天你会再见到她，当时机来临的时候！”

陈霖颓然的叹了一口气道：“什么样的时机？”

“这个……她这样说，我只能这样告诉你！”

陈霖像是自语般的喃喃道：“她是一个可怜的女子，造物主赋给她惨酷的命运，她把一切交付了我，但我给她的是什么？我能为她做什么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幽幽的道：“够了，你给她太多的爱，她已因此而满足，你充实了她的生命！”

陈霖黯然的低下头去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一顿之后道：“我此来有极重要的事要告诉你！”

陈霖不由精神一振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我们先下峰再谈如何？”

“好！”

两人展开身形，朝峰下驰去，有如殒星下泻，转眼之间，已落入峰脚谷中。陈霖迫不及待的道：“姑娘说有极重要的事……”“不错！”

“在下洗耳恭听！”

“你到过邛崃海云庵？”

陈霖心中不由一动，道：“是的！”

“你见到了住持‘圆净师太’和她的徒儿？”

“是的，怎么样？”

“你离开之后，我跟着到了‘海云庵’，但迟了一步！”陈霖一听话风不对，急道：“什么迟了一步！”

“圆净师徒已遭了不幸！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圆净师徒在你走之后，我去之先的时间内遭了不幸！”“真的？”

“难道我会骗你！”

陈霖这一震委实非同小可，激动的道：“她……她师徒俩都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接过去道：“圆净师太惨遭杀害，她的门徒被劫走！”

陈霖激愤的浑身簌簌而抖，俊目之中，杀光大炽，怒气勃勃的道：“谁下的手？”

“白骨教主！”

“白骨教主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我要把他挫骨扬灰，流尽白骨教徒之血！”“你是否知道‘白骨教主’的本来面目？”

“难道姑娘知道？”

“嗯！他就是‘百幻书生’，原来的教主已遭了他的毒手，他凭妙绝天下的易容之术，摇身一变，掌握了‘白骨教’，此事教中无人知道！”

陈霖心中激诧至极，他以为这事只有自己一人知道，想不到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也会知晓，自己是在绝谷弱水之滨，巧逢濒死的“白骨教主”而得悉了其中秘密，她从何得知呢？确实令人费解。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又道：“你知道‘圆净师太’是谁？”“南宫先生的胞妹南宫淑惠！”

“我说她与你的关系？”

“她与在下还有关系？”

“不错，而且很深！”

陈霖茫然的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在下不解！”

“南宫淑惠曾与令尊有过不寻常的关系……”

陈霖陡地想起“圆净师太”对自己透露过的那几句没头没尾的话来，不由心中大震，忖道：“这个谜底马上就可以揭晓！”兴奋的道：“请姑娘为在下述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点了点头：“我就是专为了这段公案而来，当年令先尊与南宫淑惠两相过从，俨若夫妇，只差没有举行婚礼，后来令先尊邂逅令堂‘武林之花郭漱玉’，双方一见倾心，共赋同居，但却瞒着南宫淑惠……”

“哦！”陈霖不自禁的哦了一声，他已猜到自己的父亲可能错了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顿了一顿，又道：“他和她仍然藕断丝连的来往，及后，事为她知悉，绝裾而去，但此时，她已身怀有孕……”

陈霖又情不自禁的“哦！”了一声，“圆净师太”的话，又在耳边响起：“……难道他连至亲骨肉都不承认了……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接着说道：“不久之后，南宫淑惠生下一女，她在泪枯心碎之余，对人生已感到乏味，于是她遁入空门，法名‘圆净’，所生的女儿，则送给一家姓黄的夫妇抚养！”

陈霖颤抖着声音道：“那女孩就是黄幼梅？”

“不错，她是你同父异母的妹妹，可怜她到现在还不知自己的身世！”

“她为什么不姓陈？”

“南宫淑惠万念俱灰之际，她不想在这孩子的身上留下痛苦的痕迹，所以名姓都从那抚养她的人家，但，毕竟骨肉情深，‘圆净师太’在黄幼梅懂事之后，又带在身边相伴，以师徒相称！”“姑娘何以会知道得这般清楚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伸手怀中，取出一块血迹斑斑的白绢，道：“这是我从‘圆净师太’的遗体上得到的，你一看就知！”陈霖接过一看，不由滴落

两滴英雄之泪，咬牙切齿的道：“我不把‘百幻书生’挫骨扬灰，何以为人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语音沉凝的道：“目前你应该先设法救出你的妹妹黄幼梅！‘百幻书生’劫持她必有恶毒阴谋，很可能是以她来钳制你！”

陈霖恨恨的道：“我想也是如此！”

“现在你准备如何行动？”“直捣白骨教！”

“白骨锁魂大阵之秘……”

“在下已蒙‘圆净师太’指示破阵之法，不足为虑！”“你准备单人独自去闯？”

“家师叔等人在‘八旗帮’相候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略事沉吟之后，道：“我也算上一份！”“你？姑娘也要上白骨教？”

“不错，奇怪吗？”

“在下有点不解？”

“将来你会知道的！”

陈霖莫测高深的看了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一眼，道：“姑娘，我们出山去吧？”

“好！”

工夫不大，出了山区，眼前是坦荡的官道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兄台，我们暂时分手了？”陈霖微一颌首道：“姑娘对在下传讯示仇之德，容后图报！”“兄台你错了，我是在为师妹吴如瑛做事！”

“不管姑娘的动机如何，德意岂能抹煞！”

蓦在此刻——

只见官道之上，十余条人影，星飞电射而来，转眼之间，已临切近。

两人几乎是同时叫出口：“白骨教徒！”

叫声中，不约而同的朝官道正中一站……”

惊“噫！”声中，十几条人影纷纷止住飞驰之势。“活阎罗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！”

十几个白骨教高手，一个个亡魂皆冒，面如土色，做梦也估不到两个煞星同时出现，其中任何一个，都不是他们所能应付得了的。

陈霖俊面之上，已然笼起一片恐怖的杀机，星目掠处，只见这十几个白骨教徒，每人襟前，都有一个斗大的“白骨骷髅头”，显见是该教的一流高手。

突然——

陈霖的眼光，停在为首的那中年美男子的身上。

他是谁？

他正是“和合会”的男会长“金童柯瑜瑾”，也就是吴如瑛的杀父仇人，她母亲的姘夫，“和合会”解散之后，他（她）们并入了“白骨教”。

陈霖带煞的目光，迫得“金童柯瑜瑾”惊怖的退了三个大步。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冷哼了一声，举步便向“金童柯瑜瑾”欺去。陈霖一横身，拦住她道：“姑娘想做什么？”

“杀人！”

“杀谁？”

“白骨教首席堂主‘金童柯瑜瑾’！”

“你不能杀他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是瑛妹的血海仇人，瑛妹受乃父遗命，要用‘无虚剑’手刃此獠！”

“金童柯瑜瑾”昔日是一会之长，今日是堂堂白骨大教的首席堂主，虽然惊怖于眼前的两个煞星的武功，但被人当作了俎上之肉似的在谈论着，这口恶气，无论如何也吞不下，当下冷哼一声，向身后的十四个教中高手道：“上！”

这十四个白骨教高手，虽然明知此举无异螳臂挡车，但“白骨教”的教规，宁死也不敢触犯，在“金童柯瑜瑾”令出之后，齐齐欺身上步。

“金童柯瑜瑾”狡诈阴沉，反而缩在众人之后。

空气在十四个白骨高手欺身之际，骤呈紧张。

陈霖不由重重的冷哼了一声。

这一声冷哼中，充满了浓厚的恐怖意味，十四个白骨教高手，为之齐齐打了一个寒颤，脚步不由一窒。

“金童柯瑜瑾”阴声喝道：“阴磷毒火！”

十四个白骨教高手，“唰！”地散开，形成了一个包围圈，齐齐探手胸前……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急声道：“兄台，这十四个交给你了！”

了字出口，黑色披风一旋，一道如山劲气卷处，惨哼之声，应势而发，立有两条人影，被震得飞泻而出，包围圈被突破了一道口子，黑影一闪而没。
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十二个白骨教高手，单掌齐扬，洒出“阴磷毒火”。

刹那之间，漫空俱是磷磷碧火，夹着中人欲呕的腥臭之味。

陈霖虽说因修习“血影神功”而使本身具备了辟毒的本能，但仍觉得有些受不了。“阴磷毒火”任你一等高的高手，沾身即无幸免。

陈霖本已动了杀心，这一来，更是火上加油，冒着如幕毒磷，身形似魅，疾圈连划，惨绝人寰的呼号，此起彼落……“砰！砰！……”

一连串身躯触地之声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突然尖声叫道：“兄台，留两个活口！”陈霖嘴里“嗯！”了一声，收住势子。

场中地上，不多不少，十二具尸身，每一尸身的眉心之间，现出一个拇指大的血红指印。

另两个幸而不死的白骨教高手，已是魂飞魄散，呆若木鸡。“哪里去！”

娇喝声中，只见“金童柯瑜瑾”已然喷射到五丈外的身形，被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硬生生的迫了回来。

陈霖念头一动，大声道：“姑娘，让他去吧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竟然充耳不闻，反而发动攻势。

两人展开了一场凶狠的搏斗。

十招之后，“金童柯瑜瑾”被迫得还手无力，步步后退，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每出一招，都指向对方要害。

眼看不出五招，“金童柯瑜瑾”势非当场喋血不可。陈霖再次叫道：“姑娘请停手！”

手字方落，举掌朝两人之间挥去。

劲风激荡之中，两人霍地分开，各退了三个大步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愠声道：“兄台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陈霖道：“姑娘不

能伤他！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是瑛妹的血海仇人，他必须死在‘无虚剑’下！”“他应该死在‘无虚剑’之下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‘无虚剑’可以使他伏尸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金童柯瑜瑾”乘两人对话之间，已向后移退了一丈有多。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语音微带激动的道：“兄台的意思是他除了在‘无虚剑’下伏尸之外，就不能……”

陈霖剑眉一挑，道：“姑娘为什么一定要取他的性命？”“当然有道理！”

陈霖激动无已的道：“可不可以请姑娘留他一命？”“恐怕办不到！”

“在下受令师妹吴如瑛所赐太多，但我给了她什么？什么也没有！所以目前我希望能为她保留仇人的头颅，让她亲自手刃此獠！”

“那就是说兄台势非要阻止我下手不可？”

“怨在下情非得已！”

“如果我非杀他不可的话呢？”

“那在下只好出手阻止！”

“金童柯瑜瑾”半声不吭，猛一弹身……

另两个幸而不死的白骨教徒，也在这时飞身疾遁。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口虽在和陈霖说话，眼却不曾放松对方，娇喝一声：“姓柯的，你插翅难逃！”黑影划处，一下截住“金童柯瑜瑾”的去路，风披一振，一道骇人狂飚，把“金童柯瑜瑾”震回原地。

陈霖也在同一时间，把那两名白骨教徒逼了回来。

“金童柯瑜瑾”面上顿现死灰之色，他意识到死神已向 he 伸手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凄笑一声，逼近“金童柯瑜瑾”身前，用手一掀面纱，又复放下，厉声道：“柯瑜瑾，你死而无怨了！”她这掀面纱的动作极快，陈霖并没有发觉。

“金童柯瑜瑾”如逢蛇蝎，面上起了一阵抽搐，连连后退，讷讷不能出声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风披一振，“唰！”的掣出一柄长剑，略一抖动，剑尖芒尾，逼射八尺有多。

陈霖怪叫一声：“无虚剑！”

一时之间，他感到手足无措，“无虚剑”何以会入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之手？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回头向陈霖道：“不错，无虚剑，现在我可以杀他了！”

陈霖急声道：“不，姑娘……”

剑芒冲天而起……

陈霖连思索的余地都没有，顺手劈出一道如涛掌风。

但，迟了半步。

凄绝人寰的修嗥起处，鲜血迸溅，“金童柯瑜瑾”被拦腰斩为两段，两半段尸身，一东一西，各飞出一丈之外。

同一时间，陈霖的掌风，已卷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，娇哼声中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被震得一连几个踉跄。

一旁的两个白骨教徒，早已骇得骨软筋酥，簌簌抖个不停。陈霖疾言厉

色的道：“姑娘，你这‘无虚剑’由何而来？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冷冷的道：“这似乎没有告诉你的必要？”陈霖身形朝前一欺，再次厉声道：“希望姑娘交代清楚，否则的话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莫怪在下出手无情！”

“你非要知道不可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缓缓的说道：“我受师妹吴如瑛之托，代她报仇！”

陈霖愕然退了三个大步，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惑然道：“什么，她托你替她报仇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她把‘无虚剑’交给你？”

“有这回事！”

陈霖心念疾转道：“这不可能，这‘无虚剑’是吴佑年的遗物，他遗言要把女儿吴如瑛仗此剑亲手诛仇，吴如瑛再糊涂也不至如此，岂有置亡父遗命于不顾的道理？这内中大有蹊跷……”倏然——

另一个念头突涌心头：“莫非她就是……”

但，他马上又否定了这个想法，吴如瑛决没有这般高绝的身手！由于她身披风毯，无法由身材上去辨识，至于声音，内功修为高的人，可以任意改变话音，但并不足以为凭。

他迷惘了，不知如何处理这尴尬而棘手的问题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向那两个赧赧不已的白骨教徒道：“把尸身带走，寄语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，要她准备后事！”

两个白骨教徒宛若鬼门关里拣回了一条命，忙不迭的各挟起半截尸身，狼狈鼠窜而去。

陈霖突地下了决心，正色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姑娘，在下非要见吴如瑛一面不可？”

“我不是说过不可能吗？”

“在下希望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这个无可奉告！”

陈霖俊面一寒，沉声道：“姑娘，任何人忍耐是有一个限度的？”

“兄台无法忍耐可以自去寻她！”

“在下要知道她的住址？”

“这个对不起，我不能告诉你！”

“姑娘一定不肯说？”

“兄台，你知道武林中人讲究的是一言九鼎，我不能对师妹背信！”

“她不该把报仇的大事，托付别人，不顾她父亲的遗言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仇我陈霖可以替她报……”

“为什么兄台可以替她报？”

“在下曾应许她父亲‘无虚剑吴佑年’，如果找不到他女儿的话，这个仇由在下一力承当！”

“可是你已经找到了？”

“她把这事委托姑娘，太悖情理，由在下来做比较适当！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低头默想了片刻道：“兄台，这件事吴如瑛将来对你会有交代！”

“她说过这样的话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可是事实摆在目前，她的做法不对？”

“兄台太武断了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也许她有不得已的苦衷，兄台既认她为红颜知己，但据我看来，兄台对她还不够了解……”

就在此刻，破空之声，震耳而来，两人转目望处，不由骇然变色。

## 第二十章 癡道狂僧

只見黑壓壓一片人影，疾射而來。

“黑衣羅刹第二”急向陳霖道：“兄台，來的像是七大門派中人，不知是否衝着你我而來？”

陳霖困惑的道：“不可能，哪有这么巧！”

“這很難說，你我二人与七大門派勢如水火，難保对方不謀報復，廣布線眼，查探你我的行踪！”

“在下實在不願与七大門派為敵……”

“黑衣羅刹第二”截斷了陳霖的話道：“我也一樣，但事逼至此，不得不然！我們避開如何？”

“沒有這個必要，我想乘此了結一段公案……”

陳霖話聲未落，人影紛紛墜地，僧道俗俱全，不下百人之眾。“黑衣羅刹第二”說的不錯，來的果然是七大門派的人物。七大門派近百高手，立穩身形之後，馬上列開陣勢，人影閃晃之中，布成了一個桄桷圈，把“黑衣羅刹第二”和陳霖圍在居中，一個個面露悲憤之容。

陳霖望着“黑衣羅刹第二”苦笑了一下。

七大門派的人，何以會突然現身，的確費人猜疑。七大門派公然現身，向這兩個震撼了整座武林的煞星挑戰，必有所恃。

驀然——

人圈之中，走出一個身穿破袈裟的白眉和尚，和一個須發如銀的百補道袍全真。

這一僧一道，邁開八字步，東搖西晃的走入場中。

“黑衣羅刹第二”急扯了陳霖一把，悄声道：“兄台，這兩個老怪物想不到還在人世，今天的場面很難應付！”

陳霖不由心里一驚，以“黑衣羅刹第二”的身手，竟然說出怯場的話來，這一僧一道，必非等閑人物，同樣悄聲問道：“這兩個不倫不類的僧道是什麼來路？”

“你連這個老怪物都沒有聽說過？”

“沒有！”

“少林癡僧，武當狂道！”

“少林癡僧，武當狂道？”

“不錯，我是聽家師說的，大概不會錯，這一僧一道功力之高，很難估計……”

“我想這兩個老怪物，必是為七大門派找場……”話未說完，一僧一道已停身在一丈不到的地方，四道銳利的眼神，朝兩人一陣打量，其中“少林癡僧”也斜着一雙眼，聲如雷鳴般的向陳霖道：“娃兒，你就是‘血魔’的傳人‘活閻羅’？”陳霖冷冷的道：“不敢，正是在下！”

“少林癡僧”目光又轉向“黑衣羅刹第二”道：“丫頭是‘羅刹令’的傳人？”“黑衣羅刹第二”微一頷首道：“不錯！”

“武當狂道”一偏頭，斜斜退出兩步，哈哈一陣狂笑道：“我們沒有找錯人？”

“少林癡僧”道：“錯是不錯，但得找他們的身後之人，才是正理！”

“帶走小的，老的不請自來！”

“这娃儿貌相不类邪恶，怎的会是‘血魔’之徒？”“人岂可以貌相！”

“倒是这丫头有乃师之风，不以面目示人！”

一僧一道，一唱一和，喋喋不休。

陈霖心念疾转道：“这癫僧狂道，在该两派之中，辈份必定极尊，自己的父亲，也曾是各大门派掌门人之一，如果出手相搏的话，似嫌不敬，不如乘此机会，抖露‘血魔’之谜，把自己的身份表明，解去了这段公案，否则将来李奇叔叔重整‘桐柏派’之时，不但增加阻力，而且会与各门派成为水火之势！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“武当狂道”大声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丫头，你真的是‘罗刹令’的传人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沉声道“不错！”

“你曾取过七大门派掌门人的一只手臂？”

“是的，师命难违！”

“好一个师命难违，如果‘罗刹令’要你屠尽武林同道，你也是师命难违？”

“凡事必有因果，老前辈说这话未免过分了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因果，当初‘罗刹令’就是种下了恶因，所以才会得到恶果，被各门派弟子联手所残……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接过去道：“所以晚辈衔师令，取各派掌门人一只手臂！”

“果报循环，何日可了，现在你小丫头又第二次种下了因！”

“老前辈认为晚辈将得到什么样的果？”

“少林癫僧”接口道：“阿弥陀佛，佛家最重因果，小丫头要问结的什么果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你师徒将终生面壁，以赎罪愆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冷笑数声道：“老前辈佛门高僧，说话有欠思量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双眼一翻道：“丫头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冷声道：“老前辈的意思是要把晚辈师徒终生监禁？”

“嗯！不错！”

“办得到吗？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！小丫头，你太自负了，老衲说得出，当然办得到！”

“只怕未见得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虽说秉性佯狂，但在当今七大门派之中，除了“武当狂道”之外，论辈份功力，已没有能和他相提并论的人，此次重现江湖，完全是为了“血魔”师徒和“罗刹令”师徒，如果连目前的男女两魔的传人都收拾不下的话，就遑论“血魔”和“罗刹令”本人了！闻言之下，老脸一凛，道：“那不妨试试看！”

看字声中，振臂抓出，这一抓之势，快逾电闪，而且奇诡绝伦！这是少林绝技之一的“擒龙手”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芳心大震，一拧身飘退五尺，险极的避过这一式擒拿。

“少林癫僧”不由惊异出声，想不到自以为无人能避的一手，竟然让对方躲过。

陈霖旋身上步，口里道：“老前辈，晚辈有话……”“武当狂道”身形一划截住陈霖欺身之势，道：“娃儿，你想做什么？”

“晚辈有话要说！”

“你说话尚非其时，一切将来由你师父‘血魔’解说，现在你是乖乖的随道爷我们同赴少林，静候你师父出面，还是要本道爷费手脚？”

陈霖强捺怒气，平静的道：“晚辈正为此而有所解说！”“武当狂道”震天一声狂笑道：“娃儿，不必徒费唇舌了！”“道长的意思要怎么样？”

“带你到少林寺听候处置！”

“如果晚辈不去呢？”

“这还能由得你不去，本道爷和那脏和尚重蹈凡尘，为的是什么？”

陈霖见对方不由自己分说，怒意倏起，冰寒的一笑道：“道爷，你会失望的！”

“武当狂道”白须一阵拂动，沉声道：“娃儿，你的意思是要和本道爷动手？”

“如果为势所迫的话，只好得罪！”那边，“少林癫僧”第二次出手抓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。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再次被迫退了八尺。

“少林癫僧”见自己两度施展少林绝技“擒龙手”，竟然奈何不了一个后生娃娃，心里大不是意思，冷喝声中，改抓为劈……破袖飘动之中，扬手推出一掌。

一股平平的劲风，飒然涌出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风披疾振，纤掌双推迎去，甫一触及，但觉对方这平平无奇的一掌，潜劲如山，何止万钧，骇凛之余，把劲力加足十二成……

轰然暴声中，“少林癫僧”身形连晃，破烂的袈裟猎猎飘飞。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蹬蹬蹬一连退了五个大步，兀自摇晃不止。场中砂飞石走，劲气成漩。

四周所有各大门派的高手，齐齐为之面上失色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竟然能硬接精修百年的“少林癫僧”一击而不倒，这份功力，实足惊人，难怪“鹰愁涧”外，她能硬取去七大掌门人的一只手臂。

又是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。

“武当狂道”与“活阎罗”已对了一掌，双方功力悉敌，各退了一步。

这一回合，使得“武当狂道”心里寒气大冒，果然江湖传言不虚，“活阎罗”的功力，确实已到了骇人的地步，“活阎罗”尚且如此，其师“血魔”可想而知。

“血魔”——震撼了整座武林，给武林带来了末日的恐怖。血魔之谜——困惑了所有的武林人，血魔，究竟是三百多年前的“血魔唐中巨”本人，或是另有其人，至今无人得知，也无从想象。

暴喝之声传处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与“少林癫僧”打得难解难分，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在内力方面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逊了一筹，所以每当“少林癫僧”一掌攻出之际，她都极巧妙的避开，不敢硬接。

陈霖与“武当狂道”，乍分又合，双方硬接硬打，各不相让，战况十分惨烈，看得四周的各门派高手，咋舌不已。

转眼之间，交换了五十个回合之多。

陈霖边打边想，该不该施展“血影神功”？

一声娇哼传处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被“少林癫僧”一掌震得歪歪斜斜的退到一丈之外，显然，她已负了伤。

“少林癫僧”一招得手，旋身再进，狂劈猛攻，势如海啸山崩，飞瀑怒潮，一时之间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被迫的手忙脚乱，险象环

生。

陈霖偷眼瞥见之下，不由大感焦躁，这一分神，“武当狂道”乘机连攻五掌，登时被迫得退了三步之多。

四周的高手见战况有利，齐齐面露喜色……

又是一声闷哼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娇躯直晃，几乎当场栽倒。

陈霖心头大凛之中，以十二成功劲，反攻三掌，挽回颓势。

“少林癫僧”在两度击伤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之后，身形暴退八尺，向人圈之中一挥手，立有四个彪形壮僧，弹身落入场中，扑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。

乌光闪处，惨嚎一声破空而起，四彪形壮僧之一，尸横就地。高手群中，立起数声惊呼：“罗刹令！”

另三个彪形壮僧不期然的刹住势子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手中持着那柄使黑白两道丧胆亡魂的“罗刹令”兀立原地，虽然她面罩轻纱，别人无法窥测她面部的表情，但，无形之中，似乎在散发着一一种杀气，使人不寒而栗。那边——

陈霖和“武当狂道”，仍然打得难解难分，双方都是不可一世的高手，战况之惨烈，武林罕闻罕见。

“少林癫僧”想不到低估了“黑衣罗刹第二”，致使一个少林弟子，在“罗刹令”下，枉送了性命，内心激动非凡，两道白眉，紧蹙在一起……

四周传来一片怒哼之声，尤其少林僧人，一个个跃跃欲试，横眉竖目。

三个彪形壮僧，一怔之后，齐齐虎吼一声，再度扑出……“少林癫僧”大喝一声：“你们退下！”

但，迟了一步，惨嚎之声，又告传出，三僧之一，仆卧血泊之中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虽在负伤之后，但“罗刹令”在手，的确不可轻侮。

怒喝声中，少林僧人一涌入场，接着，武当门下也有部分跟踪而出。

场中情势，倏告紧张，眼看一场混战，势所难免。

如果混战发生的话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固属不能幸免，但各大门派的弟子所须付出的代价，实在难以估计。“少林癫僧”大袖一拂，怒喝道：“不得老衲之命，不许入场，违者以门规处治！”

那些少林僧人，连同原先四个彪形壮僧之二，一窒之后，悻悻地退了回去。

武当门人，也只好跟着退身。

“少林癫僧”喝退众门下之后，举步又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欺去，老脸之上，一片凝重之色，一扫癫狂之态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不待对方出手，抢先发动攻势，“罗刹令”乌芒闪闪，挟以刺耳怪声，疾划而出，招式之奇诡厉辣，令人咋舌。“少林癫僧”当场被迫退了三步之多，不由勾动了杀机，袍袖交挥之中，一道排山劲气，飞卷而出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的攻势，顿被阻遏……

“少林癫僧”怒声喝道：“女娃儿，你竟敢当老衲之面杀人？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冷哼了一声道：“老和尚，难道你要本姑娘束手待毙？”

“你若再不识退的话，老衲说不得只好开杀戒了？”“请吧，姑娘我宁为玉碎！”

“如此，老衲慈悲你了！”

了字方落，呼呼连劈三掌，势如滔天骇浪，挟以轰雷之声。“黑衣罗刹

第二”娇躯疾划，飘退到两丈之外，一扬手，“罗刹令”电射而出。

“少林癫僧”袍袖一拂，把“罗刹令”震得偏向一边。“嗤！”的一声，“罗刹令”宛若一条灵蛇，在半空划了半个弧形之后，以更快的速度，飞驰而来。“少林癫僧”哈哈一声狂笑道：“雕虫小技，尚不足在老衲之前卖弄！”

话声中，伸手便朝“罗刹令”扣去。

“罗刹令”一出，很少有人能幸免，而这老和尚竟然伸手去扣，这份身手，的确已到了出神入化之境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倒是识货，一抖腕，在极快的瞬间，把“罗刹令”收了回来。

“少林癫僧”就在一手扣空之际，旋身疾进，左手“罗汉拳”，右手“碎碑掌”，两种少林绝技神功，同时施展，带起劲风雷震。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芳心大栗，一只“罗刹令”展尽招式，却阻不住对方骇电奔雷的猛攻硬打，三个照面，便被迫得险象丛生。陈霖与“武当狂道”，这时已交换了百招之多，仍然轩轻不分，他一眼瞥见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情势危殆，心想：“好歹总是一路，同时她是自己爱人的师姐，吴如瑛的下落还须着落在她身上，岂能让她落到七大门派之手！”

心念之中，不再犹豫，立把“血影神功”凝聚三成，渗入掌劲之中……

淡红色的劲浪卷处，“武当狂道”立被迫得连连倒退。电光石火之间，陈霖以极快的速度，一闪便欺到“少林癫僧”身侧，大声道：“老和尚，不可迫人太甚！”

迅辣无匹的劈出一掌。

“少林癫僧”闻声知警，回身反掌相迎……

“波！”的一声巨震，“少林癫僧”立被震退八尺。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这才缓过一口气来。四周各大门派的高手，一阵鼓噪。

人影晃处，“武当狂道”已飞身扑来，“少林癫僧”也在这时，上步出掌，两股无俦劲气，以雷霆万钧之势，从两个相反的方向匝地卷向陈霖。

放眼武林，谁能承受得起“癫僧”“狂道”联手的一击。陈霖口里哼了一声，咬紧牙关，左右开弓，双掌分迎两股巨流……

同一时间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猝然弹身，一掌劈向“少林癫僧”。

“轰！轰！”两声震天巨响，挟以两声闷哼……

陈霖踉跄的退离原地一丈之多，气血翻涌如潮，忍不住闷哼出声。

“少林癫僧”受反震之力猛撞，再加上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从侧方劈出的一掌，蹬蹬退了八个大步，口角沁出了一缕鲜血。“武当狂道”也摇晃着连连倒退。

这石破天惊的一击，看得七大门派的高手，心悸神摇，“活阎罗”竟然能硬接两个具百年修为高手的联手合击而夷然无损，这种功力，确属不可思议。

但，事实尽管如此，七大门派此次以百人过外的浩大阵容，出现江湖，目的就是为“血魔”和“罗刹令”师徒。哗然喧声之中，四周的各门派高手，骤然收缩包围圈，齐齐逼向场中。

空气在这一刻之间，呈现了另一个高潮。

这一来，却勾动了陈霖的杀机，他在考虑是否以“血影神功”应敌？

如果陈霖全力施展“血影神功”的话，场中连“癫僧”、“狂道”在内，将遭遇到可怕的命运。

但，这样一来，“血魔”之谜，将由此揭晓，所以，他踌躇不决。最主要的一个考虑是，如果不施展神功的话，对付“癫僧狂道”已感不足，再加上近百高手，后果就不堪想象了。他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凭功力，全身而退决无问题，但他不愿意这样做，他与各大门派之间的过节，须要解开，七大门派找上他的主要原因是“华山”“太极”两掌门人的死，一般断定是“血魔”所为。

人圈逐渐缩小！

“癫僧狂道”已不再阻止门人参战，这两个老怪物已体验出凭他两人的功力，收拾不了对方。

杀机弥漫着全场。

一场庞大的杀劫，即将展开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把面转向陈霖，虽然蒙在黑纱里的面容，外人无法看到，但这一望的意思，无疑的是说情况已十分严重了！陈霖俊面已笼起一层恐怖的杀机，回望了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一眼之后，立刻下了决心，要以神功应敌。

心念之中，神功立运，一层淡淡的血光缓缓布起……

暮在此刻——

无数人影，纷泻而来，其中有着火云红衫的，有襟绣白骨骷髅头的……

逼近的人圈，顿时止住了势子，人圈之外，又布上了两重人圈。

来的，竟然是“白骨教”和“烈阳神火教”所属。

陈霖心念一转，把刚刚运起的神功卸去，他不愿在此时揭穿“血魔”之谜。

“白骨教”和“烈阳神火教”来得突然，和七大门派的高手现身一样的使人感到意外，而且他们似乎早有成算，现身之后，顺理成章的一围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急向陈霖道：“他们是预谋，七大门派已与两教联手！”

陈霖一点头道：“他们是饮鸩止渴！”

七大门派为了对付“血魔”师徒和“罗刹令”师徒，竟然与江湖中的帮教联手合作，确实出乎陈霖意料之外。

他原来打算向七大门派解说“华山”“太极”两掌门人的死因，现在已无从说起。

人影闪晃之中，“离心岛主”和一个襟绣头大白骨骷髅头的鸠面老者，飞射入场，和“癫僧”“狂道”施礼相见。

“癫僧”向那鸠面老者道：“贵教主不来了？”

鸠面老者软咳了一声道：“敝教主随后就到，在下奉命先行率队参战！”

陈霖心中不由一动，如果“百幻书生”现身的话他决不放过他。

“离心岛主”嘿嘿一笑，向“少林癫僧”道：“大和尚，如何行动由你发令，烈阳神火教负责最外围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目注“武当狂道”道：“老道，有何为见？”“武当狂道”一掀白髯，道：“老秃，听你的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面容一肃道：“那就照预定计划行事，请贵两教立刻部署！”

“离心岛主”和白骨教的鸠面老者，阴阴一笑，转身出场。陈霖心念数转之后，心知若不当机立断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急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靠近数步，沉声喝道：“姑娘，我们突围，快！”快字出口，双掌挟以毕生功劲，分别劈向“癫僧”和“狂道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猛一弹身，如一头巨鹰向人

群掠去。陈霖这两掌贯足了全部真力，威势之强，令人咋舌，“癫僧”“狂道”在猝不及防之下，虽然反应神速，立即出掌，但劲道却打了折扣。

“波！波！”两声巨响，“癫僧”“狂道”各被震退到五尺之外。陈霖掌发随收，弹身跟着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之后，向人圈射去。

暴喝连天之中，七大门派的高手，已蜂涌而上。

惨嚎之声，破空而起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已与七大门派的高手们展开恶斗，“罗刹令”每划出一式，必有一声或数声惨号随之而发。

“癫僧”“狂道”一怔之后，双双纵身扑去……

“离心岛主”和那鸠面老者，这时，又反奔入场，向陈霖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两人突围之处扑去。

第二第三围的“烈阳神火教”和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也跟着忙乱起来。陈霖心里有数，“白骨教”善于用毒，“烈阳神火教”善于用火，如果让他们有时间准备的话，突围恐怕很难。是以身形弹起之后，迅快无伦的向人群中一落，接着双掌向后猛抡，劲风卷处，七大门派的高手如潮水般涌退。

这一退之势，恰好把“癫僧”“狂道”飞扑之势，阻得一阻。电光石火之间，身形再起，已到了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身侧，掌指齐扬之中，把围住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的高手们扫得东冲西撞，口里急声道：“姑娘，尽量闯！”

一男一女两个小煞星，联手突围，势若滚汤泼雪，当者披靡。眨眼之间，已接触到第二围人圈“白骨教”属下。“癫僧”“狂道”，径越人群，双双凌空扑到。

陈霖陡展“血影冲霄”身法，为一缕轻烟般飘起，正好迎上“癫僧”“狂道”扑来之势，双掌猛推，凌空发出两道如山劲气。人却借着发掌之势，如殒星般向外划去。

“砰！砰！”两响，“癫僧狂道”双双落回地面。陈霖这一划已超越了第二重人围，与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会合。几乎是同一时间，“离心岛主”和鸠面老者已扬掌攻到。“闯！”

陈霖大吼一声，一掌劈向鸠面老者，身形却欺向“离心岛主”，一式“飞指留痕”闪电出手。

一招两式，同时分袭两个顶尖高手，这份功力，确实骇人。“离心岛主”只觉眼前一花，指头已临眉心，不由骇极亡魂，一个倒翻，退出丈外，鸠面老者也在此时被陈霖的一掌震得踉跄后退。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风披鼓荡，如巨鸟临空，径越过第三重人围，向靠山处泻去。

陈霖第二次冲起身形，如经天长虹，一泻数十丈，脱围而逝。暴喝之声，震耳欲聋，人如飞蝗，疾迫而来。

陈霖自不必说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的轻功身法，也相当骇人，两人全力施展，晃眼即没入一片苍林之中。

“姑娘止步！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你快寻一处藏身之所，暂时隐住！”

“你呢？”

“我还要出去！”

“那又何必多此一举，突围做什么？”

“稍停再告诉你！”

衣袂振风之声，挟以枝叶的“嚓嚓！”声，盈耳而来，接着，林中已现

人影。

陈霖急声道：“姑娘，听我的话，快！”

说着，红光陡盛，转眼之间，他又变成一个赤红如火的怪物。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暗道一声：“原来如此！”身形疾朝林木深处隐去。

陈霖把“血影神功”运足八成，立成一个血焰刺目的怪物，缓缓朝林外走去。

十几条人影，迎面而来……

突地——

惊呼陡起：“血魔！”“血魔！”

此呼彼应，林内林外响成一片。

那入林的十几个高手，乍见“血魔”现身，惊呼之后，全部怔在当场。

陈霖依然不疾不徐的向林外走去，走到那十几个高手身前，不期然的止住脚步，右掌倏然上扬。

此时，只须一吐劲，这十几个高手准得命丧当场。

十几个高手，早已魂飞天外，瞑目待死。

陈霖一看，十几人全是七大门派的弟子，心念一转，收回手掌，出林而去。

林外——

人墙高筑，最里一层是七大门派，五十丈之外是“白骨教”，最外一重是“烈阳神火教”。

“少林癫僧”、“武当狂道”、“离心岛主”和鸠面老者，算是各帮派的首脑，全集中在最前面。

“血魔”会突然现身，的确出乎每一个人意料之外。

但，这正是场中每一个人所企盼的事，此次正邪双方大联手，目的就是要对付“血魔”师徒，至于“罗刹令”师徒，倒是次要的事，“罗刹令”本人未见现身江湖，但是她的传人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出现。

空气沉滞得令人窒息。

一个血红的怪物，从林中显现出来，缓缓步入场中。

“血魔”现身，一种死亡的恐怖气氛，随之弥漫整个空间。原来七大门派的首要现身的本意，是要先擒下“活阎罗”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，好引出“血魔”和“黑衣罗刹”，想不到小的去了，老的却自动现身。

“血魔”，单凭外貌，就足以使人丧胆亡魂。

以“癫僧”“狂道”修为之高，仍不免有张惶失措之感，因为刚才从对方传人“活阎罗”的身手上，已蠢测出“血魔”的功力已到了不可思议的境界。

“血魔”在距众人三丈之处，停下了身形。

“哈哈……”

一阵冰寒彻骨的冷笑，发自“血魔”之口，使得所有在场的黑白道高手，齐齐为之毛骨悚然，股栗不已。

这笑声，无疑是恐怖血劫的前奏。

“癫僧”“狂道”等四个为首的，立着扇形散开，各据方位，蓄势待发。

人圈，缓缓移动，从两侧延伸到苍林，形成了完整的包围圈。陈霖游目一扫四周之后，把两道血红的眼芒，直迫在“少林癫僧”的脸上，道：“大和尚，你们是为了本人而来？”“少林癫僧”被对方的血芒逼视得打了一个

哆嗦、沉声宣了一声佛号道：“施主说对了！”

陈霖语冷如冰的紧迫着问道：“本人愿听听原因！”“施主无端杀害‘华山’‘太极’两掌门人，复在武林掀起滔天血劫……”

“大和尚的意思是一来为两个掌门人报仇，二来是本悲天悯人之旨，除魔卫道，为武林消灾，为苍生解厄，对吗？”“少林癫僧”一时无语以对。

“武当狂道”接过去道：“阁下不否认杀害‘华山’、‘太极’两掌门人吧？”

陈霖道：“本人郑重否认！”

这话使得在场的人为之一怔。

“少林癫僧”道：“施主不承认？”

“既无事实，何从承认起？”

“这话能取信于人吗？”

“大和尚，本人提出忠告，七大门派最好不要卷入这场是非。至于华山、太极两掌门人之死，本人日后自有交代！”“阿弥陀佛，怨老衲无法接受！”

“那你会后悔？”

“我佛慈悲，一切在所不计！”

“大和尚，你别执迷不悟？”

“执迷不悟的是施主！”

陈霖知道多说也是白费，对方既然蓄意而来，岂能善了，不禁冷哼一声道：“如此各位意欲何为？”

“离心岛主”怪吼一声道：“‘血魔’，血债血偿，今天便是你的末日！”

陈霖不屑的道：“恐怕只好相反！”

“离心岛主”暴喝一声，首先发难，扬掌劈出一道炙热如焚的劲气，一旁的“癫僧”“狂道”等被那热浪迫得连连后退。冷哼声中，血红的劲浪，迎着炙热的掌风，漫卷而出。隆隆巨震声中，砂飞石舞，草木尽偃，惨叫声中，“离心岛主”张口射出一股血箭，蹬蹬蹬退出一丈之多，一跤跌坐在地。堂堂“离心岛主”，竟然经不起“血魔”的一击。

所有在场的高手，一个个面目失色，心旌摇摇。

“癫僧”、“狂道”、鸠形老者齐齐鬼吼一声，旋身上步，各劈一掌。

三个顶尖高手同时发掌，劲势之强，令人咋舌。

陈霖虽仗神功深奥，威力无边，但也不敢十分托大，血光一黯，一道淡紫色的劲风，飒然卷出，他第一次以全力发出神功。这正是“血影神功”运到十成以上的现象，血焰由浓变淡，看来似乎没有方才的一掌骇人，但潜力之强，可以说是凌古盖今。“轰隆隆！”一声天坍地陷的巨震，四周空气鼓荡如涛，闷哼声中，三条人影踉跄急退。

人群之中，立起一片惊呼之声。

这一击，唬破了所有在场高手的胆，如非目睹，谁能相信天下竟然有这种神奇高绝的功力。

就在众人惊魂未定之际，红影一闪，一道血焰，电疾卷向“白骨教”的鸠形老者。

一声凄绝人寰惨嚎，震耳而起。

鸠形老者，骨碎肉靡，变成了一堆肉酱。

陈霖对于“白骨教”中人，可以说恨之切骨，所以出手绝不容情。

就在一掌毁了鸠形老者之后，身形一晃，欺向“离心岛主”身前。

“离心岛主”兀自坐地未起，见“血魔”迫来，不由惊魂出窍。死亡的

气息，顿时向四周扩散，空气在这一刻，紧张到了极限。

“少林癫僧”“武当狂道”，虽然明知不是“血魔”敌手，但盟友危急，以他俩的地位身份，岂能袖手，双双又告扑上……就在“癫僧狂道”扑上之时，七大门派的高手们一阵鼓噪，蜂涌而上。

眼看庞大的血劫，就要展开。

如果“血魔”放手屠杀，后果实在不堪想象。

就在此刻——

只见血影冲霄而起，划过各大门派高手的头顶，泻落到第二重人围之前。地上，已失去了“离心岛主”的踪迹。

七大门派的高手们，不由为之一呆。

“血魔”似乎不愿对七大门派的人下杀手，为什么？

七大门派的高手们，见“血魔”迫向第二道人圈，并不跟踪追击，齐齐转身，采观望之势，似有所待，又似有所顾忌。“血魔”手里提着“离心岛主”，缓缓前进。

第二重人圈，是离心岛“烈阳神火教”所属高手布成。这时，每一个高手手里平举着一个黑黝黝的筒子。

陈霖一看就知道对方将发动火攻！

“离心岛主”被“血魔”所制，如果发动火攻的话，该教的师祖，势必与“血魔”同归于尽，而以“血魔”的功力而言，火攻未必见效，倒是“离心岛主”却死定了，所以，他们投鼠忌器，迟迟不敢喷射火焰。“血魔”步步移近……

烈阳神火教众，焦灼、恐怖、颤栗，惶然无计。

突然——

陈霖把“离心岛主”掷落地上，止住前进之势，冷喝一声道：“起来答话！”

“离心岛主”摇晃着爬起身来，目中满含怨毒，瞪视着陈霖，但却掩不住那一股惊怖之色。

陈霖语意冰寒肃煞的道：“阁下可还记得敝徒‘活阎罗’向阁下说过的话？”

“离心岛主”一怔神道：“什么话？”

“血洗风雷谷！”

“离心岛主”惊悸莫名的退了一个大步，答不上话来。陈霖冷笑了一声，又道：“不过这句话本人可以修正！”“如何修正？”

“如果阁下即日率众离开中原，返回东海离心岛，一切作为罢论！”

“如果不呢？”

“那将没有一个活口回东海！”

“‘血魔’，你欺人太甚！”

“阁下准备怎么办？”

“把你火葬！”

葬字方落，闪电般翻出三丈之外，狂叫一声：“放！”陈霖暴喝一声：“找死！”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，疾扑“离心岛主”，红光闪处，惨嗥随之而发，“离心岛主”被震得飞泻而起

同一时间，烟硝蔽空，火舌乱吐，“烈阳神火教”徒，已发动火攻。

熊熊烈焰，从每一个人手持的筒管之中，喷射而出，草木土石，触之即

燃，刹那之间，但见遍地皆火，形成了一片火海。

火焰与“血魔”的血焰，混成了一色。

七大门派的高手们，这时已悄没声的从另一个方向，退出火网之外。

陈霖被包围在烈焰之中，左右前后皆火，热浪灼肤如炙，转眼之间，火势已蔓延到身前三丈之地。

他不由着急起来，功力再高，也无法突出这方圆百丈的火海。

烈焰腾空，烟硝迷茫，外围的人，已无法再看到“血魔”的影子。

陈霖情急智生，忽地想起了个妙法，双掌贯足神功，朝地面猛劈数掌，竟然被他劈成三丈方圆，两丈来深的土坑，忙纵身跃入。

这时，火热已包围了整个现场。

陈霖入坑之后，又复朝坑壁连挥数掌，掘成一个横洞，如此已是万无一失。

半个时辰之后，火硝烟灭，入目一片焦土，大家相信“血魔”已葬身火海。

就在所有的正邪高手，额手称庆之际，数声惨嗥，破空而起，只见七大门派的弟子中，有九个在惨嗥一声之后，倒地毙命。这突兀的奇变，震惊了内围的七大门派和“烈阳神火教”的高手。

奇怪的是负责最外围层包围圈的白骨教徒，这时却半个人影俱无。

惨嗥之声频传，接着又有十几个“烈阳神火教”属下高手，无缘无故的倒毙。

“血魔”，侥幸的消灭了。

但，另一件无名的恐怖，威胁着每一个里圈的高手。场中，顿时乱成一片。

竟然没有人想起该一查“血魔”的尸身，以证实这恐怖人物确已死亡。

又一次死亡的恐怖笼罩全场。

“少林癫僧”、“武当狂道”，无论武功阅历，都已到了登堂入室之境，可是却忖测不出这些高手突然毙命的原因何在。“烈阳神火教”徒众，拣回业已被烧成几段枯骨的“离心岛主”的遗骨，由其中一个老者发令，退离现场。

百余教众，走离原地不及二十丈，惨号之声响成一片，转眼工夫，有半数以上倒地气绝。

其余未死的，亡魂失魄，不敢再继续前进。

七大门派的高手们，一样的惊怖欲死，面面相觑，作声不得。这真是不可思议的怪事。

蓦然——

一条黑影，电射而来，如一头展翅巨鹰，泻落当场。人群中顿时发出数声惊呼：“黑衣罗刹第二！”“罗刹令的传人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与“活阎罗”突围而遁，现在又只身回头，的确费人猜疑。

这女煞星难道有什么企图！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在鹰愁涧外，曾经取去了七大门派掌门人的一只手臂，对七大门派而言，这不但是奇耻大辱，也是一笔血债……

就在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身形立稳之际，七大门派的高手，已一涌而上，把她围在核心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对眼前的态势，并未放在心上，四顾一周之后，道：“‘血魔’呢？”

高手群中，有一个中年道士冷冷的道：“你是来陪葬，还是收尸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娇躯一惊，惶然道：“他死了？”另一个半百老者嘿嘿一笑道：“神火炎烧之下，可能会剩下几片枯骨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喃喃地颤声道：“他死了，他……他不能死呀！不会的，以他的身手，怎么会这般容易……”

那老者不屑的接过话头道：“神火烈焰，土石皆焦，大罗金仙也难逃一死！”

“他真的死了？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

“嘿嘿嘿嘿！”四周响起一片嘲弄的笑声。

“他死了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茫然的重说了一遍之后，突地仰首苍穹，发出一阵凄厉刺耳的长笑，笑声如裂金石，激荡穿空，刺耳如割，所有的高手，不由为之变色。

笑声方落，黑影陡地凌空而起，疾逾鹰隼的向那片草木成灰的焦土场中射去。

红影连闪，数道劲风，横空涌卷，硬把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中途迫落。

这拦截的是五个身穿火云衫的老者，一望而知是“烈阳神火教”徒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披风一抖，“罗刹令”已掣在手中。七大门派的高手，又复一涌面前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冷哼了一声之后，手中“罗刹令”倏然上扬这一扬手之间，包围着她的高手们不自禁的面色一变。“罗刹令”毕竟是可怕的！

场中空气，又呈紧张之势。

另一场杀劫，又将要揭开序幕。

除了“少林癫僧”和“武当狂道”之外，可能谁也不是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的对手，如果“罗刹令”出手，死伤立见。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缓缓放落“罗刹令”，尖笑一声道：“反正今天在场的人，都已注定了死亡的命运，我又何必多此一举！”这句话说的所有在场的高手，寒气大冒，疑云顿起。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莫非那些突然惨号一声死去的高手，是着了她的道儿？这不但是恐怖，而且毒辣到了极点。

“退下！”

沉喝声中，包围着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的高手们纷纷向后退了数步，“少林癫僧”和“武当狂道”双双欺身入场。

四道慑人凌目，一不稍瞬的照在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的身上。“少林癫僧”声如郁雷也似的道：“女娃儿，你方才说什么？”“我说今天场中将不会剩下半个活口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信不信由你！”

“你说，这是什么歹毒的阴谋？”

“我，哈哈哈哈，我‘黑衣罗刹第二’还不屑为！”

“武当狂道”插口道：“‘黑衣罗刹第二’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嘿嘿，没有什么，‘血魔’死了，你们也一样逃不了死亡的命运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和“武当狂道”既惊且骇的退了一步。

所有在场的高手，也齐齐面上失色。

“少林癫僧”白眉紧锁，沉声道：“女娃儿，你把话说清楚些？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冷嗤了一声，用手一指不远处的尸身道：“像他们一样，死得无声无息！”

“到底是谁使用这种歹毒的手段杀人？”

“大和尚，这不必问了，认命吧，难道谁还有想活着离开而谋报仇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这种恐怖已极，藏头露尾的话，令人毛骨悚然。

“武当狂道”怒吼一声道：“女娃儿，你一样逃不了？”“那可未见得！”

“你以为贫道等会放过你？”

“本人不在乎，不过，我告诉你，牛鼻子，七大门派今天以后，将精英尽失，一蹶不振，向邪恶投诚！”

“武当狂道”如霜须髯，一阵飘拂，目中精芒似电，暴喝一声道：“贫道先毙了你！”

手起一掌……

“老道，且慢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一横身拦在“武当狂道”身前，道：“女娃儿，你能不能说明白一点？”

“说了又有何用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们自命名门大派，盲目的毁了一股卫道的力量！”这话说得所有的人大惑不解。

“卫道的力量？谁？”

“血魔！”

众高手一阵哗然。

“少林癫僧”忍不住狂笑一声道：“‘血魔’，卫道？哈哈哈哈哈……”

“你不信？”

“谁也不会相信，‘血魔’给武林带来了末日！”“有何为证？”

“天下人有目共睹，‘血魔’杀人如麻……”

“大和尚可曾分析过‘血魔’所杀的对象？”

“七大门派之中‘华山’‘太极’两掌门人首遭其害！”“何人见‘血魔’出手杀害两掌门人？”

“强辩无益！”

“大和尚，本姑娘坦白的告诉各位，‘华山’‘太极’两掌门人，决非‘血魔’所杀，但这两位掌门人却死有余辜！”

“武当狂道”向前跨了一个大步，站在“少林癫僧”身畔，怒声道：“女娃儿，残伤七大门一介，又作何解说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侃侃然道：“昔年‘罗刹令’被各大门派联手合攻，残去一臂，身负致命重伤，本人只是完先师遗命，取七大门派掌门人一条手臂，以了这夙愿！”

“什么，‘罗刹令’已不在人世？”

“不错，先师已经在月前归天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癫僧”“狂道”各哦了一声，似乎是庆幸武林中去了一颗魔星。

暮在此刻，——

高手群中，突然有人高呼一声：“血魔！”

这一声惊呼，恍若晴空霹雳，使所有的人为之心头狂震。果然，人群之外，站着个血焰缭绕的怪物，不是“血魔”还有谁？“血魔”竟然不死，出乎每一个人意料之外！

这魔尊既然不死，不堪想象的报复行为即将随之而来。现场，本来就是一片惨雾愁云，此刻又加上了一重死亡的恐怖。

连“癫僧”“狂道”，也不由感到一阵颤栗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一晃身到了陈霖身前，低声道：“你没事？”短短三个字，表示出无限关怀之意。

陈霖感激的道：“谢谢姑娘关怀！姑娘何以再次身入险地？”“我探到一个歹毒的阴谋！”

“什么阴谋？”

“白骨教要乘这机会，一网打尽七大门派精英，和离心岛众！”

“真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目前四周已被白骨教徒撒布一种冠绝天下的奇毒，稍站即死、你看到那些尸体没有？”

“哦！”

“据说这毒是‘四毒书生’潜心炼制的，中者无救。”提到“四毒书生”，陈霖登时热血沸腾，“生死坪”上血淋淋的往事，又呈眼前，母亲被迫杀，抛尸血池，钟子乾叔叔被毒死，自己也死里逃生……

他同时想起他绝谷弱水之滨，濒死的“白骨教主”向他说过的话“……‘百幻书生’窃据教主之位……‘四毒书生’正在炼制一种毒药，如果不予阻止，任其炼成，天下苍生将遭空前荼毒心念之中，不由脱口道：“想不到竟让他们炼成！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迷惘的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没有什么、以后再向姑娘解释！”

“‘四毒书生’曾亲自参与这件阴谋！”

陈霖激动无比的道：“人在何处？”

“十里外的一所破庙之中。”

“在下马上……”

“且慢！”

“姑娘还有话说？”

“眼前的事须得解决！”

“哦！”

陈霖扫了全场一眼之后，注定“少林癫僧”道：“大和尚，所有在场的人将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骇然退了一个大步。

其余的所有在场高手，顿时面无人色，齐在心里忖道：“‘血魔’要展开屠杀了！”

“武当狂道”须眉俱竖的道：“血魔，你准备怎样？”陈霖不屑的道：“老道，死神已在等待着你们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倏有所悟，转头扫了一眼方才无故死去的那些门人，沉声道：“莫非老衲等已陷入一个死亡陷阱之中？”陈霖冷冷的道：“大和尚，你还有点见识！”

所有的人，面色又是一变，情况的突兀，使众高手如坠五里雾中。

陈霖心中有事，不愿久缠，大声道：“大和尚，如果要想活的话，且随我来！”

说着向场的另一端走去。

“少林癫僧”一阵犹豫之后，毅然举步……

“武当狂道”一横身道：“老秃且慢！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你不考虑事情的真假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在旁冷笑一声道：“老道，‘血魔’如果要想取在场人的性命，凭他的功力，不需要转弯抹角吧？”这话问得“武当狂道”哑口无言。

的确，“血魔”如果有心要在场人的命，可能不需费什么手脚！

“少林癫僧”再次举步向“血魔”身后走去。

所有惊惧困惑的目光，齐朝他身后射去。

“血魔”此举用心何在？

没有一个人能忖测得出来。

转眼之间，“血魔”和“少林癫僧”同时消失在那一片烧焦了的场地之中。

且说陈霖领着“少林癫僧”走入不久前，他用以避火的土坑之内，“血影神功”一散，登时回复“活阎罗”的本来面目。“少林癫僧”不由失口而呼：“血魔就是你，你就是血魔？”陈霖将头连点道：“不错，大和尚，如果相信得过在下的话，在下有话奉告？”

“少林癫僧”几乎不相信眼前的事实，激颤的道：“少施主到底是何来历？”“血影门第三代掌门！”

“哦！血影门第三代掌门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如此老衲有礼了！”

“大和尚不必多礼！”

“掌门人有什么见教，老衲洗耳恭听？”

“大和尚是否听说过‘桐柏派’事件？”

“老衲曾有耳闻！起因是由于一部‘轩辕经’！”

“不错，‘百幻书生’兄妹，以‘轩辕经’为诱饵，诱惑一干魔头，夜袭‘碧云山庄’，使‘桐柏派’一夜之间冰消瓦解，而掌门人陈其骧，却被诱赴‘生死坪’予以毒杀之后，抛尸‘血池’……”“哦！这个……掌门人何以……”

陈霖语音顿转悲愤，道：“请听在下说下去，诱杀桐柏掌门的凶手中，就有‘华山’‘太极’两掌门人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骇然惊怪的道：“有这样的事？”

陈霖一顿之后，接着道：“华山、太极两掌门人，因被‘百幻书生’的妹妹‘绛珠仙子’美色所迷，不顾地位身份，甘心为虎作伥！”

“阿弥陀佛，孽海无边……所以他二人被施主所杀！”“不错，在下有

杀他二人之心，可是，被他人捷足先得……” “谁？”

“百幻书生！”

“他们不是一道吗？”

“百幻书生为杀人灭口！” “少林癫僧”意似不信的道：“施主何以如此清楚其中底蕴？” “在下便是桐柏掌门陈其骧之后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忍不住又哦了一声，他确实想不到不可一世的“血魔”竟然是一个二十不到的美少年，而他，又是桐柏掌门之后，桐柏派当年也是名门正派之一，同气连枝，多少还算是正派的一脉。

“施主何以成为‘血影门’的掌门人？”

“这个恕难奉告！同时，现在所谈的仍请大和尚保密！” “少林癫僧”点了点头，又道：“那今天的事，到底……” “白骨教布下阴谋，合各派之力，解决了在下之后，再把各门派一网打尽，以遂他称尊武林的野心！”

“真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白骨教已在场地四周，撒布了毒药，任你功力高绝，也难逃一死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双目圆睁，凌芒闪闪，激动得簌簌而抖，沉声道：“那么刚才那些门下是误触毒药而死的了？”

“一点不错！”

“这种教派，岂能容他跻身武林！”

“大和尚可知白骨教主是谁？”

“不是‘白骨尸魔’么？”

“不是！”

“不是？”

“不是！” “是谁？”

“百幻书生！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？”

于是陈霖把闯白骨总坛，探道入绝谷弱水，巧遇白骨教主，始悉百幻书生凭其妙绝人寰的易容术，幻化为白骨教主等经过，简略的说了一遍。

这不由得“少林癫僧”不相信，当下毅然道：“施主是否要对该教实行犁庭扫穴？”

“这是在下当前的急务！”

“如此老衲代表七大门派向施主声明，届时当率各派门人弟子参与？”

陈霖心头电转道：“白骨教人多势众，靠自己索仇有余，要彻底摧毁该教则不足，同时七派参与此事，对将来李奇叔叔复振桐柏派也有裨益！”当即正色道：“如此在下谨先谢过！” “施主太谦了，七大门派从任何立场来说，都不会放过该教！”

“那在下言止于此，请大和尚率众离开这险地吧！” “如何能越过那毒圈呢？”

“劈土开路！”

“劈土开路？”

“不错，目前只此一法可行！”

“这也难免不使毒粉沾身？”

“在下当效微劳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双手合手道：“老衲谨代各门派致谢！” “不敢！”

“如此请吧？”

“大和尚先请！”陈霖说话之中，又运起“血影神功”，回复“血魔”面目。

场中所有的高手，早已望眼欲穿，此刻见“少林癫僧”与“血魔”一先一后，疾驰而来，众皆惊诧莫名，不知是什么蹊跷。陈霖入场之后，半声不吭的运足神功，举掌一路挥劈而去！但见血红的劲浪翻卷，土石草木纷飞，呼呼轰轰，如倒海翻江。

看得所有在场的人，如丈八金刚摸不着头脑。

不多时，已劈出一条甬道来。

“少林癫僧”匆匆向各门派的高手说了几句，率众沿甬道驰离现场。

陈霖回头入场，面向“烈阳神火教”的一般高手道：“限尔等即日离开中原，返回东海，否则将遭受极严重的报复！”“烈阳神火教”一行，早已唬破了胆，还敢说些什么，呼哨一声，纷纷纵身跟着七大门派之后离去。

陈霖目送一行人去远，才卸去神功，恢复本来面目，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一揖道：“在下敬谢姑娘迭次指示仇踪之德！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轻声一笑道：“我这完全是受师妹吴如瑛之托，用不着谢！”

提起吴如瑛，陈霖面孔不由一黯，他多么渴望再见她啊！但他对她又产生了一种困惑和不满，因为她不该把复仇的大事托付给“黑衣罗刹第二”，他在心里暗自决定，自己决定代她报父仇，这样，才能对已死的“无虚剑吴佑年”有所交代。当下，语音一变道：“姑娘方才说‘四毒书生’在一所破庙之中？”

“不错，还有‘白骨教’参与此事的全部高手，他们在等待事情的结果，七大门派的人一离开，他们可能会知道阴谋失败而急急离开！”

“那就请姑娘指示破庙所在！”

“我替阁下带路如何？”

“不敢劳动姑娘！”

“客气，事不宜迟，咱们走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走字出口，人已弹射而起，陈霖只好跟着弹身跟上。两条身影，快如浮光掠影，沿官道疾驰而去。

一盏热茶的工夫，舍官道转入一道山环，果见一丛枫树之中，隐约露出一段残垣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身形一缓，道：“到了！”

陈霖也跟着缓下身形。

两人形如鬼魅的朝那片枫林之中掠去……

突然——

陈霖急叫一声：“停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不期然的一刹身形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“这林缘附近有毒！”

“何以见得？”

陈霖用手一指道：“你看那是什么？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顺着陈霖的手势一看，不禁轻“哦！”了一声，只见靠近枫林边的路口上，躺着两个人和一条狗的尸首，那两个死者身边还有弓箭刀叉等物，显然是两个猎户，误触毒粉而死，连狗也不能幸免。

陈霖不由恨声道：“该杀！”

“走吧！”

“姑娘最好是在林外稍憩一会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破庙四周可能全都是毒，同时交手之时，对方必然用毒！”“你不怕毒？”

“在下习练的‘血影神功’能克毒！”

“可是阁下可别忘了半刻之前，我闯入毒圈，也未见中毒！”陈霖不由哑然失笑，忖道：“自己确实疏忽了这一点！”但仍然迫问道：“姑娘也是不畏毒的？”

“当然！”

“在下有些不解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姑娘不是说过这毒是‘四毒书生’新近炼成，天下无药可解？”

“不错，可是奈何不了我！”

“在下很想知道为什么，难道姑娘也是弄毒的大行家？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从风披之内掏出一粒龙眼大的珠子，放在掌心中道：“就凭这个。”

陈霖一看之下，不由心头大震，俊面立时变色，他想起在“和合会”石窟之中，“百幻书生”幻化的蒙面怪客，曾向自己出示过与这完全一模一样的珠子，如果说这粒珠子，真的是那粒“天眼珠”的话，怎么会到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的手里？

不由脱口道：“天眼珠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似乎呆了一呆，道：“兄台怎么知道是天眼珠？”

“我曾看过‘百幻书生’持有此珠！”

“不错，这正是‘天眼珠’，功能辨毒避毒，可算得是一件武林奇珍，同时这一粒也就是‘百幻书生’所持的那一粒！”陈霖愕然道：“怎么会到姑娘手中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不经意的道：“兄台别忘了敝师妹吴如瑛是‘三绝姥姥’的徒孙，而‘三绝姥姥’与‘百幻书生’又是形如一体……”

“姑娘是说这‘天眼珠’是‘百幻书生’送给我那瑛妹的？”“一点不错，她暂时借给我用用！”

数条人影，疾驰而来。

两人疾朝树后一隐，来的果然是胸绣白骨骷髅头的“白骨教”属下，转眼之间，已入林消失在破庙之中。

陈霖轻道一声：“走！”

两人又朝里走进，眼前现出一所破败不堪的庙宇，门楼早坍，也看不出是什么庙，庙前两侧的神像，已变做了两堆泥！两人绕过庙门，从侧方残缺的矮垣上飞身而进。

庙内殿堂庭院之中，人影幢幢。

只见那方才入庙的几个白骨教徒，径驰入殿，接着一个声音道：“禀护法，七大门派和离心岛人已安然脱离毒圈，只有三十不到的人死亡。”

“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弟子等眼目所睹！”

“这就透着邪门了！好，你们下去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“传内堂各香主！”

那数人退出，另有三人应声入殿。

“参见护法！”

“各位免礼，如今事出非常，请派干练的弟子查探七大门派脱出毒圈的原因，其余的立刻分批上道，返回总坛！”“遵谕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轻轻一碰陈霖道：“殿内说话的就是‘四毒书生’，他四人已当了该教护法！”

陈霖登时杀机云涌，恨贯胸膛，张口发出一阵阴森刺耳的冷笑，笑声中，“血影神功”立时运起，一闪身，跃落庭院人群之中。惊怖的喊叫声，响成一片！

“血魔！”

“血魔！”

这些白骨教的高手们，满以为“血魔”已葬身在“烈阳神火教”的火海之中，做梦也估不到这魔尊竟然不死，现身此间。登时慌乱嘶叫，纷纷走避。

陈霖满怀杀机而来，岂让对方逃遁，身形未稳，双掌挟以十成神功，回环拍出。

血红的劲波，翻卷澎湃……

刹那之间——

惨嚎震天！

肢体横飞！

人影乱射！

血雨狂洒！

转眼工夫，院中尸积如丘，血流成渠，厥状之惨，令人不忍卒睹。

暴喝声中，四条人影，从殿中飞射而出。

赫然是四个身着白、青、灰、黑儒衫的书生，手中分持剑、箫、笛、尺，四般兵刃，乍见“血魔”之面，不由骇然窒住。这四人正是“四毒书生”。

仇人见面，分外眼红。

陈霖蓦一收势，转身面对“四毒书生”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手持“罗刹令”，站在陈霖身后两丈之地。那些幸而未死的白骨教徒，一见“四毒书生”出殿现身，纷纷止住奔窜之势，赧赧不已的远远站定。

惨酷的教规，使他们想逃而不敢逃。

“四毒书生”半声不吭，齐齐一扬手。

一片灰蒙蒙的东西，罩向陈霖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忍不住叫道：“当心毒粉！”

陈霖陡提一口丹田真气，周身血焰暴涨，竟然把那层毒雾阻得不能近身。

“四毒书生”见状之下，亡魂尽冒，毒粉奈何不了对方，若论交手，何异以卵击石，互施一个眼色，转身正待……“哪里走！”

陈霖暴吼一声，身影电似一圈，红色劲气涌发，把“四毒书生”震得连连倒退，这一退，却退进了殿堂门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高声道：“我守住殿外！”

陈霖一闪身，追入殿内。

“四毒书生”面现死灰之色，额上汗珠滚滚而落。

从“百幻书生”口里，他们知道当年“生死坪”上那小孩并没有死，而

且做了“血魔”的传人，自号“活阎罗”，却不知道眼前的“血魔”，正是被他们逼杀的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所带的小孩，也就是使他们惶惶不安的“活阎罗”。

陈霖缓缓向前逼近数步，冰寒至极的道：

“四毒书生，你们将遭到甚于往昔十倍的报应。”

“四毒书生”骇极的连连后退。

## 第二十一章 活捉四毒

“砰！砰！”数声，积尘纷落，“四毒书生”背贴神龛，已然退无可退。陈霖在距对方八尺之地，止住了进逼之势。

死亡的气氛，笼罩着整座破庙。

“四毒书生”以弄毒为能事，但“血魔”根本不畏毒，这是他们的致命伤。

其中为首的“白儒夺命剑”一咧嘴，勉强装出一个笑容道：“老前辈苦苦逼我弟兄是为了什么？”

陈霖阴森至极的道：“我要你们的命，要把你四人挫骨扬灰！”

“四毒书生”同时咽了一泡口水，一阵骨软筋酥。

“青儒追魂箫”硬起头皮道：“联合各派对付老前辈不关我弟兄的事？”

陈霖冷哼了一声道：“这笔帐不会算在你们头上！”

“那老前辈是为了什么，而……”

“嘿嘿嘿嘿……”

冰寒刺骨的冷笑，隐含着无比的杀机，“四毒书生”不由浑身起栗，头皮发炸。

他们四人以阴狡诡毒闻名江湖，现在面对不啻死神化身的“血魔”，有若猎犬爪下的狐狸，一筹莫展，只有待死的份儿。

暮在此刻——

殿外突然传来数声暴喝，其中有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的喝声，陈霖不由心中一动，知道必然来了白骨教的高手，不然凭刚才那些死剩的教徒，决不敢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出手。

但他深知她的身手，足以应付任何高手，所以倒是泰然置之。

接着传来的，是搏击之声。

“白儒夺命剑”再次发话道：“请老前辈明示？”

陈霖以无比怨毒的口声道：“你们不会忘记昔年‘血池’畔‘生死坪’上的那段公案吧？”

“四毒书生”立时面如土色，“黑儒超生尺”颤抖着声音道：“老前辈是说关于令徒……”

陈霖一卸“血影神功”，盘绕周身的血焰立散，目眦欲裂的道：“你们看小爷是谁？”

“四毒书生”齐齐惊叫了一声，眼睁睁如铃，久久之后，才同声道：“是你，活阎罗陈霖！”

“不错，这样你们可以死得瞑目一点！”

“四毒书生”做梦也估不到震撼了整座武林的魔尊，竟然是他们的生死对头“活阎罗陈霖”的化身，这确属匪夷所思。

四人在明白了“血魔”的本来面目之后，心理上的惊怖，似乎减少了些，求生之念，陡然而生，互望一眼之后，齐齐掣出兵刃。剑、箫、笛、尺，闪烁着蓝汪汪的光芒。

殿外院中，不断传来劲风激撞的“波！波！”之声，震耳欲聋，显见与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交手的是一个不寻常的高手。喝斥之声，间杂着传来：“贱婢，今天你难逃公道？”“未见得！”

“你胆敢与本教为敌？”

“白骨教算得什么，土崩瓦解的时辰快到了！”

“贱婢，休得饶舌，今天管叫你骨化形销！”

“凭你还不配！”

“四毒书生”似乎已听出殿外正在交手的是什么人，面上不由齐齐掠过一丝喜色，暴喝声中，各举兵刃，狠快厉辣绝伦的攻向陈霖。

在求生欲的鼓舞下，四人希望死里求生，所以这一猝然出手，形同拚命。

陈霖对于四人淬毒的兵刃，虽无顾忌，但一种潜意识中的反应，再加上对方忘命猛袭，不期然的被迫退了三步。“四毒书生”见状，胆气倍增，齐齐吆喝一声，四般兵器，舞成了一片蓝汪汪的光幕，挟以撕空锐啸，罩向陈霖。

陈霖冷哼一声，双掌疾推而出。

如涛劲浪卷处，蓝光顿敛，“四毒书生”被震得再度贴回神龛之前。

劲气激荡，积尘瓦屑，纷落如雨。

一顿之后，“四毒书生”再度扑上，出手更见凌厉，有若骇电奔雷。

陈霖掌指划处，不但消解了对方招式，还迫得四人闪让不迭。

“灰儒索魄笛”闪退方位，正好靠近殿门，就闪退之势，一晃身、夺门……

“哪里走！”

厉喝声中，陈霖身形一侧出手如电。

闷哼传处，“灰儒索魄笛”一条右臂，已被陈霖牢牢扣住，“锵！”的一声，淬毒铁笛，跌落尘埃。

另三人一见灰儒被扣，齐齐暴吼一声，再度欺身出手。陈霖蓦一旋身，右手仍牢牢地扣住“灰儒索魄笛”不放，左掌挟以十成功劲，迅快无伦的一圈而出。

一道淡红色的劲波，应掌而发。

“轰然！”一声巨震，夹着三声闷哼，接着是一阵“哗啦啦！”的大响……

三人被震得倒撞回神龛之上，腐朽的龛座，经这一撞全坍了下来，碎木尘灰飞扬四射，白、青、黑三书生顿成了灰头土脸。陈霖一振腕，把“灰儒索魄笛”倒提在手，分执住两腿，悲愤的狂叫一声：“妈，您英灵不远，霖儿今天为您报仇了！”了字方落，双臂一分……

一声凄绝人寰的惨号，应这一分之势而发，鲜血飞喷之中，“灰儒索魄笛”，已被活生生的撕成两片，肝肠五脏，流了一地。白、青、黑三书生骇得魂飞天外，骨软筋疲！

一条人影，射向殿门……“哪里走！”

娇斥声中，另一条黑影，疾扑而来，硬把那先头的人影，迫回院地之中。

接着，是一阵急剧的搏击之声。

陈霖对殿外的一切，不闻不问，眼前，他心中只横着两个字：仇！

杀！

他的眼中，全是怨毒的光影，俊面笼罩恐怖的杀机，神态令人不寒而栗。

当年“生死坪”上，他母亲“武林之花郭漱玉”被“四毒书生”迫奸，嚼舌而死，保全了名节，被抛尸“血池”，他自己也被劈落“血池”的那一幕，又清晰地重现心头，他的血液运行得更快了！青筋股股暴起。

他要以残酷的手段，对付“四毒书生”。

白、青、黑三书生惊魂入窍之后，蓦觉身后神龛坍落之处，已现出了一个窟窿，这无异是黑狱中的一线天光。

三人猝然转身，就向那窟窿窜去……

“回本！”

厉喝声中，陈霖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，弹身抓去。

“砰！砰！”两声，白、青两书生，被掷向殿堂之中，而“黑儒超生尺”已在这瞬间，穿孔而出。

陈霖何等人也，他蓄意诛仇之下，岂能让其走脱，就在反手掷回“白儒夺命剑”与“青儒追魂箫”之际，略不稍停，如影附形般跟着射出……一声闷哼，一条人影从窟窿之中射回，“砰！”的落在殿中。接着，人影一闪，陈霖已返回原地。

白、青两书生被掷得晕头转向，眼冒金星，待到立起身形，陈霖已站在原来的位置，手中倒提着“黑儒超生尺”。两人悲呼一声，扑向陈霖，剑箫齐出。

此所谓困兽犹斗，狗急咬豹子。

陈霖冷哼一声，双臂一振，把提在手里的“黑儒超生尺”迎着俩人的来势一抡。

惨噪声中，血星四溅。

白、青两书生的剑箫，结结实实的劈在“黑儒超生尺”的身上。

两书生骇极而退。

陈霖手提着鲜血淋漓的“黑儒超生尺”朝地上一掼，登时头碎骨裂，一命呜呼。

“白儒夺命剑”目眦欲裂的吼道：“小鬼，你好狠！”陈霖恨恨的道：“你们悔不当初吧？”

“青儒追魂箫”似乎无法忍受这恐怖的场面，厉笑一声之后，举起手中箫，便向自己的天灵击去……

陈霖冷笑一声道：“你想死可也没有这般容易！”话声中，一扬手，一缕淡红指风，电射而出。

“锵！”

“青儒追魂箫”右手嗒然下垂，铁箫落地。

陈霖一闪身，欺向“白儒夺命剑”。

“白儒夺命剑”暴退五尺，一翻腕，剑化万点蓝星，飞洒而出。陈霖不屑的哼了一声，径行穿入剑幕之中，伸手便抓。这一抓之势，快绝诡绝，世无其匹。

惊呼声中，“白儒夺命剑”的淬毒长剑，已到了陈霖手中。这时，殿外激斗之声早歇，一切寂然。

一条人影，幽幽地出现在殿门口，欣赏殿内正在进行的血淋淋的惨剧。

她，正是“黑衣罗刹第二”。

“青儒追魂箫”见陈霖正好背对自己，双方相距一丈不到，心中不由一喜，半声不吭的举掌便劈，快比电闪！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不由脱口叫了一声：“注意背后！”其实她这一叫是多余，陈霖恍若未觉。

“砰！”挟着一声惨哼！

“青儒追魂箫”，双腕齐折，踉跄而退。

原来“青儒追魂箫”一动之际，陈霖已有所觉，护身神功，应念而生，全力反震把对方双腕震析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看得暗自点头。

陈霖夺剑之后，缓缓回过身来，望着“青儒追魂箫”冷峻阴煞的一笑，道：“你既不耐，就先超渡你！”

你字声落，人已到了“青儒追魂箫”身前，一掌劈落……惨叫声起，红光进现。

“青儒追魂箫”被劈成了一堆肉酱。

陈霖再度转身，面对“白儒夺命剑”道：“你是四毒之首，也是此行首恶，‘生死坪’上，‘风雷掌钟子乾’曾丧命在你的毒剑之下，所以今天本人要借重你的剑！”“白儒夺命剑”面上起了一阵抽搐，狂吼道：“活阎罗，你准备把老子怎么样？”

陈霖咬着牙，冷冷的道：“不怎么样，让你尝尝你自己淬毒长剑的滋味！”

“小狗，老子做鬼也不饶你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那等你做了鬼之后再说吧！”

说着举步向“白儒夺命剑”缓缓逼去。

“白儒夺命剑”惊怖欲死，连连后退，汗珠滚落如雨。“看剑！”

陈霖冷喝一声，一剑刺出。

惨哼声中，“白儒夺命剑”左肋之下，登时湿了一片。陈霖一刺之后，一抖腕，蓝光一闪，又刺向右肋。

“白儒夺命剑”又是一声惨哼，身形摇摇欲倒。

陈霖收剑后退，静观其变……

“白儒夺命剑”面色渐变，一阵扭动之后，栽倒在地，既然他明知必死，但一种下意识的求生本能，使他不自觉的伸手怀中去掏解药……

陈霖飘前两步，举剑削去，厉号声中，“白儒夺命剑”两只手掌齐腕而落，痛得他满地翻滚，嘶哑着声音道：“活阎罗，小鬼……你……你好狠！”

“你四人一生作恶多端，专门以毒伤人，现在就让你尝尝剧毒攻心的滋味，这毒可是你自己淬在剑上的，不过以你之道，还治你身而已！”

“白儒夺命剑”脸孔扭曲，全身不住的抽搐，口吐白沫，频频以手抓地。

一个念头，突然浮上陈霖的胸际，忖道：“我不能要他死，翠妹曾一再说要手刃亲仇，虽然自己代钟子乾叔叔报仇情在理中，但翠妹将会失望！”

心念之中，飞指疾点“白儒夺命剑”数处要穴，把毒控制在几处穴道之中，不使攻心。

“白儒夺命剑”已濒死亡边缘，对方突然点穴止毒，不知这小煞星用意安在，一阵喘息之后，凄厉的道：“活阎罗，你要如何摆布老子？”

陈霖沉声道：“你听候着就是了，今天你死期未至！”“白儒夺命剑”哼了一声，索性闭上了双眼。

此际，他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姗姗上前，道：“兄台，恭喜你大仇得报！”陈霖恨意未消的道：“还有元凶未除！”

“那只是时间问题了！”

“谢谢姑娘关心！”

“噫，你为何不杀他？”

说着，用手朝殿地下的“白儒夺命剑”一指。

陈霖舒了一口气道：“另外还有人要杀他，比在下更迫切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敝师妹钟小翠！”

“兄台的未婚妻？”

陈霖不由大奇，不知她何以知道自己与钟小翠的关系，只好含糊的应了一声，转过话题道：“刚才姑娘在殿外和什么人交手？”

“白骨教主！”

陈霖俊面一寒道：“百幻书生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人呢？”

“早走了！”

陈霖不由恨恨地一顿脚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轻声一笑道：“兄台何必急在一时，反正大破白骨总坛之日，就是他授首之时！”

“哦！在下异母妹妹黄幼梅落在这魔头之手，不知他劫持她的目的何在？”

“极可能是用来对付你，因为‘百幻书生’已经知道兄台的身份，可能也明了‘圆净师太’的以往！”

“这事非常棘手，我必须先设法救出舍妹，不然……”“怎么样？”

“对于破白骨总坛，将是一大阻碍，如果‘百幻书生’以她的生命来要胁在下，在下将进退两难！”

“不错，这问题值得考虑，目前最好是能探出令妹被囚禁的地点，哦！有了，何不问他？”

“谁？”

“白儒夺命剑身为该护法，不会不知道这事！”

“对，在下几乎疏忽了！”

话声中，转过身去，面对“白儒夺命剑”道：“喂！‘百幻书生’在‘海云庵’劫持的女子，现在何处？”“白儒夺命剑”知道不说徒自皮肉受苦，略不迟疑的道：“在本教总坛石牢之内，有本领你去救吧！”

陈霖料不到对方如此好说话，倒不由一怔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兄台，这家伙如何处置？”“带走！”

“带走？”

“嗯！家师妹等现在可能已在‘八旗帮’总舵相候！”“哦！八旗帮主是不是那叫楚玲的姑娘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她对兄台一往情深？”

陈霖心中这一震非同小可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对自己的一切，似乎了如指掌，连这隐秘的事她都会知道，实在令人莫测高深，不由愕然道：“姑娘如何知道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娇笑一声道：“敝师妹吴如瑛……”陈霖打断了她的话道：“又是她告诉姑娘的？”

“不错，我和她情逾手足，无话不谈！”

陈霖不禁废然了一口气，楚玲美如幽谷百合的情影，又浮现心头，他知道楚玲深深地爱着自己，但自己能接受她的爱吗？自己和钟小翠是名分已定的未婚夫妇！

而吴如瑛却是自己山盟海誓，生死不渝的爱人！

他突地想起大别山下林中的一幕，不禁打了一个冷颤，楚玲被“太极”掌门之子“青衣秀士李司良”脱得一丝不挂，强行非礼，自己虽然救了她，但她的娇躯也同时入了自己的眼，女孩子守身如玉，她当然不能再去嫁别人……一时之间，心烦意乱，他不知如何去处理这些感情上的债。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停了一停又道：“令师妹钟小翠的容貌……”

“是的，她长得很丑！”

“兄台爱她吗？”

“当然，她父亲因救在下而丧生，临终遗命要我照顾她，其后，又奉她母亲之命而订终身！”

“我说的是爱，爱与婚约不能混为一谈！”

陈霖不由一怔，暗道：你管的事也未免太多了！但仍平心静气的答道：“我当然是爱她的，一个人的好坏，不能以外貌去衡量！”

“这样就好！我们走吧！”

“我们？”

“难道兄台不屑于和我同行！”

“哪里的话，不过在下此行是会同家师叔等索仇白骨教？”“那正好，我们目的一样！”

“姑娘也要上白骨教？”

“嗯！”

陈霖无话可说，瞥了她一眼之后，一把抄起“白儒夺命剑”，口里道了一声：“走吧！”当先步出殿堂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也紧跟着走出。

院中，除了入庙之时，被击杀的那些残尸断体之外，已没有半个活人。俩人先后步出庙门……破空之声传处，十几条人影，飞奔疾纵而来。俩人不期然的止住身形。

陈霖急把“白儒夺命剑”往近旁茂草丛中一放，然后兀立庙前道中。

人影渐来渐近，已隐约分辨得出面目。

陈霖不由脱口欢呼一声道：“巧极了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讶然道：“什么巧极了？”

“敝师妹钟小翠他们来了！”

话声才落，人影纷纷坠地——

最先是“飘萍客李奇”“猴叟曹贻”，后面是钟小翠，再后面是“八旗帮”帮主楚玲，后随四老者六壮汉。

陈霖抢步上前，先向“飘萍客李奇”和“猴叟曹贻”见了礼，然后转向钟小翠道：“翠妹，你们怎的会到此地来？”钟小翠道：“风闻七大门派与白骨教等联手要对付你，所以一路追了来，行到此处，见有白骨教徒现踪，寻了进来，想不到会碰上你！”

陈霖这才趋前两步，走向楚玲。

楚玲已先开口道：“霖哥，我们又见面了！”

“玲……玲……哦，楚帮主……”

“什么，你叫我帮主？”

陈霖尴尬的一笑道：“难道不是？”

楚玲本来如百合初绽似的粉靥，倏然掠过一丝幽凄之色，道：“这样称呼，不嫌太生分了些……”

钟小翠缓缓别过头去。楚玲似已觉察，面上一红，住了口。

陈霖借机抽身，替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引见了众人。楚玲也把随身所率的四老者六壮汉向陈霖介绍道：“这是本帮四堂主六香主！”

四老者六壮汉对“活阎罗”的大名，可以说如雷贯耳，忙抱拳为礼，齐道一声：“久仰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小眼连眨，大声道：“兄弟，情况如何？”陈霖遂把正邪各派高手拚搏，以迄来此破庙获仇的经过，向众人一说，然后面色严肃的再度转向钟小翠道：“翠妹，我有件礼物送你！”

“礼物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什么礼物？”

“你日夕念念不忘的东西！”

“到底是什么嘛？”

“‘四毒书生’之首‘白儒夺命剑’，毒害钟叔叔的凶手！”“你不是全都杀了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钟小翠丑脸一无表情，但秀目却陡射煞光，激颤的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“在这里！”

陈霖移步草丛，一把抓起“白儒夺命剑”，掷向钟小翠脚前。这突兀的举措，使众人为之愕然不已。

钟小翠秀目之中，突然蕴上了泪水，悲声道：“家父就是死在这贼子之手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白儒夺命剑”此刻已是奄奄一息，陈霖立指遥遥点了他数处穴道，元气一振，苏醒过来，只见一个奇丑的少女，怨毒至极的狠盯着自己，心想：“活阎罗不杀自己，想必是要把自己交给这丑女动手，难道她就是……”

钟小翠恨声喝道：“贼子，本姑娘要把你碎尸万段！”“丑丫头，老子与你何仇何怨？”

“‘生死坪’上被你毒剑所伤致死的蒙面人就是先父，明白了吧？”

钟小翠血脉贲张，恨火充胸，不待对方开口答话，“嗖！”的拔出长剑，一挥！

惨号破空！

鲜血泉喷！

“白儒夺命剑”一颗脑袋，直滚出三丈之外。

“霖哥，谢谢你！”

“翠妹，你……你这样说，使我无地自容，钟叔叔可说是为我而牺牲的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接口道：“翠儿，大仇得报，凶手伏尸，你可以告慰四师弟在天之灵了！”

钟小翠还剑入鞘，两粒泪珠沿颊滚落。

“猴叟曹贻”迫不及待的向陈霖道：“兄弟，你刚才说七大门派也将参与对付白骨教？”

“是的！”“白骨锁魂大阵的奥秘你得到没有？”

“得到了！”

“何时行动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陈霖面上掠过一片痛苦之色，道：“我想独自先赴白骨教坛一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先去救一个人！”

“救一个人？”

“谁？”

所有的目光，都惊诧莫名的注定了陈霖。

陈霖沉痛的道：“舍妹被白骨教主劫持！”

这话使得所有的人同时惊“噫！”出声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眼瞪如铃的道：“霖儿，你在说什么？”钟小翠也抢着道：“霖哥，你还有妹妹？”

陈霖点了点头，向“飘萍客李奇”道：“三师叔，家父昔年是不是与南宫淑惠关系非常密切？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茫然不解的道：“你问这干吗？”

“我只问三师叔是否知道这么回事！”

“有这回事！”

“我所说的妹妹，就是南宫淑惠所生！”

“哦……”

“南宫淑惠情场失意，在‘海云庵’出家，法名圆净！”“这是她亲口告诉你的？”

“不，她遇害了！”

“遇害了？”

“是的，凶手仍然是‘百幻书生’！”

“那你怎么知道的呢？”

陈霖转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姑娘，请你一述经过可以吗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点点头，说出一切经过。

“猴叟曹贻”不由脱口高骂一声：“好贼子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默想了片刻之后，沉声道：“事情的确棘手，‘百幻书生’这一着够毒，目前只有一个办法……”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你以另外的面目混进‘白骨教’总坛去相机行事，第一、白骨锁魂大阵已难不倒你；第二、对方的毒伤害不了你；第三、你的功力足应付一切，等把人救出之后，再策群力，扫穴犁庭！”“师叔的意思，要侄儿易容而往！”

“目前只有这个办法勉强可行！”

陈霖迟疑的道：“可是这易容之术……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在旁边冷冷的道：“这个我可以略效微劳！”众人的目光，又移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在众人的心目中，仍然是一个极端神秘而恐怖的人物，“鹰愁涧”外，她取去七大门派掌门人的手臂，轻而易举，“飘萍客李奇”和钟小翠都是在场目睹的人。陈霖闻言之下，不由精神一振，道：“姑娘精擅易容之术？”

“精擅谈不上，还可勉力而为！”

“如此就请……”

“且慢，我还得要去配几样药物，这样好了，我先走，你现在剥下‘白儒夺命剑’的衣履等物，带上他的人头，进庙去拣回那柄淬毒长剑，然后到

由此东行三十里的太平镇城隍庙中等我！”

“姑娘要我化装成‘白儒夺命剑’的模样？”

“不错，‘白儒夺命剑’是白骨教的护法，你以他的身份混进白骨总坛，救人并非难事！”

陈霖感激的道：“在下就此先谢过姑娘。”说完一揖到地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轻“嗯！”了一声，向众人道了一声：“再见！”一弹身，风披鼓荡之中，如一头展翅巨鹰，刹时无踪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向陈霖道：“一切小心，你上道吧，我们仍在八旗帮等你！”

“好！”

陈霖应了一声，立刻从“白儒夺命剑”尸身之上剥下血迹斑斑的衣履等物，并扯下一幅内衣襟，包起人头，然后向众人道了声：“再见！”转身入庙，寻到了“白儒夺命剑”的淬毒长剑，疾逾星火的扑奔上道。

他一心为仇怨的事而奔波，儿女私情，暂被置于脑后。

钟小翠和楚玲，目送情郎离去，芳心之中，别有一番滋味，尤其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和陈霖竟然在一道，楚玲生性豁达，倒不怎么样，钟小翠可就有些受不了，但，也只好埋在心里，她能说些什么呢？

半个时辰之后，陈霖到了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所说的那间城隍庙。

庙内阴森死寂，不见半个人影，只有些破草席、烂棉被一类的东西搁置，想来是乞儿们在此过夜，此刻都出庙求乞去了。工夫不大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匆匆走了进来，手里提了一个大竹篮。

陈霖忙迎上去道：“姑娘辛苦了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辛苦谈不上，你的东西带来了没有？”“带来了！”

“我们得到最后一进去工作，以免被人干扰！”

“好的！”

俩人到了最后一进的一间蛛网尘封的厢房内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打开竹篮，取出些水罐瓦钵小刀等应用的东西，并取出大小十几个纸包，一一打开，全是些各色的药末，东掺西和，配制了四大钵，然后道：“把‘白儒夺命剑’的人头取出来！”

陈霖打开布包，把人头递过去，好奇的望着“黑衣罗刹第二”，看她如何炮制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把人头浸入一钵药液之内，半刻之后取出，拿起小刀，小心翼翼地把面皮带半个头皮连须发一起剥了下来，浸入另一钵药液之内。

如此一连数次，然后升起一堆火来，熏烤搓揉……

陈霖不由脱口赞道：“姑娘才智超人，在下望尘莫及！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噗哧一笑道：“不敢当兄台谬赞，现在兄台没事，请把这些头骨瓦罐等物连同竹篮一起携到庙后去埋了吧！”

陈霖依言把那些用过的东西放在竹篮里，携去埋了。

等他返回时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已经大功告成。“兄台，这人皮面具和那套衣履，你收拾好了带在身边，等到接近白骨总坛辖区之时，再行改扮，路上仍以本来面目行动为好，以免露出破绽！”

陈霖长身一揖道：“有劳姑娘了，在下十分感激！”“小事一件，毋劳挂齿！”

“如此容在下告辞？”

“且慢！”

“姑娘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“我有个要求？”

“姑娘对在下有个要求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请讲？”

“我想请兄台为我一述‘白骨锁魂大阵’之秘！”

陈霖不由心头一震，半晌才道：“这个……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冷冷的道：“兄台不愿意公开这秘密？”“不是不愿意，姑娘是否要进白骨总坛？”

“我不否认！”

“有何贵干？”

“我不是曾经说过和兄台的目的一样吗？”

陈霖心头一转，倏然省悟道：“姑娘要去寻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对吗？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这个兄台可以不必问！”

陈霖面容一肃道：“如果是的话，请姑娘打消这个意思！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这是吴如瑛自己的事，岂能假手他人！”

“可是事实上她已托付了我？”

“在下曾受她父亲临死重托，如果她不能照遗言行事的话，只有由在下代劳！”

“兄台不嫌越俎代庖？”

“在下认为是理所当然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沉默了片刻之后，道：“现在不必争论这个问题，只是兄台肯不肯见示白骨锁魂大阵之秘？”

“姑娘一定要知道？”

“这要看兄台肯与不肯！”

陈霖略事踌躇之后，毅然道：“好，姑娘既然有此要求，在下不得不答！”

说着，从怀中掏出一张纸折，递与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这是‘圆净师太’生前绘赠在下的阵图，姑娘自己看吧！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接过去仔细的看了又看，然后从火堆边拣起一粒木炭，取出一方罗帕，在上面草草地勾划了一阵，方始递还陈霖，道：“谢谢！”

“不必言谢，在下要先行一步了！”

说着，不管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反应如何，弹身奔出了城隍庙，如飞驰去。

一路晓行夜奔，第三天中午时分，到达了幕阜山区。入山之后，拣了一个僻静之处，取出入皮面具戴了，再穿上“白儒夺命剑”的衣履，然后大摇大摆的向白骨总坛所在地的那座危峰奔去。

才及峰腰，一队巡逻的教徒，迎面而来，那为首的道：“护法回来了？”

陈霖大刺刺的一点头，径自奔去。

沿途的明桩暗卡，见是护法回山，连问都不曾问。顾盼之间，已来到那“白骨锁魂大阵”之前。

他上次来时，陷入阵中，几乎丧命，余悸犹存，心头不由一阵忐忑，默然的把阵图在心里温了一遍，然后穿阵而入。果然，照图行去，毫无阻碍，一切山石林木，洼砌沙丘，机关埋伏，只不过像些小孩摆的玩意，毫无惊人

之处。半个时辰之后，走完“白骨锁魂大阵”，眼前是一片建筑宏伟的房舍。

陈霖不由大感困惑，他现在以“白儒夺命剑”的形貌，闯了进来，但他对此地的一切人事环境，完全陌生，一个应付不巧，势非败露行藏不可。

正自筹思无计……

突然——

正面那座宫殿式建筑的大门之内，奔出一个黄发老者来，乍见陈霖之面，不由一阵愕然，不住的朝陈霖周身上下打量。陈霖一颗心不由狂跳起来，忖道：“莫非对方已看出了破绽不成？”

他苦于无法叫出对方的名号职司。他并非是怕，而是此来为的是要救异母妹妹黄幼梅，如果一个不巧，露了马脚，人救不成，后果就严重了！

黄发老者打量了好半晌，才声似狼嚎般的道：“护法遍身血污狼藉，想来受伤不轻，不过能逃过‘血魔’之手，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！”

陈霖下意识的朝自己身上一打量，果然整件白衫，几乎变成了紫色，灵机一动，计上心来，故意打了一个踉跄，口里“嗯哼！”了一声。

黄发老者脸色一变，忙上前扶住陈霖的手臂道：“护法伤势很重么？”

陈霖压低了嗓音道：“很重，我是死里逃生！”

“另外三位……”

陈霖知道对方指的是“四毒书生”的另外三个，忙接口道：“已毁在‘血魔’之手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教主回山否？”

“还不曾！”

陈霖心中不由一喜，“百幻书生”不在总坛之内，对自己行事极为有利，对方可算当今武林易容术的权威，自己假“白儒夺命剑”的形貌，是否能瞒得过他，还成问题，他既然不在教中，真是天赐良机。

心念之中，又故意哼了一声，身形连连抖战。

黄发老者转头高叫一声：“来人啦！”

立有两个壮汉，应声奔来，齐打一躬道：“堂主有何见谕？”“扶护法到总坛歇息！”

“遵谕！”

两壮汉一左一右扶着陈霖穿越那座宫殿式的建筑，又通过数排房舍，到了一幢孤零零的石屋之前停了下来！陈霖虽然不知此地环境，但猜想这里必是“四毒书生”生前住宿之地。

石屋之内，走出一个妖娆的女子来，见状先是一怔，然后扭腰摆臀的上前，扶住陈霖，那两壮汉，打一躬之后退去。那女子扶着陈霖走进石屋，边走边别噎声噎气的道：“我的爷，你怎的伤成这个样子！”

说是扶，不如说是抱还来得恰当些，那股骚媚之气，加上刺鼻的脂粉香，几乎使陈霖呕了出来。

那女子见陈霖不答，又道：“还有三位爷吧，怎不随同一道回山？啊！听说是遭遇了什么‘血魔’……”

陈霖嗯了一声道：“他们都死了！”

“什么，死了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这‘血魔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怪物，是人还是……”陈霖闭口不答。

顾盼间，进入一间陈设华丽的寝室，那女子把陈霖连推带拉的放倒在那张紫檀木雕花的大床上，然后放下锦帐，道：“爷，你好好休息一会，我去给您拿吃的！”

说着，扭呀扭的出房而去。

陈霖吐了一口闷气，心想：“必须迅速行事，否则‘百幻书生’回山的话，恐怕节外生枝，但，如何着手呢？……”

沉思未已，那冶艳的女子已托了一盘食物进来，格格一笑道：“爷，您就在床上用吧！”

口里说着，人已捧着食盘上床来，朝床沿一放，人却斜倒在横头的床栏上，与陈霖成了并头之势，又道：“爷，你行动不便，我喂您吃吧！”

陈霖急摇手道：“拿开，我现在不想吃！”

“哟！我的爷，别饿坏了身子。”

“我现在开始疗伤，不许任何人干扰！”

那女子发了一回怔，口里嘟哝着，拿走了食盘，但却坐在房里不走。

陈霖坐直身形，垂帘闭目，假作疗伤之态，心里却在盘算行动的计划，首先必需要探听出黄幼梅被囚的所在，但，以目前他乔装的身份而言，不能说不清楚教内的一切设施，这探听极感棘手。

足足耗了两个时辰，依然半筹莫展。

天，渐渐地黑了，房内已点上一只粗逾儿臂的巨烛。

忽然，陈霖想到了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，何不把她找来，设法从她口里套听黄幼梅被囚之处，然后机会好的话，可以顺便替“无虚剑吴佑年”报仇，毁去这个淫毒的女人，也算了却一件心事。

心念之中，睁开眼来，向那呆坐在桌边的女子道：“喂！

……”

这一声“喂！”他自己也感到非常尴尬，他叫不出对方的名字。

那女子扭头困惑的望了陈霖一眼，道：“爷需要什么？”陈霖又是一怔神，他不知道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在“白骨教”中是什么职司，心念一转忖道：“江湖一美何艳华与‘四毒书生’是师兄妹，我何不……”

随道：“怎么不见我师妹来看望我？”

那女子见陈霖今天说话迥异往常，大感困惑，当然她做梦也估不到眼前这护法爷是假的，秀眉一皱道：“爷的师妹？”陈霖故作生气道：“不错，江湖一美何艳华，从前的和合会女会长！”

那女子一伸舌头，挤眉弄眼的道：“我的爷，你是说何总监，干吗生这么大的气？”

陈霖仍然愤愤的道：“她连一点师兄妹之情都没有！”“我的爷，你错怪了她了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总监已于三日之前下山！”

陈霖不由心里一动，道：“下山做什么？”

“这个不得而知！”

陈霖心头一凉，这线索算是断了。

突然——

一阵杂沓的脚步声，自远而近。

陈霖倾耳一听，道：“外面来的是什么人？”

那女子懒洋洋的站起身来，出房一转又回来道：“各堂主香主来看爷的伤！”陈霖刚想要那女子去阻止，一大群人已涌进房来，只好哑声道：“谢谢各位关怀！”

众人齐齐围在床前，其中那黄发老者道：“护法的伤势无碍吧！”

陈霖装出“白儒夺命剑”阴森森的口吻道：“谅来死不了！”虽然他的声音，与“白儒夺命剑”大有出入，但他现在系装作重伤之余，所以也就混过去了。

另一个浓眉大眼的老者，粗声粗气的道：“据回山的弟兄报告，此次伤亡惨重，四位护法也已被‘血魔’……”陈霖立刻接下去道：“不错，本人不死，确属侥幸！”“‘血魔’放过了护法？”

“不，我在重伤昏迷之后，混过了‘血魔’的眼目，那魔头认为我已经死了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哦！”

满屋尽是惊叹的声音。

陈霖面对这批牛鬼蛇神，忍不住杀机浮漾，但他终于忍住了，此刻，他急于要救出异母妹妹黄幼梅，他知道迟早他们都是自己掌下游魂。

另一个尖脸削腮的中年人道：“血魔身手，是否如传说之甚？”

陈霖心里一乐，冷冷的道：“‘血魔’功力，罕世无匹，任你一等一的高手，也难走出三个照面，更有一端，任何剧毒，都没奈其何！”

“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本人已亲身领略过！”

“连护法新近制炼成功的……”

“一样奈何不了这魔尊！”

“他究竟是神还是人？”

“当然是人，不过快接近神了！”

一席话使得所有的人面色大变。

陈霖心念一转，接着道：“不久前教主带回的那小女子可得小心守护！”

黄发老者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陈霖沉声道：“血魔曾声言要来带走她，因她与他的传人‘活阎罗’，有极深的关系！”

“本人亲耳所闻！”

“本堂不信‘血魔’能通得过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？”“这很难说，总以小心为上，教主带回小女子用意至深，岂能疏忽！”

众堂主香主面上俱现骇凛之色。

黄发老者又道：“地底石牢，固若金汤，‘血魔’也不见得如此容易便把人带走！”

陈霖冷冷的道：“也许在血魔眼中，任何布设都不堪一顾！”“但石牢深入地底，隐秘牢固，他何从发现呢？”

“血魔神出鬼没，说不定此刻他已来到总坛之中，也许他已真的把人带走了！”所有的人，又为之一阵毛骨悚然，似乎“血魔”就在身边。一个鹰鼻鹞眼，须发半白的老者突然冷笑一声道：“各位大可不必担心，教主临行之时，曾谕令本堂加了一重特别布设，不管是‘血魔’也好，‘活阎罗’也好，只要敢接近石牢一步，便立遭粉身碎骨之厄，即使是神也逃不了！”

这话使得陈霖心中大震，但又不好开口问是什么布设，目前，连石牢在什么方位他都不知道。

黄发者者嘿嘿一笑道：“吕堂主号称‘丙丁神’，所谓布设，恐怕还是不离本行！”

被称做“丙丁神”的老者，得意的一抚颌下短须道：“林堂主说得不错，本堂已在石牢甬道之内，埋下了数千斤炸药，‘血魔’不来便罢，如若来时，管叫他粉骨碎身，形神俱灭！”陈霖这一惊非同小可，“血池”被炸的事，记忆犹新，人是血肉之躯，功力再高，也无法与炸药抗衡，这布设可真算得上毒辣两个字。

蓦在此刻——

一阵当当锣声，破空而起。

所有的堂主香主，面色大变。

“丙丁神”负责守护石牢，一闻警锣之声，当先驰出。黄发老者骇然道：“难道真的会有人侵入总坛重地，这可是破天荒的事！”

陈霖也装作万分紧张的挣扎着下床来。

“护法重伤在身，还以不动为宜！”

“哪里话，身为护法，总坛被敌人侵入，焉有坐视之理，各位请先行一步，本人随后就来。”

各堂香主，纷纷夺门而出。

那骚媚至极的女子，突然往陈霖身前一拦道：“我的爷，您走路都成问题，还是呆着别动吧！”

陈霖理直气壮的道：“你懂什么，闪开！”

“我的爷！我是为您好呀！”

那女子口里说着，两臂一张，就向陈霖腰间抱来！

陈霖一扭身避过，大踏步向屋外走去，身后传来那女子的声音道：“奇怪，他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！”

弄得陈霖啼笑皆非。

甫出石屋之门，数声惨号，划破夜空，震耳而来。

陈霖心里忖道：“莫非是她？”

一条黑影，电闪而来，陈霖目光如电，已看出是方才进屋来探视自己的香主之一。

那人影来到近前，匆匆打一躬道：“禀护法，来犯的人是……是……”

陈霖满当回事的大声道：“是谁？”

那香主战战兢兢的道：“罗刹令！”

陈霖一听就知自己揣测不错，果然是她来了。当即故意问道：“罗刹令本人？”

“不，是一个蒙面披风毯的女子，自称‘黑衣罗刹第二’，一个照面之间，毁了本教七个高手，现在会厅之内……”“她可曾道及来意？”

“她要见何总监！”“何总监不是下山去了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白骨锁魂大阵挡不了她？”

“是的，不但大阵挡不了她，会坛之前撒满毒药的‘死亡地带’竟然也被她安然渡过，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？”陈霖当然明白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身怀稀世奇珍“天眼珠”，任何毒也伤不了她。

一顿之后，道：“现在由谁作主指挥！”

“教主不在坛中，大多数的堂主以上高手，都随同而去，目前林堂主等正在会厅之内与对方相持不下，请护法定夺？”“好，你先走一步，我随后就到！”

那香主恭应一声，转身驰去。

会厅内外，灯烛火炬，照耀如同白昼，四周人影穿梭来往，陈霖疾步朝会厅方向走去，不多时，已到会厅之前，厅门之内，是一扇屏风，挡在当门之处，阻住外来的视线，屏风上绘着一个硕大无朋的骷髅头，令人怵目惊心。

厅外四周，已排满了教中徒众，一个个执枪横剑，神色紧张至极。陈霖不由在心里暗笑，凭你们也能奈何得了“黑衣罗刹第一”。

陈霖大踏步转过屏风……

厅内鸦雀无声，静得喘息可闻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立在案桌之前，手持“罗刹令”，那神态的确令人不寒而栗。

数十个教中好手，占了厅内的一半，齐齐面对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陈霖一脚踏入，众高手朝两旁一分，让他径自走到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身前。

案桌之后靠壁之处，横列着一十二具完整的白骨骷髅，虽然厅内有这多的人，灯火明亮，仍觉鬼气森森。

陈霖凝注了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半晌，沉声道：“姑娘擅闯本教重地，意欲何为！”

“找人！”

“找谁？”

“你们的总监何艳华！”

“本教总监已于三日前下山！”

“这话当真？”

“当真！”

“如果我发觉此言不实……”

“怎么样？”

“白骨总坛将是尸山血海！”

这话听得所有“白骨教”的高手，面色大变，有的竟怒哼出声。

陈霖冷冰冰的道：“姑娘未免太目中无人了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冷哼一声道：“各位是否想出手一较？”陈霖心念一转，忖道：“让她闹个天翻地覆也好，自己好乘机去救出黄幼梅！”心念之中，阴恻恻的道：“姑娘欺我教中无人能收拾你？”

“收拾，哈哈哈哈哈！”“姑娘来时容易，去时恐怕就难了！”

“本人爱来则来，爱去则去，相信还没有人能阻止得了！”陈霖别具用心，大吼一声道：“上！务须把她收拾下来！”暴吼声中，厅内的数十高手，一涌而上，剑掌齐扬。一场混战，于此展开。

陈霖缓缓退下身来，向那黄发者者叫道：“林堂主！”“护法有何令谕？”

“看今晚之势，非比寻常，这‘黑衣罗刹第二’与‘血魔’传人‘活阎罗’是一路，恐怕来的不止一人，九成是为了那女子而来，你随我到石牢一查！”

“遵命！”

厅内这转眼之间，已然有数人丧生在“罗刹令”下，场面怵目惊心。

陈霖和那黄发老者，双双离了会厅。

他有意无意的装作伤重不支的样子，落后半步，让那黄发老者带路。

超过数重房舍，眼前又现出一间巨大石室，进入石室，黄发老者一按壁间枢纽，格格声中，室内地上裂开一个大洞。黄发老者当先纵入，陈霖随后，走完约五十多石级，落入一条宽敞的石砌甬道之中，顺着甬道未行数步，突然“嚓嚓！”一响，甬道壁间，现出一道小门，那“丙丁神”已探身出来，见二人微一怔之后道：“护法来此有何见示？”

陈霖沉声道：“石屋四周可曾加强警戒？”

“丙丁神”道：“无须警戒，此地已有万全部署，设置警戒，反而容易被人窥破！”

“嗯！今晚来人可能不止‘黑衣罗刹第二’一人，目的十有九是想救那小丫头出去，不能不小心防范，否则教主回山之后，你我都无法交待？”

黄发老者额上汗珠隐隐，焦急的道：“外面各堂香主和所属弟子，恐怕都不是‘黑衣罗刹第二’的敌手？”

陈霖故意一沉吟道：“不管如何，我们不能不出手应敌！”说完，又向“丙丁神”道：“吕堂主所布炸药的引信，是由你控制，还是装设甬道之中？”

“由本堂控制！”

“如果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态势来袭，吕堂主会不会措手不及？”

“这决不会，本堂守候在此不动，发动炸药，不过是举手之势。同时如非出了内奸，这地牢内部的构造，神仙难测！”

陈霖不经意的顺甬道一看，只见这甬道竟然沿伸到百丈之外，却不见石牢的踪影，心中纳闷不已。

外面会厅之内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在毁了近十高手之后，其余的狼狈退出厅外，虚张声势的指挥手下把会厅包围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乐得在厅内闲坐，静待陈霖的消息，她知道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离开总坛可能不假，不然以她总监的身份，她不可能不露面。

地牢之内，陈霖心念几转之后，毅然决定下手。

当下急匆匆的对“丙丁神”道：“吕堂主，你随我进石牢一趟！”“丙丁神”讶然道：“护法要进石牢？”

“不错，我要在那丫头身上略施手术，万一她被人救出去，等于废人一个，心智不全，对我们仍有利用的价值！”“丙丁神”一阵犹豫之后，点点头道：“好，护法随本堂来！”两人一先一后，朝甬道的里端驰去，百丈过外，已是道底，“丙丁神”伸手向正面的石壁一按，立时现出一道门户来，在灯火的照耀下，只见所谓石牢，原来是一个瓦窑似的大石窟，雾气熏人，窟内白骨垒垒，一条娇小人影，蜷曲着卧在那里。“丙丁神”道：“就是她，请护法尽量快一点，恐怕……”话未说完，陈霖“飞指留痕”已告电疾出手。

“丙丁神”只闷哼得半声，便已倒地身亡。

陈霖一闪身进了石窟，一看，黄幼梅像睡熟了般的，毫无反应，他不遑想及其他，一把抱起娇躯，向外便奔。

来到甬道出口之处不远，黄发老者，已迎了上来，见陈霖手里抱着那被囚禁的女子，不由大奇，骇然道：“护法要把她带出去？”

陈霖冷冷的道：“不错！”

错字声落，人已到了黄发老者伸手可及之处，顺手一掌劈出。

这一掌快如电闪，而且是猝然出手。

黄发老者连转念头的余地都没有，惨嗥声中，五官血如喷泉，横尸当场。陈霖解决了两个堂主之后，奔出石窟，三把两把，扯下人皮面具和所着“白儒夺命剑”的衣履，鼓足丹田内力，高叫一声：“血魔！”

声如九天雷震，撕空裂云。

接着又发出一阵冰寒彻骨的冷笑，笑声里，“血影神功”陡然运起，周身血焰缭绕，缓缓漫步向会厅走去。

这一声暴吼和这阵冷笑，使得整个“白骨教”总坛沸腾起来。想不到“血魔”竟然真的光临总坛。

会厅之外众高手对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已是无法应付，“血魔”这一现身，定非更是雪上加霜。一个个面如土色，靛靛不已。就在教中众高手神摇气夺之际，一个赤红如火的怪物，蠕蠕而来……

“血魔！”

“血魔！”

“血……”

惊呼之声，此起彼落。

整个总坛，在刹那之间，罩上了一层惨雾愁云。

空气中浮漾着浓重的死亡气息，恐怖、阴森。

“血魔”手中，挟着那个被囚于石牢的女子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已知陈霖得手，娇笑一声，弹身射起，如一只夜宵蝙蝠，转眼消失在沉沉夜幕之中。

由于“血魔”带来的恐怖，对于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的突然离开，没有一个人去注意，他们颤栗在“血魔”的无形威势里！所有的白骨教众，做梦也估不到视为金池汤的“白骨锁魂大阵”和“死亡地带”，对这先后现身的两个恐怖人物，竟然毫无效用。

陈霖一瞥臂弯中沉迷不醒的异母妹妹黄幼梅，不知她是中了毒还是穴道被制，目前先出险地，检验她的情况，最是要紧。他压下了满腹杀机，半声不吭的腾身而起，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身后纵去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走了！

“血魔”也走了！

所有的白骨教众，吐了一口气，像是经历了一次鬼门关。没有任何人想到追赶或拦截，他们愣愣地望着“血魔”从视线中消失。

“血魔”没有展开疯狂的屠杀，对他们而言，已属意外。且说陈霖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一阵盘绕驰奔，出了“白骨锁魂大阵”，朝另外一座山头驰去，在一处平坦的小坪上停下身来。星光闪烁，夜风振袂。

陈霖轻轻放落黄幼梅，散去了神功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关切的上前检视了一阵之后，道：“兄台，令妹看样子是服下了什么迷药之类的东西，所以才沉睡不醒，看她鼻息调匀，六脉正常，料无大碍！”

陈霖焦急的道：“但总得设法使她苏醒才是呀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她中的乃是迷药，不是毒药，一般迫毒之法，对她无效！”

“那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势不能重进白骨总坛去找解药呀！”陈霖剑眉紧蹙，望着沉睡不醒的黄幼梅直发愣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兄台，不妨先以迫毒之法，试上一试！”陈霖

点了点头，蹲下身去，飞指点了黄幼梅数处要穴，然后运起“血影神功”，双掌一贴“命门”，一拊“天灵”……一盏热茶的时间过去，陈霖额角现汗，而黄幼梅昏沉如故！“没有用！”

陈霖废然叹了一口气，站起身来。

俩人束手无策。

夜幕渐收，晓意浸入！

天亮了！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突然“啊！”了一声道：“该死，何不以‘天眼珠’一试，此珠乃稀世之珍，既能避毒辨毒，说不定可以解迷药！”陈霖也不由精神一振道：“那就请姑娘一试吧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取出“天眼珠”，置于黄幼梅的口内，然后默察其效。

半个时辰之后，黄幼梅嚤吟一声，睁开了秀眸……

陈霖不由喜极而道：“梅妹，急煞我了！”

黄幼梅困惑的把目光向俩人一阵流转，然后停在陈霖的面上，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她这一开口说话，那粒“天眼珠”随着溜了出来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忙拣了纳入怀中。

陈霖喜孜孜的道：“梅妹，苦了你了！”

黄幼梅不由粉面飞霞，芳心怦怦而跳，她想不到她所心爱的人会来救她，羞人答答的低声道：“陈兄台，是你救我脱困？”“是的，梅妹，你该叫我哥哥！”

黄幼梅瞥了旁边的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一眼，绯红着脸，讷讷不能出声，但她的芳心却是甜蜜已极，她想不到陈霖会突然改变了以往的冷漠态度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轻轻一笑道：“梅姑娘，他就是你的亲哥哥呀！”

黄幼梅一跃而起，怒日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尊驾说话当留点分寸！”

陈霖这才想起黄幼梅根本不知道这些经过呀，难怪她要生气了，忙上前道：“梅妹，我给你看一样东西！”

说着，把“圆净师太”所留的血书，递了过去。

黄幼梅满面惊疑的接了过去，一看之后，娇啼一声：“师父，妈！”

“噗通！”一声，晕倒当场。

陈霖也不由星目蕴泪，心中感到无限的酸楚，虽然他与“圆净师太”没有母子之分，但与黄幼梅有手足之情。

当下疾点黄幼梅的“天殷穴”，口里一迭声的唤着：“梅妹！梅妹……”

黄幼梅又告悠悠醒转，悲声叫了一声：“哥哥！”又失声痛哭起来。

凄凄切切，其声断肠，令人闻之鼻酸。

她确实想不到相依为命的师父，竟然是自己生身之母，现在天人永隔，怎不叫她痛断肝肠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也被那哭声引发了心中的隐痛，忍不住抽咽起来，陈霖只道她女子心软，容易被悲哀的气氛感染，也未想及其他。久久之后，黄幼梅才止住悲声，悲愤的道：“哥哥，妈的遗体呢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我已把她老人家葬了！”黄幼梅一伏身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下拜道：“敬谢大德！”慌得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急忙偏过身去，道：“姑娘不可如此！哦！姑娘从现在起，应该叫陈幼梅才是……”

就在此刻——

一条人影，幽灵般的现身出来。  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霍然而震。  
陈霖俊面大变。

## 第二十二章 情天留恨

陈幼梅忍不住脱口道：“白骨教总监江湖一美何艳华！”陈霖俊面立时笼罩起一层恐怖杀机，星目放射夺人心志的煞芒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一副娇躯，竟然簌簌乱抖起来。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面容惨淡，似乎在这短的时日中老了许多，幽幽地挪动着脚步，在距三人两丈不到之地停下身来，半启朱唇道：“活阎罗，我正要找你！”

“找我？”

陈霖着实吃了一惊，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躲避之不暇，竟然会自动找上自来，的确令人费解，难道她又要玩弄什么诡计阴谋。

“不错，找你！”

“那巧极了，我也正在找你！”

陈幼梅却不知道她哥哥陈霖和这骚媚的女人白骨教现任总监，有什么过节，只激奇的望着双方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一袭披风，仍在不停的波动，显然她相当激动。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幽幽的道：“你也在找我？”

陈霖冷冰冰的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你找我做什么？”

“我要杀你！”

这话使得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娇躯为之一震，粉面顿现煞白，久久才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陈霖恨恨的道：“我受你丈夫‘无虚剑吴佑年’临死重托，要杀你这谋害亲夫的淫妇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惨然一笑道：“那好极了，我求之不得！”陈霖不由一怔，猜不透她话中之意，但仍杀机不减的道：“那你是自己送死来了？”

“活阎罗，说话要留点余地！”

“对你这贱人，还讲什么留余地！”

“不错，我是个贱女人……”

话声未完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突地往陈霖身前一站，颤声道：“兄台，请你退开！”

这话使得陈霖为之一震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你知道我此次上白骨教总坛，为的是什么？”

陈霖冷冷的道：“姑娘，你先杀了‘金童柯瑜瑾’已算是过分，现在……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急打断他的话道：“过分，为什么？”“这应该是吴如瑛自己的事！”

“那你呢？”“在下受她亡父之托，如果她不能执行遗命的话，由在下处理！”

“可是兄台别忘了我也是受人重托？”

“在下认为不当！”

“不管当与不当，师妹已把‘无虚剑’交付了我，单凭这剑，就足以代表她的身份，我记得师妹曾说过，处置这事，必须使用这柄剑！”

陈霖不由语塞，的确，“无虚剑吴佑年”曾说过要以“无虚剑”去取奸夫淫妇的性命。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粉面变得难看至极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接着又道：“如何，兄台可以暂时退开一步吗？”

陈霖轻轻一摇头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“兄台……”

“在下准备收回‘无虚剑’，以完死者心愿！”

“兄台认为我会交给你吗？”

陈霖面色一变道：“希望姑娘能兼顾到情理两个字！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冷冷一笑道：“那兄台认为我该如何向师妹吴如瑛交代呢？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突然插口道：“瑛儿已拜在‘罗刹令’前辈门下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口里“嗯！”了一声，算是作答。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凄然一笑道：“瑛儿她好吗？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声音低暗的道：“她很好！”“她托姑娘取我的性命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歇斯底里的狂笑起来，笑声如猿号鹃啼，尖锐刺耳，两行珠泪，滚下粉腮，渐渐笑声变为哭声，凄切苍凉，令人不忍卒听。

陈霖忍不住道：“何艳华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”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蓦然收泪，像是自语般的道：“亲生女儿，竟然托人要母亲的命……”

陈霖冷笑一声道：“她该亲手杀你才对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这不能怪她，她秉承父亲遗命行事！”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木然的点点头道：“我不会怪她，我罪有应得！姑娘，你准备依她所嘱行事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激动的道：“不错！”

“这很好，免我骨肉相残！串演人间惨剧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闻言之下，娇躯猛然震颤了一下。陈霖冷冷的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姑娘，请你退下！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头也不回的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陈霖俊面一沉，道：“在下言出必践，不但要请姑娘抽身，而且还请你交出‘无虚剑’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兄台认为我会照办吗？”“在下认为姑娘照办比较好！”

“如果不呢？”

“那在下只好得罪！”

“活阎罗，你很爱吴如瑛是吧？”陈霖一怔神道：“不错，我很爱她，不过那是另一回事！”“你不愿使她痛苦吧？”

“她为什么要痛苦？”

“你恃强抹煞她所决定的做法！”

“在下必须对得起死者！”

“她会恨你，死了也会恨你！”

陈霖面色大变道：“这是姑娘的意思，还是……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幽幽的道：“是她的意思，她在决定这件事的时候，经过了周详的考虑，她认为她必须如此做，现在你不明白，但日后你会谅解她的！”

“她不顾虑她亡父在九泉之下，灵魂能安息吗？”“她想到了！”

“那她为什么还要假手于你？”

“兄台日后会明白的！”

陈霖不由大感困惑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透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话中之意，

更猜不透吴如瑛如此做的原因。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见俩人争论的目的，乃是应该由谁对自己下手，粉面在不停的变幻，突然幽幽的一声长叹道：“活阎罗，我有话要问你！”

陈霖不屑的道：“你说吧！”

“你真的很爱瑛儿？”

陈霖冷笑一声道：“你问这干吗？”

“我做母亲的应该知道！”

“你已丧失了做母亲的资格！”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不自禁的退了一步，道：“不错，我没有资格做她的母亲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母亲依然还是母亲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突然退了开去，这意外的动作，使陈霖大感奇怪，瞥了她一眼之后，仍目注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道：“她早已不承认你是她的母亲了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凄苦的一笑道：“我永远原谅她的做法和想法！”

“也许她不需要你这份原谅！”

“活阎罗，告诉我你真心的爱她吗？”

“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爱她，我与她山盟海誓，生死不渝！”“你会给她幸福吗？”

“那是不待言的！”

“好，我放心了！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面上绽出一个微笑，虽然是凄凉的，但却是壮严圣洁的笑，一种只有在慈母脸上才能发现的笑。陈霖为之心神一颤，暗自在心里道：“这淫毒的女人觉醒了，她的本性仍然有善良的一面，母爱是不能否定的，但，太迟了！”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仰首苍穹，脸上笑意未除，但珠泪却滚滚而落。

也许她在真心的忏悔，在这最后的一刻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披风一振，精芒动发，“无虚剑”出鞘。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面色大变，连退了三个大步，声细如蚊的道：“无虚剑！”

陈霖身形一侧，面对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沉声道：“姑娘准备做什么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持剑的手，抖得非常厉害，半晌才道：“替师妹吴如瑛了却心愿！”

愿字声落，一闪身欺向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……

陈霖大喝一声：“不行！”

一掌随声劈出，一道血红劲风，匝地卷出！

掌至中途，忽然想到不该对她下重手，硬生生的把掌力撤回一半……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一意前扑，对袭来掌风，犹如未觉。“波！”挟以一声闷哼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身形几个踉跄。陈霖正待欺身……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身手相当不凡，就着踉跄之势，一划，已到了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的身前，“无虚剑”寒芒暴吐，斜斜上扬……陈霖不由一窒。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脸上变为一种木然之色，口里喃喃道：“瑛儿，为娘成全你的志愿！”

但，奇怪，“黑衣罗刹第二”上扬的剑，久久不曾落下。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显得分外平静的向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道：“姑娘，容我再说几句话？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默然不语，撤回了剑。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把迟滞的目光，照定陈霖道：“活阎罗，你将来与瑛儿是永久的伴侣，有几句话，必须告诉你……”陈霖冷冷地“嗯！”了一

声。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粉面突呈异彩，激动的道：“以往，我错了，但我没有错！”

这句矛盾的话，使得陈霖满头玄雾。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又接下去道：“我杀死‘无虚剑吴佑年’是为了报复，我没有错，然而对瑛儿来说，我错了，我谋杀亲夫，使她失去了父亲，我的行为使她蒙羞……”

陈霖一听，此中大有蹊跷，不由脱口道：“你伙同奸夫，谋杀亲夫是为了报复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你说说看？”

“二十年前，我有一个温暖的家，同时有一个青梅竹马的恋人，我自认是幸福的，我的恋人，也就是我的表兄，我们早已互誓终身厮守……”

陈霖睁大了眼睛，看着对方。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面上掠过一抹梦幻似的色彩，接着道：“无虚剑吴佑年曾托人三次上门求亲，我断然拒绝，家父虽爱他的人才武学，但拗不过我的固执己见，婉拒了他！”“以后呢？”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面色一黯，道：“不久之后，我表兄遭遇了意外死亡，当时我痛不欲生。两年之后，‘无虚剑吴佑年’再度登门求亲，在家父严命之下，我嫁给了他，但我并不爱他！”“夫妇为五伦之一，不管你爱不爱他，岂能罔顾伦常？”“是的，我嫁给他后，谨守妇道，还为他生了一个女儿……”“就是吴如瑛？”

“不错！”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娇躯陡然一震。

陈霖迫不及待的道：“以后呢？”

“他在一次酒醉后，吐露真言，他为了得到我，不惜杀害我的恋人！”

“哦！”

“当时我悲愤欲死，他是我的丈夫，也是我的仇人，于是，我离开了他，我不能忍受和这人面兽心的人共同生活，同时，我决意报复……”

“为什么要伙同‘金童柯瑜瑾’呢？”

“他的形貌，酷肖我那死去的表兄，所以……”

“所以你下意识的爱上了他？”

“这个我不否认！”

“你的这则故事，非常动人，但真实性却值得怀疑？”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仍自顾自的说下去道：“但事实上，我谋害了我的丈夫，现在，我想透彻了，我要成全我的女儿，这些事，我也不希望她知道，否则她会痛苦终生！”

“你如何成全她？”

“结束我罪恶的生命！”

“锵啷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手中的“无虚剑”坠地。

陈幼梅自始至终，默不着声的冷眼旁观，这时突然对陈霖道：“霖哥，你不能这样做！”

陈霖踌躇了，他明白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固属是所为令人发指，但她是一个不幸的女人，她的遭遇，值得人同情！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突然发出一长串的厉笑……

笑声渐来渐弱！

“江湖一美何艳华”的娇躯，缓缓倒下。

陈幼梅尖叫一声道：“她服毒自绝了！”

陈霖俊面登时大变。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哀叫了一声：“妈！”向“江湖一美”的尸身上扑去。

这一声“妈”，恍若晴天焦雷，震得陈霖怔在当场，木然成痴。陈幼梅脱口道：“霖哥，她就是吴如瑛本人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抚尸一恸而绝。

陈霖呆立了半晌之后，才如梦方醒的唤了一声：“瑛妹！”急步上前，揭去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的面纱。

一张娇艳如花的脸庞出现了——

她，正是他日夕想念的爱人吴如瑛。

“瑛妹！瑛妹！”

陈霖大声狂呼着。

吴如瑛悠悠醒转，“哇！”的一声，痛哭起来。

一声声如杜鹃啼血，巫峡猿哀，断人肝肠。

声嘶了！

泪尽了！

吴如瑛坐直了身形，沙哑着声音道：“霖哥，原谅我……”陈霖一时之间，激动得答不上话来。

往事，一幕一幕闪电般在心头展开——

桐柏山下的“三里坪”，他邂逅了她！“和合会”石窟之中，由于诸般巧合，他在神志不清之下，占有了她的身体！

山后林中，他与她海誓山盟！

她留书出走，他以为此生已见不到她了！

“霖哥！”

又是一声娇唤，其声在凄切之中，含有无限的深情。陈霖如梦初醒，激动的道：“瑛妹，你瞒得我好苦？”“霖哥，请原谅我的苦衷！”

“你投入了‘罗刹令’的门下？”

“是的，这可说是机缘巧合，我误打误撞的闯入了她老人家隐身的洞府，她老人家的生命已快接近终点，她收我为徒，她把全身的功力全给了我，唯一的条件，是替她老人家取各大门派掌门人的一只手臂，我办到了，她老人家也归天了！”吴如瑛顿了一顿，像是加以解释般的又道：“我为了获得功力，完成先父遗命，我才这样做！”

陈霖点了点头，情深无限的望着吴如瑛道：“瑛妹，让一切的都逝去吧，像忘记一场噩梦，待我本身事了，择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，从此不再涉足江湖！”

吴如瑛凄婉的一笑道：“办得到吗？”

“瑛妹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置你未婚妻钟小翠于何地？还有‘八旗帮主楚玲’？”陈霖不由愣住了。

是的，撇开楚玲不谈，对钟小翠将如何交待？她是自己名正言顺的妻子，受了她父母的双重遗命而订了这项婚约……

“如何？霖哥，办不到吧？”

陈霖心念几转之后，毅然道：“我一切都可抛下……”吴如瑛娇靥之上，泛起一抹感激的微笑，道：“霖哥，我感激你对我的爱，但愿你珍重，把这一份爱埋藏在心底！”“瑛妹，你……”

“我的一切已在留书中说过了，现在应了许诺，我们见最后一面！”

陈霖俊面铁青，厉声道：“瑛妹，你打算做什么？”

吴如瑛粉面一片湛然之色，幽幽地吐出一个字道：“死！”陈幼梅忍不住娇呼道：“瑛姐，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？”陈霖全身一颤，眼前金花乱冒，一股莫名的寒意，直冲心头，吴如瑛这一个“死”字，的确使他震惊莫名。

吴如瑛凄怨的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霖哥，原谅我，我无心刺伤你，但，这是命运，一种冥冥中的安排！”

“不！”陈霖歇斯底里般的叫道：“瑛妹，你没有理由这么做！”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没有错！”

“我没有错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你认为是这样？”

“任何人也会认为是这样！”

“你认为我还有理由活下去？”“是的！”

“你太自私了！”

“瑛妹，随你怎么说，算我自私吧，我不能让你这么做！”吴如瑛眼圈一红，泪水盈盈欲滴的道：“霖哥，你的动机是为了爱我，但，我将痛苦一辈子！”

陈霖见她执意如此，不由心乱如麻，怆然道：“瑛妹，有我伴着你，难道不能使你快乐？”

“我此生已无快乐可言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杀了自己的母亲！”

“不！你并没有，她是自杀的！”

“她为什么要自杀，是我逼她走上这绝路的……”说着，两行泪珠，终于挂了下来。

陈幼梅凄声道：“瑛姐，如果你……霖哥会心碎的，也同样会痛苦一辈子！”

吴如瑛默然无语。

陈霖痛苦的道：“瑛妹，你不能改变你的主意？”吴如瑛摇摇头，道：“不可能！”

陈霖心念几转之后，毅然道：“瑛妹，我决不许你这样做！”吴如瑛闭上了双目，面上的肌肉一阵抽动，显然她在抑制着内心无比的痛苦，她愿意离开陈霖吗？不！一千个不。但，她不得不离开他，永远的。

她不敢看情郎那悲伤欲绝的神情，她的信心几乎动摇。于是——她伸手怀中，取出绢帕，然后住口边一抹……

动作是那样的安闲、自然，任谁也看不出异样。

然后，才幽幽的道：“霖哥，我只好辜负你了，今生已矣，过去的山盟海誓，愿证诸来生！”

陈霖似怒吼般的道：“不！决不！”

“可是，一切都将要成为过去了！”

“什么？你……”

陈幼梅也发觉情形不对，疾移数步，拉住吴如瑛的手臂一阵摇撼道：“瑛姐，你……你怎么样了？”

吴如瑛脸色疾转酡红，像喝醉了酒似的。

陈霖不由冷汗直冒，急上前扶住吴如瑛的香肩，嘶声道：“瑛妹，你……”

吴如瑛把一双变了形的眸子，紧盯着陈霖，缓缓地道：“我已服下了毒药！”

陈幼梅粉腮大变，张大了口，发不出声音。

陈霖身躯猛地一震，大吼道：“什么，你已服下了毒药？”“不错，一个弑母的人，怎能觊颜偷生，这样可以稍赎我的罪愆！”

陈霖探手就往吴如瑛的怀里抓去……

吴如瑛横掌一切，退闪三步，茫然的道：“霖哥，你要做什么？”

话声中，娇躯已呈摇摇欲倒之势。

陈霖身形跟进，右手再度抓出，口里道：“天眼珠！”吴如瑛急朝侧方闪避，厉声道：“不许动！”陈霖一窒之下，愣然呆住。

“砰！”的一声，吴如瑛跌坐地上，虚弱的道：“你要天眼珠何用？”

陈霖激动得浑身战抖，语不成声的道：“替你解毒！”“不中用了！”

“不中用了？”

“是的，我已自封数处穴道，把毒迫向心脉，而药力却无法透过！”

陈霖眼前一黑，几乎当场栽倒，悲声道：“瑛妹，你已横定了心？”

“霖，哥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你……”

陈幼梅眼圈一红，忍不住呜咽起来。

吴如瑛面上酡红渐收，眼光也呈黯淡。

陈霖终忍不住滴下了几滴英雄之泪，扑上去抱住她的娇躯。这场悲剧已成了定局，即使是大罗金仙也无法挽回。吴如瑛斜倚在陈霖的怀里，挣扎着道：“霖哥，吻……我……”

秀目之中，滚落两滴黄豆大的泪珠，而嘴角，却浮起一抹期待的笑容。

陈霖心如刀绞，肝肠寸折，眼角，溢出了两行清泪。他手臂一紧，低下头去……

四片唇瓣，紧密的接合在一起。

彼此的泪水，渗和在一起。

这是断肠的一吻。陈幼梅缓缓别过头去，不知是少女的娇羞使然，还是不忍心看这断肠的一幕。

久久——

吴如瑛轻轻地推开了陈霖，梦呓般的喃喃道：“霖……我满足了……想不到……在临死之前，会得到你的……吻……更……想不到，会躺在你的……怀里！”

陈霖俊面不停的抽搐，他想说什么，却说不出，生离死别的痛苦，充满了他的胸臆！

他完全沉浸在悲哀惨痛的深渊里。

似乎，这是宇宙末日的来临！天地同愁，草木含悲。吴如瑛困难的从怀中掏出“天眼珠”向陈幼梅唤道：“梅妹！”陈幼梅转过身来，满面凄然之色，道：“瑛姐！”

“这粒……珠子……给你留作……纪念！”

“瑛……姐……”

陈幼梅鼻一酸，泪水扑簌簌而下，双手接了过来！

吴如瑛面上红色已经褪尽，换上了一层死灰之色，呼吸也渐见迫促，胸部在急剧的起伏，四肢开始变冷……

陈霖眼看着自己倾心相爱的人，马上就要撒手尘寰，玉殒香消，不由泣出声来。

吴如瑛渐合的双目，倏然又睁开来，嘴唇一阵嗡动，声音低得几不可辨：“霖……哥……那……剑，你留在……身边！”陈霖含泪点了点头。

吴如瑛又断断续续的道：“天上……人间……愿……常……相忆！”声落，苍白的粉腮上，现出两朵笑花，头一偏，双目缓缓阖上。

她死了！从此一瞑不视。

陈霖全身感到一阵麻木，紧紧地搂着吴如瑛逐渐冷却的娇躯，双目失神地凝注着远方，不言不动。

过度的悲伤，使他木然成痴。

陈幼梅却在一旁不断地抽搐。

朝阳，似乎也失去了平时的光辉，蒙上了一层凄清之色。久久之后，陈霖才回复了心志，惨呼道：“瑛妹，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！”

二字一泪，令人不忍卒听。

陈幼梅拭干了泪水，道：“哥哥，死者已矣，你该节哀保重！”陈霖目光迟滞的望了他妹妹一眼。”

陈幼梅又道：“死者入土为安，我看把瑛姐母女合葬一家吧！”

陈霖无言的点了点头。

陈幼梅就在附近，选了一处向阳之地，劲贯纤掌，不消几下，便已掘成了一个丈许大的深坑，先把“江湖一美”的尸体，放入土穴之中，这才走近陈霖道：“哥哥，把瑛姐入土吧！”陈霖木然的站起身来，手托着吴如瑛的遗躯，轻轻放置土穴之中，和她的母亲排在一起，然后出神地望着她的遗容……“哥哥！”

陈幼梅忍不住轻唤了一声，但陈霖恍若未闻。

半刻之后，陈幼梅又唤了一声：“哥哥！”陈霖徐徐抬起头来，叫了一声：“妹妹！”

“哥哥，离开墓穴吧！”

“可是，我永远也看不到她了？”

说着，又告潸然泪下。

陈幼梅无奈，只好下坑去把陈霖连拖带拉的弄了上来，然后迅速的用土掩盖好，在附近搬了些石头，堆砌成一座拱形的墓。陈霖木然的看着他妹妹动作，痴立如故。

陈幼梅待一切弄妥之后，凄然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哥哥，我们该走了！”

陈霖这才真正的从悲哀的境地中被唤回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道：“是的，该走了！不过，我还要做点事，你等等！”身形一展，疾奔而去，不一会，手里抱了一大把野花回来！陈幼梅不由暗自在心里道：“哥哥表面冷酷，却是个多情种子！”

陈霖把那束野花，摆在坟头，悲声道：“瑛妹，别了，我有生之年，每年的这一天，献上一束花，一陌纸钱，瑛妹，安息吧！”祝祷毕，缓缓转过

身来。

陈幼梅秀眉微蹙道：“哥哥，我们到哪里去？”

“八旗帮！”

“八旗帮？”

“是的，八旗帮主楚玲是我的好友……”

“楚玲，我知道，她长得很美！”

陈霖不由俊面微红道：“是的，她长得很美！”

“你爱她吗？”“妹妹，现在不要谈这些！”

“我们到‘八旗帮’干吗？”

“会合师叔‘飘萍客李奇’和师妹钟小翠等人，扫荡白骨教！”“我兄妹俩不成吗？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头直闯白骨总坛？”“不行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‘白骨锁魂大阵’之外，还有‘死亡地带’，满洒剧毒，你无法……”

“哈哈，哥哥，你忘了？”

“忘了什么？”

“我可以通过‘死亡地带’！”

“你不怕毒？那你为什么被擒？”

“不是，我说现在！”

“现在？”

“嗯，瑛姐遗赠的“天眼珠”，功能辨毒克毒，此珠在身，毒其奈我何！”

提起吴如瑛的名字，陈霖又不由黯然久之，才摇摇头道：“不成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们必须以雄厚的力量，彻底消灭该教，凭我兄妹俩，报仇雪恨，固不成问题，但如果不把该教彻底解决掉，任其有漏网之鱼，终是贻祸江湖，最主要的是他们都能用毒……”

“难道说要把该教一网打尽，岂不有伤天和？”

“不错，我有这种想法！”“那太残忍了！”

“残忍？白骨教单为了这一座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，就不知枉杀了多少无辜，融尸取骨，我曾亲眼目睹，杀百人而救千人，甚至万人，何谓残忍！”

“既然白骨教善于用毒，岂不令参与的人白白送死？”“这个……当然要从长计议！”

“那我们上道吧？”

“好！”陈霖把吴如瑛遗赠的“无虚剑”佩在腰间。

兄妹两人，驰下山岗，陈霖犹不断的回头，望那一抔黄土，直到望不见了才罢。

陈幼梅边行边道：“哥哥，未来的嫂子怎么长得那样丑？”陈霖正色道：“妹妹，不许你这么说，人真正的美丑，并不在容貌，而是内心，如果一个美若天仙的女子，内心却污秽不堪，你还认为她美吗？”

陈幼梅脸一红道：“我只是随便说说而已！”

两人昼夜奔行……

这一天收辰巳之交，已来到“八旗帮”总舵所在之地。沿途哨卡俱无，陈霖一颗心不由忐忑起来，忖道：“难道‘八旗帮’遭遇了什么意外不成，不然，哪会如此，岂有总舵所在之地，连个哨卡都没有？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陈幼梅惊呼一声道：“哥哥，尸体！”陈霖一震道：“什

么？”

“尸体！”

“在哪里？”“那草丛中不是？”

陈霖循着陈幼梅的手指一看，果然，五丈外草丛中，隐约露出几具尸体，不由怦然一惊，上前一看，惶然道：“不好，八旗总舵遭了意外！我们快！”

说着，身形骤然一紧，疾逾流星飞矢，猛泻而去。陈幼梅鼓足全力跟在后面。

沿途，尸体不断出现，令人怵目惊心。

总舵房舍在望，尸体也愈来愈多，却不闻半丝声息。陈霖一颗心，几乎跳出腔子来。

细查那些尸体，周身未见伤痕，也没有流血现象，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中毒，另一种被绝高的内家好手所伤。顾盼间，兄妹俩来到总舵大门之前，只见了无人迹，一片死寂阴森。

门口，又是数具死尸，死状和一路所见哨卡一样，其中有两具陈霖认得是该帮的两位堂主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，使陈霖连打了两个寒颤。

踏进大门，兄妹俩顿时直了眼，一阵毛骨悚然。

只见令坛前的院地之中，横七竖八，尽是死尸，血腥之味，中人欲呕，厥状之惨，令人不忍卒睹。

陈霖双目尽赤，肝胆皆炸。

是谁，以这残酷的手段血洗“八旗帮”，竟然不留半个活口？从地上凝结的血迹和折剑残肢看来，令坛前曾经过一番激烈的搏斗。

除了死者之外，是否还有活口逃出，不得而知。帮主楚玲，未婚妻钟小翠，师叔“飘萍客李奇”，古道热肠的“猴叟曹貽”，莫非都全部遭了毒手？

想到这里，登时冷汗遍体，浑身起栗。

这太可怕了，他不敢再朝下想……

陈幼梅激颤的道：“哥哥，在你的想象中，是谁下的手？”陈霖沉重的一摇头道：“下手的不止一人，可能是有计划的屠杀，无从想象！”

“不知小翠姐姐他们……”

“目前也无从判断她（他）们的生死！”

“我们开始检视一遍尸身，如何？”

“好的！”

两人怀着一种莫名的心情，翻检每一具尸身，但，找不到他们要找的人。

陈霖剑眉紧蹙着道：“莫非李师叔他们没有来，楚玲走脱了，但，不可能呀，算时日，他们该在这里等我会齐的？”陈幼梅道：“我们到里面去看看？”

两人越过院地，向令坛走去！

刚走到令坛门外，陈幼梅突然尖叫一声道：“哥哥，你看！”陈霖定睛一看，口里怒哼一声，就待……

陈幼梅一把拉住他道：“哥哥，且慢！”

陈霖一愕道：“你发现了什么？”

“事情大有蹊跷！”

“什么蹊跷？”

“八旗帮既被血洗，为什么独留帮主楚玲一个活口，绑在令坛之内，可

能这是一个陷阱，也许目的是诱你上钩！”陈霖不由悚然而震，她说的确的道理，这事情太奇突，太出人意料。

原来帮主楚玲，被反绑在令坛之内的一把太师椅上。陈幼梅又道：“楚帮主看样子是口不能开，身不能移，必是穴道被制无疑！”

陈霖依言一审视，果然正如陈幼梅所说，楚玲满面痛苦之色，除了眼睛还能转动之外，和一尊木偶差不多。

“帮主！哦……玲妹！”

陈霖高叫一声，楚玲秀目一眨，毫无反应，当下，毅然道：“先把她救出来再说！”

说着，脚一举，又待朝令坛跨入。

陈幼梅一横身拦住了陈霖道：“哥哥，仔细考虑一下？”“我不能不救她？”

“可是你看她的眼神，似乎在阻止我们进内！”

陈霖疾朝楚玲的面上看去，果见她双目睁得滚圆，几乎要突出眼眶，显见她心中必有重大的话要说，苦于开不了口。当下试探着叫道：“玲妹，你是否急切着要我来解开你？”楚玲的眼，睁得更大，可以使人领略到答案是“不”。“是不是令坛之内已被人弄了手脚，不能进入？”

楚玲双眼一连几眨，表示陈霖猜对了。

陈霖在焦灼之中，又加上困惑，不知这令坛之内到底布了什么陷阱，一时之间，急得抓耳搔腮，半筹莫展。

楚玲不能说话，根本问不出所以然，但又不能舍之不救。陈幼梅兰心慧质，忽然想到一个妙着，喜孜孜的道：“霖哥，有了！”

“什么有了？”

“目前最好能先设法解开楚帮主的被制穴道！”

“人不能进内，如何解法？”

“以哥哥的功力，是否可以在三丈之间的距离隔空震穴？”陈霖心中一动道：“可以，不过你知她是何穴被制？对方施的是什么手法？如果是独门点穴手法，又将奈何？”“但，我们总得一试！”

“如何试法？”

陈幼梅神秘的一笑道：“你准备好了，看我的！”

说着，面对楚玲道：“楚帮主，现在我开始循序背诵穴道，当我念到你被制的穴道时，你就眨一下眼，我哥哥将以隔空震穴手法，为你解穴！”

楚玲连眨了三下眼，表示知道。

陈霖对乃妹的心计，大是佩服，这真是一个妙着。

陈幼梅开始高声念出穴道名称：“百会、华盖、天突、玉枕、精促、步印、神封、藏血、听根、通太、眉冲、睛明、人中……肩井！”楚玲眼睛一眨。

陈幼梅急向陈霖道：“解她左右肩井！”

陈霖双掌中指戟立，逼出两道淡红色的指风，飘向楚玲左右肩井。

楚玲微微一震，双臂竟然能微着挣扎。

陈幼梅又接着念道：“灵虚、神藏、或中、未穴……哑门！”楚玲又一眨眼。

陈幼梅道：“哑门穴！”

陈霖又射出一缕指风。

“哑门穴”一解，楚玲登时能开口说话，惨然唤了一声“霖哥！”

陈霖这一喜岂同小可，急应道：“玲妹，怎么回事？”楚玲眼中立时射出两缕怨毒的煞芒，道：“霖哥，现在请以指风再解我肾俞、三里、维道、居停、中渎、阳辅各穴，然后再告诉你事变真相！”

陈霖不由咋舌，她的穴道被制竟有如此之多，而且遍及上中下三盘，难怪她口不能开，身不能动，当即依言解了她所说的各穴。

陈幼梅迫不及待的道：“楚帮主，你的功力未受损吧？”“没有！”

“那你可以自脱捆绑了？”

“不能！”

陈霖兄妹同感一震，异口同声的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不能动！”

陈霖骇然道：“你不能动？”

“是的，令坛之内，满是炸药，只要我微一动弹，立刻就会爆炸？”

陈霖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，道：“那该如何办呢？”

楚玲惨然一笑道：“毫无办法，只有死路一条！那位是……”“舍妹陈幼梅！”“哦……当时若非令妹阻止，此刻你已骨化飞灰！”陈霖心头一阵猛震之后，激动的道：“玲妹，总得想个办法……”

“没有用了，你们无法踏进令坛半步，而我不能移动分毫？”“难道……”

“现在听我说，血洗本帮的是白骨教主和手下数十高手！”陈霖登时煞上眉梢，恨满胸膛，狂吼道：“白骨教将寸草不留！”

陈幼梅也不由气得浑身直抖。

楚玲接下去道：“白骨教主已然知道你的身份，‘血魔’就是你的化身！”

“这恶魔何由知悉？”

“你记得在古庙诛杀‘四毒书生’之时，以‘血魔’的姿态现身，以‘活阎罗’的面目杀人，‘白骨教主’在殿外与‘黑衣罗刹第二’交手之际，曾一度迫近殿门，被他瞧得一清二楚！”“哦！玲妹是听他……”

“我被制之时，‘听宫穴’未被点上，所以他们的谈话，被我听得一清二楚！”

“白骨教主对八旗帮下手的目的何在？”

“要毁去你！”

“我？”

“不错，我们相约在本帮总舵会合的消息，不知怎样被泄，所以‘白骨教主’先血洗本帮，然后把我制在此地，预埋炸药，等你落网！”楚玲说到这里，目眦欲裂，玉牙几乎咬碎。

陈霖咬牙切齿的道：“白骨教我誓必杀他个鸡犬不留！只是，玲妹，我做了天下第一罪人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了我一人而使贵帮灰飞烟灭！”

“不，霖哥，不要太过自责，问题全在白骨教主一人！”陈霖沉痛无比的道：“玲妹，白骨教主就是‘百幻书生’的化身……”

“噢！真的？”

“原来的白骨教主，已被‘百幻书生’兄妹谋算抛尸绝谷弱水之滨，百幻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所以他必欲得我而甘心！”楚玲幽幽地叹了一口气道：“霖哥，这些都是天公的残酷安排？”

“是的，但我仍是罪魁，将对贵帮终生负疚！”

“霖哥，我希望听你亲口说一句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……你……爱我吗？”

陈霖尴尬的道：“玲妹，这个……这个……”

“霖哥，你吝啬一句话！”

“不，玲妹，你知道……”

“你有未婚妻，还有爱人吴如瑛……”

“她……她死了！”

“谁？”

“吴如瑛！”提到吴如瑛，陈霖脑海里立即又浮现那惨绝人寰的一幕，声音竟然有些硬咽。

楚玲骇然道：“怎么死的？”

“如她从前的留书所言，她和她的母亲都死了！”

“她杀了她的母亲？”

“不，江湖一美何艳华自杀，她，也跟着自杀了！”“哦，霖哥，原谅我提到使你心碎的事！”

“玲妹，敝师叔和师妹他们没有到贵帮……”

“有，他们听说七大门派已然派出高手近百人，由‘少林癫僧’和‘武当狂道’率领，驰往白骨总坛，所以在昨晚动程走了，我留下来等你，怕错过了，想不到今晨即发生这惨案！”陈霖心中不由慌乱起来，如果不设法赶上七大门派和师叔们的话，后果实在不堪设想，在“白骨教”毒的攻势下，只可能会被一网打尽。

楚玲凄然道：“霖哥，我知道你该走了，你说，你爱我吗？”陈幼梅低声道：“哥哥，别让她失望，唉！又是一个痴心红颜！”

陈霖嗫嚅的道：“玲妹，你知道我爱你的！”

楚玲突然发出一阵比哭还难听的狂笑。

笑声使得陈幼梅和陈霖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
久久，笑声方落，幽幽的道：“霖哥，在这最后一刻，我乐意听到你说这句话，现在，你可以……走……”

“什么？玲妹，你……”

“我吗？将与本帮同一命运！”陈霖心里一阵刺痛，咬牙道：“不，玲妹，我必须设法让你脱困！”

“不可能？”

“为什么不可能？”

说着举步就要向令坛门槛跨……

楚玲厉声喝道：“你与我站住！”

陈霖只好收了那只跨出的腿。

楚玲接着道：“你这种动作无异是飞蛾扑火！”

“玲妹，我能眼看着……”

“如果你牺牲了呢，放着大仇谁去报，天下将遭白骨教的荼毒！”

陈霖刚经过吴如瑛一场裂肝断肠的惨剧，现在，又面临另一幕锥心刺骨的惨景，他感到一种心灵被撕裂的痛楚，全身起了一阵痉挛，几乎立足不牢，俊面也呈现一片苍白之色。陈幼梅怆然道：“楚帮主，我们再从长计议？”

楚玲凄厉至极的一笑道：“不中用了，除非是安装炸药的人，来把这布置撤去，你认为可能吗？”

陈霖急接口道：“玲妹，我一定找到那安装的人，只要你能忍耐一段时间！”

“你到哪里去找？”

“这个……”

陈霖被问得愣住了，是的，到哪里去找，心念一转之后，道：“上白骨教！”

“你知道这恶毒的布设是什么人所为？”“谁？”

“‘百幻书生’亲手做的，你能迫使他就范吗？”

陈霖又是一窒，的确，杀死“百幻书生”不难，迫他就范恐怕是根本不可能的事。

楚玲接着又道：“同时，百幻书生既有这个安排，必然在附近设有眼线观看效果，你走后，难保没有人出来引发炸药，再说‘八旗帮’算是在我手里被毁，如我偷生人世，将何以对先父和帮中罹难者在天之灵？”

“你不谋复兴？”

“告诉你不可能了，一切都成定局，霖哥，我求你，赶快离开，你不能再让小翠姐姐等人落入‘百幻书生’之手，否则‘桐柏’一派也将……”

陈霖悚然而震，但他势不能任由楚玲这样牺牲生命，自己的良心如何能安。

沉默——

三个人谁也不再说话，各自让不同程度的痛苦啃啮着心灵。这是一幕生离死别的戏，陈霖又一次当了主角。

陈霖不曾体验过死亡的况味，因为人只能死一次，但，现在，他感觉比死还要难过百倍。

以他的盖世功力，竟然无法挽救衷心倾恋自己的人的生命。难道他眼睁睁地看着她踏上死亡的路？

突然楚玲打破了沉默，颤抖着声音道：“霖哥，我答应等你，你马上动身去寻‘百幻书生’吧！”

“真的？”“真的！”

“你不骗我？”

“不……骗……你！”

“我留舍妹在这里守护你？”

“不，她如果留下，后果将更严重，暗中伏匿的人会马上引燃炸药！”

陈霖熟视了楚玲片刻，道：“玲妹，你必须忍耐到我回来？”“好！你俩放心的离开吧！”

陈霖转向陈幼梅道：“妹妹，我们走，‘百幻书生’可能已经回山，也许我们能在途中碰头也不一定，那样的话，时间将更缩短，玲妹也少受些苦！”

陈幼梅万分无奈的点了点头，向令坛内道：“楚帮主，请你忍耐？”

“谢谢你，姑娘！”

陈霖万分依恋的怔视了楚玲半刻，一咬牙，和陈幼梅转身驰出“八旗帮”总舵。

楚玲在陈霖兄妹转身驰离之际，两行泪珠，滚下了苍白的粉腮！

陈霖和陈幼梅方出总舵大门，身后传来一声天坍地陷的巨响，接着是一

片墙倒屋坍之声。

“玲妹完了！”

陈霖狂叫了一声，转身奔进大门，一看，身形连摇几摇，仆地栽倒。

陈幼梅尖叫一声：“哥哥！”疾以手指戳向陈霖的“天殷穴”！陈霖长长地哼了一声，苏醒过来，泪如泉涌，嘶声唤了一声：“玲妹！”

只在转眼之间，一座令坛，变做了一堆瓦砾，不用说，楚玲已被炸得粉骨碎身。

陈霖在忍受了一刻极度的痛楚之后，霍然起立，满面杀气蒸腾，对着那堆瓦砾道：“玲妹，你等着吧，白骨教众的血，便是我的祭礼！”

祝祷毕，一拉陈幼梅的手道：“走！”

俩人再度弹起身形，离开八旗总舵这一片伤心之地，回头奔向“白骨教”方向。

陈霖的心沉重得像铅块，接连两度的重大打击，几乎使他精神崩溃。

另一方面，心里产生了一个疯狂的念头——

杀！

这是恨、仇、怨、愤等融合而成的。

他极端的需要发泄，而对象当然是“白骨教”。

他倾心相爱的心上人——吴如璞，死了，带走了他全部情感。

另一个痴心的女子——楚玲，也死了，他没有给她什么。“多情自古空遗恨，好梦由来最易醒！”

他情不自禁的脱口低吟，声音中充满了凄凉、哀伤、痛苦……

太大的哀伤，是无法以言语劝慰的！

陈幼梅没有作声，她知道现在劝慰是多余，她只在心里，对她这人之中的异母哥哥，寄以一份深深的同情。他把身法施展到了极限，像一缕轻烟似的，似乎这样心里感觉得好过些。

“哥哥！”

陈霖应声一刹身形，见陈幼梅已被自己抛落数十丈之遥，不禁从心里升出一丝愧疚，心想，自己是失态了。

陈幼梅追上来，已是香汗淋漓，娇喘不胜了。

一路上，陈霖把父母被害的经过和自己的遭遇等，详细的告诉了陈幼梅，听得陈幼梅泪如泉涌，唏嘘不止。

在世上，兄妹俩成为唯一相依的亲人！

幕阜山遥遥在望。

顾盼间，兄妹俩进入山区，遥望白骨总坛所在地的那座孤峰，陈霖的眼红了，杀机云涌而起。

陈幼梅以充满讶异的声音道：“奇怪，为什么李师叔和各大门派的人踪迹不见，莫非他们已直闯总坛去了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后果相当严重，单只‘白骨锁魂大阵’和‘死亡地带’两重险阻，对方不必费一兵一卒，就可使他们全军尽没？”陈霖头一摇道：“不可能，他们都是老江湖，不会如此孟浪行事！”

“我们的行动如何决定，是否要会合……”

“不！我们现在就闯！”

“如果‘百幻书生’不在教中呢？”

“先毁了他的老巢，再找他！”

蓦然——一道红色火焰，划空而起。

陈幼梅脱口道：“信箭，我们的形迹被发现了！”陈霖恨恨的道：“管它，我们明闯，哦！妹妹，你暂时用这剑！”

说着，把吴如瑛留赠的那柄“无虚剑”递了过去。陈幼梅双手接了，陈霖又道：“妹妹，见人就杀，不留半个活口！”

“我知道！父母之仇，不共戴天！”

暴喝之声，倏告传来！

两人身形一紧，疾朝声音传来之处，弹身奔去。

山脚下，人头攒动，形成了一个大的包围圈，全是胸绣白骨骷髅头号志的人物，人圈之中，传来阵阵的暴喝声，掌风击撞声。陈霖神目如电，看出被围的僧道俗全有，显然是七大门派高手，身形一缓，沉凝向陈幼梅道：“他们被围在这里！”陈幼梅精神一振道：“我们冲！”

就在此刻——

场中打斗戛然而止，人圈倏地裂开一条缝，一个白惨面孔，身着半截骷髅衣的白发老者，向陈霖兄妹迎面而来。从这老者的号志看来，地位可能仅次于教主。

陈霖不自禁的止住身形。

双方相距不及两丈。

那白发老者嘿嘿一笑道：“老夫该称你‘血魔’还是‘活阎罗’？”

陈霖双目煞芒闪烁，面罩恐怖杀机，冷声道：“你是谁？”“白骨教总护法丧门神洪进！”

“你们教主可在此处？”

“嘿嘿嘿嘿，敝教主还不屑于对这群自命名门正派的人出手！”

“我问你他现在何处？”

“总坛之内恭候大驾！”

陈霖冷哼一声道：“好极了，总算没有扑空，现在本掌门人先打发你！”扬掌就待……

“丧门神洪进”一侧身道：“且慢！”

陈霖不期然的一收掌势，道：“你还有什么遗言交待？”“小子，话不要说得太满，你是哪一门派的掌门人？”“血影门！”

“血影门？”

“不错，血影门第三代掌门！”

“丧门神洪进”一怔之后，阴恻恻的道：“陈掌门人来意如何？”

陈霖剑眉一挑，道：“血洗白骨教！”

“丧门神洪进”面上神色不变，冷冷的道：“当然，阁下可能会办得到，不过请问七大门派和桐柏余子和阁下是否是一道的，抑是……”

“一道又怎样？”

“那就得请阁下考虑一个问题！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

“请看！”用手一比那些合围的教中高手，又接着道：“只要老夫一声令下，人圈中百多条性命就算毁了！”

陈霖一看，只见那些白骨教众，全部手持一根竹筒也似的东西，对准场中，不言可喻，那竹筒之中，必是“四毒书生”所炼制的那种毒绝天下的药粉。

不由目眦欲裂的道：“你敢！”

“丧门神洪进”毫无惧色的道：“这有何不敢？”

陈霖咬牙切齿的道：“从你这老匹夫开始，我不会放过半个白骨教徒！”

陈幼梅在陈霖身后，也不由气得杏目圆睁，花枝乱颤。

“丧门神洪进”冷笑一声道：“我相信阁下有这功力，而且再毒的药物，也奈何不了你，可是，当你出手之际，就是场中百多人丧命之时！”

陈霖气得肝胆皆炸，恨不能一掌劈死这眼前的白骨教总护法。

如果陈霖出手的话，场中所有被围的各门派高手，势非全部被毒杀不可。他不自禁的把目光从那裂开的人缝里，扫向场中，不由猛可里打了一个寒颤。

只见场中，连“癡僧”“狂道”在内，每一个人都面露骇容，不时的把目光飘向那些手持毒粉喷筒的白骨教徒，“飘萍客李奇”，未婚妻钟小翠，“猴叟曹贻”赫然也在其中。

他踌躇了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他真的不敢率尔出手，当下厉声道：“洪进，撤开人围！”

“办不到！”

陈霖心念急转弯道：“目前只有出其不意的制住这白发老头，要他下令撤围，否则今天的局面简直不堪设想……”

心念未已，只听“丧门神洪进”冷哼一声道：“阁下最好不要打什么主意，只要你一出手，就等于老夫发出喷毒命令一样，所有本教的在场者，将同时喷出毒粉，场内所有的人，转眼之间便化劫灰！”

陈霖顿时凉了半截。

虽然他恨得几乎要发狂，但却不敢贸然动手，他不能牺牲那么多的正派人士，何况还有钟小翠等人在内。

怔了半天，才进出一句话道：“老匹夫，你准备怎么样？”

“丧门神洪进”阴阴的道：“很简单，只要阁下当众声明，永不与本教为敌，并请令妹留在本教，老夫立刻下令撤围。”

陈霖厉声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陈幼梅也忍不住娇斥一声道：“放屁！”

## 第二十三章 曲终人散

“丧门神洪进”若有所恃的冷笑一声道：“阁下，场中各大门派的人你可以不管，但‘飘萍客李奇’等，你不愿看着他们化成劫灰吧？‘桐柏’一脉，只剩下他一条苗了啊！”

陈霖空自目眦欲裂，恨得牙痒痒的，却想不出两全之道。他不能让七大门派的高手和钟小翠等丧命！

但，对方的条件，他更无法接受。

陈幼梅气得直打哆嗦。

突然——

场中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，有四个七大门派的弟子，想是冲动得无法按捺，齐齐怒喝一声，向人圈冲去。

陈霖暗道一声：“完了！”

果然四个七大门派的弟子，在距人圈还有两丈之地，突地惨嚎连声，横尸当场。

“丧门神洪进”连头都不曾回一下，面上仍是白惨惨的毫无表情。

陈霖肺都几乎气炸，他实在忍无可忍，但，他知道当前情况的严重性，他不难一掌毁去对方，杀尽这些白骨教徒，可是场中百多条生命，将无一能幸免。

如果所有的白骨教徒同时喷毒的话，被围的人，生死只在俄顷之间。

陈幼梅怒目切齿的厉声道：“丧门神，白骨教的末日已经来临！”

“丧门神洪进”嘿嘿一笑道：“也许是八大门派的末日，场中全是八大门派的精英……”

陈霖怒喝一声道：“住口……”

就在此刻——

人影晃动之中，包围圈倏然缩小到方圆不及十丈。被围的各门派高手，已显出焦躁和不耐，论功力，他们突围易如反掌，但，毒，却是他们无法抵抗的，才才丧生的四人，已使他们感到严重的死亡威胁。

“丧门神洪进”回顾了场中一眼，语带威胁的向陈霖道：“阁下对方才老夫所提条件，认为如何？”

陈霖毅然决然的道：“办不到！”

“那阁下是准备牺牲场中百多条生命了？”

陈霖又是一窒，场中百多高手的生命，只在他点头之间。“丧门神洪进”阴恻恻的一笑道：“阁下是否已打定了主意，老夫可不能久候？”

陈霖语音带煞的道：“你是否也考虑到后果？”

“老夫无庸考虑！”

“你妄想以各大门派的死来要胁本人？”

“谈不上要胁，本教为了生存，不惜作这一批交易，以百多条教友的生命、来换取各大门派百多条生命而已！”

陈霖冷哼了一声道：“你决定了做这批生意？”

“丧门神洪进”眼里闪过一抹诡异的光芒，窒了一窒之后道：“不错！”

陈霖心头电似一转忖道：“自己如果运足血影神功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猝然全力出手，至少可以消灭一个方向的喷毒手，加上梅妹的功力，当可阻止半数以上的喷毒手喷毒，各大门派的死亡威胁，可以减少一半，如

果自己答应对方的无理要求，撇开自己的血仇不谈，整个武林，将成白骨教天下，利害相较，纵使牺牲一半各门派高手，也还值得！同时自己如果叫破白骨教主的真面目……”

心念之中，鼓足丹田内力，一字一句的道：“‘百幻书生’纵使牺牲全教的生命，也休想称尊武林，本人今日郑重宣布他的末日已经来临！”

声音不大，但每一个字均清晰的送入所有场内外人的耳鼓。

“丧门神洪进”惊悸的退了一步……

所有白骨教徒的眼光，全投向了这一边。

“百幻书生”四个字，已使他们震惊了。

陈霖一看，自己的话已产生了预期的效果，继续道：“‘百幻书生’兄妹，谋害‘白骨尸魔’窃据教主之位……”

“住口！”

“丧门神洪进”暴吼了一声，侧转身形，正待下令喷毒手……

所有在场的喷毒手被陈霖的话震动了，他们第一次听到这骇人的内幕。

“百幻书生”应该是教主的内兄，以他易容的本领而言，这事确有可能……

陈霖向陈幼梅一施眼色，“血影神功”随着飞快的运起。“丧门神洪进”终于挥手下令：“放！”

几乎是同一时间，陈霖已变成了一个血红的怪物，周身赤焰缭绕。

那些围住各大门派的白骨教徒，先被陈霖的话震得骇凛莫名，既而又见眼前的怪现象，对总护法的命令竟然迟疑起来，反而惊呼连声：“血魔！”

“血魔！”

“活阎罗就是血魔！”

……

他们忘了手中足以致各大门派的高手于死命的毒药喷筒，而骇惧于“血魔”的现身，更惊异于“血魔”所说的话。“血魔”的出现，使他们意识到死亡已经来临。

这是陈霖存心要制造的局面。

“丧门神洪进”再度厉声吼道：“喷毒！”

“你找死！”

陈霖掌随声出，血红的劲浪一涌……

“丧门神洪进”疾逾电闪的斜飘三丈，这身法，使陈霖心头一震，他曾不止一次见识过，但此刻，时间不容他细想。

陈幼梅手中“无虚剑”寒芒暴吐，截住“丧门神洪进”。

陈霖略不稍停，射向人圈，“血影神掌”迅捷无俦的连番劈出。惨噪之声，破空而起。

另一方，传来数声暴喝，包围的人圈，顿时凌乱不堪。

场中，人影闪动，发动攻势，向外突袭……

惨噪频频传出，撕空震耳。

“各门派的同道不能动！”

声如黄钟大吕，震得人耳鸣心惊。

陈霖大感奇怪，不知是谁竟然不畏剧毒，而适时出手攻击，心中在想，手却不停，血红的劲浪，涌卷翻腾，横扫直荡。人影乱射！

尸体横飞！

惨号震天！

血箭如雨！

那边——

陈幼梅和“白骨教”总护法“丧门神洪进”打得难解难分。“丧门神洪进”功力似较陈幼梅高出一二筹，每出一招，均迫得陈幼梅一阵手忙脚乱，但陈幼梅手中的“无虚剑”芒尾能伤人于无形，仗着利器，勉强不致败落。

各大门派的高手，在那声暴喝之后，齐齐停下身来，但，为时尚晚了一步，已有近十个高手毒毙当场。

陈霖此刻，已无顾虑，疯狂地追逐那些豕突狼奔的白骨教徒，如风卷残云，水送落花。

“丧门神洪进”三度施出毒攻，而陈幼梅竟夷然无损，这使他骇凛万分，眼看大势已去，连攻三招，迫得陈幼梅倒退八尺有多，一弹身，电闪而逝。

“掌门人，可以歇手了！”

陈霖收手一看，遍地死尸，白骨教徒逃生的寥寥无几，面前站定了“少林癫僧”和“武当狂道”，这发话的，是“少林癫僧”。当即散去神功，一抱拳道：“老前辈受惊了？”

“还好，掌门人来得及时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！”

“小兄弟，咱们差不多不能见面了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喊嚷着走近前来。

其余各门派属下的高手，激讫无已的注视着这“血影门”的第三代掌门人，“血魔”之谜，至此才算揭晓。

陈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急向“少林癫僧”道：“老前辈，方才是谁发话阻止各门派的人出手？”

“少林癫僧”一怔，道：“哦！这个，老衲倒疏忽了！”突然——

一个宏光的声音道：“陈少侠别来无恙？”

众人回首望处，一个面红如婴儿的白发老者，行云流水般的飘了过来。

“猴叟曹贻”脱口道：“是他，如意叟！”

陈霖疾趋前数步，迎着“如意叟”一躬身道：“原来是老前辈，怪不得不畏剧毒，幸得老前辈适时出手，挽救了不少人命！”“少侠神功盖世，老夫不过是摇摇旗助威而已！”

“老前辈忒谦了……”

“武当狂道”哈哈一笑道：“如意老儿，你与牙笏老儿合称武林双老，出必成双，怎的今天破了例，影只形单，莫非牙笏老儿出了什么……”“如意叟”面色一黯道：“不错，你老道说对了！”陈霖讶然道：“牙笏老前辈怎么样？上次鹰愁涧外，晚辈……”

“如意叟”正色道：“老夫不敢当，少侠……哦！不，掌门人以老前辈相称，称老夫如意叟足矣！”

陈霖面色一红道：“武林中讲究的是尊卑先后，岂能……”“这就是了，‘血影门’上代掌门是三百多年前的尊辈，掌门人承其后，论辈份的话，可就不能提了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哈哈一笑道：“对，掌门人不可太谦！”论年纪陈霖不到二十，要他直呼这些白发苍苍的武林先辈的名号，确实感到难以出口，但论辈份，似乎又无不当，讪讪的道：“在下僭越了，方才说牙笏叟……”

“如意叟”立即接口道：“老夫到如今才探悉了牙笏老友失踪之谜！”

在场的人，闻言之下，齐把惊异的目光，投向“如意叟”。陈霖心中一

动道：“愿闻其详？”

“如意叟”激动的道：“他被‘白骨教’劫持！”

众人齐感一震，不由惊“噫！”出声。

陈霖剑眉一挑道：“他被白骨教劫持？”

“不错！白骨教劫持他的目的，就是因为他精通奇门阵法！”“哦！”

“白骨锁魂阵就是他布设的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大声道：“什么，牙笏叟竟然会助纣为虐，替白骨教摆这种阴残狠毒的阵势？”

“如意叟”慨然一叹道：“依老夫想来其中定有别情，必得寻到他之后，才能分晓，如果他真的屈服于邪恶的话，老夫为了‘武林双老’四个字，也不会放过他！”

“他人呢？”

“可能仍在白骨教中！”

“你老头儿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老夫一向以本身微末的岐黄之技，济世救人，数日前，无意中救了一个垂死的白骨教香主，他在感恩之余，吐露了这秘密！”

陈霖道：“真正的白骨教主，已遭暗算，现在的教主是‘百幻书生’所化，而‘百幻书生’与已死的‘三绝姥姥’关系极深，所以对于各种毒药迷香，也能运用，说不定牙笏叟是在本性被迷住的情形下，为该教摆下这绝阵！”

“掌门人言之有理，老夫也有此同感！”

陈霖目如电炬般的扫了在场的人一眼，徐徐的道：“在下兄妹，现在就要直闯白骨总坛，各位……”

“少林癫僧”立即接过话去道：“八大门派，已有一派被毁，两掌门被杀，数十弟子丧命，白骨教不灭，势将为武林带来浩劫，老衲忝为此行之首，各派弟子，均愿从陈掌门人之命行事！”

“在下不敢当！”

“老衲这可是由衷之言！”

“武当狂道”接口道：“要想犁庭扫穴，彻底消灭这邪教，只有群策群力，而陈掌门人功力倾古凌今，兼且已经获悉破阵之法，由阁下调度，最恰当不过！”

陈霖一摇头道：“在下末学后进，岂敢僭越，愚兄妹准备破阵闯坛，至于各位的行动，仍请自主，不过在下愚见，以在阵外封堵，是为上策，因为白骨总坛，除了‘白骨锁魂大阵’为最外一道屏障之外，还有一重‘死亡地带’，寸土均毒！另外又加上了什么恶毒部署，目前不得而知！”

这话说得所有在场的高手为之咋舌。

“少林癫僧”目注“武当狂道”片刻道：“老道有什么意见没有？”

“武当狂道”摇晃了几下脑袋，道：“就依陈掌门之见，我们在外封堵吧！”

陈霖一颌首转向“如意叟”道：“尊驾精通岐黄之术，区区之毒想来难不了尊驾？”

“如意叟”哈哈一笑道：“我老头儿当追随掌门人入阵，好寻找老友牙笏叟的下落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小眼连眨道：“小兄弟，我老猴儿只有望阵兴叹了？”

陈霖不由莞尔道：“猴叟，你老就暂时歇歇腿吧，你这份磅礴义气，我

陈霖终生铭感。”

一直默立在陈霖身后的陈幼梅这时突然开口道：“哥哥，那小翠嫂子和李师叔怎的……”

陈霖不待陈幼梅说完，“啊呀！”了一声道：“该死，我竟然忘了，猴叟，我师叔他们难道没有来？”

“猴叟曹贻”面色微变道：“来了！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那边！”猴叟用手一指，又道：“小翠受了伤！”陈霖心头一震，弹身奔了过去，陈幼梅、猴叟也跟着过去。人群之后，五丈外的地方，一个苗条的身影，横卧在地上，“飘萍客李奇”傍着她席地而坐。

陈霖一颗心不由扑扑乱跳起来，不知钟小翠究竟伤得如何？“李师叔，翠妹她……”

“哦！霖儿，她是中了毒，若非‘如意叟’给她服下了一粒丹丸隐住毒势，恐怕此刻早已……”

“噫！她！她是谁？”

“她不是翠儿吗？”

陈霖看清了地上那女人的面貌之后，愕然退了两步，钟小翠奇丑无比，而这女子却美如天仙！他迷惘了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恍然而悟道：“小翠原来的容貌是涂了一层易容膏改变的，现在是她本来的面目！”

“哦！”

陈幼梅轻盈的一笑道：“哥哥，嫂子很美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注视了陈幼梅一眼道：“这位姑娘是……”陈霖兀自出神的望着钟小翠的那张芙蓉美面，这确乎出他意料之外，钟小翠那奇丑的脸孔竟然是化妆的。

他曾为她的面孔叫屈，钟小翠眼若秋水，身形玲珑剔透，肌肤赛雪欺霜，却配上那张奇丑无比的面孔，与身体的各部分极不相称，不由脱口道：“我早该想到的，但却疏忽过去了！”陈幼梅只好上前朝“飘萍客李奇”盈盈下拜道：“侄女陈幼梅拜见师叔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惊愕的站起身来，道：“免礼！免礼！”陈霖这才惊觉，忙把一切经过向“飘萍客李奇”和“猴叟曹贻”详述出来，听得两人扼腕叹息不止。

这时，各大门派的高手，聚在一处，似乎在听“癫僧狂道”指示行动，而“如意叟”却朝这边走了过来。

陈霖的目光，又转回钟小翠的面上，剑眉紧蹙道：“师叔，您说翠妹是中了毒……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一颌首道：“不错，险些当场毁在‘百幻书生’之手！”

“百幻书生！他也在场？”

陈霖面上立现骇人煞光，热血一阵沸腾。

“猴叟曹贻”接口道：“自称白骨教总护法的‘丧门神洪进’就是‘百幻书生’的化身！”

陈霖咬牙顿足道：“我看他的手法身形极为眼熟，一时想不起来，竟然轻易的让他免脱！”

“反正他逃不了的，目前先为翠姑娘疗毒要紧！”

“如意叟”这时已走进前来，缓缓的道：“这位姑娘所中的毒，极为厉害，是由数种合成的剧毒，老夫也无能为力，刚才给她服下的丸药，仅能遏阻毒势两个时辰，两个时辰之后……”“飘萍客李奇”脸孔一片煞白，黯然无语。

“猴叟曹贻”焦急万状的向“如意叟”道：“前辈，两个时辰之后，就没有救了？”

“如意叟”点了点头。

陈霖倒是镇定如恒，转向陈幼梅道：“妹妹，拿来！”陈幼梅一怔道：“拿什么来？”“天眼珠！”

“天眼珠”三字出口，在场的人眼睛突然一亮，“天眼珠”武林瑰宝，能解百毒，又能事先辨毒，有了此珠，钟小翠就算无事了。“如意叟”白眉一轩，道：“掌门人说什么？”

“天眼珠！”

“天眼珠？”

“不错！”

“那这位姑娘可保无事了！”

陈幼梅迅速掏出吴如瑛遗赐给她的“天眼珠”，递与陈霖。珠身泛出万道霞光，使得众人目为之夺。

陈霖睹物思人，想起自己所挚爱的人，而今已是天上人间，幽冥永隔，不由肝肠一阵牵动，几乎滴下泪来。

这“天眼珠”本是当初“百幻书生”赐与吴如瑛的东西，如今拿他的东西来解他所毒伤的人，虽说巧合，但也叫天道不爽了，陈霖为之暗中之叹。

众人聚精会神的注视着陈霖手中的“天眼珠”，都想见识一下它的神奇妙用。

陈霖俯下身去，把“天眼珠”纳入钟小翠的口中，然后照一般迫毒之法，连点钟小翠数处要穴。

奇珍异宝，果然奥妙无穷。

钟小翠鼻息渐粗，手足一阵拳曲，睁开眼来。

陈霖喜孜孜的道：“翠妹，你没事了？”

旁观众人，同时喘了一口大气。

钟小翠一张口，那粒“天眼珠”跳出口来，陈霖接住，递还陈幼梅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一抹额上的冷汗，道：“翠儿，急死我了！”钟小翠呆呆地注视着未婚夫陈霖，粉靥浮起一丝极难形容的色彩，半晌才道：“霖哥，你来了？”

陈霖温存的道：“是的，翠妹，如果我早来一步，你也许不致受这苦楚！”

钟小翠的眼光掠向身侧的陈幼梅，幽幽的道：“这位……”陈霖微微一笑道：“是舍妹幼梅！”

钟小翠翻身而起，杏眼圆睁，诧异至极的道：“什么？舍妹？”“是的，舍妹幼梅！”

陈幼梅嫣然一笑，敛衽道：“参见嫂嫂！”

这一声“嫂嫂”，叫得钟小翠玉面飞霞，她与陈霖还没有正式举行婚礼，这当众叫出，的确不是味道。

陈霖随即把陈幼梅的一切遭遇，简单的向钟小翠一述。钟小翠上前牵住陈幼梅的手道：“妹妹你很美！”

陈幼梅噗哧一笑道：“比起嫂嫂，就逊色多了！”

姑嫂俩人亲切的低声谈了起来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趋近陈霖道：“霖儿目前准备如何行动？”陈霖俊面一肃道：“侄儿拟与梅妹，直闯白骨总坛，还有如意前辈也要同行，师叔和翠妹猴叟三位，加入七大门派行列，在阵外封堵，如何？”

“你既已得悉破阵之法，一起行动岂不更好？”

“不可以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毒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不由语塞，的确，“毒”这种东西并非凭功力能抗衡的。

钟小翠急向陈霖道：“霖哥你上‘八旗帮’没有？”“去过了！”

“怎么楚玲姑娘他们……”

陈霖俊面一变，凄然道：“她死了！”

钟小翠不由芳心一震，急声道：“她死了？”

“是的！”

“怎么回事？”

“你们离开之后不久，‘百幻书生’率众突袭‘八旗帮’，全帮上下，悉遭毒手，楚玲姑娘，被缚在令坛之内，目的是要图谋我……”

“哦！以后呢？”

“令坛之内，布满了炸药，幸而我不曾莽撞，楚姑娘在解制之后，向我说明经过，然后……然后……”

“猴叟曹贻”接口道：“然后怎样？”

陈霖满面悲愤的道：“她自己引发炸药，尸骨无存！”“飘萍客李奇”浑身一颤，激动的道：“你为何不救她？”“不可能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那炸药安装极为巧妙歹毒，楚玲只要稍一动，便会引发，是‘百幻书生’亲自布置的，别人无法接近！”

“哼，‘百幻书生’万死不足以偿其辜！”“侄儿会向他逐一索取血债！”

“如此说来，八旗帮被毁，多少与你……”

“是的，侄儿负疚良深！”

陈霖说完之后，缓缓低下头去，让两滴泪珠，滚落尘埃，楚玲临死前的一幕，又上心头，哀哀痴情语，又在耳边响起：“霖哥，你……你……爱我吗？”

心念及此，不禁脱口喃喃道：“玲妹，我爱你，也永远对你和贵帮负疚！”

钟小翠粉面掠过一抹幽凄之色，但瞬即平复，别人也没有注意到，不经意的道：“霖哥，还有那位与你同行的‘黑衣罗刹第二’……”

陈霖心上似被利刃刺中，全身起了一阵痉挛，怆然道：“她也死了！”

钟小翠这下可真的惊怔住了，讶然道：“她也死了？”陈幼梅以低沉的音调代答道：“是的，她死了，自己服毒自杀！”

“黑衣罗刹第二”的武功，在场的都见识过，这出乎意料之外的消息，使得在场的人，齐感一震。

钟小翠又道：“她为何要服毒自杀？”

陈霖痛苦的道：“她就是吴如瑛的化身，也就是‘无虚剑吴佑年’和‘江湖一美何艳华’所生的女儿，她为了执行父亲遗命，逼死了母亲，她也跟着

自杀了！”

“那么说来江湖一美何艳华也不在人世了？”

“是的，母女先后自杀！”众人齐声一叹！

钟小翠却道了一声：“孽债！”

陈霖对于钟小翠由奇丑无比的女子，一变而为美赛天仙的娇娥，倒是不怎样在意，他始终感到她是自己的妻子再美也好，丑也好，他对她有责任，“风雷掌钟子乾”临死的嘱托，和钟母的遗命，使他没有任何考虑的余地。

那边——

七大门派的高手，由“少林癫僧”和“武当狂道”前导，向这边移来。

陈霖精神一振，立时恨上眉梢，煞现面庞，向“飘萍客李奇”等三人道：“师叔，猴叟，翠妹，我该动身了！”

说完，一弹身，向当前的那座入云高峰驰去。

陈幼梅和“如意叟”也跟着射起身形。

三条人影，电掣星驰般没入山林之中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慈祥的向钟小翠道：“翠儿，待霖儿报了血仇之后，就替你俩行花烛大典，这是我最迫切的一件心事，然后，为师叔的将为复兴‘桐柏派’而奔走。”

钟小翠羞赧的一笑，并不作答。

“猴叟曹贻”裂嘴一笑道：“我那小兄弟得小翠为妻，堪称艳福不浅！”

钟小翠白了他一眼道：“可惜我没有这大福气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和“猴叟曹贻”同感一怔，钟小翠竟然说出这样话来，不知她是开玩笑还是别有所指？

七大门派的高手，缓缓移近前来。

“飘萍客李奇”忙迎上去向“癫僧”“狂道”抱拳为礼道：“后学李奇这厢有礼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哈哈一笑道：“掌门人少礼，老衲不敢当，谨预祝‘桐柏派’重列八大门派之林！”

“武当狂道”大点其头道：“愿贵派在阁下领袖之下，重振昔日声威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称谢不迭，严肃的道：“敝派惨遭不测，支离破碎，此番在下重理祖师先业，尚望各位鼎力扶持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，哪里话，彼此同气连枝，理应守望相助！”

“敝师侄和如意前辈，已经首途闯山，在下等以癫老前辈之令是从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狂笑一声道：“我癫和尚对令侄真是五体投地，在武林中确属空前异才，现在就依前议，我等立即驰赴白骨总坛峰脊之间，实行封锁，除恶务尽，免使余孽漏网！”

在一片“遵令！”声中，一行近百高手，由“癫僧”“狂道”前驱，纷纷纵起身形，驰上峰去。

且说陈霖兄妹和“如意叟”一行三人，飞驰半刻，来到布有“白骨锁魂大阵”的那座大森林之前。

“如意叟”精通岐黄，对辟毒一道，早有成算在胸，陈幼梅仗“天眼珠”在怀，百毒不侵，陈霖则因修习“血影神功”之故，本能的不畏毒。

三人略略一顿之后，由陈霖领先，冲入阵去。

“白骨教”似已明白来敌不比寻常，凭人力无法阻截，所以从峰脚起，所以桩卡，全部撤回。三人深入数十丈，不见半个人影。

陈霖熟路轻车，照着“圆净师太”所绘的阵图路线行走，“白骨锁魂大阵”变做了一座死阵，丝毫起不了作用。凡是机关阵眼所在，陈霖一一予以破坏。

顾盼之间，三人已深入百丈之遥。

“白骨锁魂大阵”是依这座原始莽林，加以修斩布设而成，四望尽是森森林木，空旷之处，则是些假山、沙地、树草、骷髅等充塞。

突然——

一阵噼噼剥剥的声音传处，数道浓烟冲天而起。

“如意叟”惊呼一声：“不好，他们施用火攻！”三人同时停下身形。

火舌乱吐，烈焰腾空，四面八方，全是熊熊烈火。陈幼梅惊悸的道：“哥哥，我们被陷在火海中了，这片莽林，至少要烧三天才烧得完！”

陈霖剑眉紧蹙，一语不发，一弹身，上了一株巨树之顶，目光扫处，不由暗自在心里叫了一声：“苦也！”

只见这火从四周百丈之外，延烧而来，火焰已连成了一个圆圈。

风借火势，火仗风威，呼呼轰轰，夹以树木倒地之声，骇人至极。

陈霖飘身下树……

陈幼梅焦急的道：“怎么样？”

陈霖一咬牙道：“我们如想不出脱身之计，势非葬身火海不可！”

呼轰之声，震耳欲聋，浓烟弥漫，鼻息渐有窒塞之感，热浪炙肤如烤。

“如意叟”白眉紧锁，忧急的道：“可发现有火势稀薄之处？”陈霖苦笑着一摇头道：“没有，四周火海直径均在百丈左右，插翅难逃！”

陈幼梅尖声道：“难道我们坐以待毙不成？”

火势越来越近。

死亡的阴影，笼上三人的心头。

除非有奇迹发生，三人势非葬身火海不可。

“白骨教”这一着确实毒辣，在阵势、毒网，均不足以阻止对方时，竟安排了这火攻之计。

陈霖绝望之余，仰天一声悲啸道：“难道我陈霖就这样含恨以歿么？真是天绝我了！”

满腔恨怨，无处发泄，下意识的运足毕生功劲，朝所立之处不远的一座假山，猛劈过来。

以他相当于两甲子以上的功力，全力发掌，劲势之强，武林罕见，一声天塌地陷的巨响过处，一座五丈高下的假山，立被夷平。

奇迹，果然发生了……

地下，露出了一个黑黝黝的穴口。

陈幼梅极口而呼：“地穴！”

烈焰夹着浓烟，暴卷而至，热浪触肤如割，涕泗横流，有目难睁。三人的生死，只在分秒之间。

陈霖暴喝一声道：“快跃入地穴！”

一手拉着陈幼梅，奋身跳下，“如意叟”也跟着跃下，穴洞不深，距地面不到两丈，下面是径约一丈的甬道，甬壁之上，每隔数丈，置有一丛磷火，照得人发肤俱碧。

身落其中，股股阴森鬼气袭人，令人不寒而栗，如置身幽冥地府。

三人喘了一口大气，狼狈至极的相视一笑，仍由陈霖前导，沿穴道淌入。

“如意叟”边行边道：“依老夫判断，这地穴可能直通白骨教总坛！”

陈霖道：“在下也有如此想法！”

行行重行行，估计深入已有数百丈远近。

甬道的右壁，突地现出一道门户。

陈霖心忖：“这是一间地下室，说不定室内有人！”心念之中，那门户之内倏然传出一声苍老的喝声：“什么人？”

三人不期然的停下脚步。

又是一声怒喝：“外面是什么人？”

“如意叟”激动的叫道：“是他……”

陈霖一愕道：“谁？”

“牙笏叟褚江！”

“牙笏叟？”

“不错，老夫认得出他的声音……”话声未落，一个毛茸茸的怪物，从门内一跃而出，三人同时一震，定睛望去，竟然是一个目光灼灼，须发盘虬的高大老人。那怪老人扫了三人一眼之后，举掌便劈！

“如意叟”急叫道：“褚老儿，是我！”

“牙笏叟褚江”恍若未闻，掌出如故。

陈霖可深知“武林双老”功力并非泛泛，身形微挫，挥掌疾迎。

“波！”夹以一声轻哼，“牙笏叟褚江”被震得倒退入那小门之内。

“如意叟”闪身上前道：“掌门人，请勿出手，待老夫与他说清楚！”

陈霖和陈幼梅只好向旁闪开。

“如意叟”正待开口，“牙笏叟褚江”从门内一晃而出，半言不发，举掌就攻，“如意叟”身形一划而开，大声道：“褚老儿，你连故友都不认了？”

“谁和你是故友！”

又是一连三掌攻来，掌掌俱挟无传威势。

甬道狭窄，避无可避，“如意叟”无奈，只好举掌还攻。“波！”的一声大震，双方各退一个大步。

“牙笏叟”暴喝一声：“好匹夫！”恶狠狠的再度出手。“如意叟”连思索的余地都没有，应势封挡抢攻，两个本来形影不离的“武林双老”，在甬道中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斗。陈霖奇诧无已。

“难道这老儿真的变节降魔，连老友都不认了？”或许他不是“牙笏叟”本人，“如意叟”认错了对象？两人功力在伯仲之间，而“如意叟”似乎心存顾忌，不愿下重手，如此一来：顿被迫得险象环生，先机尽失。

而“牙笏叟”却半点也不放松，出手厉辣无比，尽朝致命处下手。

“如意叟”倏有所悟，猛攻数招，迫得“牙笏叟”连退了五步，然后一抽身向陈霖道：“掌门人，制住他，但别伤他！”陈霖微一颌首，旋身上步，掌指齐施，连攻十几招，迫得“牙笏叟”手忙脚乱，倒退不迭，只听一声沉喝：“躺下！”“牙笏叟”应声栽倒在地。

“如意叟”抢步上前道：“谢谢你，掌门人，我这老友已被药物迷住心志……”

说着从怀中掏出一只羊脂玉小瓶，倒出三粒药丸，纳入“牙笏叟”的口中，然后疾点他数处穴道，最后，朝“令门穴”上重重一拍。

“牙笏叟”倏然睁开眼来，凝视了“如意叟”半晌，“噫！”了一声，一骨碌爬起身来，激动又似茫然的道：“如意老儿，我们是梦中相见？”

“如意叟”爽朗为之一笑道：“不是梦，是事实！”

“我被魔崽子害惨了，我不知做了些什么？”

“你替白骨教摆下了‘白骨锁魂大阵’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老夫罪孽可深重了，这两位是……”“血影门第三代掌门人陈霖和他的妹妹！”

“哦！这怎么……”

“如意叟”匆匆的把事情经过一说，“牙笏叟”顿时气得须发逆立，张口狂喘大气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

陈霖忙道：“尊驾遭了小丑暗算，被药物迷失本性，这非尊驾之过！”

“唉！想不到老夫这大年纪，还被人玩弄于股掌之上！”“事已成过去，尊驾不必自责了，目前穴道之外，火势正炽，白骨总坛，仅此一面通路，现在天险已变成了天绝，如果此际闯入总坛，那批么魔小丑，尽成了瓮中之鳖，不知这甬道通往何处？”

“向外的出口是阵中的假山，向内通至令厅之后！”陈霖不由狂喜道：“好极了，‘百幻书生’纵有通天彻地之能，也难逃出生天，我们现在就……”

蓦在此刻——

一阵杂沓的脚步声，由远而近。

“牙笏叟”低声道：“坛内有人来了！先让老夫出出这口冤气！”

陈霖轻轻一笑，道：“尊驾且憩，由在下代劳！”

笑容一敛，代之的是一层恐怖的杀机。

“牙笏叟”是第一次和陈霖见面，那浓重的杀机，看得他一皱眉。

六七条人影，边谈边走而来。

陈霖等人，闪身进了地下室的门内。

只听一个声音道：“‘血魔’此刻，怕不早已化为灰烬！”另一个道：“只怕未必，那魔尊功力通玄……”

“嘿嘿，纵他是金刚下凡，也逃不过这万丈火海！”陈霖发出一阵慑人心魄的冷笑，闪身出了地下室，横拦来人之前，冷冰冰的道：“在下候驾多时了！”

七个白骨教的高手，方才被那冷笑声惊得止步停声，倏见陈霖现身，齐齐“啊！”了一声，骇极亡魂，冷汗大冒，转头就待……“各位还想走不成！”

身形一划，如鬼魅般的穿越众人，横阻在头里。

七个白骨教高手，登时胆落魄飞，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密道之中，碰上了这煞星，想活着离开，眼看是办不到了。其中一个青面老者，颤巍巍的道：“阁下准备怎么样？”陈霖冷冷的道：“超渡你们！”

七人面色陡变，情急之下，顿生拚命之心，不约而同的齐攻一掌。

陈霖不屑的冷笑一声，视对方七股绝猛劲道如无睹，欺身直进，飞指疾点……

一阵凄厉的惨号过处，地上横陈七具尸体，每人眉心之间，一个拇指大的血印。

室内三人，急跨而出，“牙笏叟”骇异的道：“掌门人，这可是传说中的贵派绝技‘飞指留痕’？”

“是的，不敢当尊驾法眼！”

“掌门人太谦了！”

“事不宜迟，请尊驾带路如何？”“老夫当得效劳！”

一行四人，由“牙笏叟”前导，顺着甬道，向总坛里淌去。总坛令厅前的广场上，“白骨教主”巍然正坐，其余手下如屏风也似的围在身后，一个个面现得意，在欣赏那滔天大火。在他们的想象中，“血魔”早已化为劫灰。

只要“血魔”一除，“白骨教”就可肆行无忌了。

“白骨教主”环顾左右，一阵哈哈狂笑道：“‘血魔’虽有盖古凌今的身手，但终究落入本教主的算中，哈哈……”一顿之后，又道：“各堂香主何在？”

“属下等在！”

“待火势稍戢之后，率属把那些自命名门大派的人物悉数擒来，有了近百人质，本教将可和七大门派作上一笔交易！”“遵令谕！”

蓦在此刻——

一个教徒，跌跌撞撞的来到场中，向“白骨教主”单膝一屈，道：“禀教主，大……大……事不好！”

“白骨教主”一怔神，喝道：“什么事惊慌成这个样子，从头说来？”

“血……血……”

“血什么？”

“血魔……”

所有在场的白骨教众，一听“血魔”之名，登时冷汗直冒，面现骇容。“白骨教主”挺身离座，沉声道：“‘血魔’怎么样？”“现在……在……”

“在哪里？”

“令厅之中！”

“噢！有这样的事？”

“血魔”突然在令厅之内现身，确实出乎所有教众意料之外。谁也想不透他何以能脱身火海？

鼓噪声中，所有的教众齐齐转身面对令厅。

总坛之内，立时罩起一片惨雾愁云，每一个人都在颤栗，这不啻是宣布白骨教的末日来临。

“血魔”的功力，他们差不多都见识过，在他的手下，无人能幸免。

死亡的气氛，紧紧地压迫着每一个白骨教众。

“白骨教主”环顾了属下一眼，扫了一遍熊熊的火海，身躯不自禁的抖战起来，一时之间，他想不出任何办法应付“血魔”，甚至连脱身之计都没有。

一个血红的怪物，从令厅门内缓缓现出身来。

“血魔！”

“血魔！”

教众之中，有不少惊呼出声。

“白骨教”中不乏高手，而且个个皆能用毒，对付一般武林高手，可以说大有唯我为尊之概，但对目前这恐怖人物，却成了羊群见虎，死活听天了。嘿嘿嘿嘿……”

一长串阴寒刺耳的冷笑，发自“血魔”之口。

这笑声代表着死亡，恐怖、血腥……

所有的教徒，一个个心颤胆寒，骨骸不已。

死——毕竟是可怕的。

“白骨教主”面对陈霖三丈之地而立。

双方互相眦视，暂时无语。

火焚林樾的呼轰声，仍不断传来。

陈霖一双赤芒闪烁的眸子，略不稍瞬的盯在“白骨教主”的面上，冷冷的道：“百幻狗贼，现形领死！”

“百幻书生”阴恻恻的一笑道：“小狗，你别张牙舞爪，咱们走着瞧，还不定是谁死呢！”

陈霖面对杀父仇人，恨不得立时把他生吞活剥，挫骨扬灰，暴喝声中，双掌倏然劈出，血红的劲气，以排山倒海之势，卷向“百幻书生”。

“百幻书生”岂敢硬接，身形电掣一划，横移两丈。一片惨号，撕空而起，“百幻书生”身后的教徒，想不到教主不接不架，朝旁闪避，一室之下，血红的劲浪已告及身，首当其冲的几人，立时五腑离位，五官溢血，横尸当场，其余在场的教众，被这骇人功力，震得亡魂出窍。

陈霖一掌劈空，迅快的欺身进步，和“百幻书生”又成面对面之势，咬牙道：“百幻狗贼，任你千变万化，今天你却遁不了形，认命了吧！”

这一下，在场的白骨教徒可听真了，教主竟然被“血魔”称为“百幻狗贼”，不由骇然惊怪，难道教主是“百幻书生”的化身？“百幻书生”恨声道：“小狗，你想把本教主怎么样？”陈霖切齿道：“我要拿你活祭亡父之灵！”

灵字尾音未落，身形已电划而出，曲指如钩，抓向“百幻书生”面门。

“百幻书生”灵蛇似的一扭一旋，险险避过这一抓之势，口里大喝道：“本教弟子上！”

随着这一声令下，狠辣迅快已极的连攻一十六掌，这一轮快攻，挟其毕生功力，而且形同拚命，威势自不能小觑。陈霖身形连划，让过这一轮快攻，间不容发的拍出三掌，快得犹如一掌。

“百幻书生”躲开了前两掌，却避不开第三掌……

“砰！”挟以一声闷哼，“百幻书生”张口喷出一股血箭，踉跄后退。

几乎是“百幻书生”受伤的同时，白骨教香主以上的高手，已蜂拥而上。

陈霖怒哼一声：“找死！”

身形侧转，“血影神功”以十二成力道劈出！

红浪暴卷之中，惨号随起，迎头的六个高手，被震得飞泻而出，“砰砰！”连声，摔落三丈之外，寂然伏地不起，其余的也同时被震得嘴角溢血，跌撞后退。

“百幻书生”弹身就朝令厅方向……

陈霖冷哼一声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，电旋而起，只是红焰绕空划了一个半弧，接着是一声惨哼……“百幻书生”被掷回原地，面具被扯落，原形毕露。所有在场的白骨教徒，一阵哗然！

他们的教主，竟然真的是“百幻书生”所化，不言可喻，真正的教主，已是凶多吉少，这突来之变，使他们忘了“血魔”在场，齐齐把目光逼向“百幻书生”。

“百幻书生”见事如此，一切已告无法挽回，恶念陡生……陈霖举步欺身，缓缓移向“百幻书生”。

“百幻书生”一抹口边的血渍，阴阴的道：“姓陈的，算你有种，你认

得此物吧？”

说着，从衣底抽出一柄长剑，迎向陈霖一晃。

陈霖一看之下，不禁脱口道：“龙纹剑！”

他曾听“飘萍客李奇”说过，“龙纹剑”是他父亲所用的兵刃。“百幻书生”把剑一抛道：“接住！”

陈霖本能的伸手接住，心中大惑不解，不知“百幻书生”此举何意？

“百幻书生”接着又道：“本人将公开一件武林秘密！”陈霖心里一动道：“什么秘密？”

“百幻书生”道：“与你关系至大！”

“你说说看？”

“是一件东西，你一看就知道！”

“现在何处？”

“令厅之内！”

陈霖心念一连数转，终究撇不过好奇心的驱使，他极想知道“百幻书生”所说的那件与自己有关的武林秘密，当下冷声道：“好，本人倒想见识一下，是什么样的秘密，不过，先告诉你，今天你插翅难逃，白骨教中不会留下半个活口！”

“百幻书生”从喉底“哼！”了一声，道：“随我来！”所有在场的白骨教徒，得悉了他们的教主竟然是“百幻书生”的化身时，一个个悲愤填膺，若非陈霖在场，他们可能会向“百幻书生”出手。

“百幻书生”既然易容化身教主，那原来真正教主，毫无疑问的已遭到了毒手。

这事的底蕴，只陈霖一人知道。

陈霖随着“百幻书生”进入令厅之内。

“百幻书生”若无其事的向厅壁之间一按，壁上立时裂开一道门户，两老者一少女，赫然呈现在裂开门户之外。原来这壁后正是陈霖藉口入坛的甬道进口。

“百幻书生”惊愣万状的向后退了三个大步。

两老者一少女正是“武林双奇”和陈幼梅。

“牙笏叟”哈哈一阵狂笑道：“百幻小子，你竟然敢愚弄老夫，可惜，天道还好，你仍不免恶贯满盈！”

“百幻书生”恨恨的哼了一声，转回身来，向陈霖道：“小子，原来你是从这甬道进来的？”

陈霖冷冰冰的道：“不错，现在废话少说，你所说的武林秘密呢？”

“百幻书生”阴残的一笑道：“在这里！”

说着移身令桌之后，用足朝地上一跺，“咔嚓！”的一声，跳出一根顶端成环形的木柄……“牙笏叟”暴吼一声：“阻止他！”

但，迟了，“百幻书生”的手，已抓上了那从地上冒起的木柄的环扣。

陈霖不由一窒，一时之间，不禁感到有些手足无措。“百幻书生”发出一阵凄厉的笑声道：“这就是武林秘密！”陈霖已约略的觉出中了对方的圈套，厉声道：“你想弄什么玄虚？”

“百幻书生”嘴角浮起一丝阴残的笑意，道：“血魔，活阎罗，血影门第三代掌门，哈哈哈哈哈，小子，你这几个名头够响亮，然而，一切将在刹那之间，变成镜花水月……”

陈霖身形一欺，扬掌……

“百幻书生”大喝一声道：“别动！”

陈霖被这一喝，不期然的止住前欺之势，手仍然上扬……“百幻书生”诡笑一声道：“小子，你毋须出手了！”陈霖下意识的打了一个寒颤，怒声道：“百幻狗贼，你在弄什么玄虚？”

“玄虚？哈哈哈哈……白骨教，血影门，从此灰飞烟灭！”“牙笏叟”低声向陈幼梅和“如意叟”说了几句，三人同时面色如土，焦灼不可名状。

陈霖已看出事态相当严重，问题可能在“百幻书生”手握的那环把上，也不自禁的惶然心惊，再次喝道：“百幻狗贼，你想玩什么花样？”

“百幻书生”阴阴的道：“小子，我“百幻书生”有你们几个和全部教徒殉葬，也不算冤了！”“你再胡扯，我一掌劈了你！”

“小子，来不及了，我说过用不着你动手了，令厅周围百丈方圆之内，全是炸药，只要我的手一拉，小子，一切都解决了！”陈霖登时头皮发作，上扬的手掌，不自禁的放落下来。这部署确实毒辣。

“百幻书生”得意至极的道：“小子，你满意这归宿吗？”陈霖气得肝胆皆炸，但却莫奈其何。

只要“百幻书生”手一拉，百丈方圆之内，势将瓦片不存。“百幻书生”知道陈霖无论如何不会放过他，同时，他的面目已被揭穿，白骨教徒与他之间，也成了势不两立的局面，目前，别无他途可循，只有彼此同归于尽。

令厅之内，气氛紧张得令人透不过气来。

厅外，白骨教徒麇集，他们认为“血魔”既是为“百幻书生”一人而来，而最终，“百幻书生”当然逃不过“血魔”之手，他们反成了局外人。

殊不知，死神已悄悄地站在他们身后。

陈霖心回百转，兀自想不出应付之法。

“百幻书生”狞笑一声道：“小子，夜长梦多，现在是个好时辰……”

事急燃眉，危机千钧一发，陈霖连思忖的余地都没有，暴吼一声：“退入地穴！”

这话当然是对陈幼梅等三人而发。

吼声中，闪电般扑向“百幻书生”，一把抱个结实。同一时间，“百幻书生”已拉动环柄。陈霖抱住“百幻书生”滚出壁间小门，落入地穴，和陈幼梅，“武林双老”三人，撞做了一堆。

“向里滚！”

陈霖抱着“百幻书生”朝甬道内疾滚，其他三人也亡命的翻进去。

“轰！轰！”数声巨响。

炸药已然引发，整个甬道，已被埋没。

久久之后，爆炸声息。

四人齐齐抹了一把冷汗，惊魂入窍。

“天音叟”慨然一叹道：“白骨总坛，已彻底的被炸毁了！”陈霖疾以指出了“百幻书生”的“软麻穴”，朝地上一掷道：“且喜元凶并未漏网！”

“百幻书生”穴道被制，口不能开，身不能移，索性闭上了双目，他已知道他自己的命运。

“牙笏叟”向陈霖一揖道：“掌门人，老夫谨谢救命大德，若非掌门人误打误撞的进入秘道，老夫此生就算结束了！”陈霖一闪身，还了一礼道：“不敢，尊驾令在下汗颜无地，这只是巧合而已！”

陈幼梅“嗖！”的抽出了“无虚剑”……

陈霖伸手一拦道：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陈幼梅恨恨的道：“我要把他剁成肉泥！”

“且慢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现在不能死！”“不能死？”

“是的，还有些事，需要他向七大门派交代，然后，要带他到‘生死坪’上，活祭爸妈在天之灵！”

说到最后一句，忍不住掉下泪来。

陈幼梅把剑还鞘，也跟着频频拭泪。

“如意叟”道：“目前后路已断，我们只有仍循来路出穴了！”三人同时一点头，向甬道通向前山的一端驰去。

出得洞穴，眼前一片残象，远处，烟焰正烈，中间一段，已成了一片焦土，只有些未烧完的余烬，在冒着轻烟。

回望白骨总坛，已成了一片瓦砾，房舍荡然无存，人，不用说，也同时被炸得半个不剩！

不可一世的白骨教派，至此灰飞烟灭，变成了武林中的陈迹。

就在此刻——

无数人影，排成一条长龙，缓缓移近。

陈霖这时已卸去了“血影神功”，回复本来面目，眼光扫处，已看出来的正是各大门派的高手。当即向“武林双老”道：“我们迎上去吧？”

“武林双老”互望一眼之后，齐声向陈霖道：“掌门人，愿仍有再见之期，老朽二人就此告辞！”

声落，同时弹起身形，飘然而去。

陈霖目送二老身影消失，点头一叹，向陈幼梅道：“妹妹，我们走！”

陈幼梅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跟在陈霖身后，向人群迎去。

转眼之间，已临切近。

钟小翠疾迎上来，激动的向陈霖道：“霖哥，梅妹，谢天谢地，你俩无恙！”及至看陈霖腋下挟着的人，翠眉一竖道：“他就是……”

陈霖接住答道：“百幻书生，也就是冒牌的白骨教主！”

接着——

“飘萍客李奇”、“猴叟曹贻”、“少林癫僧”、“武当狂道”，暨各门派近百高手，齐围了上来，你言我语，把陈霖当作了神，做梦也估不到他仍能活着出来。

陈霖随即把一切经过，向众人叙述了一片，听得众高手奇诧骇愣不已。

“少林癫僧”打一问讯道：“掌门人，‘百幻书生’是否交由……”

陈霖急止住对方的话道：“老禅师，‘百幻书生’惨杀‘太极’‘华山’两掌门和各门派弟子这一段公案，在下要他向各位交代，至于他本人，对不起，在下必须带走！”

“武当狂道”接过去道：“掌门人，贫道等之意是把他交由各派掌门人处置？”

陈霖毅然的道：“对不起，歉难遵命！”

说着径自拍开了“百幻书生”的穴道，却又点了他的残穴，废去他的武功。

“百幻书生”怨毒至极的朝陈霖瞪了一眼，厉声道：“小子，我做鬼也要找上你！”

陈霖嗤之以鼻，不屑作答。“少林癫僧”激动的道：“百幻施主，太极、华山、桐柏三掌门人都是你下的毒手？”

“百幻书生”似傲然不驯的道：“不错，秃驴，怎么样，可惜一着之差，让你等漏网！”

“少林癫僧”气得打了一个噎！

高手群中，起了一片怒哼之声，数条人影，越众扑出……陈霖一把抓起“百幻书生”往身后一带，冷冷的道：“各位要怎么办？”

其中一人道：“索债！”

陈幼梅忍不住冷哼了一声道：“各位倒是懂得图现成？”这话说得几个扑入场中的高手，面红耳赤，答不上话来！陈霖不愿再事纠缠，一拱手道：“各位可以回去了，在下先告辞！”

说着向“飘萍客李奇”等一颌首，挟起“百幻书生”，径自大步走去，猴叟等人，紧跟着离开。

工夫不大，下了山峰。

陈霖语带悲凄的向“飘萍客李奇”道：“师叔，侄儿兄妹拟上‘生死坪’祭奠亡父！”

“飘萍客李奇”一抚长髯道：“我们一道前往吧！”

“不必了，师叔还是先回桐柏山‘碧云山庄’为妥，恐怕还有少数的昔日桐柏门人回山归派！”

“好，你俩早去早回！”

陈霖又转向钟小翠道：“翠妹……”

钟小翠芙蓉娇靥之上掠过一抹特异的神色，幽幽的道：“霖哥，恭喜你大仇得报，元凶成擒，大师伯二位亦当含笑九泉了，我打算随李师伯赴‘碧云山庄’，恕不陪你一道了！”陈霖一听钟小翠以陈氏门中媳妇的身份，称自己的父亲为师伯，心中微感不悦，但并未形之于色，淡淡的道：“生死坪事了，再来与翠妹相晤吧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上前两步，小眼一眨道：“小兄弟，我老猴儿就此告辞！”

陈霖心里不由感到一阵别绪依依，黯难道：“猴叟，你要走了？”

“小兄弟，天下无不散的筵席，我当然得走了，不过我老猴儿能结识了兄弟你，倒是件毕生欣慰的事！”

“愿能再见？”

“会的！”

“猴叟曹贻”说完之后转身迈步，突然又回头来道：“小兄弟，你花烛之日，我老猴儿必到，叨你两杯喜酒！”

陈霖俊面微红道：“恭候台光！”

出了山区，“飘萍客李奇”和钟小翠直奔“碧云山庄”，而陈霖兄妹会同“百幻书生”则疾驰向大别山中的“生死坪”。三日之后，陈霖兄妹来到了“生死坪”。

“血池”自被炸填没之后，面目全非，陈霖抚今思昔，不由潸然泪下，世事白云苍狗，变幻莫测，这多么像一场梦啊！陈霖把“百幻书生”放落坪中，兄妹双双跪下，含泪祝祷道：“父母亲英灵不远，孩儿为您俩报仇了！”

说毕，“刷！”掣出他父亲昔年所用的“龙纹剑”，向“百幻书生”胸

前刺去，一挑，惨嗥声中，血泉迸溅，心肺五脏，流了一地！陈幼梅也自拔出“无虚剑”，割下“百幻书生”的人头，抛向那“血池”废洼之中，接着，双剑齐挥，“百幻书生”被斩成了一堆肉酱。

仇消事了，兄妹两人又回头驰回“碧云山庄”。

路上，陈幼梅向陈霖道：“哥哥，我看新嫂子是个冷血人！”陈霖一怔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只觉得她冷漠得不近情！”

“不，你误会了！”

……

兄妹一路谈谈说说，不消数日，来到了桐柏山“碧云山庄”，尚未进庄门，“飘萍客李奇”已迎了出来！满面沉重忧急之色！兄妹俩忙上前见礼，陈霖忍不住道：“师叔，翠妹呢？”“飘萍客李奇”一声长叹道：“她走了！”

陈霖不由全身一震，道：“她走了？”

“不错，这是她留的字条！”

陈霖接过一看，只见上面写道：“霖哥，我走了，但我的心是永远负疚的，你得承认，我们之间，没有建立爱情，你说爱我，接受婚约，只是基于对先父的报恩心理，你的爱，是一种施舍，为了不让你终生痛苦，所以我必须离开你，愿你珍重，去爱你所爱的人，那样才是幸福。

钟小翠留”

陈霖感到一阵麻木，面上的肌肉，不停的抽搐。

吴如璜——死了！楚玲——也死了！

钟小翠——走了！

他感到莫名的空虚，幻灭……

“飘萍客李奇”语音凝重的道：“霖儿，你必须找到她！”陈霖茫然的一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我必须找到她！”但另一个意念却在心里道：“她说对了，我现在才发觉我对她没有爱情，有，那只是基于感恩图报而产生的一种义务心理！我必须找到她！我该找她吗？”

心念之中，转头向陈幼梅道：“妹妹，我走了，你也是桐柏派一份子，你该留在这里，襄助李师叔恢复门派！”说完把“龙纹剑”交给“飘萍客李奇”道：“师叔，这是先父遗物，该与‘轩辕经’同列为桐柏传派之物！”

“哥哥，你到哪里去？”

陈霖黯然道：“我去找翠妹！”

说完，向“飘萍客李奇”一拜，转身下山。

这烜赫不可一世的人物，孤独的离开了他的亲人。

他留给武林的，是传说不尽的骇人事迹。

——全书完——

